

程會昌纂

文
論
爽
詮

葉紹鈞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6205B

文
論
要
詮

程會昌編

開明
書店



文 論 要 詮

民國三十三年十月月初版
每冊定價金圓九角

編纂者 程 會 昌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
開明書店
代表人 范洗人
印刷者 開明書店

有 著 作 權 * 不 准 翻 印

K(98P.) 錄

(3.00)

8-2-21
298

目次

殷序

自序

卷上 概說

文學總略

(論文學之界義)

章炳麟

一

詩教上

(論文學與時代)

章學誠

二元

南北文學不同論

(論文學與地域)

劉光漢

四

文德

(論文學與道德)

章學誠

六

質性

(論文學與性情)

章學誠

七

目

次

一

~~元 089596~~

卷下 製作

文賦 (論製作與體式)	陸 機..... 八四
詩教下 (論內容與外形)	章學誠..... 一〇三
模擬 (論模擬與創造)	劉知幾..... 一二五
敘事 (修辭示例)	劉知幾..... 一二九
古文十弊 (文病示例)	章學誠..... 一五五
後序 一七七
文論要鈐識語 (附錄)	張滌華..... 一七九

殷序

寧鄉程君千帆，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器識遠到，今之疎儁士也。初，余與論交都門，傾蓋相得，歡若平生。時君之年，甫踰弱冠耳。而才思風發，跌宕文史，固已往往使老宿驚貽矣。既而相習，知君學有本原。叔祖子大先生，參南皮張文襄公幕，文采風流，世所知爲十髮居士者也。尊公穆庵先生，寢饋宋賢，揚葩吐芬，亦以詩名天下。君承其家世，好學深思，故所造躋，離衆絕致，匪偶然已。君有目錄學叢考，早行海內。闡微抉奧，蓋多發前人之所未發。丁喪亂來，竄身四處，幸復集於恭州。遭時困厄，而相與談藝不絕，或高吟抵掌，未嘗以俗情滯方寸閒。其後教於上庠，述文論要詮，采攬先士茂製，如陸士衡、劉子玄、章實齋，以逮餘杭章君儀徵、劉君之作，用以垂範後昆，懸之俎臯，分上下卷，錄篇十。謹取而約守，弗以夸目尙奢爲也。所爲疏通證明，條貫詳覈，如恐有遺，足當先正之功，輔而無媿。其文朗暢該洽，杼機獨具，非下士所敢望。都二十餘萬言，善哉其能之也！世衰學弊，莠言亂

眞，文學之業，久夷泯廢。彼浮夫近士，騁辯騰說，稗販譎誑之云，何適非然。叩其胸中之造，無有也。士不悅學，苟簡是安。以耳代目，厥類不尠。若其游心墳典，澄思眇慮，以爲論議，求諸今日，罕同麟鳳。詎非揚氏所謂：「彫籤穀布亡，於時文則亂」者與？易曰：「窮則變，變則通。」乃君之爲，抑亦剝極必復之龜坼邪？方君具稿，不以余爲寡昧，先使咸觀覽之。歎其撥煩除穢，斟酌飽滿，大爲承學省功力。烏乎！不有君之才之美，又奚能爲役，世有達者，當審辨之也。既付剞劂，趣勉一言。余不勝鳧藻，因綴述曩昔所蓄而題其端焉。民國三十二年癸未，秋七月，鄆縣殷孟倫石臞序。

自序

通論文學之作，坊間所行，厥類邳夥。然或稗販西說，罔知本柢；或出辭鄙倍，難爲諷誦。加以議論偏宕，援據疏闊，識者病之。頃適講授及此，因輯往哲雅言，釐爲二卷，附之箋疏，以詔承學。篇各標目，用見旨趣；別施按語，聊備參稽。諸家舊注，頗事甄采。其異同損益，不更別白。以原書具在，繁穠可省也。雖事等胥鈔，而語必典則。持較自仗偏頗，供人喜怒；或巧言亂德，阿時取容者，諒有閒焉。若夫舍人文心，藝林琛寶，文術鈴鍵，以其首尾一貫，割裂爲嫌。今所撰次，蓋未及云。壬午秋，寧鄉程會昌識。

卷

上

文學總略 章炳麟

文學者，以有文字著於竹帛，故謂之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

文學一詞先秦已有，論語先進篇「文學子游子夏」，墨子非命篇「凡出言談由文學之爲」。

道也。荀悅諸子書亦有之，而其範圍至廣，蓋一切學術或文化皆屬焉。今此所指則爲文字著於竹帛之法式，其封域狹於先秦，而侈於近世抒情美文，乃爲文學之說，數語蓋開宗明義也。

凡文理、文字、文辭皆言文，言

其采色發揚，謂之彰。

說文「彰，彘也。」段注「有部，彘，有彰彰也。」是則有彰彰謂之彰。彰與文義別，凡言文章，皆當作彰彰，作文章者省也。文訓造畫，與彰義別。」又「多毛飾畫文也。」徐鉉曰「毛髮繪飾之事。」彰从彘以表繪飾，故云采色發揚。

揚以作樂有闕。

說文「闕，事已閉門也。」禮記文王世子「有司皆以樂闕。」鄭注「闕，終也。」

施之筆札。

說文「札，牒也。」中庸鄭注「簡，札牒。」畢，同物而異名。札，木簡之薄小者也。」

謂之章。說文「章，樂竟爲一章，从音十，十數之終也。」

「章樂竟爲一章，从音十，十數之終也。」

說文云「文，錯畫也，象交文。」

及注「錯，當作造，造畫者，造畫之畫也。」考工記曰「青與赤謂之文。」「造畫之一，高也。」造畫者，文之本義。彰彰者，彰之本義，義不同也。」

樂竟爲一章，「彰，彘也。」「彰，文彰也。」

此釋四名爲義各別。彰彰義，主繪飾，故非文學之本概也。

或謂文章當作彰彰，則異議自

此起。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說引見上。」

傳曰「博學於文。」

禮記曲禮孔疏「傳謂博述爲義，或親承聖旨，或師儒相傳。」論語卽此類書，故謂之傳也。」引句見雅也。篇劉寶楠正義曰「博文者，詩書禮樂與凡古聖所傳之遺籍是也。」

不可作彰。雅曰「出言有章。」

語見詩小雅都人士篇箋曰「吐口言語又有法度文章。」

不可作彰。古之言文章者，不專在竹帛諷

誦之間。孔子稱堯舜「煥乎其有文章。」

見論語泰伯篇。劉寶楠正義云「上世人質，歷聖治之，漸知禮義，至堯舜而後文治以盛，故尚書獨載堯以來自授時外，復作大章之樂，又大戴禮五帝德言堯事。」

云「黃輔散衣，丹車白馬，伯夷主禮，夔致舞。」皆是立文垂制之略，可考見也。」

蓋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

分，謂之文。史記禮書：「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馬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宜適節文蓋即禮也。八風從律，百度得數，謂之章。禮記樂記：「八風從律，而不紊百度得數而有常。」疏：「八風八方之風也。律謂十二月之律也。樂音象八風，其樂得其度，故八風十二月律應八節而至，不為紊亂也。八風者，白虎通云：「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條者，生也。四十五日，明庶風至，明庶者，迎來也。四十五日，清明風至，清明者，清也。四十五日，景風至，景者，大也。言陽氣長養也。四十五日，涼風至，涼者，陰氣行也。四十五日，闔闔風至，闔闔者，咸收也。四十五日，不周風至，不周者，不交也。言陰陽未合化矣。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廣莫者，大莫也。開陽氣也。」八節者，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百度謂晝夜百刻，昏明晝夜不失其正，故度數有常也。」從律得數，所謂樂也。文章者，禮樂之殊稱矣。其後轉移，施於篇什。陸德明毛氏釋文：「王者施教，統有四海，編爲一卷，名之爲什。」此篇什之義。太史公記博士平等議曰：「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文章爾雅，訓辭深厚。」原注：「儒者亦見漢書顏注曰：「爾雅近正也。言詔辭雅正而深厚也。」此寧可書作彰彰邪？意謂博士之議文章以指詔書律令，卽由禮樂轉移施於篇什者也。此故非主采飾而亦稱文章，則不得書作彰彰字也。獨以五

采彰施五色，有言黻，言黼，言文，言章者，謂之采。已用謂之色。考工記：「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宜作彰彰。然古者或無其字，本以文章引伸。彰彰之於文章，乃後起字也。今欲改文章爲彰彰者，惡

乎冲淡之辭。荀子非十二子篇：「神澤其辭。」楊倞注：「當爲冲澹。」而好華葉之語，論衡超奇篇：「且濛意於繩而治後世，人易之以書契，故書契者始於記事，非本以采飾也。」孔子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春秋襄公二十五年左傳記鄭人陳子產獻捷於晉，晉不能難

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慎辭也。」蓋謂不能舉典禮，非欲苟潤色也。傳載：「鄭子產獻捷於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閔父爲虞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秦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

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秦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

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秦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

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秦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

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秦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

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秦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

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秦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

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秦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

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憑陵我敝邑，不可億違。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陸者，井埋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之心，陳其知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管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惟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

一同。」杜注：一圻方千里，一同方百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管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蓋其對問之辭，悉徵故實，據舊章，所謂

舉典禮也。論語憲問篇：「東里子產潤色之。」廣雅釋詁：「潤飾也。」**易所以有文言者，梁武帝以爲文王作易，孔子遵而修之，故曰文言。**周易孔

隱德明周易釋文：「文言，梁武帝云：『是文王所制。』」龐俊國故論衡疏證曰：『案此非謂文王作此文言之謂此，名爲文言者，以易是文王所制，孔子贊易，因名文言也。宋以前無疑十翼者，陸氏語簡，故此引而釋之云爾。』**非矜其采飾也。**周易孔

謂文飾，以乾坤德大，故特文飾以爲文言。今謂夫子但贊明易道，申說義理，非是文飾華采，當謂釋二卦之經文，故稱文言。」**夫命其形質曰文，狀其華美曰彰，指其起止曰章，道其素絢曰彰。**論語八佾篇：「素以爲絢兮。」劉氏正義曰：「素以爲絢，當是白采用爲膏沐之飾，如後世所用素粉矣。絢有衆

飾，而素則後加。」**凡彰者必皆成文，凡成文者不皆彰。**此謂文彰義別，而文者大名，彰者小名。舉大則可以該小，舉小故無以包大也。**是故推論文學，**

莊子徐無鬼篇：「可不謂有大揚摧乎？」注：發揮商量也。**以文字爲準，不以彰彰爲準。**以上駁段氏說。**今舉諸家之法，商訂如左方：**說文：「讓也。訂平議也。」

本節正名，以下辨義。

論衡超奇云：隋志雜家：論衡二十九卷，後漢徵士王充撰。今存超奇，其篇名也。**一能說一經者爲儒生，博覽古今者爲通人，采掇傳書**

以上書奏記者爲文人，文心雕龍書記篇：「戰國以前，君臣同書，秦漢立儀，始有表奏。」王公國內亦稱奏書，迨至後漢，稍有名品，公府奏記而郡將奏箋。」**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

者爲鴻儒。又曰：「州郡有憂，有如唐子高，谷子雲之吏，漢書鮑宣傳：「自成帝至王莽時，滑石之士沛郡則唐林子高，以明經飭行，顯處於世任王莽，封侯，書重，歷公

擲位數上疏諫正，有忠直節。又谷水傳：「谷水，字子雲，長安人也。少爲長安小吏，後博學經書，述昭中御史大夫繁延壽聞其有茂材，除補蜀舉爲太常丞，數上疏言得失。據史蓋二人皆善奏記。」**出身盡思，竭筆牘之力，煩憂**

適有不解者哉？王引之經傳釋詞：「適，猶是也。呂氏春秋時篇曰：『王子光見伍子胥而惡其貌，不聽其說，而辭之曰：其貌適吾所甚惡也。』言是吾所甚惡也。劉歆與揚雄書曰：『今聖朝留心典誥，發精於殊語，欲以驗考四方之事，適子雲攘意之秋也。』言是子雲攘意之秋也。」又曰：「長生死後，會稽閭長生，在州爲刺史任安舉奏，在郡爲太守孟觀上書事解憂除，州郡無事，亦見超奇篇。

郡遭憂，無舉奏之吏，以故事結不解，徵詣相屬。說文：「徵，召也。」玉篇：「詣，至也。」舉，奏無吏，故朝廷屢召至而面詰之。文軌不尊。漢書賈山傳：「軌事

之大者也。」師古曰：「軌謂法度也。」文軌即文之法度矣。筆疏不續也。豈無憂上之吏哉？乃其中文筆不足類也。」不足與長生比類也。又曰：

「若司馬子長，劉子政之徒，累積篇第，文以萬數，其過子雲，子高遠矣。然而因成前紀，無

匈中之造。漢書藝文志六藝略春秋家：「太史公百三十篇。」即今史記。又諸子略儒家：「劉向所序六十七篇。」原注：「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類圖也。」諸書並自羣籍采掇而成，非由意出而不假取於外也。匈，胸古今字。若夫陸賈、董

仲舒，漢志儒家：「陸賈二十三篇。」又：「董仲舒百二十三篇。」隋志春秋家：「論說世事，由意而出，不假取於外。」此所謂也。然而淺露易見。四庫總目陸賈新語提要曰：「今據其書論之，則大旨皆崇王道，黜霸術，歸本于修身用人，其稱引老子者，惟思務篇造。」

日鈔曰：「自李子沒後，學聖人之學者，惟仲舒。其天資粹美，用意純篤，唐虞諸儒，鮮其比者。使幸而及門于孔氏，親承聖訓，庶幾四科之流亞歟。」是二子雖精於特論，而其旨仍衍儒言。王氏學不純儒，意在訂譌貶俗，一空常談，故譏其淺露易見也。參下南北文學不同論引史通自敘篇評論語。

觀讀之者，猶曰傳記。此云傳記，猶言類書。古制書體專則策類，雜則傳記。揚子雲作大玄經，漢書揚雄傳：「雄好古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于後世，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

子長作應劭風俗通姓氏篇：「漢有諫議大夫陽成公衡。」桓譚新論：「陽城子張名衡，蜀郡人，爲諫樂祭酒。」又別一引云：「爲典樂大夫。」

揚子雲作大玄經。漢書揚雄傳：「雄好古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于後世，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

衡

用心于內，不求於外，子時人皆留之。唯劉歆范滂敬焉，而桓譚以為絕倫。漢志儒家人揚雄所序三十八篇。原注：太玄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隋志儒家人揚子太玄經九卷。又別本或作十卷。

造於助思，孫詒讓札述：「助當為眇，形近而誤。上文云：『眇思』」

自出於胸中」也。」

極窅冥之深，淮南子道應篇：「窮窅冥之深。」

非庶幾之才，

易繫辭：「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疏：「言聖人知幾，顏子亞聖，未能知幾，但殆庶庶而已。」

不能成也。

論衡對作篇：「陽城子張作樂，揚子雲作太玄，是二經者，卓絕驚耳。」

桓君山作新論，

後漢書桓譚傳：「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也。博學多通，徧習五經，皆諳倡樂簡易，不修威儀，而意非毀俗儒，由是多見排抵。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

隋志儒家人：桓子新論十七卷。後漢六安丞桓譚撰。原書今佚。嚴可均全漢文有輯本三卷。

論世間事，辯照然否，虛妄之

言，偽飾之辭，莫不證定。彼子長，子雲論說之徒，君山為甲。

甲者，子午之始為甲，猶言居首矣。論衡定賢篇：「世間為文者衆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之論。」

可謂得實矣。論文以察實，則君山漢之賢人也。如君山得執漢平，用心與為論不殊旨矣。孔子不王，素王之業在於春秋，然則桓君山素丞相之跡存於新論者也。又案書篇：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嘉美也。質定世事，論說世疑。桓君山莫上也。故仲舒之文可及，而君山之論難追也。意皆同。

自君山以來，皆為鴻眇之才，

呂氏春秋愛類篇：「名曰鴻水。」注：「鴻，大也。」

故有嘉令之文，

爾雅釋詁：「嘉，美也。」詩凱風：「我無令人。」箋：「令，善也。」

準此，文

與筆非異塗。

辨義者，文筆之論，此舉論衡以明漢時文筆無別也。

所謂文者，皆以善作奏記為主。自是以上，乃有鴻儒。鴻儒之

文，有經傳，解故，諸子。

解故者，漢志尚書家有魯故二十五卷。師古曰：「故者，通其指義也。」又有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解故連文本之黃以周讀漢書藝文志曰：「漢儒注經，各守義例，故訓傳說體裁不同，故訓者，疏通其文義也。傳說者，徵引其事實也。故訓之體，取法爾雅傳說之體；取法春秋傳。」此云解故，則通指故訓傳說。司馬子長迨桓君山之作，漢隋兩志分隸諸科，具見前。

彼方目以上第，

唐書選舉志：「每問經十條，對策三道，皆通為上第。」

非若後人摺

此於文學外，

後漢書趙壹傳：「為鄉黨所擯。」注：「擯，斥也。」

沾沾焉惟華辭之守，

漢書竇嬰傳：「魏其沾沾自喜耳。」王先謙補注：「沾沾，自喜，猶言諛諛自得。」莊子列禦寇篇：「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惟

華辭之守者，若阮元之徒是也。其書昭明太子文選序後曰：「昭明所選，名之曰文，蓋必文而後選也。非文則不選也。子也，史也，皆不可專名之為文也。故昭明文選序後三段，特明其不選之故，必沈思翰藻，始名之為文，始以入選也。」又曰：「凡說經講學，皆經派也。傳志記事，皆史派也。」

立意爲宗，皆于派也。惟沈思翰藻，乃可名之爲文也。此謂姚鼐之徒，姚氏古文辭類纂所云翰藻，卽是華辭。阮氏持獲義之文學觀，詳下。

或以論說、記序、碑志、傳狀爲文也。

此謂姚鼐之徒，姚氏古文辭類纂有論辨書說序跋贈序碑志傳狀

諸類，而所甄錄，亦不及羣經。史與蕭選同科，皆國藩經史百家雜鈔序曰：「近世一二知文之士，纂錄古文，不復上及六經，以云尊經也。然溯古文所以立名之始，乃由解六朝駢儷之文，而返之於三代兩漢，今舍經而降以相求，是猶言孝者敬其父祖，而忘其高曾，言忠者曰：『我家臣耳。』焉敢知國將可乎哉？姚姬傳氏撰次古文，不載史傳，其說以爲史多不可勝錄也。然吾觀其奏議類中錄漢書至三十八首，詔令類中錄漢書三十四首，果能屏諸史而不錄乎？」蓋又病姚氏之狹，而思所以廣之者也。

列。諒由學官弟子，曹偶講習，須以發策決科。詩何人斯：「諒不我知。」箋：「諒，信也。」漢書蘇布傳：「乃率其曹偶亡之江中。」師古曰：「曹，輩也。」法言學行篇：「或曰：『書與經同，而世不尙治之。』」

可乎？曰：「可。」或人啞然笑曰：「須以發策決科。」漢書儒林傳：「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詔太常得受業如弟子。」歲皆稱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學故缺，其高弟可以爲郎中。蓋漢時學優則仕，仕優則學之制如

此。其所撰著，猶今經義而已。日知錄：「經義之文，流俗謂之八股，蓋始於成化以後，股者，對偶名也。天順以前，經義之文，敷衍傳注，或對或散，初無定格。成化二十三年會試，乃以反正虛實淺深扇扇立格，八股之制實始於此。」

是故遮列使不得與也。說文：「遮，遮也。」玉藻鄭注：「列，本節論魏晉以前，文與筆非異塗。」

自晉以降，初有文筆之分。晉書蔡謨傳：「文筆議論，各有集行於世。」史傳言文筆始此。

情急於藻，義牽其旨。文心雕龍事類篇：「事類者，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者也。」又體性篇：「事義淺深，未聞乖其學。」此義字卽作事義解，謂用事不當，則反牽動其本旨，使變而不明也。

類工巧圖績，竟無得也。下云：「常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爲主，以文傳意，以意爲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辭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卽釋上語原略去。

韻故也。先師蘄春黃先生云：「二句當作『手筆差易於文，不拘韻故也。』」文字句絕上，脫於字。」范語見宋書本傳獄中與諸甥姪書，此論文筆別異，並及其難易也。

筆有韻者，文也；無韻者，筆也。見魏然雕龍所論列者，藝文之部，一切並包。劉氏書前二十五篇自原道徵聖而外，皆以文體標

目，餘論文筆而外，又有宗經正緯史傳諸子，是經文之部，一切並包也。

是則科分文筆，以存時論，故非以此為經界也。孟子滕文公篇：「夫仁政必自經界始。」趙岐注：「經亦界也。」

黃先生文心雕龍總術篇札記曰：案彥和云：文筆，別目兩名自近代，而其區敘衆體，亦從俗而分文筆，自故明詩以至諧謔，皆文之屬，自史傳以至書記，皆筆之屬，然彥和雖分文筆，而二者並重，未嘗以筆非文而遂屏棄之，故兼賅衆製，明其體裁，上下洽通，古今兼照，斯所以為龍圖條貫之書。

昭明太子之序文選也，其於史籍，則云不同篇翰，其於諸子，則云不以能文為貴。文選序歷舉不

選羣經子史之意，其言曰：「姬公之稱，孔父之書，即日月俱懸，鬼神爭奧，孝敬之準式，人倫之師表，豈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諸若賢人之美辭，忠臣之抗直，謀夫之詰辯，士之端，冰釋泉涌，金相玉振，所謂坐狙丘，講穰

下，仲連之却秦軍，食其之下齊國，留侯之發八難，曲逆之吐六奇，蓋乃事美一時，語流千載，概見墳籍，旁出于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雖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於記事之史，繫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同異，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讚論之綜緝辭采，序述之錯

此文華，事出於沈忠義歸乎。賦轉繁，衆家之集，日以滋廣，晉代犖，虞苦覽者之勞倦，於是采摘孔翠，芟翦繁蕪，自詩賦各為條貫，合而編之，謂之流別。是後文集總鈔作者繼軌，屬辭之士，以為覃奧而取則焉。此總集之作，所以彙括別集，采厥精英，其體例由來如此也。

抱朴子百家篇曰：隋志雜家「抱朴子外篇三十卷，葛洪撰」一別。區區執一，惑詩賦瑣碎之文，而忽子論

深美之言。文心雕龍諸子篇：「博明萬事為子，適辨一理為論。」真偽顛倒，玉石混殺，同廣樂於桑間，史記趙世家：「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

音亡國之音也。均龍章於素質。文選趙景真與嵇茂齊書：「表龍章於裸壤。」斯可以箴矣。原注：「世說文學篇注引惠帝起居注曰：「裴頠著二論以規虛誕之弊，文辭精富。」

此即崇有二論也，世說又言：「王長史宿構精理，并撰其才藻，往與支（道林）語，敘致作數百語，自謂是名理奇藻。」又云：支道林通莊子漁父篇：「作七百許語，敘致精麗，才藻奇拔。」是皆名理之言，諸子之鼓吹也，而以精富才藻為足，知晉時所謂翰藻正在此類。」按此引世說以駁昭明，但

以文采為翰藻之說也。且沈思執若莊周，荀卿，翰藻孰若呂氏，淮南？諸子書名理精澁，無過莊荀文辭美富，無過呂

王支事亦見文學篇。

正當入錄而乃屏之，可見總集之不及羣經子史固難以此爲言也。總集不摭九流之篇，漢志諸子略二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道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所謂九流，卽諸子也。格於科律，固不應爲之辭。總集既據別集以成書，如隋志所出於議官，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所謂九流，卽諸子也。說，則羣經子史本不在別集中，

宜總集之不及，此其科律也，昭明不達此義，乃反以沈思翰藻爲說，則是從而爲之辭也。孟子公孫丑篇：「豈徒順之，又從而爲之辭。」趙注：「順，適飾非就爲之辭。」誠以文筆區分，文選所集，無韻者猥衆，

魏都賦注引廣雅曰：「猥衆也。」寧獨諸子？若云文貴其彤邪，未知賈生過秦，魏文典論，同在諸子，何以獨堪

入錄？文筆之分，或以有韻無韻爲言，如劉說，或以文貴漢魏宮商，如范說，持衡蕭選，則篇章既多，無韻之作，諸子無彤者，則亦入錄，是固未可

文選李注引應劭曰：「過秦論，賈誼書第一篇名也，言秦之過。」隋志儒家一典論五卷，魏文帝撰。文選有典論論文，乃諸篇之一。有韻文中，既錄漢祖大風之曲，文選漢高祖歌并序云：「高祖還過沛，留置酒沛

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見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歌，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卽古詩十九首亦皆入選，文選古詩十九首李注：「並云古詩蓋不知作者，或云枚乘

疑不能明也。」而漢晉樂府反有懋遺。以郭茂倩樂府詩集與文選相較，知所遺者多矣。經傳釋詞：「懋，且也。哀十六左傳：『昊天不弔，不遺。』是其於韻文也，亦不以節奏低昂爲主，獨取文采斐然，足耀觀覽，又失韻文之本矣。有韻

之文，基本在節奏，故以樂府爲主，其次徒歌，其次吟誦之作。文選錄及但資吟誦之十九首，而樂府反有懋遺，故曰失本。是故昭明之說，本無以自立者也。原注：「晉書樂府傳：『請

公綏傳：『所著詩賦雜筆十餘卷。』張翰傳：『文選數十篇行於世。』曹毗傳：『著文筆十五卷。』王均傳：『以人有大筆如椽與之，既覺，語人曰：『此當有大手筆事。』俄而帝崩，哀策論議皆所草。』南史任昉傳：『既以文才見知時人，云：『任筆沈詩。』徐陵傳：『國家有大手筆，必命陵草之。』詳此諸證

則文卽詩賦卽公文，乃當時恆語。阮元之徒，輒謂選語爲文，單語爲筆，任昉徐陵所作，可云非選語邪？若文筆之名，雖自晉已有，而其別異則迄清始明。阮元主學海堂嘗以此題課士，諸生梁國珍劉天惠侯康等，各爲文筆考，其子阮福又擬文筆對，近世徵劉先生申叔復作文筆詩

文 學 總 略

筆詞筆考文哇筆跡，乃判然無餘蘊矣。詳其筆較不外三端：一者，文爲詩賦筆是公文，如上注舉證是二者，文有情采，筆無情采，如范曄說是三者，文有韻筆無韻，如劉勰說是。梁元帝命樓子立言篇云：「屈原宋玉枚乘長卿之徒，止於辭賦，則謂之文。幸如不便爲詩如閻纂，善爲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謂之筆。」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筆退則非謂成章，進則不云取義，神其巧惠，筆端而已。至如文者，惟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適會，情靈搖蕩。劉君中古文學史云：「今以宋齊梁陳各史傳證之，知當時所謂筆者，非徒全任質素，亦非偶語爲文，單語爲筆也。蓋當時世俗之文，有質直序事，悉無浮藻者，如今本文選任昉彈劉整文所引劉寅妻范氏詣臺訴詞是也，亦有以語爲文，無復偶詞者，如齊世祖敕管安王子懋諸文是也。然史傳諸云文筆詞筆，以及所云長於載筆，工於爲筆者，筆之爲體，統該符檄牋奏表啓書札，其彈事議對之屬，亦屬於筆。史策亦然，凡文之偶而弗韻者，皆晉宋以來所謂筆類也。凡此皆羽翼范書，同符章說，而不合於昭明選序之所論也。本節論自晉以降，雖有文筆之分，然昭明選集，非可據以爲說。」

近世阮元，以爲孔子贊易，始著文言，故文以耦儷爲主，又牽引文筆之說以成之。阮氏文言說

文曰：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左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此何也？古人以簡策傳事者少，以口舌傳事者多，以口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爲一言，轉相告語，必有愆誤，是必算其詞，協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於記誦，無能增改，且無方言俗語雜於其間，始能達意，始能行遠。此孔子於易所以著文言之篇也。古人歌詩箴銘諺語，凡有韻之文，皆此道也。孔子於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爲文章者，不務協音以成韻，修詞以達遠，使人易誦易記，而惟以單行之語縱橫恣肆，動輒千言萬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謂直言之言，論難之語，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謂文也。文言數百字，幾於句句用韻。孔子於此發明乾坤之蘊，詮釋四德之名，幾及修詞之意，冀達意外之言，不但多用韻，抑且多用偶。凡偶皆文也。於物，兩色相偶而交錯之，乃得名曰文，文即象其形也。然則千古之文，莫大於孔子之言。易孔子以用韻比偶之法，錯綜其言，而自名曰文。何後人之必欲反孔子之道，而自命曰文，且尊之曰古也。按駢散之與文筆，非即一事。餘杭儀徵二君論之已詳。阮氏意在爲駢偶之文爭正統，故援附文言爲其論據之資。又於文韻說諸篇推而及於文筆之辨。一若麗辭即文，散錄即筆者，故此謂爲牽引也。文言非於采飾，見前。

夫有韻爲文，無韻爲筆，是則駢散諸體，一切是筆，非文。藉此證成，適足自陷。阮氏文韻說曰：「福問

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據此則梁時恆言，有韻者乃可謂之文，而昭明文選所選之文，不押脚韻者甚多，何也？曰：「梁時恆言所謂韻者，固指押脚韻，亦兼謂章句中之音韻，即古人所言之宮羽，今人所言之平仄也。八代不押韻之文，其中奇偶相生，頓挫抑揚，詠歎聲情，皆有合乎音韻宮羽者，詩騷而後，莫不皆然。是以聲韻流變而成四六，亦祇論章句中之平仄，不復有押脚韻也。四六乃有韻文之極致，不得謂之爲無韻之文也。昭明所選不押韻脚之文，本皆奇偶相生，有聲音者，所謂韻也。綜而論之，凡文者，在聲爲宮商，在色爲翰藻，韻者，即聲音。」

聲音者，即文也。然即今人所便，單行之文，極其與折奔放者，乃古之筆，非古之文也。二案元此言，可謂善辨。然韻之恆義，本指韻脚，句中聲律，別得和稱，故文心雕龍聲律篇云：「異音相從謂之和，同聲相應謂之韻。韻氣一定，故餘聲易遺，和體抑揚，故遺響難契。屬筆易巧，運和至難。紛文難精，而作韻甚易。韻和對舉，則彥和所指，專為韻脚可知。至若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有「一簡之內，音韻盡殊」之言，既以文言為文，序答陸厥書有「韻與不韻，復有精粗」之論，所指雖兼句中聲律，而與劉說終殊，不得舉以證成。是以駁阮不及此義。」

卦說卦又何說焉？周易孔疏：序卦者，文王既由六十四卦分爲上下二篇，其先後之次，其理不見，故孔子就上下二經，各序其相次之本，前繫辭中略明「八卦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又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又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然引而伸之，重三成六之意，猶自未明，仰觀俯察，近身遠物之象，亦爲未見，故孔子於此，更備說重卦之由，及八卦所爲之象。今考文言序卦說卦均在十翼中，乃獨指文言爲文，餘無序說之說，則阮氏之說，信屬假聖經以自重也。

且文辭之用，各有

體要。周書畢命：「辭尚體要，儻孔傳：「辭以理。」阮元校勘記云：「按正義當作。」以體要。」實爲要。按此言體要云云，卽後世文各有體之義。十翼各有體也。

象，象爲占繇，占繇故爲韻語。周易孔疏：「夫統論一卦之義，或說其卦之德，或說其卦之名，故略例云：『象者何也？統論一卦之體，明其所由之主。』」又：「十翼之中，第三翼總象一卦，故謂之大象，但萬物之體，自然各有形象，聖人設卦以寫萬物之象，今夫子釋此卦之所象，故言『象曰』。」閔二年左傳注云：「繇，卦兆之占辭。」象象占繇之體，旨隱微詞，且期便於記誦，故多韻語，例詳顧炎武易音毛奇齡易韻。

文言繫辭爲述贊，述贊故爲儷辭。周易孔疏：「謂之繫辭者，凡有二義，論字取上下二篇是也，文取繫屬之義，故字體從繫。」本著作繫，阮元校勘記據錢本宋本改。又音爲係者，取剛係之義，卦之與爻，各有其辭以釋其義，則卦之與爻，各有剛係，所以音謂之係也。夫子本作十翼，申明上下二篇經文，繫辭條貫義理，別自爲卷。述贊者，述其德業以形容之，文選錄漢書紀傳諸贊，以「史述贊」標目，此用字所本。其體主闡揚涵蘊，故重比喻而多儷辭，文旨用儷。阮氏文言說舉列恭詳，繫辭亦相彷彿也。

序卦說卦爲目錄箋疏，目錄箋疏故爲散錄。目錄端緒箋疏以詳義旨，其事非韻語儷辭可勝，故序卦說卦皆以散文爲之。

必以儷辭爲文，何緣十翼不能一致，豈波瀾既盡，有所謝短乎？十翼象一下象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也。此駁阮氏文言說：「千古之文，莫大於孔子之言，孔子以用韻比偶之法，錯綜其言，而自名曰文」之論，以謂十翼之作，同出一人，何以或韻或駢或散，豈其才竭盡，不能畫一乎？波瀾，以水喻文也，陸機文

者，上

者，上

賦「或沿波而討源」又「猶開流以納泉」皆與此類謝亦短也論衡有謝短篇此用其字 蓋人有陪貳物有匹耦。大雅薄「以無陪無耦」毛傳「無陪貳也」疏「陪貳謂副貳」方言注「耦亦匹也」愛惡相攻

剛柔相易，人情不能無然，故辭語應以為儷。文心雕龍麗辭篇「造化賦形，支體必雙，神理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辭，運裁百慮，高下相須，自然成對」黃先生書後漢書論贊曰「尚考文章之多偶語固由便於諷誦，亦緣心孿感物，每有聯想之能，庶事浩穰，常得齊同之致，或比方而愈懷，或反復以相明，兼以諸夏語文單詞成義，斯所以句能成匹，語可同韻，是則聯類之思，人類所同有，排比之文，吾族所獨擅，論文體者宜於此察也」以此釋劉章說最明 諸事

有綜會待條牒然後明者，周官所陳，其數一二三四是也。此言排比之辭，有必然者，周官之書，條理密察，所陳多以名數排比，如天官「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之類是也，莊子天下篇「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參為驗，以稽為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 反是或引端竟末，若禮經、春秋經、

九章算術者，雖欲為儷無由。此言單行之辭，亦有必然者，禮經、今儀禮是九章算術，四庫提要云「蓋周禮保氏之遺法，漢張蒼刪補校正，而後人又有所附益也」茲三書者，禮經所以明節文之委曲，春秋所以原一事之始終，算術則演推名數，皆引端而竟末，義屬單行，故其文亦應以為散，猶耳目不可隻，而胸腹不可雙，舍是一者，單複固恣意矣。列子周穆王

觀恣意 未有一用單者，亦未有一用複者，原注「案宋代以來，言文章者，皆謂儷語為俳，阮氏之論，亦發憤而作也，不悟儷語與齊梁人不殊下者，直如當時四六矣，其他類此者，蓋非簡策之書，而純為單語者，世所鮮有」顧張弛有殊耳。禮記雜記「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此承上文，言不能一於單，亦不能一於複，大氏因人因時而各有所偏也，蓋駢散之文，各有體要，漢魏六朝，由單趨複，唐宋以降，運複成單，大勢如此，易地皆然，然自唐韓氏盛持古文之論，清阮氏起復力反之，雖紛紜擊，亦判畦畛，近世陽湖李氏湘鄉曾氏，則又發為調和之說，以申陰陽之互相為用，奇偶之不可一齊，尤為通識，李兆洛駢體文鈔序曰「天地之道，陰陽而已，奇偶也，方圓也，皆是也，陰陽相并俱生，故奇偶不能相離，方圓必相為用，道奇而物偶，氣奇而形偶，神奇而識偶，孔子曰「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章，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又曰「分陰分陽，迭用剛柔」故易六位而成章，相雜而迭用文章之用，其盡於此乎，六經之文，班班具存，自秦迄隋，其體

遞變，而文無異名，自唐以來，始有古文之目，而自六朝之文為駢儷，而為其學者，亦自以為與古人殊路，既歧奇與偶為二，而於偶之中，又歧六朝與唐與宋為三，夫苟第較其字句，獵其影響而已，則豈徒二焉三焉而已，以為萬有不同可也」曾國藩送周荅南歸序曰「天地之數以

觀恣意 未有一用單者，亦未有一用複者，原注「案宋代以來，言文章者，皆謂儷語為俳，阮氏之論，亦發憤而作也，不悟儷語與齊梁人不殊下者，直如當時四六矣，其他類此者，蓋非簡策之書，而純為單語者，世所鮮有」顧張弛有殊耳。禮記雜記「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此承上文，言不能一於單，亦不能一於複，大氏因人因時而各有所偏也，蓋駢散之文，各有體要，漢魏六朝，由單趨複，唐宋以降，運複成單，大勢如此，易地皆然，然自唐韓氏盛持古文之論，清阮氏起復力反之，雖紛紜擊，亦判畦畛，近世陽湖李氏湘鄉曾氏，則又發為調和之說，以申陰陽之互相為用，奇偶之不可一齊，尤為通識，李兆洛駢體文鈔序曰「天地之道，陰陽而已，奇偶也，方圓也，皆是也，陰陽相并俱生，故奇偶不能相離，方圓必相為用，道奇而物偶，氣奇而形偶，神奇而識偶，孔子曰「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章，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又曰「分陰分陽，迭用剛柔」故易六位而成章，相雜而迭用文章之用，其盡於此乎，六經之文，班班具存，自秦迄隋，其體

遞變，而文無異名，自唐以來，始有古文之目，而自六朝之文為駢儷，而為其學者，亦自以為與古人殊路，既歧奇與偶為二，而於偶之中，又歧六朝與唐與宋為三，夫苟第較其字句，獵其影響而已，則豈徒二焉三焉而已，以為萬有不同可也」曾國藩送周荅南歸序曰「天地之數以

遞變，而文無異名，自唐以來，始有古文之目，而自六朝之文為駢儷，而為其學者，亦自以為與古人殊路，既歧奇與偶為二，而於偶之中，又歧六朝與唐與宋為三，夫苟第較其字句，獵其影響而已，則豈徒二焉三焉而已，以為萬有不同可也」曾國藩送周荅南歸序曰「天地之數以

遞變，而文無異名，自唐以來，始有古文之目，而自六朝之文為駢儷，而為其學者，亦自以為與古人殊路，既歧奇與偶為二，而於偶之中，又歧六朝與唐與宋為三，夫苟第較其字句，獵其影響而已，則豈徒二焉三焉而已，以為萬有不同可也」曾國藩送周荅南歸序曰「天地之數以

遞變，而文無異名，自唐以來，始有古文之目，而自六朝之文為駢儷，而為其學者，亦自以為與古人殊路，既歧奇與偶為二，而於偶之中，又歧六朝與唐與宋為三，夫苟第較其字句，獵其影響而已，則豈徒二焉三焉而已，以為萬有不同可也」曾國藩送周荅南歸序曰「天地之數以

遞變，而文無異名，自唐以來，始有古文之目，而自六朝之文為駢儷，而為其學者，亦自以為與古人殊路，既歧奇與偶為二，而於偶之中，又歧六朝與唐與宋為三，夫苟第較其字句，獵其影響而已，則豈徒二焉三焉而已，以為萬有不同可也」曾國藩送周荅南歸序曰「天地之數以

奇而生，以偶而成。一則生兩，兩則還歸於一。一奇一偶，互為其用，是以無息焉。物無獨必有對，太極生兩，儀倍之為四象，重之為八卦，此一一生兩之說也。兩之所該分而為三爻，而為萬萬，則幾於息矣。物不可以終息，故還歸於一。文字之道，何獨不然。六籍尚已，自漢以來，為文者莫善於司馬遷。遷之文，其積句也皆奇，而義必相輔，氣不孤申。彼有偶焉者存焉，其他善者，班固則毗於用偶，韓愈則毗於用奇。蔡范蔚宗以下，如潘陸沈任等，比者皆師班氏者也。茅坤所稱八家，皆師韓氏者也。轉相祖述，源遠而流益分，判然若白黑之不類。於是刺議互興，尊丹者非素，而六朝隋唐以來，駢偶之文，亦已久王。而將厭宋代諸子，乃承其敝，而倡為韓氏之文，而蘇軾遂倡曰：文起八代之衰，非直其才之足以相勝，物窮則變，理固然也。詳覽二人之言，推原大易，致憾偏畸，若合符節，而述其所至，則李卒毗偶，曾卒毗奇，是亦張弛有殊之義也。自餘相類之論，有包世臣文譜，朱一新，無邪堂答問，王闓運，王志孫，德壽六朝廳指等，茲不具詳。

文之名實未是在是也，所以為古今者，亦未是在是也。 阮氏爭文之名實，謂古文不當曰古，具見前引。本節專駁阮氏以聲偶為文之說。

或舉論語語言辭達者，以為文之與辭較然異職。 此節原書與上節不分，蓋推駁阮氏以及或說。今以所論別是一事故為析之。或說：謂儀徵劉君文章原始之論也，以同時相友善，故不斥

言文章原始曰：春秋之時，言詞惡質，一語一詞，必加修飾。左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又曰：「非文辭不為功。」文辭猶言文也。自注云：「說文曰：『詭，意內言外也。』是詭與言同。文，言即文飾之詞也。孔子言詞達而已，即不文飾之詞也。言詞達而已，不言文達而已，足證詞與文不同。詞非文也。」按論語衛靈公篇：「子曰：『辭達而已矣。』」劉君蓋本此立說。考蘇軾答謝民師書云：「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詞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擊風捕影，能使之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能使之然於口乎，是之謂「詞達」。詞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此論交舉文詞，亦可證二者初無大別，則此論宜來章公之駁也。

然則文言稱文，繫辭稱辭，體格未殊，而題號有異，此又何也？

劉君文辭有別之論，仍出其鄉先正阮氏父子。阮福文筆對云：「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趙岐注曰：「文，詩之文章，所引以興事也。辭，詩人所歌詠之辭。」是文者首韻鏗鏘藻采振發之稱，辭特其句之近於文，而異乎直言者耳。是其義也。阮氏之說，本用文言為依據，劉氏更加推闡，故仍就董仲舒云：「春秋文成數萬，兼彼經傳，總稱為文。」史記太史公自序：「余聞董生曰：『春秋文成十翼，體格駁之。』」董仲舒云：「春秋文成數萬，兼彼經傳，總稱為文。」數萬，其指數千。『裴氏集解』：「張晏曰：『春秋萬八千字，當言減，而云成數，字誤也。』」駟謂太史公此辭是述董生之言，董仲舒自治公羊春秋，公羊經傳凡有四萬四千餘字，不得如張議，但論約萬八千字，便謂之誤。猶曰：「今文家曲說耳。」經書自秦火後，有古今文之分。今文者，漢初諸師口

授寫以隸書古文似自孔壁書體皆先秦之舊其始惟舊日文字有異寢假而設制度釋義理俱各不同其爭迄有清猶未已錢大昕跋春秋繁露云「董生治公羊春秋故許叔重五經異議以公羊穀梁為今文說左氏為古文說」章公主古文治左傳故謂其言為曲說也

太史

公亦云「論次其文」見太史公自序司馬遷治古文尚書故引其語以為證也章公別有太史公古文尚書說又曰「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

張蒼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數語亦見自序文學而賡律令軍法章程禮儀諸科是漢初之義猶先秦之舊也藝文志言「秦

燔滅文章以愚黔首」見漢志序師古曰「燔燒也秦謂人為黔首言其頭黑也」文章者謂經傳諸子史記秦始皇本紀載李斯議曰「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所宜職天下

有敢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制曰「可」詩書者經史記者傳百家語者諸子是皆漢志所謂文章也遷固所稱半非耦儷之文也班固兩都賦序云「大漢初定日不暇

言語侍從之臣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時時閒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抑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而後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阮氏據此謂班生之稱文章同於蕭嗣蓋以耦儷為宗故其書文選序後又曰「自

唐宋韓蘇諸大家以奇偶相生之文為八代之衰而矯之於是昭明所不選者反皆為齊家所取其所著非經即子非子即史求其合於昭明序所謂文者鮮矣合於班孟堅兩都賦序所謂文章者亦鮮矣斯乃膠執賦序而罔顧漢志之言故特稱引以駁之也屈宋唐景

所作既是韻文亦多儷語史記屈原列傳原「憂愁幽思而作離騷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漢志詩賦略「屈原賦二十五篇唐勒賦四篇宋玉賦十六篇一無景差作惟今傳王逸楚辭章句大習

序云「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唐勒賦今並佚此就史記統舉之而漢書王褒傳已有楚辭之目王褒傳「褒字子淵蜀人也能為楚辭又「微能為楚辭九江被公」考史記酷吏列傳云

「買臣以楚辭與助俱王逸仍其舊題不曰楚文楚辭章句序云「屈原之辭誠博遠矣」亦其一證斯則韻語偶語亦既謂之辭矣

漢書賈誼傳云「以屬文稱於郡中」其文云何以為賦邪惜誓載於楚辭文辭不別漢志詩賦略

「賈誼賦七篇王逸借誓章句序云「一借誓者不知誰作也或曰賈誼疑不能明也洪興祖楚辭補注引漢書本傳用屈原賦謂「與此語意頗同」故此定為誼作以為奏記條議適彼之所謂辭也說也賈

生他作如陳政事疏之類皆奏記條議信如或說又不當得文稱矣。

司馬相如傳云「景帝不好辭賦。」法言吾子云「詩人之賦麗以則。」

辭人之賦麗以淫。李軌法言注「則謂陳威儀布法則淫。」或謂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為尚。李注「實賤虛。」

事勝辭則伉，辭勝事則賦，事辭稱則經。李注「夫事功多而辭美少則聽覺者伉其動也，事功省而辭美多則賦頌者虛過也。」以是見韻

文耦語，並得稱辭，無文辭之別也。以上歷舉或說之所謂辭，古人有稱文者，或說之所謂文，古人有稱辭者，以破其論。且文辭之稱，若從其本以

為部署。漢書兒寬傳「不署曹。」顏注「署置也。」則辭為口說。儀徵劉君論文雜記曰「說文字部云「辭，訟也，從齒，齒，理辜也，簡理也。」又有詞字，下云「詞，意內而言外也，從司從言。」是詞章詞藻諸字，皆作詞而不作辭，而詞字又訓為語助，凡古籍言辭文辭諸字，古字莫不作詞，特秦漢以降，誤詞為辭耳。」易繫辭釋文云「辭說也，辭本作詞。」禮記曲禮釋文並同，周禮大行人職云「協辭命。」鄭注云「故書作叶詞命。」詩大雅云「辭之輯矣。」說文引作「詞之輯矣。」是詞為古文，而辭字則係傳寫之誤，其所以誤詞為辭者，則由辭字籍文作詞與詞字之形相近，故因形近而相譌，實則字各一義，非古代通用之字也。」又自注云「漢書敘傳音義云「詞，古辭字。」是辭字古文當作詞字之證。」文為文

字。古者簡帛重煩，多取記憶，故或用韻文，或用耦語，為其音節諧適，易於口記，不煩紀載也。詳阮氏文言說，前已引之，而章學誠文史通義詩教下亦有類似之言，尤早於阮見本書下卷。戰國縱橫之士，抵掌搖脣，亦多積句，是則耦麗之體，適

可稱職。詩教上曰「縱橫之學，本於古者行人之官，觀春秋之辭命，列國大夫聘問諸侯，出使專對，蓋欲文其言以達旨而已，至戰國而抵掌揣摩，騰說以取富貴，其辭敷張而揚厲，變其本而加恢奇焉。」夫其揚厲敷張，恢廓聲勢，必以比譬之方，耦麗之體出之，乃能動聽，今傳國策則其佳例是古人口說之辭，反多耦麗，非必如或說之以文始若此也。」乃如史官方策，儀禮聘禮「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鄭注「策簡也，方板也。」有春秋、史記、漢書之

屬，適當稱為文耳。春秋史漢，散文行爲多，而當其始有，即布方策，是古人筆述之文，反多單行，非必如或說之以辭始若此也。」由是言之，文辭之分，反覆自陷，韓非子難勢篇

「人有譽子與楮者，譽其楮之堅，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譽其子曰：『吾子之利物無不陷也。』人應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楮，何如其人弗能應也。』以為不可陷之楮，與無不陷之矛為名，不可兩立也。」反覆自陷語意本此。

可謂大惑不解者矣。

莊子天地篇「大惑者終身不解」本節駁或人文辭異職之論，而於阮氏之說為或人所據者亦連類及之。

或言學說文辭所由異者，學說以啓人思，文辭以增人感。

謝無量中國大文學史引西人戴昆西之言曰：「文學之別有二：一屬於知，一屬於情，屬於知者，其

職在教，屬於情者，其職在感。」斯蓋遠西之說云爾，而近人又多本之也。

此亦一往之見也。何以定之？凡云文者，包絡一切著於竹帛而為

言。包絡猶包羅也，以有文字著於竹帛為文，此章君畫疆之論見篇首。

故有成句讀文，有不成句讀文。

句讀者，黃先生文心雕龍章句篇札記云：「說文，一有所絕止，一而讀之也。」假借為讀，所謂句讀

之讀也。凡一言之停邁者，用之或作句投，或作句豆，或變作句度，其始皆但作「耳」句之語原於「說文」，「鉤識也，從反」，「是」亦所以為識別與「同意」章先生說，又轉為句說文曰：「句，曲也。」句之名，秦漢以來，衆儒為訓詁者乃有之。此由諷誦經文，於此小邁，正用鉤識之義，或謂

句讀二者之分，凡語意已完為句，語意未完語氣可停者為讀。此說無徵於古。今案，成句讀文者，文字著於竹帛，而有文法上之組織者也。不成句讀文者，但具單詞集義者也。兼此二事，通謂之文，局就有句讀

者，爾雅釋言：「局，分也。」

謂之文辭，諸不成句讀者，表謹之體，旁行邪上。

梁書劉杳傳：「王僧孺被詔撰譜，訪杳血脈所因，杳云：『桓譚新論云：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以此

而推，當起周代。」

條件相分，會計則有簿錄，孟子萬章篇：「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

算術則有演草，地圖則有名宇。

本篇初稿文辭論略

云：「此皆有名身而無句身。」

不足以啓人思，亦又無以增感，不得言文辭，非不得言文也。

文者大名，文辭者小名，簿錄其次，雖無句讀，要皆文之屬。

諸成句讀者，有韻無韻則分，諸在無韻，史志之倫，記大傀異事則有感。

周禮春官大司樂：「凡日月食，五嶽崩，大傀異，裁令去

樂一鄭注：「他猶怪也。」

記經常典憲則無感。

周禮秋官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二注：典，法也。書命穆：『慎乃憲，傳一憲，法也。』

既不可齊一矣。

史志記事有常有變者，名物制度是其常，則無

由感入若與亡成敗是
其變則足以感人也
持論本乎名家辨章然否言稱其志未足動人
國故論衡論式篇引與人書曰：「文生於名，名生於形，形之所限者分，名之所稽者理。」

分與明察謂之知文，論以辨析為務必
本名家然辭達而已，未必足以動人也
過秦之倫，辭有枝葉
禮記表記：「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
鄭注：「言有枝葉，是衆虛華也。」

國策秦策：「爭於戎狄。」注：「顛反也。」詩：「關雎鄭箋：擊之言至也。」
則本之縱橫家
章學誠詩教上曰：「九流之學，出而用世，必兼縱橫，所以文其實也。」又曰：「過秦」

背有外見文采，其語不可增損，自實誼已繁，橫其次漸與辭賦同流，蓋晚周縱橫出於詩教
漢世辭賦又出縱橫過秦之屬，頗非數張實上嗣縱橫，而下開辭賦，故有足動人心目者
然其為論一也
此明有名家不感人之論，論有縱橫家感人之論。

亦不可
一齊
不可以感入者為文辭，不感者為學說，且文曲變化，其度無窮
荀子正論篇：「聚人徒，立師學，成文曲。」章君文始曰：「文曲即」

文句，黃先生文心雕龍章句篇札記曰：「凡書言文曲，荀子言曲折，漢書藝文志言曲度，傅毅舞賦皆言聲音于此稽止也。」
陸雲論文，先辭後情，尚潔而不取悅澤
原注：「與兄」

今見本集，後情而不取悅澤，蓋以形文為主，而以情文為次
此寧可以一概齊哉？
以上歷舉無韻之文，大分記敘論說兩類，而皆有可感入者，有不可感入者，以見文術變化之無窮也。

就言有韻，其不
感入者亦多矣。風雅頌者，蓋未有離於性情
詩大序：「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風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據此，風雅頌義皆主美刺，不離性情
獨賦有異
文心雕龍詮賦篇：「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其體蓋亦參今人所謂客觀描寫，不專以寫情為主。

夫宛轉佞隱，禮記開傳：「大功之哭，三曲而偯。」鄭注：「偯，聲餘從容也。」楚辭悲回風：「孰能思而不隱兮。」王注：「隱，憂也。」
賦之職也。儒家之賦，意存諫誡。

若荀子成相一篇
漢書藝文志：「孫卿賦十篇。」今荀子書有賦篇成相篇，不審即漢志所著錄者否。楊倞成相篇注云：「漢書藝文志謂之成相雜辭，蓋亦賦之類也。」荀子漢志在儒家，故曰儒家之賦，俞樾諸子平議云：「禮記曲禮篇：「鄰有喪，春」

不相，鄭注曰：「相謂差忤聲。」蓋古人於勞役之事，必為謳歌以相勸勉，亦舉大木呼邪許之比，其樂曲即謂之相，請成相者，即請成此曲也。漢志有成相雜辭，足徵古有此體也。
其足以感人安在？
成相之辭，皆極論治亂，儆時王了無篇

什之
美。乃若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枚乘七發：於是使博辯之士，原本山川，極命草木。選注引趙岐孟子注曰：「命名也。」或寫都會，城郭游射，郊祀之

狀，若相如有子虛，揚雄有甘泉，羽獵，長楊，河東，左思有三都，郭璞，木華有江海，河東賦：極漢書揚雄傳：餘並見

選，蕭奧博翔實，極賦家之能事矣。賦主鋪陳，故與博翔實，即極其能事也。其專賦一物者，若孫卿有蠶賦，箴賦，見荀子賦篇

王延壽有王孫賦，見古文苑：柳子厚有憎王孫文，舊注：「漢王延壽嘗為王孫賦，有云：「顏狀類乎老翁，軀體似乎小兒。」蓋猴類而小者也。」彌衡有鸚鵡賦，見文選侔色揣稱，謝惠連雪賦：「抽子秘思，騁子妍辭，侔色揣稱，為寡人賦之。」

曲成形相，嫠婦孳子，讀之不為泣，謂無哀情介冑戎士，詠之不為奮，謂無壯美

當其始造，非自感則無以為也；比文成而感亦替，斯不可以一端論。文學之事，於己所以自抒所懷，於人所以引起同感，然已有文

成而感隨替者，則以所懷既實，心清亦變也；人有覽文而無所感者，則以處境各異，無動於中也。章學誠文史通義文理篇云：「比如懷人見月而思，月豈必主遠懷，久客聽雨而悲，雨豈必有愁況，然而月下之懷，雨中之感，豈非天地至交，而欲以此感此懷，藏為秘密，或欲嘉惠後學，以謂凡對明月與聽霖雨，必須用此悲感，方可領略，則適當其友乍逢，及新婚宴爾之人，必不信矣。」此論境遇遇心情，互為影響，感受之際，難可強同，可謂精矣。以上舉有韻之文，雖為情性之風標，然其感人與否，仍無從膠執也。

又學說者，非一往不可感人。凡感於文言者，此云文言，猶文辭也。在其得我心，是故飲食移味，居處緼愉者，大戴禮：曾子立孝篇：「飲食移味曰：「隨所欲也。」廣雅釋詁：「緼，饒也。」說文：「愉，樂也。」溫愉即緼愉。」

聞勞人之歌，心猶怕然。春秋宣十五年公羊傳解詁：「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說文：「怕，無為也。」」言境遇不同，則

哀樂不能相感，以通，猶自珍與江居士箋云：「凍餓夫之長呻於九寶鼎食之前，則叱咤，艱算女之夜哭於房中，琴好之家，則諍矣。」亦猶夫此義也。

大愚不靈，無所憤悱者，莊子天地篇：「大愚者，終身不靈。」論語述而篇：「不憤不啓，

不憤不發。」朱注：「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史記貨殖列傳：「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孟子離婁篇：「一人有憤言。」此言賢愚各別，則知識不能相悅以解。身有

疾痛，聞幼眇之音，則感槩隨之矣。

漢書中山靖王勝傳：「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問其故，勝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為累，歡者不可為歡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為之低而不食，雍門子嬰微

吟，孟嘗君為之於邑，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顏注：「幼眇，精微也。」

心有疑滯，覩辨析之論，則悅懌隨之矣。禮記文王世子：「是故其成也懌。」鄭注：「懌，悅懌。」枚乘七

發稱楚太子有疾，吳客往問之，因說以音樂滋味，游宴校獵，觀籌諸事，皆謝不能，客乃曰：「將為太子奏方術之士，有實略者，若莊周、魏牟、楊朱、墨翟、便娟、詹何之倫，使之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孔老覽觀，孟子持籌而算之，萬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於是太子

子據几而起曰：「渙乎！若一聽聖人辯士之言，忽然汗出，霍然病已。」此雖說辭，要可證成章君之說矣。

故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

論語述而篇：「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

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凡好學者皆然，非獨仲尼也。

以上申論學說之事，明其理則可相悅以解，與文辭之事同其境，則能相感以通者無殊。

以文辭學說

為分者，得其大齊。

列子楊朱篇：「百年者壽之大齊。」齊猶限也。

審察之則不當。

本節論學說文辭異職之說，雖得其大齊，終不免一往之見。

如上諸說，前之昭明，後之阮氏，持論偏頗，

書洪範：「無偏無陂。」傳：「陂，舊本作頗。」

誠不足辯。最後一說，以學說文

辭對立，其規摹雖少廣，然其失也，祇以彰彰為文，遂忘文字。故學說不彰者，乃悍然擯諸

文辭以外，惟論衡所說，略成條貫。

論衡原稿云：「論衡所說，略成條貫，先舉奏記為實，則不遺公讀矣，次舉敘事經說諸子為言，則不遺歷史與學說矣，有韻為文人所共曉，故略而不論雜文，漢時未備，故亦不

著，不言小說，或其意存鄙夷，不列典章，由其文有缺略，此則不能無失者也。」按原稿附表，有句讀文中，大分有韻無韻二類，無韻之文，更分學說歷史公牘典章雜文小說六科，詳本書下卷文賦按語。

文心雕龍張之，其容至博；

顧猶不知無句讀文，此亦未明文學之本柢也。余以書籍得名，實馮傅竹木而起。

馮憑本字以有文字

著於竹帛，故謂之文，以有竹帛，俾此文字，則為書籍。

以此見言語文字，功能不齊，世人以經為常，以傳為轉，以論為倫。

釋名釋典：「經，徑

也。常與也。如徑路無所不通。可常用也。傳傳也。以傳示後人也。論論也。有倫理也。又釋書契。傳轉也。孔叢子。執節篇。一經者取其常也。可常則為經矣。文心雕龍。史傳篇。傳者轉也。轉受經旨。以授於後。蓋漢以來。義訓皆如此。

此皆後儒訓

說。非必觀其本真。案經者。編絲綴屬之稱。說文。一經。織從絲也。二。從絲。三字。段氏據御覽校補。異於百名以下用版者。古人作書。不及

百名。則就方版為之。其逾百名。非一版可盡。則以簡策連書。用韋絲之屬。編綴焉。見前引聘禮。

亦猶浮屠書稱修多羅。

魏書釋老志。浮屠王號曰佛陀。諸書或曰浮圖浮屠。皆異譯也。翻譯名義集。修多羅。或修單闍。或修妬路。

西域記名。素怛覽。舊曰修多羅。說也。有五譯。一。翻經。二。翻論。三。翻法本。四。翻線。五。翻善語。

修多羅者。直譯為線。譯義為經。蓋彼以貝葉成書。

西陽雜俎。貝多漢翻為葉。

貝多婆力。父者。漢言葉樹也。彼教用以寫經。故宋史。竺國傳載。僧道圓自西域還。得貝葉梵經四十夾。

故用線聯貫也。此以竹簡成書。亦編絲綴屬也。

以上釋經之本義。

傳者。專之假借。

說文序。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

論語。

「傳不習乎。」

見學而篇。

魯作「專不習乎。」

經典釋文。敘錄。論語。漢興。傳

者有三家。魯論語者。魯人所傳。即今所行篇次是也。齊論語者。齊人所傳。別有問王知道二篇。凡二十二篇。古論語者。出自孔氏壁中。凡二十一

篇。有兩子張。安昌侯張禹受魯論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最後而行於漢世。後漢包咸周氏。並為章句。列於學官。鄭玄就魯論張包周之篇

章考之。齊古為之注焉。論語釋文。傳不習乎。句下引鄭注云。魯諱傳為專。今從古。

說文訓專為六寸簿。簿即手版。古謂之忽。原注。今作笏。說文。專。六寸

薄。蓋後人易。艸為竹。以分別其字耳。六寸簿。蓋笏也。曰部云。習佩也。無笏字。釋名曰。笏。忽也。君有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徐廣車服儀制曰。古者貴賤皆執笏。即今手版也。

書思對命。以備忽忘。禮記玉藻。史

對命。鄭注。思。所念思。將以告君者也。對。所以對君者也。命。所受君命者也。書之於笏。為失忘也。

故引伸為書籍記事之稱。書籍名簿。亦名為專。

爾雅釋器。大版謂之業。廣

雅釋詁。專。業也。一則專版。業。三文互訓。皆書籍記事之稱矣。

專之得名。以其體短。有異於經。鄭康成論語序云。

「春秋二尺四寸。

孝經一尺二寸。論語八寸。」

儀禮。聘禮疏。引鄭玄論語序云。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一尺二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諱焉。阮氏校勘記曰。按春秋序疏云。鄭玄注論語。以鈞命決云。春秋二尺四寸。書

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故云六經之策皆解長二尺四寸然則此云一尺二寸乃傳寫之誤當作二尺四寸下云孝經謙半之一乃一尺二寸也又云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韓馬謂論語八寸居六經三分之一比孝經又少四寸故云又韓馬論語正說篇夫論語者弟子共記

孔子之言行勅己之味甚多數十百篇以八寸為尺紀之約省懷持之便也以其遺非經傳文紀識恐忘故但以八寸不二尺四寸也

也。原注漢藝文志言劉向校中古文尚書有一簡二十五字者而服虔注左氏傳則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蓋二十五字者二尺四寸之經也八字者六寸之傳也古官書皆長二尺四寸故云二尺四寸之律舉成數言則曰三尺法經亦官書故長如之其非經律則稱短書皆見

論衡按左傳服注引見聘禮疏諸書書律亦二尺四寸者如鹽鐵論詔聖篇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二尺是舉成數言三尺者如漢書杜周傳君為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是稱短書者如論衡謝短篇漢事未載於經名為尺籍短書是以上釋傳之本義

但作命。比竹成冊，各就次第，是之謂命。說文「命思也從人册」段注「命下曰命理也」大雅毛傳曰「論思也」論者命之假借思猶臆也凡人之思必依其理倫論字皆以命會意從人册者

聚集簡冊必依其次第求其文理一 簫亦比竹為之。莊子齊物論「人籟則比竹是已」說文「簫參差管樂」段注「周禮小師注簫編小竹管如今賣節餉所吹者」周頌箴同「案古之簫所謂排簫也制與今異」故命字

從命。說文「命樂之竹管三孔以和樂聲也從品命命理也」引伸則樂音有秩亦曰命「於論鼓鐘」是也。句見詩大雅靈臺篇鄭箋「論之言倫也聲音

之道與政通故合樂以詳之於得其倫理乎鼓與鐘也」言說有序亦曰命「坐而論道」是也。句見周禮考工記論語為師弟問答乃亦

略記舊聞散為各條編次成帙。說文「帙書衣也」斯曰命語。以上釋論之本義是故繩線聯貫謂之經簿書記

事謂之專比竹成冊謂之命各從其質以為之名亦猶古言方策漢言尺牘。說文「牘書版也」漢書陳遵傳「性善

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為榮」今言札記矣。說文「札牒也」釋名釋書契「札檮也編之如檮齒相比也」案今人著述以札記稱者至夥諸書不見題署者亦往往從質

名。大公之書而稱六爻。漢志「周史六爻六篇二師古曰即今之六韜也」爻字與韜同也隋志「太公六韜五卷周文王師姜望撰」黃帝之書而稱九卷。原注「今靈樞經晉時稱鍼

經漢末傷寒論序直稱九卷

直謂書囊有六

說文「張弓衣也」意謂此所謂張者乃假弓衣之名以指書衣

搏帛有九也

字典引增韻云「可舒卷者曰卷編次者曰帛」考工記「卷而搏之欲其無逆也」古

舊有卷軸之制九卷蓋由此得名

雖古之言肄業者

春秋昭四年左傳「臣以為肄業及之也」

亦謂肄版而已

廣韻「肄習也」

釋器云「大版謂之

業

一書有篇第

古人編書率定篇第以便稽核防散佚免錯亂漢志稱劉向校書每一書已輒條其篇目是也

而習者移書其文於版

原注「學童習字用版」版也「吾多非一時可盡故

逐日移寫於版以習之

故云肄業管子宙合云

「退身不舍端修業不息版」

管子房玄齡注「版版也賢者雖復退身終不捨其端操不息修業亦不息其版籍」

以是徵之則肄業為肄版明矣凡此皆從其質以為名所以別文字于語言也其必為之

別何也文字初興本以代聲氣易乾文言「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孔疏「同聲相應者若彈宮而宮應彈角而角動是也同氣相求者若天欲雨而礎柱潤是也」案聲氣原謂語言此用本義乃其功

用有勝於言者言語僅成線耳喻若空中鳥迹甫見而形已逝

言語甫聞而聲已逝與此同也

故一事一義

得相聯貫者言語司之及夫萬類彙集

漢書司馬相如傳「彙入會宮之蛙蟻」注「彙即也」

禁不可理

禁通作紛

言語之用有所

不周於是委之文字文字之用足以成面故表譜圖畫之術興焉

吾國文字始於象形其與圖畫同源異流要之皆所以表象也言語以聲

音為用故僅限於時間文字以符號為用故可及於空間此其所以為勝也

凡排比鋪張

元稹杜子美墓志銘「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天或千言次猶數百」

不可口說者文字司之及

夫立體建形向背同現文字之用又有不周於是委之儀象儀象之用足以成體故鑄銅

雕木之術興焉

儀象者科學所用機器也其功用不獨如文字之紀述圖畫之摹繪而已蓋尤能以實體示人文字雖及空間然猶限於平面之抽象觀念若儀象所司則擴至立體之具象事物此其所以為尤勝也

凡望高測

深，不可圖表者，儀象司之。以上論言語文字儀象三者，各有其用，以人類文化之進步，而漸次發達焉。線面體云者，以幾何學術語明之。然則文字本以代言，其用則

有獨至。凡無句讀文，皆文字之所專屬也。以是為主。故論文學者，不得以與會神旨為上。

論略原稿云：「既知文有無句讀之分，而後文學之歸趣可得言之。無句讀者，純得文稱文字之不共性也。有句讀者，文而兼得辭稱文字語言之共性也。論文學者雖多就共性言，而必以不共性為其素質。」昔者，文氣之論，發諸

魏文帝典論。典論論文：「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禮，不可力強而致。」又「徐幹時有齊氣，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此所謂氣蓋指人才性之所繫也。氣，氣本字。而韓愈蘇轍竊焉。韓愈答李

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長短與聲之高下皆宜。」蘇轍上樞密韓太尉書曰：「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詳上所舉，韓之所云，乃文章本身之氣勢，蘇之所云，則為文可能之修養。雖三賢相承，亦略有殊異。要之皆本孟氏「我知言，我善養吾浩

然之氣」一義而變化之也。文德之論，發諸王充論衡。原注：「論衡佚文篇：「文德之操為文。」又云：「上書陳佖宜奏記薦吏士，一則為身，二則為人，繁文麗辭，無文德之操，治身完行，徇

利為私無為主者。」按此所謂德，蓋謂凡為文者，當以文質彬彬為主。楊遵彥依用之。原注：「魏書文苑傳：「楊遵彥作文德論，以為古今辭人，皆負才遺行，澆薄險忌，惟邢子才王元景溫子昇，彬彬有德素。」按楊論今佚，惟其意頗與顏氏家訓

文章講同，顏之言略曰：「自古文人多陷輕薄，每嘗思之，原其所積，文章之體，標舉與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故忽於持操，果於進取，今世文士此患彌切。一事愜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旁人，加以砂礫所傷，慘於矛戟，諷刺之禍，速乎風塵，深宜防慮，以保

元吉。」此之所論，蓋主文士當著道德，意與王亦異。而章學誠竊焉。章氏文史通義有文德篇，已選在本書詳後。氣非竄突如鹿豕，德非委蛇如羔羊。詩

南羔羊序云：「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者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又詩云：「退食自公，委蛇委蛇。」毛傳：「委蛇，行可從逆也。」此用其語二句云云。蓋文士言氣，多局就靈驟波涌之觀言德，多局就委隨紆徐之致，要未能攝其本也。知文辭始於表

謹，簿錄，則修辭立誠其首也。易乾文言：「修辭立其誠。」文史通義言公篇釋之曰：「誠不必於聖人之極致，始足當於修辭之立也。學者有事於文辭，毋論辭之如何，其持之必有其故，而初非徒為文具者，皆誠也。有其故而

修辭以副焉，是其求工於是者，所以求達其誠也。」氣乎，德乎，亦末務而已矣。原注：「案文選序云：「謀夫之話，辯士之端，雖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此即謂言文字之分也。然選例亦不一致，依史所載，荆卿易水，漢祖大風，皆臨

時獨與而作，豈嘗先屬草稿，亦與出話何異，而文選固錄之矣。至于辭命，則有草創潤色之功。案論語憲問篇：「子曰：『為命，禘諱，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又張陳說：「度亦先有篇章，文選錄易水大風二歌，而獨汰去辯說，亦自相錮吾矣。士衡文賦云：『說燁擘而誦詠，』是亦列為文之一種，要於修辭立說，有不不至耳。」本節論文學之本概在竹木，故當操作範疇。

文選之興，蓋依乎摯虞文章流別，謂之總集。隋書經籍志曰：「總集者，以建安之後，辭賦

轉繁，衆家之集，日以孳廣。晉代摯虞，苦覽者之勞倦，於是芟剪繁蕪，自詩賦下，各為條貫，

合而編之，謂之流別。」
隋志：「文章流別集四十一卷，梁六十卷，志二卷，論二卷。」稱梁若干卷者，史通古今正史篇：「初，太宗以梁陳齊周隋氏，並未有書，乃命學士分修，書成，下於史閣，惟有十志，斷為三十卷，太宗崩後，刊勒始成，其篇第雖編入隋書，其實別行，俗呼為五代史志。」志既託始於梁，故經籍著錄，校以見存，輒稱梁有若干卷，蓋以示存佚之概也。

然則李充之翰林論，鐫義慶之集林，沈約丘遲

之集鈔，放于此乎。
隋志：「翰林論三卷，李充撰，梁五十四卷，集林一百八十一卷，宋臨川王劉義慶撰，梁二百卷，集鈔十卷，沈約撰，梁有集鈔四十卷，丘遲撰。」

漢銘、誄、論、辨、始、繁，荀勗以四部變古，李充、謝靈運繼之，
隋志：「(劉)歆總括羣書，撮其旨要，著為七略，一曰集略，二曰兵書略，三曰術數略，四曰方技略，五曰方技略，六曰方技略，七曰方技略，八曰方技略，九曰方技略，十曰方技略。」

賦略，五曰兵書略，六曰術數略，七曰方技略，王莽之末，又被焚燒，光武中興，則章繼軌，石室蘭臺，彌以充積，又於東觀及仁壽開集新書，校書郎班固傳藝等典，掌焉，並依七略而為書部，固又編之，以為漢書藝文志，兩京大亂，掃地皆盡，魏氏代漢，秘書郎鄭默始制中經，荀勗又因中經，更著

新簿，分為四部：一曰甲部，紀六藝及小學書；二曰乙部，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兵家，術數；三曰丙部，有史記傳事，皇覽簿，雜事；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讚，汲冢書，惠懷之亂，京華蕩覆，梁開文籍，廓有子遺，東晉之初，漸更煥聚，著作郎李充遂總沒衆篇之名，但以甲乙為次，自爾因循，無所變

革，其後中朝遺書，稍流江左，宋元嘉八年，秘書監謝靈運造四部目錄，則集部自此著。
文史通義文集篇：「范陳二史所次文士諸傳，識其文章，皆云所著詩賦碑箴頌誄，若于篇而不云文集若干卷，則文集之實已具，而文集之名猶未立也。自學虞制

為文章流別，學者便之，於是別聚古人之作，標為別集，則文集之名實助於晉代，荀勗中經有四部，詩賦圖讚與汲冢書歸丁部，王儉七志以詩賦為文翰志，而介於諸子兵書之間，則集部之漸日開，而向未居然列專目也。至阮孝緒撰七錄，惟技術佛道分三類，而經典紀傳子兵文集之內錄。

已全爲唐人經史子集之權輿，是集部著錄實防於蕭梁。二按四部之制唐以前但云甲乙丙丁，唐以來乃名經史子集。總集者，本括囊

別集爲書，易坤：「括囊，无咎无譽。」疏一括結也。選所以貯物也。故不取六藝、史傳、諸子，非曰別集爲文，其他非文也。文選上

承其流，而稍入詩序。蕭選有毛詩大序一篇，經義之流也。史贊，選又有史論史述贊二類，收班孟堅于令升，范蔚宗沈休文諸家之文，皆史之論贊也。新書、典論諸篇，故不

名曰集林、集鈔，然已瘳矣。史記太史公自序：「中呂肖矣。」集解引徐廣曰：「肖音瘳，瘳猶衰微。」此謂蕭選所及略徧四部，以視劉丘劉勰固已不嚴。其序簡別三部，謂經蓋

總集之成法，顧已迷誤其本，以文辭之封域相格，慮非摯虞、李充意也。漢書賈誼傳：「慮非顛行也。」王念孫曰：「慮猶大氏也。」總

集源於別集，經子史者，別集所無，故總集不得有。昭明不審此意，乃以文辭之封域爲言，故曰迷誤其本。均見總集類。經籍志別有文章英華三十卷，古今詩苑英華十九卷，

皆昭明太子撰，又以詩與雜文爲異。文心雕龍有雜文篇，論對問七連珠三體；又總述并義云：「詳夫漢來雜文，名號多品，或典詰誓問，或覽略篇章，或曲操弄引，或吟謳謠詠，總括其名。」

不爲恆則。爾雅釋詁：「則，法也。」且總別集與他書經略不定，說文：「略，經略土地也。」更相關入者多矣。漢書汲黯傳：「文吏繩以

爲闕出財物如邊關，應劭曰：「關，安也。」臣瓚曰：「無符傳出入爲關也。」今以隋志所錄總集相稽，自魏朝雜詔而下，訖皇朝陳事詔，凡十

八家，百四十六卷。隋志：魏朝雜詔二卷，錄魏吳二志詔二卷，晉成康詔二卷，晉朝雜詔九卷，錄晉詔十四卷，晉義熙詔十卷，宋大初雜詔十三卷，宋孝建詔一卷，宋元嘉副詔十五卷，齊雜詔十卷，齊中興二年詔三卷，後魏詔集十六卷，後周雜詔

八卷，雜詔八卷，雜赦書六卷，陳天嘉詔草三卷，皇朝詔集九卷，皇朝陳事詔十三卷。

自上法書表而下，訖後周與齊軍國書，凡七家，四十一卷。隋志

「上法書表一卷，梁中表十一卷，雜露布十一卷，山公啓事三卷，范甯啓事三卷，梁魏周齊陳皇朝聘使雜啓九卷，後周與齊軍國書二卷。」

而漢高祖手詔，匡衡、王鳳、劉隗、孔羣諸家奏

事，書既亡佚，復傳其錄。

隋志魏朝雜詔條下云：「梁有漢高祖手詔一卷，亡。又梁中表條下云：「梁有漢丞相匡衡、大司馬王鳳奏五卷，劉隗奏五卷，孔羣奏二十二卷，亡。」

然七略高祖、孝文

詔策，悉在諸子儒家。

漢志諸子略儒家：「高祖傳十三篇。」原注：「高祖與大臣述古語及詔策也。」又：「孝文傳十一篇。」原注：「文帝所稱及詔策。」

奏事二十卷，隸春秋。

漢志六藝略春

秋家：「奏事二十篇。」原注：「秦時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

此則總集有六藝諸子之流矣。陳壽定諸葛亮故事，命曰諸葛氏集。

蜀志諸葛亮傳附載：「諸葛氏集目錄。」其敘稱：「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荀勗中書令，關內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云云。蓋以集名出自壽定。

然其目錄有權制、計算、訓厲、綜

覈、雜言、貴和、兵要、傳運、法檢、科令、軍令諸篇。魏氏春秋言：「亮作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皆

有條章，以訓厲臣子。」

見亮傳裴注引隋志：「魏氏春秋二十卷，孫盛撰。」今佚。

若在往古，則商君書之流。

漢志諸子略法家：「商君二十卷。」原注：「名鞅，姬姓，衛

後也。相

而隋志亦在別集。

隋志別集類：「蜀丞相諸葛亮集二十五卷。」

故知集品不純。

考古人著書重在學術流別，究其面目多屬一家之言，故純而不駁。逮後學術日進，則成家者不多。

文明日啓，則操觚者日衆。於是編綴之際，每就一人之所著述，薈萃爲書。凡此之類，文翰最多，故七略詩賦一變而爲集部。惟以其中經涉既廣，多與他書更相關入，故校讎之法，於此亦最難施焉。顏氏家訓勉學篇云：「俗間儒士，不涉羣書，經緯之外，義疏而已。吾初入鄴，與博陵崔文彥交

游，嘗說王粲集中難鄭玄尚書事，崔轉爲諸儒道之，始將渡口，懸見排釐云：「文集只有詩賦銘誄，豈當論經書事乎？」且先儒之中，未聞有王粲也。」崔笑而退，竟不以彙集示之。此見早在六朝集部之名實亦不能純全也。選者亦無以自理。

理也。總集出於別集，別集之品既不純，則選總集者又焉得分理之。

阮元之倫，不悟文選所序，隨情涉筆，視爲經常，而例復前後錯迕。

曾國藩又雜鈔經史百家，經典成文，布在方策。

中庸：「文武之道，布在方策。」不虞潰散，鈔將何爲？

此言總集之作，或緣芟剪繁蕪。

或恐別集潰散，經典既無潰散之懼，若但爲廣文辭封域計，則此兩者廣狹殊塗，真無鈔之必要也。曾鈔本思所以廣姚彙，詳見原書序例。

若知文辭之體，鈔選之業，廣陋異塗，庶幾張

之弛之，並明而不相害。

中庸「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明而不相悖。」

凡無句讀文，既各以專門爲業，今不亟論。有句

讀者，略道其原流利病，分爲五篇。

五篇者，原釋明解故，論式辨詩正齋送。

非曰能盡，蓋以備常文之品而已。其贈

序、壽頌諸品，既不應法，故棄捐弗道爾。

曾國藩書歸震川文集後曰：「蓋古之知道者，不妄如毀譽於人，非特好直也，內之無以立誠，外之不足以信後世。君子恥焉。自周詩有稷高丞民諸篇，漢有河

梁之詠，沿及六朝，餞別之詩，動累卷帙，於是爲之序者，昌黎韓氏爲此體特繁，至或無詩而徒有序，駢拇枝指，於義爲已侈矣。熙甫則未必饒別而贈人以序，有所謂賀序者，謝序者，壽序者，此何說也。」此於諸品之不應法，可謂詳哉其言之。本節論文辭之體，鈔選之業，廣狹異塗，且集品不純，故論文學界義，不得據選家之言爲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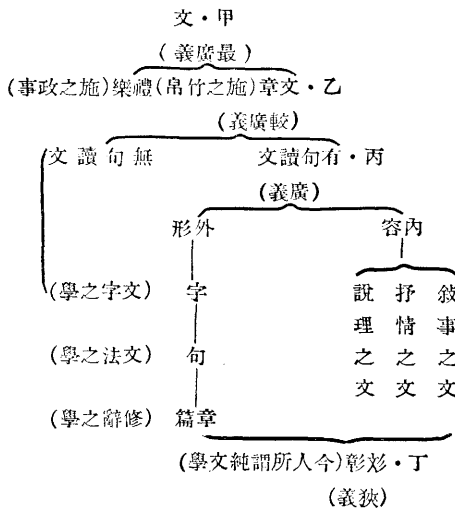
謹案章先生諱炳麟，浙江餘杭人，初名絳，字枚叔，號太炎，同治七年生，少師德清俞君，精研國故，直清政不綱，慨然有光復之志，光緒

開，先後任時務昌言諸報撰述，以言論激烈，見忌虜廷，避禍台灣，尋游日本，光緒二十八年，發起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於東京，以紀念亡明，旋返上海，創愛國學社，鼓吹革命排滿，坐是繫獄三年，民國既造，袁世凱任爲顧問，及袁稱帝，先生復被幽禁，袁死乃得釋，自是不復問政，晚年講學蘇州，以民國二十五年逝世，先生之學，實集有清三百年樸學之大成，五經四部，靡不綜貫，六書九流，尤所尚精，陵王以下，未足相喻，所著章氏叢書三編，部數十種，有自訂年譜及自述學術次第各一卷，欲知其德業之詳者，可覽觀焉。

本篇初名文學論略，後更損益，易爲今名，收入國故論衡論衡三卷，上卷論小學，中卷論文學，下卷論諸子學，此中卷之首篇也，近蔡江庸氏嘗爲此書作疏證，甚精核，已刊行者，僅中下卷云。

章君檢論徵七略篇曰：「略者，封域之正名。」此作總論古今人所持文學界義，而訂正之，故以總略爲名也。夫文生於名，名生於形，欲審定其名之是非，當先識其形之奔侈，古昔文明初啓，凡百典制，有司所存，胥得文稱，所謂「博學於文」者也，自是以降，乃及竹帛，黃先生文心雕龍原道篇札記云：「文辭封略，本可弛張，推而廣之，則凡書以文字著之竹帛者，皆謂之文，非獨不論有文飾與無文飾，抑且不論有句讀與無句讀，此至大之範圍也，再縮小之，則凡有句讀者皆爲文，而不論其文飾與否，純任文飾，固謂之文矣，即樸質簡拙，亦不得不謂之文。」

此類所包，稍小於前，而經傳諸子，皆在其籠罩。若夫文章之初，實先韻語，傳久行遠，實貴偶詞，修飾潤色，實為文事。數文摘采，實異實言，則阮氏之言，良有不可廢者。然則拓其疆宇，則文無所不包，揆其本原，則文實有專美。據此，則自論語所稱，迄阮氏所指，由廣及狹，可得四科，今表之如次：



依右表可知文學一名，由混而析，章君所持，則較廣之義，以文學得名，本由文字也。然徵之載籍，則此四義，固嘗各具其用，覽者弗審其旨，則必扞格難通。此循誦前文，當加注意者一也。又設自行撰述，於此四義，固得任情擇用，然亦必標舉宗趣，庶來者無迷其途，此點檢已作，當加注意者二也。不爾，則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其不陷於樛葛者幾希矣。

詩教上 章學誠

周衰文弊，六藝道息。賈誼新書六術篇：「詩書易春秋禮樂六者之術，謂之六藝。」

而諸子爭鳴。隋志：「自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學者離羣索居，各為異說，至於戰國，典文遺棄。」此所謂文

弊道息也。韓愈送孟東野序曰：「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慎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此所謂諸子爭鳴也。

蓋至戰國而文章之變盡，史家以三家分晉迄秦一土字為戰國時代，劉向編其時游士之策謀，題為戰國策，敘云：「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蓋為戰國。」名疑叻此。

而著述之事專，至戰國而後世之文體備。故論文於戰國，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後世

之文，奇袤錯出而裂於道。周禮宮正：「去其淫意與其奇袤之民。」注：「奇袤，譎軀非常。」莊子天下篇：「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文史通義原道篇：「道者，萬事萬物之所以然，而非萬事

萬物之當然也。」此章氏之所謂道也。人知之，其源皆出於六藝，人不知也。漢志：「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

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譬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按諸子之學，皆出六經，漢志可謂詳哉言之，實齋則更進論其文亦本於經也。後世

之文，其體皆備於戰國，人不知。案自來論文者，率云後世文體源於經典，如文心雕龍宗經篇云：「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讚，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記傳盟檄，（記盟二字

從唐寫本）則春秋為根，並窮高以樹表，極遠以啟疆，所以百家騰躍，終入環內者也。」顏氏家訓文章篇云：「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箴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誦，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是其尤著者。近世姚鼐曾鈔序例，猶同此說，綜而言之，蓋其原則起乎五經，其體則備乎戰代耳。其源多出於詩教。禮記經解篇：「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

人愈不知也。漢志：「縱橫家者流，蓋

出於行人之宜，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顯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戰國者縱橫之世，詩教者縱橫家之所本，詳下。

知文體備於戰國，而始可與

論後世之文；

論語八佾篇：「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何晏集解引包氏曰：「孔子言子夏能發明我意，可與共言詩。」

知諸家本於六藝，而後可與論戰國之文；

諸家謂戰代諸子也。文選序云：「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然諸家雖無意爲文，而文自高，故文心雕龍諸子篇稱：「孟荀所述，理懿而辭雅，管晏屬篇，事數而言練，列禦寇之書，氣偉而采奇，鄒子之說，心著而辭壯，墨翟隨巢，意顯而語實，尸佼尉繚，術通而文鈍，騶冠繇繇，亟及深言，鬼谷渺渺，每環奧義，清辨以澤，文子擅其能辭，約而精，尹文得其要，慎到析密理之巧，韓非著博喻之富，呂氏鑿遠而體周，淮南汎采而文麗。」案惟此一家漢人所集，觀其褒多貶少，則知諸子之衣被辭流者遠矣。知戰國多出於

詩教，而後可與論六藝之文；可與論六藝之文，而後可與離文而見道；可與離文而見道，

而後可與奉道而折諸家之文也。

折謂折中於道也。史記孔子世家：「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索隱引宋均云：「折，斷也。中，當也。」文心雕龍原道篇：「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前聖至道，載在六藝，逮乎戰

國，變爲諸子，後世之文，又自出焉，此升降之大凡也。本節總論戰國爲古今文章升降之樞紐。

戰國之文，其源皆出於六藝，何謂也？

經傳釋詞：「也，猶邪也。」顏氏家訓曰：「北人呼邪爲也。」蓋二字聲本相近故也。大戴禮五帝德篇：「請問黃帝者，人邪抑非人邪？」樂記正義引此邪作也。

曰：道

體無所不該，

六藝足以盡之。

春秋哀元年穀梁傳：「此該之變而道之也。」注：「該，備也。」史記滑稽列傳引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莊子天下篇

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文心雕龍宗經篇曰：「三極藝訓，其書曰經，經也者，恆久之至道，不刊之鴻範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參物序，制人紀，洞洞鑿鑿之奧，區區梅文章之骨體者也。」此六藝該道體之義也。諸子之爲

書，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

必有得於道體之一端，而後乃能恣肆

其說，

以成一家之言也。

說文：「恣，縱也。」玉篇：「肆，放也。恣也。」司馬遷報任安書：「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典論論文：「惟幹著論，成一家言。」

所謂一端者，無

非六藝之所該故推之而皆得其本。非謂諸子果能服六藝之教，而出辭必衷於是也。

昭十六年左傳「發命之不衷」注「衷當也」漢志謂諸子者六經之支與流裔，又以九流十家皆出王官，蓋六經固王官之所掌耳，餘杭章君國故論衡原學篇云「九流皆出王官」及其發舒王官所不能與官人守要而九流宣究其義是以滋長」此經子之所以違異矣。

秋春

子說本陰陽

老子「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儀徵劉君國學發微云「欲字作思字，所字解常無常有為對待之詞，猶言常無所以觀其妙，常有所以觀其微也，兩者同出而異名，兩即有無也，玄者，指有無未分之前言也，易言陰陽，即老子之有無，乃對待之詞也，又言陰陽生於太極，太極者，即絕點之詞也，老子以有無二字代陰陽，以玄字代太極，所謂真宰真空，即玄之義也」他若「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之說，與易之太極兩儀亦同，故魏晉人以易老莊為三玄。

而王輔嗣以次且並注，數書以會通其義矣。

莊列寓言假象

史記莊子列傳「莊子著書十餘萬言，大率寓言也」案隱「其書十餘萬言，率皆立主客，使之相對語，故云寓言，又音寓，寓寄也，故別錄云」又作人姓名，使相與語，是寄辭於其人，故莊子有寓言篇」漢志有列子八篇，原注云「名園，先莊子，莊子稱之」高似孫子略曰「太史公不傳列子，如莊周所載許由務光，還猶疑之，所謂列禦寇之說，獨見於寓言耳，遷於此，詎得不致疑邪，是書與莊子合者十七章，其間尤有淺近迂僻者，出於後人會粹而成之耳」文史通義易

教篇曰「易之象也，詩之興也，變化而不可方物矣，有天地自然之象，有人心營構之象，天地自然之象，說卦為天為圓諸條約略，足以盡之，人心營構之象，睽車之載，鬼輪音之登天，意之所至，無不可也，易象雖包六藝，與詩之比興尤為表裏，戰國之文深於比興，即其深於取象者也，莊列之寓言也，則獨變可以立國，蕉鹿可以聽訟，此易教之所以範天下也」

易教也

以上證戰國諸子之文，有出易教者。

鄒衍侈言天地

史記孟荀列傳「驪衍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

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絀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觀，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

茲，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

術皆此類也」按尚書禹貢始別中國為九州，序所謂禹別九州，隨山刊木，任土作貢，是也，洪範始備五行，經所謂「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是也，驪子推而衍之，乃稱大小九州，五德終始，漢志諸子略陰陽家有鄒子四

十九篇，鄒子終始五十六篇，今佚。

關尹推衍五行

史記老子列傳「老子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爰為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而去」漢志道家有關尹子九篇，原注云「一名喜，為關吏，老子過關喜去

吏而從之，其書隋志已不載。今本則宋人孫定傳之，胡應麟四部正譌云：「篇中字句體法，全倣釋典成文，亡論莊列，即鴟冠至元倉亡有也。故吾嘗疑五代開方外士撥捨柱下之餘文，傳合竺乾之章旨，以成此書。」其二柱篇中有言五行者，皆然。二氏之說也。

書教也。

以上證諸子之文。管商法制，義存政典。史記管晏列傳稱管之言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有出書教者。」張國乃滅亡。又商君列傳述其立法理民之政甚詳，考禮記禮運篇云：「禮者，君之大柄也。」

所以列嫌明微，償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傲，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刑肅而俗傲，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是法家立制，通於儒家隆禮，皆所以紓民軌物，其源實出於禮教也。史記正義引

七略管子書在法家，漢志列道家，隋志仍遺隸法家，商君書諸錄皆在法家。禮教也。以上證諸子之文。申韓刑名，旨歸賞罰。史記申韓列傳：「申不害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

子，韓非喜刑名法術之學，而歸其本於黃老。」又贊曰：「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澹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漢書元帝紀注引別錄云：「申子學號刑名，刑名者，循名責實，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於六經也。」史記孔子世家又謂夫子之作春秋，一約其文辭

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此春秋正名之義，賞罰之旨，戰代刑名家言所從出也。春秋教也。以上

證諸子之文。其他楊墨尹文之言。諸子多稱楊朱，而無其書，今列子有楊朱篇，或其遺說也。漢志墨家：「墨子七十一篇。」名家：「尹文子一篇。」蘇張孫吳之術。漢志從橫

三十篇。又：「張子十篇。」兵書略兵權謀家：「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師古曰：「孫武也。」又：「齊孫子八十九篇。」圖四卷。師古曰：「孫臏。」又：「吳起四十八篇。」案蘇秦張儀孫武吳起，史記皆有傳。辨其源委。禮記學記：「三王之

後海或源也，或委也。」鄭注：「源，泉所出也，委，流所聚也。」挹其旨趣，九流之所分部，七錄之所敘論。隋志：「普通中有處士阮孝緒，博采宋齊以

錄，一曰經典錄，二曰記傳錄，三曰子兵錄，四曰文集錄，五曰技術錄，六曰佛錄，七曰道錄。」其書今佚。惟序存廣弘明集中。皆於物曲人官得其一致也。禮記禮器：「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

各有所能，若司徒奉牛，司馬秦羊，及庖人治庖，祝治樽俎，是也。物曲有利也。者謂萬物委曲各有所利，若麴釀利為酒，醴絲竹利為琴笙，皆自然有其性各異也。」而不自知為六典之遺也。周禮天官：「太宰

六典，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一此總論諸子之學各有所當，而其本根皆在王官也。本節論戰國之文皆源六藝。

戰國之文，既源於六藝，又謂多出於詩教，何謂也？曰：戰國者，縱橫之世也。縱橫之學，本於

古者行人之官。

周禮秋官：「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以待四方之使者。」

觀春秋之辭命。

周禮大行人：「詔言語，協辭命。」鄭注：「六辭之命也。」賈疏：「以辭命連言。」

明是太祝六辭之致命也。孟子公孫丑篇：「我於辭命則不能也。」趙注：「辭言致命。」僑孫疏：「以辭命人者，故謂之辭命。」按太祝六辭以事鬼神，則此二字當據孟子之義為釋。

列國大夫聘問諸侯，出使專對，

蓋欲文其言以達旨而已。

「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語出左氏襄二十五年傳，詳上文學總略篇注。

至戰國而抵掌揣摩。

戰國策秦策：「蘇秦說趙王於華

屋之下，抵掌而談。」史記蘇秦列傳：「秦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集解曰：「鬼谷子有揣摩篇。」索隱引王劭曰：「揣摩，摩意，是鬼谷之二章名。」

騰說以取富貴。

玉篇：「騰，奔也。」騰說，猶馳說矣。

其辭敷張

而揚厲。

敷與鋪同，布也。揚厲者，史記樂書：「發揚蹈厲。」集解引王肅曰：「厲，疾也。」

變其本而加恢奇焉。

文選序：「變其本而加厲。」說文：「恢，大也。」不可謂非行人辭

命之極也。

荀悅漢紀：「遊說之本，生於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對解結，辭之釋矣。民之慕矣，以正行者謂之辯智，其失之甚者，主於為詐，給徒衆矣。」

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

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奚為？」

語見論語子路篇，按末句原書作「雖多亦奚以為。」

是則比興之旨，諷諭之義。

漢書禮樂志：「欲以風諭衆庶，其道無由。」顏注：「風化也。」風諷本字。

固行人人之所肄也。縱橫者流，推而衍之，是以能委折而入情。

史記李將軍傳

「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顏注：「委曲而行迴折。」水經注：「委折五迴，方得達其上嶺。」

微婉而善諷也。

春秋成十四年左傳：「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又昭三十一年亦云：「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此用其字也。

九流

之學，承官曲於六典，雖或原於書，易，春秋，其質多本於禮教，為其體之有所該也。

春秋昭二年左傳：「韓宣

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古之經典成文，悉在官守，析之則為六藝，統言則皆典禮，故宣子之言云爾。諸子之學，又出六藝，故云其質多本於禮教也。

及其出而用世，必兼縱橫，所

以文其質也。

諸子之學，起於政時之弊，淮南要略言之詳矣。其論從橫家云：「晚世之時，六國諸侯，紛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改政令，下無乃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構，勝者為有恃，連與國，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以守其國家。」

持其社稷，故從橫修短生焉。諸子皆兼縱橫，蓋所以期其言之必可行也。

古之文質合於一，至戰國而各具之質，當其用也，必兼縱橫之辭。

以文之，周衰文弊之效也。

文弊，謂六藝通息而諸子爭鳴，文質遂分。

故曰：戰國者，縱橫之世也。

本節論戰國者，縱橫之世，故其文尤多出於詩教。

後世之文，其體皆備於戰國，何謂也？曰：子史衰而文集之體盛，著作衰而辭章之學興。文

集者，辭章不專家，而萃聚文墨以為蛇龍之菹也。

原注：「詳見文集篇。」按其言曰：「集之興也，其常文章升降之交乎？古者，卓有典謨，官存法令，風詩采之闕里，數奏卷之廟。」

堂未有人自為書家存一說者也。自治學分途，百家風起，周秦諸子之學，不勝紛紛，識者已病道術之裂矣。然專門傳家之業，未嘗欲以文名，苟足顯其業，而可傳授於其徒，則其說亦遂止於是，而未嘗有參差龐雜之文也。兩漢文章漸富，為著作之始衰，然賈生奏議，編入新書，相如辭賦，但記篇目，皆成一家之言，與諸子未甚相遠。初未嘗有彙次諸詞，哀焉而為文集者也。自學虞創為文章流別，學者使之，於是別聚古人之作，標為別集，而後世應酬牽率之作，決科俳優之文，亦汎濫橫裂而爭附別集之名，是誠劉略所不能收，班志所無可附，而所為之文，亦矜情飾貌，矛盾參差，非復專門名家之語，無旁出也。孟子滕文公篇：「驅龍蛇而放之菹。」趙注：「菹，澤中生草者也。」

後賢承而不廢者，江河導而其勢不容復遏也。經學不

專家，而文集有經義。

此指說經之文，非謂八股也。

史學不專家，而文集有傳記，立言不專家。

原注：「即諸子書也。」春秋襄二十四年左傳：「大

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立言謂言得其要，理足可傳，其身既沒，其言尚存，老莊管晏，楊墨孫吳之徒，制作子書，屈原宋玉，賈逵揚雄，馬遷班固以後，撰集史傳及制作文章，使後世學習，皆是立言者也。」

而文集有論辨。

後世之文集，舍經義與傳記，論辨之三體，詩藝我「欲報之德」，「欲報之德」，「猶是也」。其餘莫非辭章之屬也。而辭章實

備於戰國，承其流而代變其體製焉。

南齊書文學傳論：「若無新變，不能代雄。」此代變之義。學者不知，而溯摯虞所哀之流別，

原注「學虞有文章流別傳」甚且以蕭梁文選舉爲辭章之祖也其亦不知古今流別之義矣本節論後世之

文其體皆備於戰國

今卽文選諸體以徵戰國之賅備原注「學虞流別」孔道文苑今俱不傳故據文選「京都諸賦」文選有班固兩都賦

左思三都賦蘇張縱橫六國侈陳形勢之遺也蘇張之辭其詳國策劉向別錄曰「蘇秦張儀之屬生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

上林羽獵文選司馬相如上林賦揚雄羽獵賦皆賦畋游之作安陵之從田戰國策楚策「江乙說於安陵君曰「君無咫尺之地骨肉之親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斂衽而拜撫委而服何以也」曰「王過舉而已

不然無以至此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是以嬖女不徹席寵臣不避軒今君擅楚國之勢而無以深自結於王竊爲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奈何」江乙曰「願君必請從死以身爲殉如是必長得重於楚國」曰「請受令」三年而弗言江乙復見曰「臣所爲君道至今未效君不用臣之計臣請不敢復見矣」安陵君曰「敢忘先生之言未得聞也」於是楚王游於雲夢結駟千乘旌旗蔽日野火之起也若雲霓兕虎之嗥聲若雷霆有狂兕群從校注改「車依輪而至王親引弓而射壹發而殲王抽旃旄而抑兕首仰天而笑曰「樂矣

今日之游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安陵君泣數行而進曰「臣入則編席出則陪乘大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何不告也」對曰「臣無敢不安也」王曰「然則何爲出涕」曰「臣爲王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今臣直欲棄臣前之所得矣今臣以凶惡而得爲王拂枕席今臣爵至人君走人於庭辟人

於途四海之內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襄裳而趨王臣亦猶羣臣之前所得魚也臣亦將棄矣

客難解嘲文選東方朔答客難揚雄解嘲

闕設論類宋玉對楚王問闕對問類文心雕龍總稱對問雜文篇曰「宋玉含才頗亦負俗始造對問以申其志放懷寥闊氣質使之東方朔效而廣之名爲客難託古慰志疎而有辨揚雄解嘲雜以諧諷迴環自釋頗亦爲工」蓋此類之作皆設爲問答之辭以舒憤懣之意亦賦之支與流

也商屈原之漁父卜居漁父設爲與漁者問答之辭卜居設爲與大卜問答之辭並見楚辭文選

莊周之惠施問難也莊子秋水篇「莊子與惠子游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游

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矣，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安知魚樂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韓非諸說，比

事徵偶，連珠之所肇也。
原注：「前人已言及之者。」案陳懋仁文章緣起注曰：「北史李先傳：『魏帝召先讀韓子連珠論。』」論字據北史補二十二篇。韓子，韓非子書中有連語，先列其目，而後著其解，謂之連珠。據此則連珠已兆韓

非。今韓子書無連珠，而內外諸說體質相類，殆即李先傳之所稱也。
而或以爲始於傅毅之徒。
原注：「傅元之言。」案元本作玄，避清聖祖諱改。藝文類聚載傅

三子受詔作之，而蔡邕、張華之徒又廣焉。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覽者微悟，合於古詩諷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觀而可悅，故謂之連珠也。文選載陸機演連珠五十首。
非其質矣。孟子問齊王

之大欲，歷舉輕煖、肥甘、聲音、采色。
孟子梁惠王篇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至笑而不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

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曰：「欲辟土地，朝秦楚，灌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七林之所啓也。
洪邁容齋隨筆：「枚乘作七發，

些故爲可喜，其後繼之者，如傅毅七激、張衡七辯、崔駰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啓、王粲七釋、張協七命之類，規倣太切，了無新意。傅玄又集之以爲七林，使人讀未終篇，往往莫之几格。」隋志：「七林十卷，梁十二卷，錄二卷，下景撰。梁又有七林三十卷，音一卷。」
而或

以爲創之枚乘。
文心雕龍雜文篇：「枚乘摘節首製七發，體辭雲構，夸麗風駭，蓋七發所發發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有梁之子也。」文選所錄枚乘七發外，有曹植七啓、張協七命二篇。
忘其祖矣。
春秋昭十

「數典而忘其祖。」
鄒陽辨謗於梁王。
文選有鄒陽獄中上書自明一首。漢書陽傳曰：「陽以吳王不可說，去之梁，從孝王游。羊舌肸孫詭等疾陽惡之於孝王，孝王怒，下陽。陽將殺之，陽乃從獄中上書奏孝王立出之，卒爲上客。」
江

淹陳辭於建平。
文選有江淹詣建平王上書一首。梁書淹傳曰：「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景素在南兖州廣陵，令郭彥文得罪，辭連淹，繫州獄中。上書景素覽書，即日出之。」
蘇秦之自解忠信而獲

罪也。
史策燕策：「人有惡蘇秦於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以萬乘下之，尊之於廷，示天下與小人羣也。』武安君從齊來，而燕王不館也，謂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見足下，身無咫尺之功，而足下迎臣於郊，顯臣於廷，今臣爲足下使，利得十城，功存危燕，足下

不聽臣者，人必有言臣不信，傷臣於王者，且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福也，使臣信如足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參，三者天下之高行也，而以事足下，可乎？」燕王曰：「可。」曰：「有此，臣亦不事足下矣。且夫孝如曾參，義不離親，一夕宿於外，足下安得使之之齊，廉如伯夷，不取素餐，汗武王之義而不

臣辭孤竹之君餓而死於首陽之山，聚如此者，何肯步行數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乎？信如尾生，期而不來，抱梁柱而死，信至如此，何肯揚燕（燕下原有秦字，從校注刪）之威於齊，而取大功乎哉？且夫信行者所以自爲也，非所以爲人也，皆自覆之術，非進取之道也。三王代興，五霸迭盛，皆不自覆也。君以自覆爲可乎，則齊不益於營丘，足下不論境，不窺於邊城之外，且臣有老母於周，辭老母而事足下，夫自覆之術，而謀進取之道，臣之趣固不與足下合者，足下皆自覆之君也。僕者進取之臣也，所謂以忠信得罪於君者也。燕王曰：「夫忠信又何罪之有也？」對曰：「足下不知也。臣鄰家有遠爲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其私者憂之，其妻曰：「公勿憂也，吾已爲藥酒以待之矣。」後二日，夫至，妻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陽僞藥酒，主父大怒而笞之，故妾一僞而藥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也。忠至如此，然不免於笞。此以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實不幸而有類妾之藥酒也。」

過秦王命六代辨亡諸論 賈誼過秦以論秦過，班彪王命以諷隗囂，曹閎六代以諷曹爽。陸機辨亡以論吳亡，皆力陳前代得失，而資世鑒，並載文選。抑

揚往復詩人諷諭之旨 孟荀所以稱述先王，傲時君也。原注：「原上稱帝嘗中流湯武，下道齊桓，亦是。按此史記引淮南王安離騷傳語也。孟荀列傳曰：「天下

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知不合，退而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遠大道，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其詳並具本書。項安世家說：「賈誼之過秦，陸機之辨亡，皆賦體也。」此亦可與實齋之意相發。

淮南賓客 漢書淮南列傳：「淮南王安爲人好書，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楚辭有淮南小山徒，咸慕其德，而歸其仁，各竭才智，著作篇章，分造辭賦，以類相從，故或稱小山，或稱大山，其義猶詩有小雅大雅也。漢志有淮南王羣臣賦四十四篇，蓋即大山小山之屬。文選錄錄淮南王安說。

梁苑辭人 史記梁孝王世家：「孝王嘗賜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招延四方豪傑，自山以東游說之士，莫不畢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文選錄錄鄒陽，見前。

原嘗申陵之盛舉也 史記平原君列傳：「平原君趙勝者，趙實客至者蓋數千人。」又孟嘗君列傳：「孟嘗君名文，姓田氏，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又春申君列傳：「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又信陵君列傳：「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爲信陵君，公子爲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賈誼過秦論曰：「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

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

東方司馬侍從於西京 班固兩都賦序：「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邱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史

記增稽列傳諸先生曰：「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初入長安詔拜以為郎常在側侍中數召至前談語人主未嘗不說也。」又司馬相如傳：「司馬相如蜀郡成都人也客游梁梁孝王命與諸生同舍相如乃著子虛之賦久之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為天子游獵賦。」賦成奏之天子以為郎常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羆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之上善之天子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仙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曠者臣嘗為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既奏大人之頌天子大說飄飄然有凌雲之氣以游天地之間意。文選錄朔答客難非有先生論漢書本傳亦有之。並云：「朔之文辭此二篇最善。」相如文載文選者子虛上林長門三賦諫獵書喻巴蜀檄難蜀父老封禪文惟長門賦史漢本傳無有蓋質品也辨註日知錄及何義門讀書記。

徐陳應劉徵逐於鄴下
魏志王粲傳：始文帝為五官中郎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聚與北海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汝南應瑒字德璉東平劉楨字公幹並見友善瑒以建安十七年卒幹琳楨瑒以二十二年卒文帝書與元城令吳質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疴可言邪。」末句據文選補。續漢書郡國志魏郡有鄴城魏所都也。鄴下諸子之作文選第錄頗多今不更詳其篇目。

談天雕龍之奇觀也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又孟荀列傳：「齊有三騶子其前騶也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適者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騶龍夔。』」集解引劉向別錄曰：「騶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書言天事故曰談天騶適修衍之文飾若雕龍文故曰雕龍。」

畸才彙於末世
莊子大宗師篇：「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釋文引李注曰：「畸奇異也。」易繫辭：「易之與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

利祿萃其性靈廊廟山林
中說禮樂篇：「廊廟山林。」

江湖魏闕
呂氏春秋開春論：「中山公子牟謂魯子曰：『身在江湖之上心居魏闕之下奈何。』」注：「魏闕心下巨闕也心下巨闕之志。」

曠世而相感不知悲喜之何從
韓愈祭田橫墓文：「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

文人情深於詩騷古今一也
復出戰國則其溫柔敦厚之教鬱伊愉快之懷為後來所景慕者非偶然矣。本節即文選諸體詳證後世之文戰國多兆其端。

至戰國而文章之變盡至戰國而後世之文體備其言信而有徵矣
張衡東京賦：「信而有徵。」薛綜注：「徵驗也。」

國而著述之事專，何謂也？曰：古未嘗有著述之事也。官師守其典章，

說文：「官，吏事君也，从宀，从自，自猶衆也。」此與師同意。廣雅釋

詁：「師，官也。」蓋古者政教不分，官師合一，故二者異名而同訓。曲禮所謂「宦學事師」者也。餘下詳。

史臣錄其職載。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萬民以之察，

易繫辭：「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而其用已備矣。是故聖王書同文以平天下，

禮記中庸：「車同軌，書同文。」又大學：「罔治而后天下平。」未

有不用之於政教典章，而以文字爲一人之著述者也。

原注：「詳見外精校略著述先明大道論。」案今本文史通義外篇無此，蓋即校隨通義原道篇也。其言曰：

「古無文字，結繩之治，易之書契，聖人明其用曰：『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夫爲治爲察，所以宣幽隱而達形名，蓋不得已而爲之，其用足以若是焉。斯已矣。理大物博，不可殫也。聖人爲之立官分守，而文字亦從而紀焉。有官斯有法，故法具於官；有法斯有書，故官守其書。有書斯有學，故師傳其學。有學斯有業，故弟子習其業。官守學業，皆出於一，而天下以同文爲治，故私門無著述文字，後世文字，必溯源於六藝。六藝非孔氏之書，乃周官之舊典也。易掌太卜，書掌外史，禮在宗伯，樂隸司樂，詩領於太師，春秋存乎國史。夫子自謂述而不作，明乎官司失守，而師弟子之傳業於焉。」

道不行而師儒立其教，

周禮天官：「師以賢得民，儒以道得民。」注：「師，諸侯師氏，有德，行以教民者，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此非用其本義。

我夫子所以功賢堯、

舜也。

孟子公孫丑篇：「宰我曰：『以子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然而「予欲無言」，

論語陽貨篇：「子曰：『無行不與，』而不與二三子者，是

丘也，集解引包氏曰：「我所爲無不與，爾共之者，是丘之心。」

六藝存周公之舊典，

文史通義易教篇曰：「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辦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亦即此義。

夫子未嘗

著述也。

論語述而篇：「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故雖刪定六經，而自無著述。

論語記夫子之微言，

漢志：「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

子既卒，門人相與傳而論纂，故謂之論語。」又曰：「昔仲尼沒而微言絕。」李奇曰：「精微不顯之言也。」師古曰：「精微要妙之言也。」

而曾子、子思俱有述作以垂訓，

漢志：「曾子、子思俱有述作以垂訓，三篇曾子十八篇。」禮

記中庸注云：「孔子之孫子思作之。」四庫總目大戴禮提要云：「藝文志曾子十八篇久佚，是書猶存其上篇，自立事至天圓篇題上悉冠以曾子者是也。」

至孟子而其文然後閱肆焉。

莊子天下篇：「深

學解「先生之於文可謂
閱其中而肆其外矣」著述至戰國而始專之明驗也。原注：「論語記曾子之沒，吳起嘗師曾子，則曾子沒於戰國初年，春

秋之時，管子嘗有書矣。原注：「管子晏子後人偽託，按漢志儒家一晏子八篇，又道家一管子二
十二篇。」原注：「名熊爲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管子今佚，晏子今存。然載一時之典章

政教，則猶周公之有官禮也。今管子書多載當時立法理民之政，漢書食貨志曰：「太公爲周立九府，太公退，又行之於齊，至管
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桓公遂用區區之齊，合諸侯，顯伯名。」又刑法志曰：「齊桓公任用管仲，問

行伯用師之道，管仲于是乃作內政而寓軍令焉，其教已成，外攘夷狄，內斂天子以安諸夏。」此其推本周室舊典以匡齊桓伯業之明徵也。記管子之言行，則習管氏法者所綴集，而非

管仲所著述也。原注：「或謂管仲之書不當稱桓公之謚，閻氏若輩又謂後人所加，非管子之本文，皆不知古人並無私自著書之事，皆
是後人綴輯，詳諸子篇。」按閻說不見於尚書古文疏證及潛邱劄記，未詳所出，今傳章氏書無諸子篇校讎通義漢志

諸子篇亦未討究及此，而其意頗見於言公及述學駁文，言公篇曰：「諸子思以其學易天下，語言文字，未嘗私其所出也，先民舊章，存錄而不爲
識別者，幼宜弟子之篇，月令土方之訓是也。」原注：「管子地圓，淮南地形皆土訓之遺。」輯其言行，不必盡其身所論述者，管仲之述其身死後

事，韓非之載其李斯駁議是也，莊子讓王漁父之篇，蘇氏謂之爲託，非僞託也，爲莊氏之學者所附，而諸子之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固將推衍
其學術而傳之，其徒焉苟足顯其術而立其宗，援述於前，與附衍於後者，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述學駁文曰：「孔子未修春秋以前，並無諸子著

書之事，如其有之，則夫子必從而討論，不容絕不置於口也，其人有生孔子前者，如管子上溯太公之類，皆是後人撰輯，非其本人之所自爲，嚴
可均書管子後，近人編書目者，謂此書多言管子後事，蓋後人附益者多，余不謂然，先秦諸子，皆門弟子或賓客或子孫撰定，不必手定。」此與實

齊之說
兵家之有太公陰符。戰國策秦策一蘇秦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漢志不載，隋志有太公陰謀，太公陰
符鈐錄，太公金匱，太公兵法，太公伏符陰陽謀，太公三宮兵法，太公書禁忌，立成集，太公枕中記，周

書陰符等均在子部
醫家之有黃帝素問。皇甫謐甲乙經序：「七略藝文志黃帝內經十八卷，
兵家今並亡佚。」今有鍼經九卷，素問九卷，二九十八卷，即內經也。」農家之有神農野老，漢

諸子略農家「神農二十卷，原注：「六國時諸子疾時忘於農業，道耕農事，託之神農。」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疑
李悝及商君所說。』又野老十七篇，原注：「六國時，在齊楚間。」應劭曰：「一年老居田野，相其耕種，故號野老。」

撰，而依託乎古人，其言似是，而推究其旨，則亦有所未盡也。蓋末數小技，造端皆始於聖

先儒以謂後人僞

人。禮記中庸「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孔疏釋造端云：「初始造立端緒。」苟無微言要旨之授受，則不能以利用千古也。三代盛時，各守

人官物曲之世氏。孟子告子篇「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古皆世官，或以官爲氏，故曰世氏也。是以相傳以口耳，而孔孟以前，未嘗得見其書

也。至戰國而官守師傳之道廢。史記歷書「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記時，君不告朔，故時人子弟分數。」集解引如淳

言守師傳之道廢也。論語微子篇云：「大師擊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適蔡，四飯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襄入於海。」邢疏謂此章聖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雖列國之事，固亦可推見王朝之大略焉。通其學者，述舊

聞而著於竹帛焉。中或不能無得失，要其所自，不容遽昧也。太玄經「狂作昧。」以戰國之文而

述黃、農之說，是以先儒辨之文辭，而斷其僞託也。不知古初無著述，而戰國始以竹帛代

口耳。原注「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與孔子所述六藝舊典，皆非著述。」類其說已見於前。案周禮春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鄭注謂前者若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後者則「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是。實非有所

僞託也。此論但以釋戰國人所著書，非所語於後世之僞書也。然則著述始專於戰國，蓋亦出於勢之不得不然矣。著述不能不

衍爲文辭。校讎通義漢志詩賦篇曰：「古之賦家者流，原本詩騷，出入戰國諸子，雖其文逐聲韻，旨存比興，而深探本原，實能自成一子之學。」與夫專門之書，初無差別。又遺書雜說曰：「諸子傳工文辭，卽後世文集之濫觴。」蓋章氏爲學最重專門，故極推子書而薄文集

且謂古之辭賦，實有子風。後來子書，大類文集，篇什日富，則宗旨日衰，其箴砭時俗，用意深遠矣。俞樾寶樹集自序曰：「文集始於諸子，古之君子既沒，而其徒撰次其行事與其文詞，以傳於後，後世人各有集，而不知其原出於諸子，於是集日以多，而文日以卑矣。」此亦足爲章說佐證。而

文辭不能不生其好尚。後人無前人之不得已。孟子滕文公篇「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古之作者，或以正人

之言，或上以風化，下以風刺。上而惟以好尚，遂於文辭焉。然猶自命爲著述，是以戰國爲文章之盛，

而衰端亦已兆於戰國也。

著述始專，諸子爭鳴，故文盛。後來景慕妄事效繁，故文衰也。本節論至戰國而著述之事乃專，總束上篇之論。

謹案：章學誠字實齋，浙江會稽人。清乾隆四十三年進士。性耽墳籍，不甘爲章句之學。故獨能於樸學風靡一世之日，自樹一幟。其倡言立論多發前人之所未發，大抵推原官禮，而有得於向歆父子之傳。故於古今學術，輒能條別而得其宗旨。雖其細密繁博，或不逮休寧高郵諸師遠甚。然識足以甄疑似，明正變，提要挈綱，卓然有以見夫經史百家之支與流裔，而得其大原。則有非諸師所能。諸言者，蓋諸師精於數，而實齋善於推。諸師審於析，而實齋密於綜。當衆世溺於博學多識之時，以一以貫之爲天下倡。信乎其爲豪傑之士也。所著書有文史通義、校讎通義、史籍考、文集、方志等十數種。史籍考今佚。餘由近人劉承幹彙刊爲章氏遺書。而兩通義其先已盛傳於世。今人葉長青嘗爲之注。脫略不詳。惟胡適姚名達所作年譜足資論世。遺書有孫德謙張爾田劉承幹三序，持論皆精，可觀省云。

詩教共上下兩篇。蓋文史通義中之名論也。上以論時會之升降，下以論體制之分合。餘杭總略橫推之而極其廣，會稽詩教縱討之而盡其深。厥義雖若不侔，而實互爲表裏者也。其下篇詳在本書下卷。上篇主旨，則在甄明吾國道術公私。文章述作之遷變，以戰代爲其樞機。蓋春秋以前，民智蔽塞，高文典冊，巫史世傳，述而不作，實其常理。故荀子榮辱篇曰：「循法則度量，刑辟圖籍，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敢損益也。」父子相傳，以持王公，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也。及夫王綱陵遲，諸侯力政，世卿之制，既遭彈射，秀傑之士，漸起民間。而孔子歷千七十二君，終無所遇，退而講業洙泗，乃刪詩書，訂禮樂，贊大易，修春秋，取周室之舊典，授以游之徒衆，一再傳後，諸子之學遂極盛焉。後世之文，遂益繁焉。是知孔子以前，學在官守。孔子以後，學在私門。所謂功賢堯舜者，殆謂此也。吾國文學與時代之關係，揭推根極，惟此事爲最著。最要學者不可不究心也。

若夫時運推移，質文遞變，歷祀之作，不恆厥體，自來論列，不外兩端。或源而棄流，或崇今而蔑古。文學退化與文學進化之爭，以生焉。國故論衡辨詩篇云：「論辯之辭，綜持名理，久而愈出，不專以情文貴，後生或有陵轢古人者矣。韻語代益，陵遲今遂塗地。由其發揚意氣，故感慨之士擅焉。聰明思慧，去之則彌遠。」考今不如古之論，爲吾國文家之常談。惟餘杭先生此說，推本情性，視餘爲實，然亦有不盡然者。則以文學雖主性靈，而非此一端可盡。如陸雲論文，先辭後情，尙絮而不取悅澤，則不可以一概齊。先生亦既舉以破文辭異職之說矣。古人雖情性學至，而文辭美富，未必卽勝後人。此其一。又喜怒哀樂，古今所同，而其所以爲喜怒哀樂者，則視環境而異。如閔農之情，詩人共具，而古或以荒年無食，今或以富歲穀賤，則其情志所託，各有攸殊。難言厚薄矣。此其二。他若文心雕龍才略篇云：「觀夫後漢才林，可參西京。晉世文苑，足備鄴都。然而魏時語言，必以元封爲稱首；宋來美談，亦以建安爲口實。」此則景慕前修，因發不如之歎，又非不易之論也。準此，知文學退化之說，未可盡信。至若進化之論，則近世文家尤多奉爲律考。抱朴子鈞世篇曰：「尙書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優文詔策軍書奏議之清富瞻麗也。毛詩者，華彩之辭也。然不及上林羽獵二京三都之汪濊博富也。若夫具論富室，而奚斯路寢之頌，何如王生之賦，靈光

乎。同說游獵，而叔敏虛鈴之詩，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並美祭祀，而清廟雲漢之辭，何如郭氏南郊之黜乎，等稱征伐，而出車六月之作，何如陳琳武軍之壯乎，古者事醇素，今則莫不彫飾，時移世改，理自然也，若舟車之代步，涉文學之改結繩，諸後作而善於前事，其功業相次千萬者，不可縷舉也，何以獨文章不及古邪，此主後世之文，適於前古，又早於今人矣，然自詩騷以還，艾歷千載，軼羣絕倫之作，驚心動魄之篇，所謂江山如畫，光景常新者，何代無之，必謂後來之作，既造極峯，則前修之辭，漸淪土芥，要亦未見天地之純者也。

易下繫曰：「易窮則變，通則久。」隋書經籍志序曰：「遭時制宜，質文迭用，應之以通變，通變之以中庸，中庸則可久，通變則可大。」文章之事亦若是焉，知進化退化之說，皆僅得其一端，然後可語於通變矣，所謂文章之通變者，內則係乎情志，外則係乎體裁，老莊告退，山川方遊，此通變之係乎情志者也，六義附庸，蔚爲大國，此通變之係乎體裁者也，蓋人情每厭故而喜新，文章亦歷久而生敝，當一意初用，一體初興，作者莫不騁力高衢，自致英傑，及其要害既掣，奇花已開，則來者爭鋒，自難齊量，勢必別出機軸，乃可媲美前人，則南齊書文學傳論所謂「若無新變，不能代雄」也，情志之殊，千變萬化，通變之數，未可縷言，若體裁之變，則以顧寧人焦理堂二君之言爲最明切，顧氏曰：「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辭楚辭之不能不降，而漢魏，漢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勢也。」此就聲詩一體言之也，焦氏易餘籌錄曰：「一代有一代之所勝，舍其所勝，以就其所不勝，皆寄人籬下者耳，余嘗欲自楚騷以下，至明八股，撰爲一集，漢則專取其賦，魏晉六朝至隋則專錄其五言詩，唐則專錄其律詩，宋專錄其詞，元專錄其曲，明專錄其八股，一代還其一代之所勝，然而未暇也。」此就文詞各體言之也，至情志之於體裁，其間參伍錯綜，尤極密切，故有體裁同而情志自異者，若詞有婉約豪放之別是也，有情志同而體裁各殊者，若屈子賦離騷，文公歌止氣是也，凡此之類，譬若器以貯水，此器既滿，則必注而之他，惟其具通變之功，故能玉水流，璇源圓折，亦猶琴箏悅耳，而絲竹不同，盤飧適口，而甘脆異味，故文章之道，與時遞變，惟有異同可指，更無優劣可言，此文學與時代關係之惟一通例，雖百世可知也。

抑更有進者，學術源流，繫乎國族史實，前有所受，後有所授，其中因革之數，損益之端，皆昭昭然在人耳目，而今人侈言文學之時義，每多昧於史實之源流，因此一偏是生三蔽，亦不可不知焉，誤以新舊二體，不可同時，新體既出，乃力促舊體之消滅，此與民初之舊派文人，抑壓新體者，至爲類似，而不知按之史實，宋詞既盛，仍有宋詩，散文大興，仍多駢儷，歷代作家之兼工數體者，尤難更僕以數，文體之生滅，非好惡所能左右，則其蔽也愚一也，誤以前代鴻篇，了無精義，故操觚之際，但知汲流異域，而罔采先賢，馴至出語侏離，成句破碎，不思獎公譯法，仍是唐言，雖取彼長，未遺我善，豈若今之君子，數典忘祖，不符國情，則其蔽也狹二也，誤以文體成熟，指顧可能，故筆路開疆，已自謂凌跨百代，不知雲謠雜曲，固難望柳周之項背，拜月琵琶，亦未敵洪孔之恢奇，新體之梟極，殆非所語於今日，則其蔽也妄三也，凡斯三者，今之通病，而初學之士，患者尤多，故略陳大要，以備舉采，若夫文學作品，既可影響時代，而時代潮流，亦自影響文學，此則家喻戶曉之義，無俟更贅，茲不及云。

南北文學不同論 劉光漢

夫聲律之始，本乎聲音。尚書舜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篇孔傳：「聲謂五聲，宮、商、角、徵、羽，律謂六律，六呂，十二月之氣，言當依聲律以和樂。」孔疏：「周禮太師云：「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言五聲之清濁有五品，分之

為五聲也。又「太師掌六律六呂，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夾鍾。」是六律六呂之名也。「文心雕龍聲律篇」：夫音律所始，本於人聲者也。聲含宮商，肇自血氣，先王因之以制樂歌。按有句讀文皆可誦誦，抑揚抗擊，悉出自然。其後精研，乃益臻於細密，世人或以聲律為有韻文所專屬，非也。發喉引聲，和言中宮，危言中商，疾言中角，微言中徵羽。韓非子外儲說上：「教

宮徐呼中徵，疾不中宮，徐不中徵，不可謂數。」商角響高，宮羽聲下。文心雕龍聲律篇：「商徵響高，宮羽聲下。」黃先生札記曰：「此二句有訛字，當云：「宮商徐不中徵，不可謂數。」周語曰：「大不踰宮，細不踰羽。」禮記月令鄭注云：「凡聲尊卑取象

五行，數多者濁，數少者清。」案宮數八十一，商數七十二，角數六十四，徵數五十四，羽數四十八。（詳見律曆志）是宮商為濁，徵羽為清，角清濁中彥和此文為誤無疑。劉弘度丈校釋云：「黃引經典及鄭注證原文有誤，是也。其所改之句非也。當作：「徵羽響高，宮商聲下。」按按之音理，發聲大而濁者必低下，細而清者必高亢，則諸說當以劉文為最諦。本文雖欲矯文心之失，然所改仍未當也。」高下既區，清濁旋別，善乎！呂覽之溯聲音也。章學誠文史通義繁稱篇：「書名本

全而為人偏舉者，呂氏春秋有十二，謂塗山歌於候人，始為南音，有娥謠乎飛燕，始為北聲。塗山以下四句，用文心雕龍樂府篇語，呂紀八覽六論，而後人或稱呂覽。」

氏春秋音初篇：「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於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為周南。南有娥氏，有二佚女，為之九成之樂，飲食必以詔，帝令燕往視之，鳴若隘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遂不反，二女作

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為北音。」高注謂南音者，南方國風之音，北音者，北國之音。則南聲之始，起於淮、漢之間，北聲之始，起於河、渭之間。俞樾九

錄：「凡事皆言南北，不言東西，何也？蓋自鄭君說禹真潁山，有陽列陰列之名，而後世遂分為南北二條，南條之水江為大，北條之水河為大，西北之地皆河所環抱，東南之地皆江所環抱，南北之分，實江河大勢使然，風尚因之異也。」故神州語言，神州東勝神州

之簡稱，鄒衍所以稱中國也。詳詩教上注引史記。雖隨境而區，而考厥指歸，文心雕龍時序篇：「詩必住下之旨歸，齊志有嚴遵老子指歸十一卷，指歸蓋謂旨要歸趣也。」則析分南北為二

種。原注：「大抵北方語言，河西為一種，則陝甘是也；河北為一種，則山西直隸以及山東河南之北境是也；河南為一種，則山東河南及江蘇安徽北境是也；界乎南北之間者，則淮南為一種，則江蘇安徽之中部及湖北東境是也；漢南為一種，則湖北中部西部及四川東部是也；南方語言則分五種，金陵以東為一種，則江蘇南境浙江東北境是也；金陵以西為一種，則安徽南部及江西西北部是也；湘贛之間為一種，則湖南全省及江西南境是也；推之閩廣各為一種，廣西雲貴各為一種，然論大旨，則南音二種，其大綱也。」陸法言有言：

「吳楚之音時傷清淺，燕趙之音多傷重濁。」此陸氏切韻序之說也。原文作「吳楚則時傷輕淺，燕趙則多傷重濁。」此則言分南北之確證也。

原注：「大抵時愈古則音愈濁，時愈後則音愈清，地愈北則音愈重，地愈南則音亦愈輕。」考顏氏家訓音辭篇云：「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舉而切詠，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濁而鈍鈍。」亦與陸說相合。夫文章之事，由情性生聲音，由聲音生文字，故論南北文學之不同，先陳其語言之有別也。本節論神州語言，自來有南北之異。

聲能成章者謂之言之成章者謂之文。詩大序：「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此推本其義也。古代音分南北。原注：「如說苑修文篇言：舜以南風紂。」

以北鄙之音，互相不同，又家語言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而左傳又言楚鍾儀鼓琴操南音，亦古代音分南北之證。

河濟之間，古稱中夏，故北音謂之「夏聲」。春秋襄二十九年左氏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天之至也，其周之舊乎。』杜注：『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夫戎夷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及襄公佐周平王東遷，而受其地，故曰周之舊。」又謂之「雅言」。原注：「論語言：『子所雅言，雅即夏也。』按『句見述而篇云：雅即夏者，以音近證之也。』

故南音謂之「楚聲」。漢書禮樂志：「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凡樂，樂其所生，禮不虛本。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又史記項羽紀：「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正義引師古云：「楚人之語也。」隋志楚辭類序云：「隋時有釋迦善讀之，能為楚聲音韻精切，至今傳楚辭者，皆祖齊公之首。」皆古者南北異音之證矣。或斥為「南蠻鳩舌」。孟子滕文公篇：「今也南蠻。」荀子有言：「君子居楚而

之，能為楚聲音韻精切，至今傳楚辭者，皆祖齊公之首。」皆古者南北異音之證矣。

或斥為「南蠻鳩舌」。

荀子有言：「君子居楚而

之，能為楚聲音韻精切，至今傳楚辭者，皆祖齊公之首。」皆古者南北異音之證矣。

楚，居夏而夏。荀子儒效篇：「君子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楊注：「夏，中夏，聲順也，順其積習，故能然。」荀悅申鑒時事篇：「言有楚夏。」夏為北音，楚為南音。音分

南北，此為明徵。原注：「餘杭章氏謂夏音即楚音，不知夏音乃華夏之音，漢族由西方入中國，以黃河附近為根據，故稱北方曰華夏，而南方見檢論方言篇，以聲音訓詁證史者，發自清儒，而近賢尤優為之，此雖佐證之一，尚而欲考據精詳，則非持此可盡，即如二君之說，以夏通雅，則為北音，以夏通楚，則為南音，其據音近為訓一也，而違異者，此則學者當慎擇焉，要之史述茫昧，書闕有間，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於所不知，案而不斷，亦莫過之一道也。尙書胤征：「明徵定保。」偽孔傳：「徵，證也。」聲音既殊，故南方之文亦與北方迥別。爾雅釋詁：「迥，遠也。」大抵北方之地，土厚

水深，春秋成六年左傳：「晉人謀去故絳，獻子曰：『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十世之利也。』」民生其間，多尙實際。南方之地，水勢浩洋，淮南子覽冥篇：「往古之

民生其際，多尙虛無。民崇實際，故所著之文，不外記事析理二端。民尙虛無，故所作

之文，或為言志抒情之體。中國古籍，以六藝為最先，而尙書、春秋、記動記言、謹嚴簡直；鄭

六藝論：「左史所記為春秋，右史所記為尙書，是以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初學記文部引七略曰：『尙書，直言也。』韓愈進學解曰：『春秋謹嚴。』禮樂二經，例嚴辭約，平易不誣。六藝並

經無聞，漢書藝文志云：『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二者相與並行，周衰俱壞，樂尤微眇，以音律為節，又為鄭衛所亂，故無遺法。』此一經同稱者，蓋據周官儀禮以推之也。記事之文，此其嚆矢。莊子在宥

會史之不為桀蹈嚆矢也。二注：『嚆矢，天之鳴者。』後世假作先聲之義。大易一書，索遠鉤深，易繫辭：『探賈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精義曲隱，文心雕龍徵聖

以曲隱，又曰：『雖精義曲隱，無傷其正言。』析理之作，此其權輿。爾雅釋詁：『權輿，始也。』若夫兵、農、標目、醫、曆、垂書、炎、黃以降，著述浩

繁。原注：「如兵家始於黃帝，鬼容區、農家始於神農，醫家始於神農、黃帝及岐伯諸人，醫學亦始於容成，皆見於漢志，實為上古之書。」按漢志兵書略：黃帝十六篇，圖三卷，鬼容區三篇，圖一卷，黃帝臣，依託，諸子略：神農二十篇，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農業，道耕農事，託之神農。」方技

略：秦始黃帝扁鵲俞拊方二十三卷，神農黃帝食禁七卷，黃帝三王養陽方二十卷，黃帝雜子步引十二卷，黃帝岐伯按摩十卷，黃帝雜子芝南十八卷，黃帝雜子十九家方二十一卷，神農雜子技道二十三卷，世本作篇，容成造曆，漢志諸子略有容成子十四篇，不言其造曆事，然繩以著書之律，則記事析理，實兼二長。此皆古代北方之文也。原注：「因古帝皆都北方。」惟詩篇三

百，詩有三百五篇云三百篇者，舉其成數以言之也，論語為政篇「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區判北南雅頌之詩，起於岐豐，鄭玄大小雅譜「小雅大雅者，周

鄭必須言周室居豐鎬者，以國風皆題諸國之名，知其國土所在，雅亦須顯其號，并知天子所居之處也，采薇出車以天子之命命將率，則文王時未稱王也，則二雅各有未稱王時作者，未稱王時，則在岐周矣，而繫之豐者，以其為雅詩者，即述天子之政，文王居豐乃稱王，縱使在岐周時作，亦繫之於豐也，厲王流於彘，王爵仍存，鎬京尚在，故亦總云豐鎬焉。」頌詩摯譜又在雅後，故總云起於岐豐也。」而國風十五，太師所采，亦得之河濟之間。禮記王制：「歲二月大

師陳詩以觀民風。」鄭注：「陳詩謂宋其詩而視之。」漢志：「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孝正也。」春秋宣十五年公羊傳解詁：「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闕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

此古代采詩之大略，云得之河濟者，國風之地望然也。故諷詠遺篇，大抵治世之詩，從容揄揚，原注：「如周頌及大雅小雅前半，魯頌商頌是。」班固

忠孝，雍容揄揚，原注：「如小雅中出車采芣，六月，以及秦風諸篇皆。」記事之什，雅近典謨。原注：「如揚著於後嗣。」衰世之詩，悲哀剛勁，原注：「剛勁之詩也，而小雅大雅之後半，則為悲哀之詩。」七月篇

歷敘風土人情，而為公劉諸篇，皆不愧詩史，史記高帝紀：「雅不欲。」北方之文，莫之或先矣。孟子滕文公篇：「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此仿其詞。惟周、

召之地，在南陽南郡之間。原注：「此韓詩說，子案周南言漢廣，言汝墳，則周南之地，當在南陽南郡之東，召南言汝水，則召南之地，當在南陽南郡之西，蓋文王兼牧荆梁二州，故國風始於周召。」韓詩者，漢初韓嬰所傳，漢志有韓故

三十六卷，韓內傳四卷，韓外傳六卷，韓說四十一卷，今惟外傳存，鄭玄周南召南譜謂：「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則毛詩說，故之本詩，於義為短，故不用也。」云文王兼牧荆梁者，譜又云：「紂又命文王與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孔疏：「江漢之域，即梁荆二州，故尚書注云：「南兼梁

荆。」故二南之詩，感物興懷，引辭表旨，譬物連類。史記鄒陽傳贊：「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張惠言七十家賦鈔序：「引辭表旨，譬物連類。」比興二

體，厥製益繁，構造虛詞，不標實跡，與二雅迥殊。至於哀窈窕而思賢才，詩序「是以調雅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

詠漢廣而思游女，周南漢廣「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序曰「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遺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亦而不可得也。」屈、宋之

作，於此起源。劉君文說宗賦篇曰「感物興懷，援情記興，嬋媛女離寄離憂於公子，森森佳樹望歸來於王孫，此與不乖乎六義情思遠紹乎二南此詩義之正傳也。」鼓鐘篇曰：「以雅以南，非詩

分南北之證歟。原注「毛傳云：『言為雅為南也。舞四夷之樂，大德廣所及。』又言「南夷之樂曰任。」蓋以雅為中國之樂，以南為四夷之樂也。不知北方之詩謂之雅雅者，北方之音也。南方之詩謂之南南者，南方之音也。此音分南北之證，非以南夷之樂

該四夷之樂也。一本節論上古南北文學之不同。

春秋以降，諸子並興。然荀卿、呂不韋之書，荀呂史記各有傳，漢志儒家「孫卿子三十三篇」又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六篇」最為平實。剛志決理，

輒斷以為紀，其原出於古禮經。原注「孔孟之言亦最平易近人。」莊子天下篇「椎拍輒斷與物宛轉。」郭慶藩集釋引郭嵩燾曰「輒斷即下文既斷。」郭象云「既斷無圭角也。」言既斷之而已不用鋒稜，所以處事制物而

與為宛轉也。七十家賦鈔序「剛志決理，輒斷以為紀內而不汙表而不著，則荀卿之為也。其原出於禮經。」則秦、趙之文也。荀子趙人，呂氏春秋「不韋為秦相，故河北，關西，無復

縱橫之士。韓、魏、陳、宋，地界南北之間，故蘇、張之橫放，原注「蘇秦為東周人，張儀為魏人。」按史記各有傳。韓非之宕跌，原注「非

按史記有傳，漢志法家「韓子五十五篇。」宕跌，或倒文作跌宕，宕與蕩通。後漢書孔融傳「跌宕放言。」李賢注「跌宕放縱也。」諸書或作滌蕩，佚蕩，胎蕩，義並相近。起於其間，惟荆楚之地，僻處南方，故

老子之書，其說杳冥而深遠。原注「老子為楚國苦縣人。」按史記有傳。及莊、列之徒承之，原注「莊為宋人，列為鄭人。」皆地近荆楚者也。」按

史記莊子有傳，列子行事略見別錄，漢志道家「莊子五十二篇，列子八篇。」今傳列子，則晉人依託，非先秦之舊也。其旨遠，其義隱，馬駿辭「其旨遠，其辭文。」其為文也，縱而後反；

七十家賦鈔序：「其質也華，然其文也繼而後反。」**寓實於虛，肆以荒唐譎怪之詞。**莊子天下篇：「誕悠之說，荒唐之言。」淵乎其有思，茫乎其不可測矣。韓愈答李翊書：「微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屈平之文，史記屈原列傳：「屈原名平，漢志：「屈原賦二十五篇。」今本惟王逸楚詞章句爲最古。音涉哀思，矢耿介，慕靈脩，離騷「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王注：「耿光也，介大也。」又：「指九天以爲正。」芳草美人，託詞喻物，志潔行芳，符

於二南之比興。原注：「觀離騷經九章諸篇，皆以虛詞喻實義，與二雅殊。」史記屈原列傳：「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諷而不亂，若離騷淮南王安離騷傳文：而史公引之。」王逸離騷經序：「屈原既執履忠貞而被讒，憂心煩亂，不知所愆，乃作離騷經，依詩取興，引類譬諭，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異物以比讒佞，靈脩美人以媲於君，怨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爲小人，其辭溫而雅，其義皎而

期」而敘事紀游，遺塵超物，荒唐譎怪，復與莊列相同。原注：「故史記之論楚詞也，謂：『譚蜺醜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澇然泥而不滓，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按此亦淮南離騷傳文，所謂遺塵超物者也。文心雕龍辨騷篇云：「至於託雲龍說迂怪，譚醜陋求宓妃，鳩鳥媒

縱橫之文，亦起於南。原注：「如陳軫黃歇之流是也。」按歇楚人，軫仕楚，不詳何地人，皆無書傳世，其行事詞令略見做策史記。故士生其間，喜騰口說，甚至操兩

可之說，設無窮之詞，以詭辯相高。劉向列傳：「鄧析者，鄭人也，好刑名，陳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之世，數難子產爲政。」漢志名家：「鄧析二篇。」故南方墨者，以堅

白同異之論相訾。孫龍子堅白論：「堅與白爲二，堅白與石不可爲三。」此堅白之論，莊子天下篇：「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堅白同異有厚無厚之察，非不察也。」天下篇亦云：「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誦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簡偶才作之辭相應。」足證此非僅形名一家之言，呂氏春秋審應篇注：「訾毀也。」雖其學失傳，謂後世

然淺察以銜詞，纖巧以弄思，文心雕龍諸隱篇：「纖巧以弄思，淺察以銜詞。」劉君蓋以詭辯有類諸隱矣。習爲背實擊虛之法，孫子虛實篇：「兵之形背實而擊虛。」

與莊、列、屈、宋之荒唐譎怪者，殆亦殊途而同歸乎！以上論戰國諸子之文以下辭賦觀班固之志藝文也，分析詩

賦，屈原賦以下二十家為一種，原作二十五家據漢志屈原賦以下僅二十家「五」字今刪陸賈賦以下二十一家為一種，荀卿

賦以下二十五家為一種。校雖通義漢志詩賦篇「漢志分藝文為六略，每略又各別為數種，每種始敘列為諸家，論辨流別義至詳也，惟詩賦一略區為五種，而每種之後，更無敘論，不知劉班之所遺耶，抑流傳之脫簡耶，今觀屈原賦二十五篇以下，共二十家，為一種，陸賈賦三篇以下，共二十一家，為一種，孫卿賦十篇以下，共二十五家，為一種，名類相同，而區種有別，當日必有其義例，今諸家之賦，十逸八九，而敘論之說，闕焉無聞，非著錄之遺憾歟。」蓋屈原、陸賈、籍隸

荆南。原注「賈亦楚人」按史漢俱有傳所作之賦，一主抒情，一主騁辭，皆為南人之作。荀卿生長趙土，所作之

賦，偏於析理，則為北方之文。劉君論文雜記曰「寫懷之賦，屈原以下二十家是也，騁詞之賦，陸賈以下二十一家是也，屬理之賦，荀卿以下二十五家是也。」餘杭章君國故論衡辨詩篇曰「屈原言情，荀卿效物，陸賈賦不可見，其屬有朱建、嚴助、朱買臣諸家，蓋縱橫之變也。」二君之說大類，然亦有所未盡，往余嘗為漢志詩賦略首三種分點遺意考，究其義例，茲不更詳。」蘭臺史冊，漢書百官公卿表「御史大夫奏官，有兩丞，秩千石，一上計吏，獻所作哀牢傳，為帝所異，徵詣蘭臺，斯則蘭臺之職，蓋當時著述之所也。」固可按也。本節論戰國南北文學之不同

西漢之時，文人輩出。賈誼之文，剛健篤實，出於韓非。諡洛陽人，史漢有傳，漢志儒家「賈誼五十八篇」隋志「梁有賈誼集四卷亡」按今略見於張天如輯百三名家集及嚴

鐵橋輯全文，凡以下漢魏六朝諸家集無厚刻行世者，視此易大資。家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體」鼂錯之文，辨析疏通，出於呂覽。錯，潁川人，史漢有傳，漢志法家「鼂錯三十篇」隋志「梁有鼂錯集三卷亡」文心雕

龍奏啓請「固以明允為誠」而董仲舒、劉向之文，咸平敞通洞，章約句制，出於荀卿。仲舒，廣川人，史漢有傳，向，漢宗室，附見漢書楚元王

傳，漢志儒家「董仲舒百二十三篇」劉向所序六十七篇，隋志「董仲舒集一卷，梁二卷」劉向集六卷，七十家賦鈔序「平能通海，博厚而中」又「章約句制，稟不可理」蓋西漢北方之文，實分三體，或鑄式

傳，漢志儒家「董仲舒百二十三篇」劉向所序六十七篇，隋志「董仲舒集一卷，梁二卷」劉向集六卷，七十家賦鈔序「平能通海，博厚而中」又「章約句制，稟不可理」蓋西漢北方之文，實分三體，或鑄式

傳，漢志儒家「董仲舒百二十三篇」劉向所序六十七篇，隋志「董仲舒集一卷，梁二卷」劉向集六卷，七十家賦鈔序「平能通海，博厚而中」又「章約句制，稟不可理」蓋西漢北方之文，實分三體，或鑄式

傳，漢志儒家「董仲舒百二十三篇」劉向所序六十七篇，隋志「董仲舒集一卷，梁二卷」劉向集六卷，七十家賦鈔序「平能通海，博厚而中」又「章約句制，稟不可理」蓋西漢北方之文，實分三體，或鑄式

經誥，褒德顯容，其源出於雅頌。頌讚之體本之。文心雕龍體性篇：「典雅者，鑄式經誥，方軌備也。」又頌讚篇：「四始之至，頌居其極，頌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或

探事獻說，重言申明，其源出於尚書。書疏之體本之。文心雕龍書記篇：「與賢言辭，總為尚。」原注：「如孔臧、司馬遷、韓安國之賦是也。」文選兩都賦李注引孔臧集曰：「作一從一本。」書書之為體，主言者也。」或文樸語

節，不斷而節，其源出於禮經。古賦之體本之。原注：「如孔臧、司馬遷、韓安國之賦是也。」文選兩都賦李注引孔臧集曰：「賦，仲尼之後。」遷，龍門人，安國，梁城人，史漢有傳。漢志：「孔臧賦二

十篇，司馬遷賦八篇，安國賦未著錄七十家賦鈔序：「其原出於禮經，樸而節，不斷而節。」又淮南之旨，雖近莊列，然衡其文體，仍在荀、呂之間，亦非南

方之文也。原注：「惟小山招隱士篇出於屈宋。」按此篇王逸編入楚辭，是其體近屈宋之證。」若夫史遷之作，排稟雄奇，硬語妥帖，力排棄，書為記事，文

則騁詞。謂史記也。而枚乘、司馬相如，咸以詞賦垂名。漢志：「枚乘賦九篇，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隋志：「司馬相如集一卷，梁有枚乘集二卷。」乘，淮陰人，漢書有傳。杜如蜀郡成都人，史漢並

有傳。然恢廓聲勢，开拓窻突，爾雅釋宮：「東北隅謂之窻，東南隅謂之突。」又或作突。御覽引舍人曰：「東方萬物生，蟄蟲必出，（必畢同）無不由戶，引所雅。」東南隅謂之突。」至於寫物附意，觸興致情，原注：「如相如長門賦，思

决窻突，而與萬物相。」殆縱橫之流歟。原注：「如枚乘七發，相如子虛賦，上林賦是也。」至於寫物附意，觸興致情，原注：「如相如長門賦，思

按思大人當作大人賦，長門賦則後人僞作也。」則導源楚騷，語多虛設。子雲繼作，亦兼二長。原注：「如羽獵賦，河東賦，出於縱橫者也。若反騷騷諸作，則出於楚騷者也。」子雲揚雄字雄

或都人，漢書可尊附志：「揚雄集五卷。」例以文體，遠北近南。以上西漢，以下東漢。東京文士，彪炳史篇。易革：「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太玄經：「彪如在天文炳也。」然章奏、

書牘之文，咸通暢明達，雖屬辭枝繁，然銓貫有序。劉君論文雜記曰：「東漢文人，既與儒林分別，故文詞古奧，遠遜西京。」通明銓貫，此其由矣。論辨之

文亦然。原注：「如班彪王命論，朱穆崇厚論是也。」班彪固之父，扶風安陵人，見漢書敘傳後漢書本傳。朱穆，南陽宛人，附後漢書朱暉傳。若詞賦一體，則孟堅之作，雖近揚、馬，然徵

材聚事，取精用弘，春秋昭七年左傳「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

呂覽類輯之義也。史記呂不韋列傳「不韋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

號曰呂氏春秋，以其成非一手，依類相從，故云類輯也。

蔡邕之作似之。邕，字伯喈，陳留圉人，後漢書有傳。隋志：班固集十七卷，蔡邕集十二卷。

平子之作，傑格拮擻，詭詭可觀，

荀卿成相之遺也。成相，見文學。魏略篇注。

王延壽之作似之。

平子，張衡也。南陽西鄂人，後漢書有傳。王延壽，字文考，一字子山，南陽宜城人，見後漢書文苑傳。隋志：張衡集十一卷，梁有王延壽集三卷。

亡七，七十家賦鈔序曰：「張衡好賦，塊者有餘，上與造物為友，而下不遺埃壘，雖然，其神也充，其精也茶，及王延壽張融為之，傑格拮擻，鉤子叢特，而儼詭可觀，其於宗也，無訛也。」按劉君此篇，頗用張序詞句，此則并其意而用之者，傑格拮擻，謂其文句之詰屈聱牙也。鉤子，即鉤棘，最特，自齟齬，傲詭。

即有自成一家言者，亦辭直義暢，雅懿深醇。原注：「如荀悅申鑿，王符潛夫論是。」按此云「一家言，謂子書奇異也。」

蓋東漢文人，咸生北土，且當此之時，士崇儒術，後漢書儒林傳論曰：「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二書，隋志皆在儒家。」

稱先王，遵庠序，家業熟者，蓋布之於邦域矣。一此其時士崇儒術之證。縱橫之學，屏絕不觀，騷經之文，雖騷稱經，未詳所始。王逸章句序已云：「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已放逐離別，中心

愁思，猶依道徑，以風諫君也。」洪興祖楚詞補注曰：「余按古人引離騷，未有言經者，蓋後世之士，祖述其詞，厚之為經耳，非屈原原意也。逸說非是。」洪氏謂經名非本有其說，甚當然。逸既據以作解，則在逸前已通行可知。

文，偏於記事，析理，原注：「如幽通思玄各賦，以及申鑿潛夫論之文，皆析理之文也。若夫兩都魯靈光各賦，則記事之文。」幽通賦，班固作思玄賦，張衡作魯靈光殿賦，王延壽作而騁辭，抒情之作，嗣

響無人。惟王逸之文，取法騷經。原注：「王為南郡人。」按逸字叔師，後漢書文苑有傳。隋志：梁有王逸集二卷。」今楚辭有逸作九思一篇。而應劭，王充，南方之彥。

遠見後漢書應奉傳，充字仲任，後漢書有傳。故風俗通論衡二書，近於詭辨。隋志：雜家「論衡二十九卷，王充撰，風俗通義三十一卷，應劭撰。」史通自敘篇曰：「儒者之書，博

而寡要，得其糟粕，失其菁華，而流於鄙夫賈遠賤近，轉滋（原作傳茲，從通釋改）抵牾，自相欺惑，故王充論衡生焉。民者冥也，冥然罔知，率彼愚蒙，牆面而視，或託音鄙句，莫究本源，或守株膠柱，動多拘忌，故應劭風俗通生焉。」劉熙載藝概曰：「王充論衡獨抒己見，思力絕人，雖時有激而

近僻者然不掩其卓詭。殆南方墨者之支派歟。於兩漢之文，別爲一體。蓋三代之時，文與語分。排偶爲文。

直言爲語。已詳文學總略篇東漢北方之文，詞多駢儷，語嚴句重。李商隱韓碑詩：「語奇句重字難曉。」乃古代之文也；南方

之文，多屬單行，語詞淺顯，乃古代之語也。劉君論文雜記曰：「西漢之時，箴銘賦頌，源出於文，論辨書疏，源出於語。」其說亦與此相發明。本節論兩漢南北文學不同。

建安之初，建安東漢獻帝年號詩尚五言。七子之作，七子者，魯孔融、文舉、山陽王粲、仲宣、東平劉楨、公幹、廣陵陳琳、孔璋、北海徐幹、偉、長

「孔融集九卷、阮瑀集五卷、徐幹集五卷、應瑒集一卷、陳琳集三卷、劉楨集四卷、王粲集十一卷。」雖多酬酢之章，易繁辭：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孔疏：一酬酢謂應對答。然慷慨任氣，磊落

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文心雕龍明詩篇：建安之初，五言騰踊，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並麟鳳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遺貌，唯取昭晰之能。

此其所同也。隱義蓄含，餘味曲包。文心雕龍隱秀篇：深文隱蔚，餘味曲包。案今本隱秀篇後半是偽作，實則原本舊有。而悲哀剛勁，洵乎北土之音。原注：氣度

漢而魄力則過之。孔融曹操之詩，尤爲悲壯。案曹氏沛國譙人，詩品云：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七子著籍亦有南人，而吐音皆同北土者，則以上有奸者，下必有甚焉。且時際叔世，戎馬生郊，自多慷慨磊砢之作耳。魏、晉之際，文體變遷，

而北方之士，侈效南文。曹植詞賦，塗澤律切，憂遠思深，其旨開於宋玉，及其弊也，則採摘

艷辭，纖冶傷雅。植字子建，魏志有傳。隋志：曹植集三十卷。七十家賦鈔序：塗澤律切，葑敷紛悅，則曹植之爲也。其端自宋玉，浮華之學者相與尸之，率以變古曹植則可謂才士矣。指乎改繩墨，易規矩，則佞之徒也。」嵇、阮詩歌，

飄忽峻佚，言無端涯，其旨開於莊周，及其弊也，則宅心虛闊，失所指歸。嵇康字叔夜，譙郡人，見魏志。阮籍字嗣宗，陳留尉

氏人，並見魏志。王粲傳：晉書本傳。隋志：阮籍集十卷，嵇康集十三卷。文心雕龍明詩篇曰：「正始明道，詩維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唯嵇志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焉。」七十家賦鈔序曰：「言無端崖，傲倪以爲質，以天下爲郭郭，入其中者，眩震而謬悠之，則阮籍之爲也，其原出於莊周。」

晉阮篤好老莊之學，左思詩賦，廣博沈雄，慷慨卓越，其旨開於蘇張，及其弊也，則浮囂粗獷，味厥

修辭。左思字太沖，齊國臨淄人。晉書文苑有傳。隋志：左思集二卷。詩教上：京都諸賦，蘇張縱橫，列國侈陳，形名之遺也。今按太沖諸製，廣博沈雄者，三都賦是矣。慷慨卓著者，詠史詩是矣。故此以詩賦交舉也。
北方文體，至此始

淆。謂陳思以下，皆北人而效南文也。又建安以還，文崇偶體，西晉以降，由簡趨繁。原注：「凡晉人奏議之文，論述之文，皆日趨於偶，日趨於繁，與東漢殊。」史通：「事篇論六代史家

之作，謂其「大抵編字不度，捶句皆雙，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應以一言蔽之者，輒足為二言，應以三句成文者，必分為四句，瀾漫重沓，不知所裁。」蓋駢儷之文，此病最多，銛裁之道，所當亟論也。然晉初之文，夔元尚存。禮記樂

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史記禮書：「大羹元酒，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彫敝。」集解引鄭玄曰：「大羹，肉湑不調以鹽菜也。元酒，水也。」雕幾未極。禮記郊特牲：「丹漆雕幾之美。」孔疏：「雕謂刻

如杜預，荀勗，傅玄，咸吐辭簡直。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勗字公贊，潁川潁陰人。玄字休奕，北地泥陽人。晉書並有傳。隋志：「杜預集十八卷，荀勗集三卷。」傅玄集十五卷。若張華，潘岳，

摯虞，始漸尚鋪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岳字安仁，滎陽中軍人。虞字仲洽，京兆長安人。晉書並有傳。隋志：「張華集十卷，潘岳集十卷，摯虞集九卷。」三張二陸，文雖遒勁，亦稍入

輕綺矣。詩歌亦然。故力柔於建安，句工於正始。晉書張載傳：「載字孟陽，安平人。弟協，字景陽，元字季陽，同傳。三張」又陸機傳：「機字士衡，吳郡人。弟雲，字士龍，與機齊名。號二陸。」

隋志：「張載集七卷，張協集三卷，張抗集二卷。」（此振宗考證云：「抗當為元。」）陸機集十四卷，陸雲集十二卷。」文心雕龍明詩篇曰：「晉世羣才，稍入輕綺。張潘左陸，比肩詩衢。采綵於正始，力柔於建安。或析文以爲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正始魏齊王芳年號。此亦

文體由北趨南之漸也。以上建安迄西晉以下東晉。江左詩文，溺於玄風，辭謝彫采，旨寄玄虛，以平淡之詞，

寓精微之理。故孫綽。原注：「孫綽一案，綽字興公，太原中郎人。」原注：「許詢一案，詢字玄度，高陽新城人。」附：「王羲之，王

逸少，琅琊臨沂人。晉書有傳。獻之，字子敬，羲之之子。隋志：「王羲之集九卷，王獻之集十卷。」語咸平典，由嵇阮而上溯莊周。世說新語文學篇注引續晉陽秋曰：「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莊老玄勝之談，而世遠貴馬，至適

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許）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 以三世之辭而詩騷之體盡矣 詢綽並爲一時文宗自此作者悉化之」文心雕龍明詩篇曰：「江左篇製漸平玄風嘔矣徇務之志崇盛亡極之談」又明序篇曰：「自中朝貴玄江左稱盛因談餘氣流成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溫）庾（亮）諸公詩皆牛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宋書謝靈運傳論曰：「在晉中興玄風獨盛爲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強乎此自建武暨於義熙雖比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託託玄珠迺麗之辭無開焉爾」以上並劉君所本

辰之音，而出以清剛；
原注：「孫楚盧詢之作亦然。」案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孫遵字子荆太原中都人晉書並有傳詢謙之誤謙字子諒范陽涿人晉書附盧欽傳隋志：「劉琨集九卷孫楚集六卷盧諶集十卷」文心雕龍才略篇曰：「劉琨

雅壯而多氣盧諶情發而理昭」詩品曰：「晉太尉劉琨中郎盧（虛原作劉涉上而誤）今改」講詩其源出於王粲善爲悽戾之辭自有清拔之氣又序曰：「劉越石仗清剛之氣」郭璞之作佐以彪炳之詞而出以

挺拔。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晉書有傳隋志：「郭璞集十七卷」文心雕龍明詩篇曰：「景純仙篇挺拔而爲俊」詩品曰：「郭璞詩彪炳可玩始變永嘉平淡之體故稱中興第一」北方之文，賴以不墜。本節論魏晉南北文之不同

晉宋以降，文體復更。淵明之詩，仍沿晉派。陶潛字淵明或曰名淵明字元亮潯陽柴桑人見宋書隱逸傳隋志：「陶潛集九卷」按陶詩兼乎淡於拔之長故云然也至若慧

業文人，南史謝靈運傳：「得道應須慧業」咸崇文藻，鑿雕雲風，模範山水。文心雕龍物色篇：「詭勢瓌聲模山範水」自顏、謝詩文，舍奇用偶，

顏延之字延年琅琊臨沂人謝靈運陳郡陽夏人宋書俱有傳顏傳云：「延之與謝靈運齊名江左稱顏謝」隋志：「顏延之集二十五卷謝靈運集十九卷」鬼斧默運，陸時雍詩隱總論：「詩至於宋古之終而律之始也體制一變便覺聲色俱開謝康樂鬼斧默運其

梓慶之鑿乎顏延年代大匠斲而傷其手者也」奇情畢呈，句爭一字之奇，文采片言之貴，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

以追新。原注：「謝元暉亦然」元暉暉字亦陽夏人南齊書有傳隋志：「謝靈運集十二卷逸集一卷」陸機文賦：「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文心雕龍明詩篇：「儻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以追新此近世之所競也」齊、梁

以降，益尙豔辭，以情爲裏，以物爲表，賦始於謝莊，莊字希逸亦陽夏人宋書有傳隋志：「謝莊集十五卷」詩昉於梁武。原注：「簡文及元帝之詩

亦然。隋志：梁武帝集二十六卷，梁武帝詩賦集二十卷，梁武帝雜文集九卷，梁武帝別集目錄二卷，梁武帝淨業賦三卷，梁簡文帝集八十五卷，梁元帝集五十二卷。又集部後敘曰：「梁簡文之在東宮，亦好篇什，清辭巧製，止乎雅席之閒，雕琢莫藻，思極閨闈之內，後生好事，遞相放習，朝野紛紛，號為宮體，流宕不已，迄於喪亡，陳氏因之，未能全變。」章公國故論衡辨詩篇曰：「世言江左遺彥，好語玄虛，孫許諸篇，傳者已寡，洵清皇皇，欲變其美，其風力終不逮，玄言之殺語及田舍，田舍之隆旁及山川雲物，則謝靈運為之主，然則風雅道變，而詩又幾為賦，顏延之與謝靈運，深淺有異，其歸一也，自是至於沈約丘遲，景物復窮，自梁簡文帝初為新體，林第之陰，何吳柳，原注：「陰鏗何遜吳均柳惲。」案鏗字子仲，言揚於大庭，訖陳隋為俗。」自來言晉以降，聲詩流別，蓋未有精於先師此論者矣。

言東海鄰人均，字叔庠，吳興故鄉人，見梁書文學傳。惲字文暢，河東解人，梁書有傳。隋志：「柳惲集十二卷，亡，吳均集二十卷，何遜集七卷，陰鏗集一卷。」**厥製益工，研鍊則隱，師顏，謝，妍麗則近則齊，梁子山繼作，掩抑沈怨，出以哀豔之詞。**子山庾信字也，信南陽新野人，周書有傳。隋志：「庾信集二十一卷。」隋書文學傳序曰：「徐陵庾信分路揚錫，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采，詞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聯，蓋亦亡國之音乎。」

由曹植而上師宋玉，此又南文之一派也。原注：「惟范雲任昉文詩淵鑿，江總沈約亦無輕靡之辭，乃齊梁文士之傑出者。」案雲字彥龍，南鄉舞樓人，昉字彥昇，樂安博昌人，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梁書並有傳。總字總詩，濟陽考城人，陳書有傳。隋志：「范雲集十一卷，任昉集三十四卷，沈約集一百一卷，江總集三十卷，後集二卷。」

鮑照詩文，義尚光大，工于騁勢，然語乏清剛，哀而不壯。照字明遠，東海人，附宋書臨川王道規傳。隋志：「鮑照集十卷。」南齊書文學傳論曰：「發唱驚挺，操謔險恣，雕藻淫溢，傾炫心魄，亦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斯鮑照之遺也。」詩品曰：「宋參軍鮑照詩，貴狀巧似，不避危仄，頗傷清雅之調，故言險俗者多以附照。」

大抵由左思而上效蘇張，此亦南文之一派也。梁陳以降，文體日靡。原注：「至陳後主而極矣，即劉孝標劉孝和陸佐公之文，亦多清新之句。」案劉峻字孝標，平原人，劉勰字彥和，東莞人，見梁書文學傳。陸倕字佐公，吳郡吳人，梁書附父懋德傳。隋志：「陳後主集三十九卷，劉孝標集六卷，陸倕集十四卷，劉勰文心雕龍十卷。」惟北朝文人，舍文尚質。

清書文學傳序曰：「江左宮商發感，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崔浩高允之文，咸確確自雄。**浩字伯淵，清河人，允字伯恭，渤海人，魏書並有傳。隋志：「高允集二十一卷。」崔浩集未著錄，轉詩外傳：「禮著不獨樂確確不獨苦，確確土地瘠薄也，諸書或作境境通。」**溫子昇長於碑版，**

杜甫八哀詩「干渴講其門，碑版照四齋。」
稱金石之文爲碑版，蓋自唐已然矣。
敘事簡直，得張、蔡之遺規。張、蔡謂衡岳也。溫子昇字鸞舉，太原人。魏書文苑有傳，著志。溫子昇集三十九卷。張鷟朝野僉載曰：「溫子昇作韓

陵山寺碑，庾信讀而寫其本，南人問信曰：「北方文字何如？」
信曰：「惟有韓陵一片石堪共語。」此溫氏長於碑版之證。
盧思道長於歌詞，發音剛勁，嗣建安之佚響。原注：「如鮑

是也。盧思道，字子行，涿州人。隋書有傳。隋志：盧思道集三十卷。」
子才、伯起原注：「邢邵魏收。案子才，河間鄆人。伯起，鉅鹿下曲陽人。北齊書並有傳。隋志：「邢子才集三十一卷。魏收集六十八卷。」顏氏家訓文章篇：「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時俗準的，以爲師匠。」

亦工記事之文。豈非北方文體，固與南方文體不同哉？自子山總持身旅北方，
庾信仕梁，聘於西魏，被留不遣。

後入周，江總陳亡，入隋，並見本傳。
而南方輕綺之文，漸爲北人所崇尚。又初明，原注：「沈炯，案陳書本傳，炯字禮明，吳興武康人。荊州陷後，爲西魏所虜，入北。禮明。」南史作「初

明。隋志：沈炯前集七卷，後集十三卷。」**子淵**原注：「王褒，案襄瓊臨沂人，周書有傳，始仕梁。魏陷江陵，入北，繼仕周。隋志：王褒集二十一卷。」**身居北土，恥操南音，詩歌勁直，習爲北**

鄙之聲。春秋莊十九年左傳注：「鄙，邊邑也。」又**而六朝文體，亦自是而稍更矣。**本節論南北朝南

隋煬詩文，遠宗潘、陸，一洗浮蕩之言，惟隸事研詞，尙近南方之體。隋志：「煬帝集五十五卷。」隋書文學

論：「贊乎即位，一變其風，其與越公書，建東都詔，冬至受朝詩，及擬歐陽長城窟，並存雅體，歸於典制，雖意在駢淫，而詞無浮蕩，故當時綴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楊、薛之作，閒符隋煬，吐音近北，摛藻**

師南。楊素字處道，弘農華陰人。薛道衡字玄卿，河東汾陰人。隋書並有傳。隋志：楊素集十卷，薛道衡集三十卷。」**故隋、唐文體，力剛於顏、謝，采縉於潘、張，折衷南體**

北體之間，而別成一派。自三國分爭，四海輻輳，典午馭宇，不旋踵又有八王五胡之亂，遂成南北朝之局，其風尙學術，俱各不同，而

趨隋唐作者，遂掩有南北之長矣。」**唐初詩文，與隋代同，制句切響，言務纖密。**唐書文藝傳曰：「高祖太宗，大難始夷，沿江左餘風，緜旬繪章，摛合低昂。」**雖雅法六**

朝，然卑靡之音，於焉盡革。四傑既興，

王勃字子安，絳州龍門人。楊炯華，華陰人。盧照鄰，字昇之，范陽人。駱賓王，義烏人。以文章齊名天下，稱「王楊盧駱四傑」。見唐書文苑傳、唐書藝文志、駱賓王集十卷、盧照鄰集二十卷，又幽臺子三卷、楊炯華集三十卷、王勃集三十卷。

雖文有工拙，然俳四儷六，

柳宗元乞巧文：「駢四儷六，錦心繡口。」孫德謙六朝麗指曰：「駢體與四六異，四六之名當自唐始。李義山樊南甲集序云：『作二十卷，喚曰樊南四六。』知文以四六為稱，乃起於唐，而唐以前則未有也。且序又申言之曰：『四六之名，六博格五，四數六甲之取也。』使古人早名駢文為四六，義山亦不必為之解矣。文心雕龍章句篇雖言：『四字以四字五字相間而出，至徐庾兩家，固多四六語。』已開唐人之先，但非如後世駢文全取排偶，遂成四六格調也。」此亦學者所不可不知。

降，雖文有工拙，然俳四儷六，

始李義山樊南甲集序云：『作二十卷，喚曰樊南四六。』知文以四六為稱，乃起於唐，而唐以前則未有也。且序又申言之曰：『四六之名，六博格五，四數六甲之取也。』使古人早名駢文為四六，義山亦不必為之解矣。文心雕龍章句篇雖言：『四字以四字五字相間而出，至徐庾兩家，固多四六語。』已開唐人之先，但非如後世駢文全取排偶，遂成四六格調也。」此亦學者所不可不知。

益趨淺弱。惟李杜古賦，詞句質素，

李杜字太白，山東人。杜甫字子美，襄陽人。唐書文苑傳、唐志：李白草堂集二十卷，杜甫集六十卷，小集六卷。二公古賦今傳者各數篇，國故論衡辨詩篇云：『賦蓋先亡於詩，繼隋而後，李白賦明堂，杜甫賦三大禮，誠欲為揚雄筆，猶弗及，世無作者。』二家亦足以證之。

張說字道濟，又字說之，其先自范陽徙河南，

更為洛陽人。張贊字敬輿，蘇州嘉興人。唐書並有傳。唐志：張說集三十卷，陸贄議疏集十二卷，又翰苑集十卷。

昌黎崛起北陲，易偶為奇，

昌黎，韓愈退之也。唐書有傳。唐志：韓愈集四十卷。

語重句奇，閎中肆外，其魄力之雄，

蘇賦潮州韓文公廟碑謂公「文起八代之衰」，蓋自漢魏以迄隋唐之文，至公而一變，故云然也。

直追秦漢，雖模擬之習未除，然起衰之功不可沒也。

自漢魏以迄隋唐之文，至公而一變，故云然也。

持正可之，

李翱字習之，隴西成紀人。唐書有傳。皇甫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唐書附韓愈傳。孫樵字可之，又字隱之，自稱關東人，不知其籍何縣也。唐志：李翱集十卷，皇甫湜集三卷，孫樵經緯集三卷。

皆奉韓文為圭臬，

孫樵與王霖秀才書曰：「其嘗得為文真訣於某，無擇來，無擇得之於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於韓吏部退之。」翻則韓公姪婿，故其學悉以為歸。陸鍾石問銘：「陳圭置某，瞻星撥地。」圭所以測日影，某所以正四方也。詳後詩教下篇注引周禮地官及考工記。

唐代罕倫。子厚與昌黎齊名，然栖身湘粵，

偶有所作，咸則莊騷，謂非土地使然與？此謂韓柳之文有南北之

唐代罕倫。子厚與昌黎齊名，然栖身湘粵，偶有所作，咸則莊騷，謂非土地使然與？此謂韓柳之文有南北之

異也。唐書柳宗元傳「宗元字子厚，其先晉河東人，後徙於吳，少精敏絕倫，爲文章卓犖精銳，其氣斥地，又荒崎，因自放山澤間，其埋厄感鬱，一當諸文，傲離離數十篇，讀者咸悲憫。」唐志「柳宗元集三十卷」若貞觀以後，貞觀唐太

日嚴。然宋沈之詩，以嚴凝之骨，飾流麗之詞，黃人魏建安後迄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厥有，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

密，及之開徐期，又如肇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爲沈宋。唐志「沈有期集十卷，宋之間集十卷」頌揚休明，淵乎盛世之音。此謂二人之詩，嚴凝流麗，猶上承隋氏，

三年左傳「德之休明雖小車也」。中唐以降，詩分南北。唐詩分期，始於宋嚴羽瀟瀟詩話，大約以大曆以前爲盛唐，以廣爲中唐，次則晚唐。元楊士

李皆屬中唐，說亦頗與前人有異也。少陵昌黎體峻詞雄，有黃鍾大呂之音。黃鍾大呂，樂律之洪者也，張戒歲寒堂詩話引蘇子由曰：「韓

若夫高，原注「適」案適字遠夫，治州勃海人。常，原注「建」案建不知其字，里貫，原注「灑」案灑，汴州人，見傅唐詩

詩一卷。詩帶邊音，粗厲猛起，禮記樂記「粗厲猛起，奮末」張，原注「籍」案籍字文昌，和州烏江人。孟，原注「郊」案郊字東野，

愈傳唐志「孟，原注「島」案島字溟仙，范陽人，初爲僧，名無本，後反初服。盧，原注「全」案全亦范陽人，號玉

鑿險，皆北方之詩也。太白之詩，才思橫溢，旨近蘇張，則出楚詞。溫李之詩，緣情託興，誼符楚

騷，溫庭筠本名岐，字飛卿，太原人。李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內人。唐書文苑有傳。唐志「溫庭筠握蘭集三卷，又金鑰

羈縻集十卷，詩集五卷，漢南真藎十卷，李商隱樊南甲集二十卷，乙集二十卷，玉溪生詩三卷，又賦一卷，文一卷」。儲孟之詩，清言

霏屑，源出道家，儲光義，兗州人，唐書無傳，孟浩然，襄州襄陽人，見唐書文苑傳。唐志「儲光義集七十卷，孟浩然詩集三卷」。皆南方之詩也。晚唐以還，詩趨纖巧，

拾六代之唾餘，莊子秋水篇「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江淹詩「咳唾成珠玉」。李白詩「咳唾落九天，隨風生珠玉」。元好問詩「北人不拾江西唾，唾餘猶言膏腴腹」。自鄜以下，無足觀

矣。春秋襄二十九年左傳：「自節以下無譏焉。」案傳所載乃季札觀樂事，無譏者杜注云：「不復譏論之，以其微也。」本節論隋唐南北文學之不同。

宋代文人，惟老蘇之作，閒近昌黎。老蘇謂蘇洵明允也，眉州眉山人。宋史文苑有傳。宋志：蘇洵集十五卷，又別集五卷。歐、曾之文，雖沈詳整靜，茂

美淵懿，訓辭深厚。訓詞句，太史公記博士議語也。見文學總略篇注。然平弱之譏，曷云克免？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曾鞏字子固，建昌南豐人。宋史有傳。宋志：歐陽修集五十卷，又別集二十卷。

六一集七卷，奏議十八卷，內外制集十一卷，從諫集八卷，曾鞏元豐類藁五十卷，又別集六卷，續藁四十卷。二公之文，有得於陰柔之美，故與昌黎殊。豈非昌黎之文，固非南人所能效哉？原注：「小

傷平弱，介甫文雖挺拔，然渾厚之氣，亦遜昌黎。」案蘇轍字子由，洵次子。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宋史並有傳。宋志：蘇轍集八十四卷，應詔集十卷，策論十卷，均陽雜著一卷，王安石集一百卷。若東坡之文，出入蘇、張、莊、

老間，亦為南體。蘇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洵長子。宋史有傳。宋志：蘇軾前後集七十卷，奏議十五卷，補遺三卷，南征集一卷，詞一卷。南省說書一卷，應詔集十卷，內外制十三卷，別集四十六卷，黃州集二卷，續集二卷，和陶詩四卷，北歸集六卷，僖耳手

澤一蘇門四子，更無論矣。宋史文苑傳：「黃庭堅與張耒、晁補之、秦觀，俱游蘇軾門。天下稱為四學士。」案庭堅字魯直，洪州分寧人。宋志：蘇軾前後集七十卷，奏議十五卷，補遺三卷，南征集一卷，詞一卷，

志：黃庭堅集三十卷，樂府二卷，外集十四卷，書尺十五卷，張耒集七十卷，又進卷十二卷，晁補之集七十卷，秦觀集四十卷。」北宋詩體，初重西崑，派沿溫、李。蔡寬夫詩話曰：「祥符天禧之

專喜李義山，故崑體之作，翁然一變。」今傳世者，有西崑酬唱集，皆一時唱和之作，專以藻麗為宗，所謂西崑者，楊億序云：「取玉山策府之名」也。蘇詩精言名理，有東晉之風。原注：「此出於道家，若

特出一案，劉熙載藝概曰：「東坡詩善於空諸所有，又善於無中生有，機括實自禪情中得來。」東晉玄風，無間三教，二劉之言，蓋有符節之合矣。西江一體，宋呂唐仁作江西詩派圖，自黃庭堅以下，列陳師道等

奪律體，乃定一祖三宗之說，一祖者，杜甫三宗者，黃庭堅、陳師道、陳與義也。逋峭堅凝，北史文苑傳：「温子昇不修容止，謂人曰：『詩章易作，逋峭難為。』」廣韻：「逋峭，好形貌。」一洗凡豔，然雄厚之氣，

遠遜杜、韓，豈非杜、韓之詩，亦非南人所克效與？以上北宋，以下南宋。南宋詩文，多沿古製，惟同甫、水心，

文體縱橫，陳亮字同甫，婺州永康人。葉適字正則，號水心，温州永嘉人。宋史備林有傳。宋志：陳亮集四十卷。又外集四卷。葉適文集二十八卷。放翁石湖詩詞淡雅，陸游字務觀，晚號龍州山陰人。范成大字致能，號石湖，吳郡人。宋史並有傳。宋志：陸游劍南續稿二十一卷。又渭南集五十卷。范成大石湖居士集。卷七。然咸

州山陰人。范成大字致能，號石湖，吳郡人。宋史並有傳。宋志：陸游劍南續稿二十一卷。又渭南集五十卷。范成大石湖居士集。卷七。然咸

屬南人。若真魏之文，縝密端慤，真德秀字景元，後更為景希浦，城人。魏了翁字華父，邛州蒲江人。宋史儒林有傳。宋志補：真德秀西山文集五十五卷。魏了翁鶴山全集一百十卷。渠陽集二十二卷。誠哉

中流之砥柱矣！原注：若夫東萊之文，稼軒之詞，亦近縱橫。朱子之文，雅近真魏。案：呂祖謙字伯恭，號東萊，婺州人。見宋史儒林傳。辛棄疾字稼軒，歷城人。宋史有傳。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婺源人。見宋史道學傳。宋志：呂祖謙集十五卷。又別集十六卷。外集五卷。辛棄疾長短句十二卷。朱熹前集四十卷。後集九十一卷。續集十卷。別集二十四卷。書禹貢。一導河東至於砥柱。漢書地理志注曰：砥柱在陝縣東北，山在河中，形若柱也。本節論宋代南北文學之不同。

金元宅夏文藻黯然。惟遺山之詩，則法少陵，存中州之正聲。元好問字裕之，號遺山，太原秀容人。金史附其父德明傳。元志：元好問遺山集四十卷。詩集

子昂卑卑，非其匹也。趙孟頫字子昂，宋宗室。宋亡仕元。元史有傳。元志：趙孟頫松雪齋集十卷。別集一卷。續集一卷。史記老莊申韓列傳：申子卑卑。春秋僖二十三年左傳注：匹敵也。自元以降，

惟劇曲一端，區分南北。劉君論文雜記曰：詩與樂分，然後詩中有樂府。樂府將論，乃生詞曲。曲分南北，自昔然矣。然南劇之調多本於詞，而北劇之調鮮本於詞。其故何哉？昔唐人祖孝孫有言：梁陳舊樂，用吳楚之音，周齊舊樂，涉胡戎

之技。樂分南北，分析昭然。而所謂音雜胡戎者，皆北方之樂也。自是以後，胡角之音，漸輸中國。通志曰：古有胡角十曲，即胡樂。而齊煬

之世，復有涼州伊州甘州渭州四曲，由西域輸華，而四夷之樂，析為九部。如西涼、龜茲、天竺、康居之樂是。播為聲歌，夷樂之興，自此始矣。隋唐

以降，北方之樂，胡漢雜淆，惟南方之地，古樂稍存。唐宋之詞，雖失古音，然源出樂府，鮮雜夷樂之音。大抵東晉以降，北方北樂之音，多流入江南

與南方之樂，歌相雜，故與秦漢之音不同。宋元以降，南劇起于南方，南方為古音僅存之地，以調之出於古樂府也。其調亦多出於詞，北劇起

於北方，北方為胡樂盛行之地，故音雜胡樂，而其調鮮出於詞。此就歷史言南北曲之異者也。魏際瑞伯子論文曰：南曲如抽絲，北曲如輪鎗。南

曲如南風，北曲如北風。南曲如酒，北曲如水。南曲如六朝，北曲如漢魏。南曲自然者，如美人淡妝素服，文士羽扇綸巾。北曲自然者，如老僧世

物價，老農晴雨桑麻。南曲情連，北曲情斷。南曲圓滑，北曲勁澀。南曲柳顏花搖，北曲水落石出。南曲如珠落玉盤，北曲如金戈鐵馬。北曲步步橋

者若詩文諸體，咸依草附木，未能自闢塗轍，故無派別之可言。大抵北人之文，猥瑣鋪敘，

以為平通，故樸而不文；南人之文，詰屈彫琢，越進學詩：詰屈整牙。荀子富國篇：詩曰：雕琢其章。以為奇麗，故華而不實。此

其文雖不足道，而當明代中葉，七子之詩，雄而不沈，明弘治間，慶陽李夢陽，獻吉武功，襄海德，瀨鄆縣王九思，敬夫信陽，何景公實共持文柄，世稱後七子以別之。諸人中，惟王廷相於明史自有傳，餘並見文苑傳。明志：李夢陽同全集六十六卷，康海對山集十九卷，樂

世稱七才子，及嘉靖間，又有歷城李攀龍，字子麟，太倉王世貞，貞元美，興化宗臣，子相，長興徐中行，子與，興國吳國倫，明卿，臨清謝榛，茂秦，順德梁有譽

府二卷，王九思，漢破集十九卷，樂府四卷，何景明，大復集六十四卷，徐禎卿，迪功集十一卷，魯賓華，泉集四卷，詩八卷，王廷相，奏議十卷，家藏集五

十四卷，李攀龍，滄溟集三十二卷，白雪樓詩集十卷，王世貞，弇州四部稿一百七十四卷，四部者，一賦，二詩，三文，四說，續稿二百八十卷，梁有

魯比部集八卷，徐中行，天目山人集二十一卷，詩六卷，宗臣，詩集十五卷，吳國倫，韻歸，茅之文，密而不茂。歸有光，字熙甫，崑山人，茅

歸有傳，明志：茅坤文集三十六卷，歸有光，震川集三十卷，外集十卷，至如明季幾社，復社之英，明史：陳子龍傳：陳子龍，字臥子，松江華亭人，與同邑夏允彝相負

於同甫，雖間失豪放，然南人之文，兼擅蘇、張、屈、宋之長者，自此始也。明社既墟，奇子解蔽篇：此其所所以喪九牧之

地，而虛宗廟之因也。一注：虛謂丘墟。漢書：賈誼傳：凡十三歲而社稷為虛。一注：虛謂丘墟。案國亡則祭祀之所論為丘墟也。遺民佚士，睽懷故都，雜駢：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一或

發綿渺之文，原注：如吳梅村之詩：毛西河之文是。一案：吳偉業，字駿公，號梅村，太倉人，毛奇齡，字大可，學者稱西河先生，蕭山人，清史稿

書：清史稿列傳雖成，而其書未出，因不更舉列，惟朱師徽，或效軼蕩之體，原注：如傅魏之文，閻萬之詩是。一案：侯方域，字朝宗，高郵

所編藝文志稿，頗有流傳，概仍前例，著錄諸公之集云爾。

禮字和公齊名而禮尤著。開爾梅字潤甫，臨邑人。高漸大字充宗，弟斯同，字李野，鄆縣人。清志稿：魏叔子文集二十二卷，詩集八卷，魏載撰。白崑山人詩集十卷，文集二卷，關爾梅撰。侯方域建國堂集，志未著錄，萬氏兄弟著述，今惟有關史學者傳於世，集無聞焉。咸有

可觀。原注：「大抵梨州之文冗長，惟亭林詩文為最佳，船山之文，則又明文之傑出者矣。」案黃宗羲字太沖，號梨州，餘姚人。顧炎武，初名絳，字

文定，前集十一卷，後集四卷，三集三卷，詩歷四卷，黃宗羲撰。薑齋文集十卷，詩集十八卷，王夫之撰。木簡詞，金元明南北文學之不同。

清代中葉，北方之士，咸樸儻蹇冗，集韻：「樸，細碎也。」質略無文，南方文人，則區駢散為二體。治散文

者，工於離合激射之法，包世臣文譜：「余嘗以隱顯回互激射說古文，然行文之法，又有奇偶疾徐，擊拽，繁複，順逆集散，不明此六

奇偶疾徐，則行於擊拽繁複順逆集散之中，而所以為回互激射者也。回互激射之法，備而後隱顯之義見矣。」以神韻為主，則便於空疏，以子居，皋聞為差勝。原注：「此所謂桐城派

也。餘咸薄弱。」案惲敬字子居，張惠言字皋聞，並武進人。清志稿：「大雲山房文稿四卷，二集四卷，言事二卷，惲敬撰。皆何文集五卷，張惠言撰。」自清初桐城方氏望溪以古文為天下倡，繼起者有劉大槐、姚鼐諸人，皆同里貫學者。因稱桐城派。其後陽湖諸子惲張之徒，復衍桐城之學，而有

陽湖派之名，其於桐城，蓋有類於別子為祖。劉君此仍以桐城派稱之，蓋溯其所從出耳。治駢文者，一以摘句尋章為主，以蔓衍炫俗，後漢書黨錮傳：「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蔓衍猶

緣延，此謂其徒逞。或流為詼諧，漢書東方朔傳：「頗復詼諧。」師古注：「詼，嘲戲也。」文心雕龍諧隱篇：「諧之言皆也。辭淺意深，皆悅笑也。」以稚威容甫為最精。原注：「稚威，容甫之文

以韻勝，非若王袁之矜小慧也。」案明天游字稚威，山陰人。汪中，字容甫，江都人。清志稿：「石笥山房詩集十一卷，補遺四卷，文集六卷，補遺一卷，胡天游撰。述學內外篇六卷，詩集六卷，汪中撰。」若夫詩歌一體，或崇聲律，原

著聲調譜以究詩之平側。清志稿：「因園集十三卷，道執信撰。」或尚修辭，原注：「如宋琬之流是。」案宋字玉叔，號荔裳，萊陽人。清志

矜風調，原注：「前有施士，後有費枚，皆宗此派。」案施園章字向白，號敬山，宣城人。王士禛字貽上，號阮亭，新城人。袁枚字子才，號簡齋，錢塘人。清志稿：「學餘堂文集二十八卷，詩集五十卷，外集二卷，施園章撰。懋經堂全集九十二卷，王士禛撰。小倉山房文集三十卷，詩

集三十一卷外集
七卷，袁枚撰。」

派別迥殊。然雄健之作，概乎其未聞也。莊子天下篇「概乎皆嘗有聞者也。」

故觀乎人文，亦可以察時

變矣。易賁象「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本節論清代南北文學之不同。

謹案：劉先生諱師培，字申叔，後易名光漢，江蘇儀徵人。曾祖文淇，祖毓崧，伯父壽曾，父貴曾，當有清道光同光之時，俱以經術名東南。尤精左氏傳，成一家之學。先生以光緒十年生，英特奇崛，殆由天授。既承家學，益自發舒，而立著書，已淺輟乾嘉諸老，始與先師靳春黃公同充北京大學教授。旋公以經術弗逮，即北面執弟子禮終身，其爲名輩推服如此。著述宏富，單篇持論，多載國粹學報中，又有左庵集八卷，然皆早歲之作。其於周官禮經左傳均有專研之書，生前未嘗流布。民國八年以疾卒，後十餘年，南桂馨氏始哀集詮次爲劉申叔遺書。先生術業乃大顯於世焉。

本文爲先生所著南北學派不同論之一篇。原載光緒乙巳國粹學報。今人許文雨嘗爲講疏，其南北學派不同總論曰：「中國羣山發源，蔥嶺，蜿蜒而東，黃河以北爲北幹，江河之間爲中幹，大江以南爲南幹。蓋兩山之間必有川，則兩川之間亦必有山。中國古代舟車之利甫興，而交通未廣，故人民輒去其鄉，狂狃榛榛，或老死不相往來。禮記王制篇有云：『廣谷大川，民生其間者異俗。』蓋五方地氣，有寒暑燥濕之不一，故民羣之習尚，悉隨其風土，轉移。觀史記貨殖傳、漢書地理志及王船山黃書宰制篇可見。」俗字從人，由於在下者之嗜欲也。風字訓教，由於在上者之教化也。漢族初興，嶷某西土，沿黃河以達北方，故古帝宅居悉在黃河南北。三代之時，學術興於北方，而大江以南無學。魏晉以後，南方之地，學術日昌，致北方學者，反瞠乎其後。其故何哉？蓋井青雅豫，古稱中原，文物聲名，洋溢蠻貊，而江淮以南，則爲苗蠻之窟宅，及五胡構亂，元魏憑陵，虜馬南來，胡氛暗天，河北關中，淪爲左衽，積時既久，民習於夷，而中原甲姓，避亂南遷，冠帶之民，萃居江表，流風所被，文化日滋，其故一也。又古代之時，北方之地，水利普興，殷富之區，多沿河水，故交通日啓，文學易輸，後世以降，北方水道淤爲民田，（如河南山東古代各水道，今皆不存，惟有故道耳。）而荆吳楚蜀之間，得長江之灌輸，人文蔚起，迄於南海不衰，其故二也。故就近代之學術觀之，則北遜於南，而就古代之學術觀之，則南遜於北。蓋北方之地，乃學術發源之區也。案如上所說，數理舉統，探原於山川，推本乎治亂，於以見南北風俗之有異，古今趨向之不同，可謂善矣。顧猶有一端，爲論文學與地域之關係所當知者，謹更爲推衍之。

其一，則吾華文學之方興色彩，雖分南北爲二種，然此僅就其大較言之，若細加區分，則南北二種之中，又各有其殊異。如國風十五，太師所采得之河濟之間，所謂北方之文也，而在傳載季札觀樂於魯，聽聲知政，各有不同。班書地理志，說以山川之夷險，殆有符節之合，其略曰：「秦地於尚質時，跨雍梁二州，詩風兼秦豳兩國，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幽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師古曰：「七月之詩

也。〕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爲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小戎）又曰：『王子與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無衣）及車轡、四駢、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秦、幽、吳、札觀樂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夏則能大之至也，其周舊乎？』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衛、國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庸、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故邶、衛、國之詩相與同風。邶詩曰：『在浚之下。』（凱風）庸曰：『在浚之郊。』（干旄）邶又曰：『亦流於淇。』（泉水）『河水洋洋。』（師古曰：『今邶詩無此句。』案疑涉下引衛詩而衍）庸曰：『送我淇上。』（桑中）『在彼中河。』（柏舟）衛曰：『瞻彼淇奧。』（淇奧）『河水洋洋。』（碩人）故吳公子札聘魯，觀周樂，聞邶、衛、國之歌，曰：『美哉，淵乎，吾聞康叔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虞所居，詩風、唐、魏之國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唐詩、蟋蟀、山樞、葛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蟋蟀）『宛其死矣，他人是媮。』（山有樞）『百歲之後，歸於其居。』（葛生）皆思者儉之中，念死生之慮。吳、札聞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魏國亦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汾沮洳）『實諸河之側。』（伐檀）吳、札聞魏之歌，曰：『美哉，渢渢乎，以德輔此，則明主也。』鄭國今河南之新鄭，土陜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鄭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出其東門）又曰：『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畀，商兮，恂兮，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諠。』（溱洧）此其風也。吳、札聞鄭之歌，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陳國今淮陽之地，周武王封舜後，媯滿於陳，是爲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陳詩曰：『坎其擊鼓，宛丘之下，亡冬亡夏，值其鸞羽。』（宛丘）又曰：『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彼仲之子，婆娑其下。』（東門之枌）此其風也。吳、札聞陳之歌，曰：『國無主，其能久乎？』齊地詩風，齊國是也，臨菑名營丘，故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虐農之閒兮。』師古曰：『齊國風營詩之辭也。』毛詩作『營』，齊詩作『營』。案今毛詩題及文二營字，均作『營』。傳云：『還，便捷之貌。』又曰：『埃我於著乎而。』（著）此亦其舒緩之體也。吳、札聞齊之歌，曰：『決決乎大風也哉，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凡此所論，雖與劉君有巨細之異，而實爲其先驅，不可不加之意矣。

其二、劉君之詁風俗二字，以上之教化，下之嗜欲爲言，亦取義於地理志。今按班氏之言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擊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俗，故謂之俗。』應劭風俗通義自序則曰：『風者，天氣有寒燠，地形有陰陽，泉水有美惡，草木有剛柔，俗者含血之類，象而生之，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斯又推本漢志而加詳者也。準此二者，證以國風之各別，則知文學中方輿色彩，細析之，猶有先天後天之異，所謂先天者，卽班氏之所謂風，而原乎自然地理者也；所謂後天者，卽班氏之所謂俗，而原乎人文地理者也。前者爲其根本，後者尤多蕃變。蓋雖山川風氣爲其大齊，而政教習俗時有薰染，山川終古若是，而政教與日俱新也。凡劉君所論文學南北之異，執此以繩，無不可解。若夫近世以來，科學轉精，交通日便，禹域之內，秦越一家，瀛海之中，夷夏相望，截長補短，尤便彙

時是必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善，乃能汲彼醴泉，挹吾縣圃，如不辨玉石，但知稗販，徒以『異國情調』夸世駭俗，則必有類齷齪餘子之學步邯鄲，尙不祇買櫝還珠之失也。

文德章學誠

凡言義理，有前人疎而後人加密者，不可不致其思也。古人論文，惟論文辭而已矣。

春秋襄二十七年

年左傳：「宋人享桓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又二十五年傳引孔子「非文辭不爲功」語，已見文學總略篇注。是自玄聖以來，卽論文辭，故史記孔子世家亦稱春秋「約其文辭而指博」也。

劉勰氏出，本陸

機氏說而昌論文心

陸機文賦序：「余每觀才士之所作，竊有以得其用心。」文心雕龍序志篇：「夫文心者，言爲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孫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

蘇轍氏出，本韓愈

氏說而昌論文氣

詳文學總略篇注可謂愈推而愈精矣。未見有論文德者。

按文德一詞，起源甚古，易大畜象曰：「君以懿文德。」襄二十七年左傳曰：「兵之

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論語季氏篇：「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凡此皆指文教德化而言，無與文學王充論衡楊遵彥文德論始稍稍及之，然命意亦與本篇有別。又文心雕龍原道篇云：「文之爲德也大矣，與天地並生者何哉？」則指文之表象，亦與諸家不同。餘杭先生斥

寶齋爲撰竊，則以其皆小同異之倫也。俱詳後按語。

學者所宜深省也。夫子嘗言：「有德必有言。」

論語憲問篇：「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邢疏：『有德者必有言者，德不

可以無言，言中故必有言也，有言者不必有德者，辯佞口給，不必有德也。」

又言：「修辭立其誠。」

易乾文言文：「詳文學總略篇注云：夫子所言者，孔子周易正義論夫子十翼云：『十翼之辭，以爲孔子所作，先儒更無異論。』」

孟子

嘗論知言養氣本乎集義

孟子公孫丑篇：「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其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

韓子亦言

仁義之途，詩書之源

韓愈答李翊書：「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

皆言德也。今云未見論文德者，以古

人所言，皆兼本末，包內外，猶合道德文章而一之。

日知錄曰：「典謨文象，此二帝三王之言也。論語孝經，此夫子之言也。文章在是，性與天道亦不外乎是。故曰：『有德者必有言。』」

善夫游定夫之言曰：「不能文章，而欲聞性與天道，譬猶築數仞之牆，而浮埃沫以爲基，無是理矣。」後之君子於小學之初，節義性道，乃以文章爲小技，而不必用力，然則夫子不曰：「其旨遠，其辭文」乎？不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乎？按顧氏此語，乃爲明代講學家而發，故側重著道德者，當先能文章，若在今日，心盡心聲，久失其真，能文章者，似尤當先著道德，然其終極，必合道德文章而一之，實齋此言，固不易之論也。

未嘗就文辭之中，言其有才，有學，有識，又有文之德也。新唐書劉知幾傳：「禮部尚書鄭惟忠嘗問：『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邪？』對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才少。夫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榱桷，弗能成室。』舊書此下有：『猶須好是正直一句。』善惡必書，使驕君賊臣知懼，此爲無可加者。」時以爲篤論。按就破義言，則文與史分，就廣義言，則史亦文之一體。三長之要，固無間文史也。

凡爲古文辭者，必敬以恕。臨文必敬。禮記曲禮：「臨文不譁。」孔疏：「就廣義言，則史亦文之一體。」三長之要，固無間文史也。

論古必恕，非寬容之謂也。論語里仁爲美，夫子之行文，按此猶云：「非修德之謂也。」善閉邪謂之敬，是敬之古義在修德也。

敬非修德之謂者，氣攝而不縱，縱必不能中節也。禮記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樂記：「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所謂和與節者，隨其時，如其分也。爲文者，檢束心氣，審慎情理，庶幾隨物賦形，皆機極義

而無過不及之病。恕非寬容之謂者，能爲古人設身而處地也。寬容者，必以人有誤失，從而寬容之，若推己及人，則其是非及之病，恕非寬容之謂者，能爲古人設身而處地也。有不可卒定者，亦無所用其寬容也。論古之士，惟不能設身處地，故成見孔多，爭議日出。此孫卿所以著解蔽之篇也。

嗟乎！知德者鮮。論語衛靈公篇：「子曰：『由知德者鮮矣。』」此用其語。

知臨文之不可無敬，恕則知文德矣。本節論敬恕爲文德之要。

昔者，陳壽三國志紀魏而傳吳蜀。段本三國志目錄考證：「史家之例，帝王本紀，臣曰列傳，始自馬遷，述於班固，晉書則以十六國爲載紀，歷代未之有改也。惟三國志既無本紀之稱，并無列傳之目，不別異吳蜀，以他學統名之曰三國志，然則陳壽之意，亦可見矣。今考證悉遵壽原書例，不書紀傳等字。」按陳壽以正統與魏，蓋緣晉乃承魏而來，壽仕於晉，則不得不尊晉，以及魏、甘、二史御記論三國志書法及下引提要皆詳之矣。若就目錄而論，則曹氏稱「帝」，劉氏稱「主」，吳惟稱「主」，餘皆名之。

則不得不尊晉，以及魏、甘、二史御記論三國志書法及下引提要皆詳之矣。若就目錄而論，則曹氏稱「帝」，劉氏稱「主」，吳惟稱「主」，餘皆名之。

則不得不尊晉，以及魏、甘、二史御記論三國志書法及下引提要皆詳之矣。若就目錄而論，則曹氏稱「帝」，劉氏稱「主」，吳惟稱「主」，餘皆名之。

其用心固不難求索，然直無「紀」導之文，考證已明言之，實齋此語微誤。**習鑿齒爲漢晉春秋，正其統矣。**隋志：漢晉春秋四十七卷，習鑿齒撰，一經書本傳，一鑿齒之文，考證已明言之，實齋此語微誤。

蜀以宗室爲正統，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爲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爲漢亡，而晉始興焉。史通探續篇云：「鑿齒以魏爲僞國者，蓋定邪正之途，明順逆之理耳。」又直書篇亦稱爲「近古之遠直」。其書今佚，春秋或作陽秋者，晉簡文帝太后諱阿春，明人避之而改也。

鑑仍陳氏之說，通鑑漢獻帝紀後即續以魏文帝紀，黃初二年附論曰：「三代以前，海內諸侯何啻萬國，有民人社稷者，通謂之君，合萬國而君之，立法度，班號令，而天下莫敢違者，乃謂之王。王德既衰，強大之國，能帥諸侯以尊天子者，則謂之霸。故自古天下無道，諸侯力爭，或曠世無王者，固亦多矣。秦焚書，坑儒，漢興，學者始推五德生勝以秦爲闕位，在木火之間，霸而不王，於是正閏之論興矣。臣今所述，止欲敘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爲勸戒，非若春秋立褒貶之法，撥亂反正，諸正也。正閏之際，非所敢知，然天下雖析之際，不可無歲時日月以識事之先後，據漢傳於魏，而晉受之，晉傳於宋，以至於陳，而隋取之，唐傳於梁，以至於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齊梁陳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年號，以紀諸國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也。昭烈之於漢，雖云中山靖王之後，而族屬疏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是非難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晉元帝爲比，使得紹漢氏之遺統也。」

朱子綱目起而正之。朱熹感興詩曰：「晉史自帝魏後資蓋更張，一故其依資治通鑑以爲元年，劉友益綱目書法云：『大書章武何，紹昭烈於高光也。魏篡立，吳割據，昭烈親中山靖王之裔，石正言順，舍此安歸，綱目揭章武之元，而大書之，然後正閏，順逆各得其所，故曰：統正於下，而人道定矣。』」本習鑿齒漢晉春秋。」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篇：「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智也。」又公孫丑篇：「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不應陳氏誤於先，而司馬再誤於後，而習氏與朱子之識力，偏居於優也。而今古之譏國志與通鑑者，殆於肆口而罵詈，則不知起古人於九原，禮記檀弓：「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

肯吾心服否邪？陳氏生於西晉，司馬生於北宋，苟黜曹魏之禪讓，說文：『黜，貶下也。』將置君父於何地？而習與朱子，則固江東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

爭天統也。原注：「此說前人已言。」按朱熹尊陳壽論云：「綱目紀年，以章武接建安，而後得統之正，然百世之下可爾，其在當時，罵人於魏，魏禪於晉，壽既仕晉，安能瀕尊蜀以干大魏乎？」四庫總目三國志提要：「其書以魏爲正統，至習鑿齒作漢晉春秋，始立異議，自

朱子以來，無不是鑿幽而非壽然以理而論壽之謬，萬萬無辭以勢而論，則鑿幽當漢順而易，壽欲帝漢逆而難。蓋鑿幽時晉已南渡，其事有類乎蜀爲偏安者，爭正統此學於當代之論者也。壽則身爲晉武之臣，而晉武承魏之統，僞魏是僞晉矣，其能行於當代哉！此猶宋太祖竄立近於魏而北，漢南唐蹟近於蜀，故北宋諸儒皆有所避而不爲魏。高宗以後，偏安江左，近於蜀，而中原魏地，全人於金，故南宋諸儒乃紛紛起而帝蜀，此皆當論其世，未可以一格繩也。王應麟困學紀聞：「三皇鼎峙，司馬公通鑑以魏爲正統。」原注：「本陳壽。」朱子綱目以蜀漢爲正統。原注：「本晉鑿幽。」一翁元圻注引王穀廉云：「宋藝祖以受禪開基，道鑑自不得以魏爲篡，高宗以宗枝再造，綱目自不得以蜀爲僞。」二書者當論其世。四庫館臣及王氏皆與實齋同時，原注云：「前人已言疑指朱氏說。」諸賢易地則皆然。孟子難妻

顏子，易地則皆然。未必識遜今之學究也。唐書選舉志：「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學究之名，本此世通以指鄙儒。是則不知古人之世，不可

妄論古人文辭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處，亦不可以遽論其文也。孟子萬章篇：「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誦

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尙友也。」設身處地之說，蓋卽本孟子此義而推之也。身之所處，固有榮辱、隱顯、屈伸、憂樂之不齊，而言之有所

爲而言之者，雖有子不知夫子之所謂，禮記檀弓：「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

也。」曾子曰：『參也與？』游聞之。曰：『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曰：『斯言告於游子，游子曰：『其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椁，三年而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

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曰：『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

貧也。』況生千古以後乎？聖門之論恕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其道大矣。今則第爲文人

論古，必先設身，以是爲文德之恕而已爾。本節論文德之恕。

韓氏論文，迎而拒之，平心察之。韓愈答李翊書：「迎而拒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喻氣於水，言爲浮物。亦見答李翊書評文學道略篇注。柳氏

之論文也，不敢輕心掉之，怠心易之，矜氣作之，昏氣出之。柳宗元答韋中立書：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

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味而難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僂而驕也。夫諸賢論心論氣，未卽孔孟之旨，及乎天人性命之微也。易

卦：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一漢書董仲舒傳：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儒者之旨，在乎以人法天，故自來皆以天人性命爲道之所有。中庸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

道，可爲證也。然文繁而不可殺。春秋傳二十二年公羊傳：春秋詞繁而不殺者，正也。注：殺省也。語變而各有當，要其大旨，則「臨文主敬」

一言以蔽之矣。論語爲政篇：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主敬則心平而氣有所攝，自能變化從容以合度也。夫

史有三長，才、學、識也。古文辭而不由史出，是飲食不本於稼穡也。前人論文皆言本經，而文史通義易致篇云：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書，古人

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是此云文辭出史史已包經，與古亦不悖也。夫識生於心也，才出於氣也。學也者，凝心以養氣，鍊識而成

其才者也。心虛難恃，氣浮易弛，主敬者，隨時檢攝於心氣之間，而謹防其一往不收之流

弊也。夫緝熙敬止，聖人所以成始而成終也。詩大雅文王篇：緝熙文王，於緝熙敬止。毛傳：緝，穆美也。緝熙，光明也。其爲義也廣矣。今爲

臨文檢其心氣，以是爲文德之敬而已爾。文史通義別有史德篇，立說相類，其略曰：史所貴者義也，而所具者事也，所

非識無以斷其義，非才無以善其文，非學無以練其事。雖然，猶未足以盡其理也。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蓋欲爲

其史者，當慎辨於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也，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雖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稱著述者之心術矣。此皆至精之論，學者不可不致其思也。

謹案，自王充發文德之論一再傳後，而有章氏此篇，後出轉精，可謂無餘蘊矣。今細釋之，則諸家之說，各有所重。若論衡所言，蓋以文之外形內情要當符會，世風日漓，則言多過實，夸誕日甚，則文轉無功，其義似取之論語及法言，論語雅也，篇云：「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法言吾子篇云：「或問：『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爲尚，事勝辭則仇，辭勝事則賦，事辭稱則經，足言足容，德之藻矣。』」文質之說，蓋以三代異尚，而文聖折中，其義非專論文學，若事辭之說，則揚子不孔氏而推衍之，當漢賦大行，勦百風之一呼，以箴砭時尙者也。其云「稱則經」，卽「彬彬」之謂也。其云「足言足容」，卽左傳引孔子「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之謂也。夫惟如是，乃能文義密附，內外一致，得其本然，而無誣妄，實齋所謂「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之說」，亦從此而生。其義深矣。然論語主文質彬彬，法言雖主事辭相稱，復謂事之爲尙，逮論衡乃專斥繁文麗辭爲無文德之操，而不復有病質之言者，則以自戰代以還，文勝已久，反於淳樸，實爲要圖，故二賢皆以此爲說耳。至楊遵彥顏之推之所論，則以古今才士，雖有美文，罕見至德，故綴翰之徒，當以道德文章並重，論語學而篇云：「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此道德爲先，文章爲末之說，顧炎武與友人書云：「宋史言劉忠肅每戒子弟曰：『士當以器識爲先，一命爲文人，無足觀矣。』」僕自讀此一言，便絕應酬文字，所以養其器識，而不墮於文人也。」又日知錄云：「詩云：『巧言如簧，顏之厚矣。』而孔子亦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巧言亂德。」夫巧言不但言語，凡今人所作詩賦碑狀，足以悅人之文，皆巧言之類也。不能不足以爲通人，夫惟能之而不爲，乃天下之大勇也。故夫子以剛毅木訥爲近仁，學者所用力之途，在此不在彼矣。」此爲文章必折衷於道德之說，又可補楊顏之所未及者也。

前乎章氏之論，略如上述，持較本篇，則其異同可得言焉。蓋王充之所謂文德，則形文情文之宜稱也。楊遵彥之所謂文德，則作者道德文章之當並重也。實齋之所謂文德，則臨文態度之必敬以恕也。而其要歸，則「修辭立其誠」一語足以括之。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又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又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凡此皆言哲理，而其道通乎藝事，夫從容中道，則文質彬彬而無過與不及之病矣。誠而有物，則言行如一，而無巧言亂德之失矣。盡人成物，則臨文必恕矣。擇善固執，則臨文必敬矣。此餘杭先生論文，所以標斯語爲宗也。魏文帝嘗歎文人類多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今世風俗偷薄，尤勝難時，故文衡之義，亦超前代，揚子法言以言爲心聲，書爲心畫，蓋盡面現背，有不可掩者，其影響小者及乎個人，大者及乎國族，有志斯文者，惡可不立誠慎始，以事修厥德哉。

質性章學誠

前人尚論情文相生。世說新語文學篇：「孫子荆除婦服，作詩以示王武子，王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由是論家喜論文情，不知文性

實爲元宰。莊子養生主篇：「古者謂是帝之縣解，釋文：「縣音玄，老子：『有真宰足以制萬物。』」莊子齊物論：「若有真宰，可持不得其朕。」文心雕龍神思篇：「使元解之宰（元，一本作文）尋辭律而定點。」蓋用老莊此云元宰，又用文心猶云心之主也。昔賢論文，性

不別，如文心情采篇云：「三曰情文，五性是也。」又云：「文質附乎性情。」又云：「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於情性。」皆其證也。此以情性分言，似受宋儒理氣論之影響，以爲情者性之所形，性者情之質也，故曰質性。

離性言情，珠亡積在。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篇：「楚人有賣其珠者，爲木蘭之櫃，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翡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不可謂善鬻珠也。」撰質性篇：「韓非子難言篇：「捷敏辯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爲史辭，遠遊，質非薄而無因分。」王逸注：「質性鄙陋無所因也。」又七諫初放：「言語訥讒分，又無強輔。」

洪範三德，正直協中，剛柔互克。周書洪範：「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強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疏：「此三德者，人君之德，張弛有三也。一曰正直，言能正人之曲，值直。二曰剛克，言剛強而能立事。三曰柔克，言和柔而能治。既言人主有三德，又說隨時而用之，平安之世，用正直治之，強禦不順之世，用剛能治之，和順之世，用柔能治之。既言三德，張弛隨時而用，又舉天地之德，以喻君臣之交，地之德，沈深而柔弱矣，而有剛，能出金石之物也。天之德，高明剛強

矣，而有柔，能順陰陽之氣也，以喻臣道雖柔，當執剛以正君，君道雖剛，當執柔以納臣也。」按章氏此篇重在質性之辨，以爲正直即中行（故云協中），剛即狃，柔即狃，故不用傳疏之義也。

以劑其過與不及。說文：「劑，齊也。」論語先進篇：「一師也，過猶不及。」

是約天下之心，知血氣聰明才力，無出於三者之外矣。孔子之教弟子，不得中

行，則思狂狷，是亦三德之取材也。論語子路篇：「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邢疏：「中行，行能得其中者也。狂者進取於善，追知進而不知退，狷者守節無爲，應進而退

質性

也二者俱不得中而性恆一欲得此二人者以時多進退取其恆一也漢書楊王孫傳昔仲尼稱不得中行則思狂狷

能約也孔孟惡之為德之賊蓋與中行狂狷亂而為四也論語陽貨篇子曰鄉原德之賊也原惡本字孟子盡心篇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

來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嚚嚚

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絜之士而與之是獵也注獵同狷是又其次也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嚚嚚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

人行何為獨踴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闢然媚於世者是鄉原也萬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絜衆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

賊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讒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惡矣乃人心不古而流風下趨

不特偽中行者亂三為四抑且偽狂偽狷者流亦且亂四而為六不特中行不可希冀即

求狂狷之誠然何可得邪此謂不特鄉惡可亂中行且狂狷亦分真偽故綴文之士尤當立誠論語陽貨篇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

而已矣狂肆狂也狂蕩則偽狂也矜廉也忿戾則偽狷也論語子路篇子曰剛毅木訥近仁禮記釋義引孔子曰溫柔軟厚詩教也又曰詩失之愚則愚而直者其於中行亦庶幾近之若愚而詐者則鄉原之流也此蓋本聖意而推衍之孟子之

論知言以為生心發政害於其事孟子公孫丑篇公孫丑問曰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何謂知言曰波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

於其政發於其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吾蓋於撰述諸家深求其故矣其曼衍為書莊子天下篇以卮言為曼衍司馬法曼衍無極也本無立

言之旨可弗論矣乃有自命成家按其宗旨不盡無謂而按三德之實則失其本性而

無當於古人之要道，所謂似之而非也。文史通義辨似篇曰：「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言者心之聲，善觀人者，觀其所言而已矣。人不必皆善，而所言未有不託於善也。善觀人者，察其言善之故而已矣。」

天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恐其所言不出於意之所謂誠然也。夫言不由中，如無情之訟，辭窮而情易見，非君子之所患也。學術之患，莫患乎同一君子之言，同一看為之言也。求其所以為言者，咫尺之間，而有霄壤之判，焉似之而非也。」按辨似

論其迹，質性原其心。二者互為表裏，其義一也。學者將求大義於古人，而不於此致辨焉，則始於亂三而六者，究且因三

偽而亡三德矣。嗚呼！質性之論，豈得已哉？本節論辨三偽存三德，立言之首要。

易曰：「言有物而行有恆。」易家人象，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王注：「君子以言必有物而口無擇言，行必有恆而身無擇行。」書曰：「詩言志。」見今本虞書舜典，孔疏。作詩者自言已志，則詩

是言志之書。吾觀立言之君子，歌詠之詩人，何其紛紛邪？廣雅釋訓：「紛，紛衆也。」求其物而不得也，探其志而

茫然也，然而皆曰：吾以立言也，吾以賦詩也。無言而有言，無詩而有詩，即其所謂物與志

也。然而自此紛紛矣。白居易與元九書：「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日知錄：「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

按二家之說，所重未必盡同，要以為文章具此物此志，而不作無病之呻為主，與章氏意合。本節論言中無物之弊。

有志之士，矜其心，作其意，以謂吾不漫然有言也。學必本於性天，性天謂性與天道，論語公冶長篇：「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趣必要於仁義，稱必歸於詩書。禮記樂記：「要其節奏。」注：「要猶會也。」仁義詩書，見文德篇注引韓愈答李翊書。功必及於民物，張戠西銘：「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是

堯舜而非桀紂，莊子大宗師：「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尊孔孟而拒楊墨，孟子滕文公篇：「能言拒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其所言者，聖人復起，

不能易也。孟子滕文公篇「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吾為此懼，閉先聖之道，距 求其所以為言

者，宗旨茫然也。譬如彤弓，湛露奏於賓筵，聞者以謂肄業及之也。春秋文四年左傳「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

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敬王所懷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彤矢自煇，弓矢于以登，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尊，觀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或曰：宜若

無罪焉！孟子離婁篇「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此用其語。』然而子莫於焉執中， 孟子盡心篇「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墨子

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偽孫奭疏「楊墨放蕩，子莫執一，聖人量時，不取此術，孔子行止，唯義所在者也。」 鄉愿於焉無刺也。惠子曰：「走者東走，逐者亦

東走。東走雖同，其東走之情則異。」韓非子說林篇「慧子曰：『盧文昭校曰：『慧惠同。』』狂者東走，王先慎校曰：『趙本狂作往。』』逐者亦東走，其東走雖同，其所以東走之為則異。』故曰：同事之人不可不審

也。」 觀斯人之所言，其為走之東歟？逐之東歟？是未可知也。然而自此又紛紛矣。本節論貌似中行實則鄉

愿之弊

豪傑者出，以謂吾不漫然有言也，吾實有志焉。詩大序「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是此物即此志，以志為詩，則言有物矣。物不得其平則鳴也。韓愈送孟東野序「凡觀其稱名指類，易繫辭「其稱名也小，其取類

大舉類邇而見義遠。」 或如詩人之比興，文心雕龍比興篇「比者，附也，興者，起也，附理者切類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擬議，起情故興體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則寄憤以斥言，興則環譬以託諷，蓋隨時之義不一，故詩人

之志有二也。」 或如說客之諧隱，文心雕龍諧隱篇「諧之言皆也，辭淺而俗，皆悅笑也。昔齊威酣樂而淳于說甘酒，楚襄襄集而宋玉賦好色，意在微諷，有足觀者。及優旃之諷淩城，優孟之諫蔡馬，並譎辭飾說，抑止昏暴，是以子長編史，列傳滑

之志有二也。」 或如說客之諧隱，文心雕龍諧隱篇「諧之言皆也，辭淺而俗，皆悅笑也。昔齊威酣樂而淳于說甘酒，楚襄襄集而宋玉賦好色，意在微諷，有足觀者。及優旃之諷淩城，優孟之諫蔡馬，並譎辭飾說，抑止昏暴，是以子長編史，列傳滑

稽以其辭雖頌國意歸義正也。離者隱也。逐辭以隱意。論譬以指事也。昔還社求採於楚師。喻皆井而稱麥。魏叔儀乞糧於魯人。翠佩玉而呼庚。祭伍舉刺荆王以大鳥。齊客譏薛公以海魚。莊姬託辭於龍尾。藏文謬書於羊裘。隱語之用。被於紀傳。大者與治濟身。其次弼違曉惑。蓋意生於權譎。而事出於機急。與夫辭辭可相表裏者也。」
卽小而喻大。漢書李廣傳曰：「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弔古而傷時，嬉笑甚於裂眦。史記項羽本記：「頭髮上指目眦盡。」

悲歌可以當泣。樂府古辭悲歌行：「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宋祁筆記：「柳子厚云：「嘻笑之怒，甚於裂背，長歌之哀，過於慟哭。」信文之險語。」誠有不得已於所言者。以

謂賢者不得志於時，發憤著書，以自表見也。司馬遷報任安書：「蓋西伯掄而衍周易，仲尼乞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贖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

韓非因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氏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見現本字。蓋其旨趣不出於騷也。史記風原列傳：「風原，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

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因讒之。王怒而疏風平。風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諛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風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諷人聞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屈子發憤，卒以自沈。斯猶之至矣。故舉以概其餘，而曰旨趣不出於騷。吾讀騷人之言矣，紛吾有

此內美，又重之以修能。離騷句，朱駿聲離騷補注：「能，態之假借字。」按能態，古字通。懷沙：「非俊疑傑，固庸態也。」論衡案毒篇引作「能」，又招魂：「嬌容修態。」卽此「修能」也。太史遷曰：「余讀

離騷，悲其志。」又曰：「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其志潔，其行廉，皜然泥而不滓，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均見史記本傳。此賈之所以弔屈，而遷之所以傳賈也。史記屈原賈生同傳：「蓋史公以二人之心迹相類也。」賈傳云：「天子議以爲賈生任公卿之位。」

月爭光，可也。均見史記本傳。此賈之所以弔屈，而遷之所以傳賈也。史記屈原賈生同傳：「蓋史公以二人之心迹相類也。」賈傳云：「天子議以爲賈生任公卿之位。」

也。與三代之英也。此三代也。漢書揚雄傳：「又旁借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宋祁曰：「蕭該按牢字旁著水，晉

也。與三代之英也。此三代也。漢書揚雄傳：「又旁借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宋祁曰：「蕭該按牢字旁著水，晉

也。與三代之英也。此三代也。漢書揚雄傳：「又旁借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宋祁曰：「蕭該按牢字旁著水，晉

直作牢，韋昭曰：「泮，驪也。」是二字音近義同，今通以指不平之鳴矣。

而茫然也。嗟窮歎老，人富貴而已貧賤也，人高第而已摺落也，投

權要而遭按劍也。史記蘇秦列傳：「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劍仰天太息。」

爭勢利而被傾軋也。爲是不得志，而思託文章於

騷雅，以謂古人之志也，不知中人而下也。論語雍也篇：「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所謂「齊心同所願，含意猶

未伸」者也。二句古詩之文，見文選原詩，猶作「俱」，當據正。

夫科舉擢百十高第，唐時取士科目甚多，故曰科舉。宋用括帖，明清用八股考試，亦仍其名，其得中者謂之及第，名列前茅者則稱高第。必

有數千賈誼，痛哭以弔湘江，江不聞矣；吏部敍千百有位，必有盈萬屈原，搔首以賦天問，

王逸天問章句序：「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問天？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也。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彷徨山澤，經歷陵嶺，嗟號晷曼，仰天歎息，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備麗，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潔憤懣，舒瀉愁思。」

天厭之矣。論語雍也篇：「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盡心篇：「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顧，故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

吾謂牢騷者，有屈賈之志則可，無屈賈之志則鄙也。然而自命爲騷者，且紛紛矣。本節論似狷實僞之弊。

有曠觀者從而解曰：是何足以介也。後漢書馬援傳：「介介獨惡是耳。」注：「介介，猶耿耿也。」

吾有所言，吾以適吾意也。人以

吾爲然，吾不喜也；人不以吾爲然，吾不愠也。論語學而篇：「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說文：「愠，怒也。」

古今之是非，不欲其太

明也；人我之意見，不欲其過執也。必欲信今垂後，又何爲也；有言而啓人爭，不如無言之

爲愈也。淮南子說山篇二人無言而神有言者則愈。是其宗旨，蓋欲託於莊周之齊物也。莊子齊物論郭注曰：夫自

莫不皆然，故是非雖異，而彼我均也。夫物我兩忘，則不齊。齊，法執既破，則自適其適。莊生消搖曳尾自喻，斯狂之至矣。故亦舉以概其餘，而謂託言於齊物也。吾聞莊周之言曰：內聖外王之學，暗

而不明也。百家往而不反，道術將裂也。莊子天下篇：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執，焉以

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寓言十九，卮言日出。二語見寓言篇。郭注云：寄之他人，則十言而九見信。又云：夫卮言則隨空

遂充實而不可以已。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謔怒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儻，儻上今本有「不」字。

從釋文衍。不以臆見之也，以天下爲沈澗，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放倪於萬物，不證是非，以與世俗處，其苦雖環瑋，而連狽無復也。其辭雖參差，而諷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游，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於

本也，弘大而闢深，閔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獨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牙不蝕，芒乎味乎，未之盡者。則非無所持，而漫爲達觀以略世事也。道家之學，無爲而無不

爲今世妄人，或斥爲消極，所謂一孔之見也，卽如上引天下篇文，乃莊子自道其道。王夫之莊子解謂其「以不離於宗之天人自命，而謂內聖外王之道皆自此出」是也。餘杭先生之教人也，亦謂當玩老莊之大體，識經史之宏規，然則道之與儒，其理相成，其非中無所持，漫爲達觀之流，益

信矣。今附莊而稱達者，其旨果以言爲無用歟？雖其無用之說，可不存也。卽其無用之說，將

以垂教歟？則販夫皁隸，春秋昭七年左傳：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亦未聞其必蘄有用

也。莊子齊物論：「子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黠生乎？」注：「蘄求也。」豕腹贅贅，春秋文十八年左傳：「糴糶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殖，天下之民，謂之贅贅。」羊

角戢戢，詩小雅無羊：「爾羊來思，其角濺濺。」傳：「濺，亦作戢。」何嘗欲明古今之是非，而執人我之意見也哉？怯之所

以勝勇者，力有餘而不用也；訥之所以勝辯者，智有餘而不競也。莊子：「大勇若怯。」又云：「大辯若訥。」

不言，若此所本也。蛟龍戰於淵，而螾螿不知其勝負；虎豹角於山，而狴狸不知其強弱。乃不能也，非

不欲也。以不能而託於不欲，則夫婦之愚可齊上智也。禮記中庸：「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然而遁其

中者，又紛紛矣。本節論似狂實偽之弊。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繫辭陽變陰合，循環而不窮者，史記高祖本紀：「三王之遁者循環終而復始。」天地之氣化也。人

秉中和之氣以生，則為聰明睿智；毗陰毗陽，莊子在宥篇：「人大喜耶，毗於陽；大怒耶，毗於陰。」是宜剛克

柔克，所以貴學問也。學問變化氣質，有補偏救弊之功也。驕陽沴陰，莊子大宗師：「陰陽之氣，有沴其心。」漢書五行志注：「沴，害也。」中於氣質，學者不能自

克，而以似是之非為學問，則不如其不學也。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

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莊周、屈原，其著述之狂狷乎？屈原不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

汶，楚辭漁父：「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乎？』」不屑不潔之狷也。莊周獨與天地

精神相往來，而不傲睨於萬物，進取之狂也。昔人謂莊、屈之書，哀樂過人，蓋言性不可見，

而情之奇至如莊、屈，狂狷之所以不朽也。鄉愿者流，託中行而言性天，剽偽易見，史記貨殖列傳：「攻剽權」

理二謂謂劫取也。不足道也。於學見其人而以情著於文，庶幾狂狷可與乎。此言中行本於性，狂狷悵乎情，女性既不易得，則文情之真者，亦有取焉耳。

然而命騷者鄙，命莊者妄。狂狷不可見，而鄙且妄者，紛紛自命也。夫情本於性也，才率於

氣也，累於陰陽之間者，不能無盈虛消息之機。易豐象：「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才情不離乎血氣，無

學以持之，不能不受陰陽之移也。陶、舞、慍、戚，禮記檀弓：「人喜則斯陶，陶斯詠，詠斯舞，舞斯舞，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一身之內，環

轉無端而不自知。雖夫子憤樂相尋，見文學總略篇注引論語。不過是也。其下焉者，各有所至，亦各有所

通。大約樂至沈酣而惜光景，必轉生悲，史記滑稽列傳：「樂極生悲。」而憂患既深，知其無可如何，則反為曠

達。屈原憂極，故有輕舉遠游，餐霞飲瀝之賦。楚辭遠游：「悲時俗之迫隘兮，願輕舉而遠游。」又：「餐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案漁父遠游諸篇，世多以爲非屈子之作，然實齋於

此初不措意文史通義說林篇曰：「莊周讓王漁父諸篇，辨其爲真爲僞，屈原招魂大招之賦，爭其爲玉爲差，固矣。夫文士之只也。」蓋其平日持言公之義，故立論若此。今之君子，或斥其考證之疏，則非知章氏者矣。莊周樂至，莊子外篇有至樂，郭注：「忘歡而後樂。」

足樂足而後身存，將以爲有樂耶？而至樂無歡，將以爲無樂也，而身以存而無憂。」此其大旨也。故有後人不見天地之純，古人大體之悲，此亦倚伏之至

理也。老子：「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若夫毗於陰者，妄自期許，感慨橫生，賊夫騷者也。毗於陽者，猖狂無主，

動稱自然，賊夫莊者也。論語先進篇：「賊夫人之性。」邢疏：「賊，害也。」然而亦且循環未有已矣。本節剖判性情，而側重於僞狂僞狷之辨。

謹案：此篇廬江何氏鈔本題「莊騷」，蕭山王氏編目題「性情」，通行本則作「質性」。王宗炎復章氏書云：「質性篇題欲改文性，亦似未安，不知竟題性情乃得。」（原注）「質性」二字，亦近生誤。」憂至樂至者，情也。毗陰毗陽者，性也。能性其情則利貞，即狂狷之進於中行，似與尊著命

質

性

意較合。」據此知當日命篇頗費斟酌蓋其論既發人之所未發則求題署之醒豁亦較難耳今細釋大旨雖在性以馭情中行以馭狂狷欲學者之去三僞存三德而尤側重爲狂狷之辨蓋此二者爲人之所易忽而厥害尤烈耳標舉質性所謂反身而誠二字出韓非書楚辭注復遵用之亦非如王氏復書中所謂「近生誤」者後之覽者勿事更張可矣。

前篇論文德已甚精微若此篇則尤爲揣本之談蓋德者表象性者本根判其文以敬恕尤不若判其心以誠僞也然誠僞之判昔人卽以爲難元好問詩云「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寧復見爲人高情千古閉居賦爭信安仁拜路塵」蓋其一例至崑山顧氏則申孟子知言之旨日知錄曰「末世人情彌巧交而不慚固有朝賦采薇之篇而夕有捧檄之喜者苟以其言取之則車載管連斗量王蠋矣曰是不然世有知言者出焉則其人之真僞卽以其言辨之而卒莫能逃也黍離之大夫始而搖搖中而如噎既而如醉無可奈何而付之蒼天者真也汨羅之宗臣言之重辭之複心煩意亂而其詞不能以次者真也栗里之徵士澹然若忘於世而感憤之懷有時不能自止而微見其情者真也其汲汲於自表飾而爲言者僞也易曰「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矢其守者其辭屈」詩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餒」夫鏡情僞屏盜言君子之道興王之事莫先乎此」案知言之說孟子原與養氣連言其論浩然之氣謂「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又謂「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是養氣乃能知言集義乃能養氣又謂「行有不慊於心則餒」是存誠乃能集義此其究竟義也故中庸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蓋惟誠乃明庶幾卽微而知著也由斯而言則知言之與修辭文性之與文德雖或有人我之分內外之別一是皆以立誠爲本矣。

文史通義又有辨以鍼名硃異三篇立論亦均與本篇相發辨似篇前已略引鍼名篇曰「好名之人務揣人情之所向不必出於中之所謂誠然也風尚循壞如春蘭秋菊之互相變易而不相襲也人生其間才質所優不必與之適合也好名者則必屈曲以徇之故於心術多不可問也學問之道與人無忤忘而名之所關忤忘有所必至也學問之道與世無矯揉而名之所在矯揉有所必然也故好名德之賊也」硃異篇曰「古人於學求其是未嘗求異於人也夫子曰「儉吾從衆泰也雖違衆吾從下」聖人方且求同於人也有時而異於衆聖人之不得已也天下有公是成於衆人之不知其然而然也聖人莫能異也賢智之士深求其故而信其然庸愚未嘗有知而亦安於然而其才者恥與庸愚同其然也則故矯其說以謂不然凡求異於人者由於內不足也自知不足而又不勝其好名之心斯欲求異以加人而人亦卒莫爲所加也內不足不得不矜於外實不至不得不矜於名又人情之大抵類然也以人情之大抵類然而求異者固亦不免出此則一異者何嘗異人哉特異於坦蕩之君子爾」如上所論前者姊妹爲同則好名以趣時鄉愿之流也後者察察爲異則好名以矯說爲狂狷之流也其不衷於立誠之旨一也方今道術久衰趣時矯說之徒盈天下故不特文章一端受其弊害而已世之君子蓋以起衰救敝爲己任乎。

卷

下

文賦 陸機

余每觀才士之所作，竊有以得其用心。論語述而篇：「竊比我於老彭。」邢疏：「不致顯言，故云竊。」文心雕龍原道篇：「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夫放言遣

辭，良多變矣。漢書吳王濞傳：「誅罰良重。」師古曰：「其實也，信也。」妍蚩好惡，說文：「妍，慧也。」釋名：「蚩，癡也。」可得而言。每自屬文，漢書兒寬傳：「善

屬文。」師古曰：「屬，綴也。」尤見其情。黃先生云：「此言觀他文既知其用意，自作文則知之愈切。」恆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文心雕龍神思篇：「方其搦翰，氣倍辭前，譬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則？意翻空

而易奇，言微實而難巧也。」文選五臣注李周翰曰：「體屬於物，患意不似物，文出於意，患詞不及意也。」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尚書說命：「非知之艱，行之維艱。」文學之事，能重

植與楊德祖書曰：「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泉之利，乃可以議於斷割。」即能以寓知之義，主衡此賦所以孤絕者，亦以其能文也。」故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文選李善注：「孔安國尚

者。」故以喻文焉。」黃先生云：「先士盛藻，即前云才士所作。」因論作文之利害所由，他日殆可謂曲盡其妙。五臣注呂向曰：「謂賦成之後，異日

文選注書後曰：「其說難通，蓋本文係謂他日始可曲盡其妙。」謂字傳寫者倒之耳。本文言賦之所陳，知之非難，而已之才力難副，存此妙旨，冀他日曲而驗之，如沈休文言：「如日不然，以俟來哲。」也。」黃先生云：「謂字是漢文，此言今以能為難，他日庶幾能之耳。」案呂說牽強，誠如俞

氏所謂難通學者從至如操斧伐柯，雖取則不遠。詩豳風伐柯：「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傳：「柯，斧柄也。」疏：「執柯以伐，或本師說可耳。」若夫

隨手之變，良難以辭逮。蓋所能言者，具於此云。文心雕龍序志篇：「按譬文雅之場，環絡藻繪之府，亦幾乎備矣。但言不盡意，聖人所難識，在辭管，何能短絃。」與此同意，蓋文章之事

神思為貴，大匠能與人以規矩，不能使人巧也。本節賦序。

佇中區以玄覽

說文：佇，久立也。一老子：「滌除玄覽。」河上公注：「心居玄冥之處，覽知萬物，故謂之玄覽。」中區，謂宇宙之中也。

頤情志於典墳

易頤：「頤貞吉。」疏：「頤，養也。一春秋昭十二年左傳：「是能讀三墳五典。」

疏引孔安國尚書序云：「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此以通指古籍。

遵四時以歎逝

士衡別有感時歎逝二賦。

瞻萬物而思紛

李善曰：「遵，循也。循四時而歎其逝往之事，攬視萬物盛衰，而思慮紛紜也。」

時而歎其逝往之事，攬視萬物盛衰，而思慮紛紜也。」

悲落葉於勁秋，嘉柔條於芳春

文心雕龍物色篇曰：「春秋代序，陰陽參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是以歲歲發春，悅豫之情暢，滔滔孟夏，鬱陶之心凝，天高氣清，陰沈之志遠，霰雪無垠，稔穡之慮深，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

詩品序曰：「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

心懷慄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

李善曰：「懷，懷也。」

霜臨雲，言高潔也。舞賦：「氣若浮雲，志如秋霜。」

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芬

士衡祖遜父抗，並吳名臣。唐太宗嘗書陸機傳論所謂：「祖考車光羽楫，吳運文武交業，將相連華。」是也。其集中祖德述先賦。

卽式懷先德之作，故庾信哀江南賦序曰：「陸機之辭賦，先陳世德。」

游文章之林府

李周翰曰：「林府，謂多如林木，富如府庫也。」

嘉麗藻之彬彬

李善曰：「包咸論語注曰：「彬彬，文質相半之貌。」

篇而援筆，聊宣之乎斯文

先士盛藻，誦習既久，作文利害，漸有微知，因投置往篇，援筆而自矜所見也。本節造賦之由。

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旁訊

李善曰：「收視反聽，言不視聽也。耽思旁訊，靜思而求之也。毛萇詩傳曰：「耽，樂之久。」廣雅曰：「訊，問也。」史記商鞅列傳：「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文心雕龍神思篇：「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瀹五臟，澡雪精神。」亦謂求靜為運思之利步，蓋惟不擾於物，乃能體物也。」

精鶩八極，心游萬仞

李善曰：「精神爽也。八極，萬仞，言高遠也。淮南子曰：「八紘之外，乃有八極。」包咸論語注曰：「七尺曰仞。」淮南子原道篇：「鶩，悅也。」

注：「鶩，馳也。」文心雕龍神思篇：「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心神虛靜，則思無不通，理無不洽，無復時空之限制也。

其致也，情瞳矐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

李善曰：「爾也。」埤蒼曰：「瞳矐，欲明也。」說文曰：「昭，晰明也。」此謂宇宙物象以虛靜之心神取之，則視焉而明，擇焉而精，無復牛虻雜亂之患。

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

羣言，謂諸子百家。六藝，謂六經也。袁守定估畢

叢談：「陳同甫在太學論作文之法曰：『不用古人句，只用古人意。』此卽昌黎所謂師其意不師其詞也。爲文直錄書冊，則人譏之爲稗販，言其如負販子也。亦曰胥鈔，言其如鈔寫吏也。文賦云：『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姚鼐古文辭類纂序：「神理氣味，文之精。」

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則精者亦胡以寓焉。學者之於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終則御其精者而遺其粗者。案姚氏所論為文八法，雖與本篇有殊，然傾瀉激發，洵仍是遺粗御精之旨，可參證也。

浮天淵以安流，濯

下泉而潛浸。李善曰：「制秦美新曰：『故寒天淵之間。』」楚辭曰：「使江水兮安流。」毛詩曰：「冽彼下泉，浸彼菅稂。」黃先生曰：「二句須聯沈辭以下解之。喻隱者能顯之揚者能抑之。」

於是沈辭怫悅，若游魚

銜鉤而出重淵之深。李善曰：「佛悅，難出之貌。」此謂文思自隱以之顯也。

浮藻連翩，若翰鳥纓繳而墜曾雲之峻。李善曰：「聯翩，將墜貌。」王弼周易注曰：「

纓，高飛也。」「說文曰：「繳，生絲縷也。」「謂縷繫縮矢而以弋射。」「曾，層本字。此謂文思出揚而之抑也。或隱或顯，或揚或抑，文術多門，初無定致，連用之妙，存乎一心。此以魚鳥喻辭藻，而以釣弋喻思慮之為用也。」

收百世之闕文，采千載

之遺韻。論語衛靈公篇：「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遺韻，猶云流風餘韻。張雲徵選駁膠言以聲韻之韻釋之，非也。周書王褒廣信傳：「王

文所云未啓，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披，開也。二左傳文十六年注：「振，發也。」五臣注張銑曰：「朝華已

生曰：「收百世之闕文，四句言通變也。」

觀古今於須臾，撫四海於一瞬。

文選北征賦：「聊須臾以婆娑。」注：「須臾，少時也。」胡昭璣文選箋證曰：「此謂文章構思之時，博采古今四海及其

御精遺粗，則須臾一瞬，玄珠已復在。

然後選義按部，考辭就班。袁守定估畢叢談：「凡構思之始，衆妙紛呈，茫無統紀，必擇其意貫氣

畢彈。五臣注呂延濟曰：「謂物有抱景者，必以思叩觸之，而求文理，物有懷音響者，必以思彈擊之，以發文意。」吾友殷石

葉，或沿波而討源。文心雕龍附質篇：「凡大體文章，類多枝派，整派者依源，理枝者循幹，是以附辭會義，務總綱領，驅萬塗於同歸，貞白

或本隱以之顯，或求易而得難。照則難，顯則易，隱顯難易，文思

附會之術也。一案上句由本及末，下句由末及本，此及下共八句，義皆一正一反。

或虎變而獸

末及本，此及下共八句，義皆一正一反。

或虎變而獸

擾，或龍見而鳥瀾。李善曰：「周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揚雄也。莊子曰：『君子居而龍見，大波曰瀾。』胡瑗曰：『按瀾之言，

既立，而枝葉悉歸循附，或本根盡具，而枝葉仍屬支離，舊解似皆未諦。或妥帖而易施，或咀晤而不安。李善曰：『妥帖，易施貌。王逸楚辭序曰：『義多乖異，事不

而枝葉仍屬支離，舊解似皆未諦。或妥帖而易施，或咀晤而不安。李善曰：『妥帖，易施貌。王逸楚辭序曰：『義多乖異，事不

既立，而枝葉悉歸循附，或本根盡具，而枝葉仍屬支離，舊解似皆未諦。或妥帖而易施，或咀晤而不安。李善曰：『妥帖，易施貌。王逸楚辭序曰：『義多乖異，事不

既立，而枝葉悉歸循附，或本根盡具，而枝葉仍屬支離，舊解似皆未諦。或妥帖而易施，或咀晤而不安。李善曰：『妥帖，易施貌。王逸楚辭序曰：『義多乖異，事不

既立，而枝葉悉歸循附，或本根盡具，而枝葉仍屬支離，舊解似皆未諦。或妥帖而易施，或咀晤而不安。李善曰：『妥帖，易施貌。王逸楚辭序曰：『義多乖異，事不

既立，而枝葉悉歸循附，或本根盡具，而枝葉仍屬支離，舊解似皆未諦。或妥帖而易施，或咀晤而不安。李善曰：『妥帖，易施貌。王逸楚辭序曰：『義多乖異，事不

既立，而枝葉悉歸循附，或本根盡具，而枝葉仍屬支離，舊解似皆未諦。或妥帖而易施，或咀晤而不安。李善曰：『妥帖，易施貌。王逸楚辭序曰：『義多乖異，事不

既立，而枝葉悉歸循附，或本根盡具，而枝葉仍屬支離，舊解似皆未諦。或妥帖而易施，或咀晤而不安。李善曰：『妥帖，易施貌。王逸楚辭序曰：『義多乖異，事不

既立，而枝葉悉歸循附，或本根盡具，而枝葉仍屬支離，舊解似皆未諦。或妥帖而易施，或咀晤而不安。李善曰：『妥帖，易施貌。王逸楚辭序曰：『義多乖異，事不

既立，而枝葉悉歸循附，或本根盡具，而枝葉仍屬支離，舊解似皆未諦。或妥帖而易施，或咀晤而不安。李善曰：『妥帖，易施貌。王逸楚辭序曰：『義多乖異，事不

既立，而枝葉悉歸循附，或本根盡具，而枝葉仍屬支離，舊解似皆未諦。或妥帖而易施，或咀晤而不安。李善曰：『妥帖，易施貌。王逸楚辭序曰：『義多乖異，事不

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說文：課，試也。周且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忽務，不以康樂而加思。聖賢所欽，殆此謂也。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而求音。李善曰：春秋賦

題辭曰：「虛生有形。」淮南子曰：「寂寞音之主也。」袁守定估畢叢談：「凡拈題之始，心與理冥，略無所觀，思之則出，深思則愈出。陸平原所謂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而求音也。」黃先生曰：「二句極狀用意之精微。」
函緜邈於尺素，吐滂

沛乎寸心。李善曰：毛良詩傳曰：函，舍也。二五臣注劉良曰：緜，遠也。滂沛，大也。古詩：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言恢之而彌廣，思按之而逾深。李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恢，大

也。」文心雕龍才略篇：陸機才欲窺深，辭務索廣，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即為此語發。殷石驪曰：四句謂尺素雖短，而函義則多，寸心雖小，而吐辭則巨，故能廣言以傳久行，遠深思以窮理盡性也。」播芳蕤之馥馥，說文：蕤，草木華垂貌。馥，發

青條之森森，粲風飛而森豎，鬱雲起乎翰林。呂向曰：粲然如風飛，飄立，鬱然如雲起，翰林，風疾風豎，立也。翰，筆也。言林者，華盛貌。案郭璞游仙詩：靈妃顧我笑，粲然啓玉齒。文心雕龍

原道篇：夫以無識之物，變然有彩，一蓋粲有明麗之意，鬱有美盛之意也。二句皆以一字領下全句，讀時當作一頓，下云：俯寂寞而無友，仰寥廓而莫水。又云：思風發於胸臆，言泉流於唇齒。皆同離騷云：來，吾道夫先路。是士衡所本也。本節總贊文德。

體有萬殊，物無一量。李善曰：文章之體，有萬變之殊，中衆物之形，無一定之量也。二按此言文體之殊途，由於物象之有別，風格之屢遷，由於情志之無方，李注明而未融。紛紜揮霍，形難為狀。

李善曰：紛紜，亂貌。揮霍，疾貌。」辭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為匠。廣雅釋詁：程，量也。李善曰：衆辭俱湊，若程才效伎，取捨由意，類司契為匠。老子曰：有德司契。黃先生曰：二句與理扶贊二言相發明裨補。

在有無而儻俛，當淺深而不讓。李善曰：毛詩曰：何有何無，儻俛求之。論語：子曰：當仁不讓於師。案詩谷風原作：勉，猶強勉也。又谷風上言：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即此文淺深字所由出。

辭之有無意之深淺，所當逼勉而不讓也。雖離方而遞員，期窮形而盡相。李善曰：方圓謂規矩也，言文章在有方圓規矩也。何焯義門讀書記曰：二句蓋亦張融所謂文無定體，以有體為常也。案南齊書張融傳

載其門律自序曰：「夫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為常。」何蓋指此。故夫誇目者尚奢，愜心者貴當。李善曰：其事既殊，為文亦異，故欲誇目者，為文尚奢，欲快心者，為文尚愜，猶快也。一此意文心雕龍屢見，章表篇曰：一懇

慟者，辭為心使，浮侈者，情為文使，繁約得正，華實相勝，唇吻不滯，則中律矣。一哀弔篇曰：一隱心而結文則慟，觀文而屬心則體奢。二勢篇曰：相諱稱文家各有所慕，或好浮華而不知質，或美衆多而不見要約，陳思亦云世之作者，或好煩文博采，深沈其旨者，或好離言辨白，白當作

句)分篇析釐者所習不同所務各異一如音篇曰:夫精章雄實文交加如多偏好大莫
固該慷慨者逆聲而擊節醜藉者見密而高蹈浮慧者矜綺而躍心愛奇者聞誇而驚聽」
言窮者無隘黃先生曰:「無」
論達者

唯曠李善曰:「言其(疑二字當乙轉)窮賤者立說無非滲隘其論通達者」
詩緣情而綺靡李善曰:「詩以言志故曰緣情綺靡精妙
之旨」王闈運王志曰:「詩承也持也承
人心理而持之以風上化下使感於無形動於自然故貴以詞掩意託物寄興使吾志曲隱而自達聞者激昂而欲赴其所不及設施而可見施
行幽窈曠朗抗心遠俗之致亦於昇達焉非可快意騁辭自仗其偏頗以供世人之喜怒也自周以降分爲五七言皆賢人君子不得志之所作
詩唐人好變以駢爲雅直指時事多在詠行覽之餘文猶足豔韓白不達放馳其詞下逮宋人遂成俳曲近代儒生深諷綺靡乃區分奇偶

晉人浮靡用爲談資故入以玄理宋齊游宴藻繪山川梁陳巧思寓言閑闌皆知情不可放言不可肆婉而多思寓情於文雖理不充周猶可諷
誦唐人好變以駢爲雅直指時事多在詠行覽之餘文猶足豔韓白不達放馳其詞下逮宋人遂成俳曲近代儒生深諷綺靡乃區分奇偶

輕詆六朝不解絲情之言疑爲淫哇之語其原出於毛鄭其後成於里巷故風雅之道息焉一案辨章衆體始於典論迄文心雕龍而
極詳贖本篇十體之說則其中機也文心原書具在觸理至明不更徵引惟王氏答陳復心問則純粹士衡之說故以附李注焉
賦體物

而瀏亮李善曰:「賦以陳事故曰體物瀏亮清明之稱也」王志:「賦者詩之一體卽今謎也亦騷語而使人諷諫夫聖人非不能切戒臣民
君子非不敢直忤君相刑傷相繼政俗無裨故不爲也莊論不如隱言故荀卿宋玉賦因作矣漢代大盛則有相如平子之流以諷其
君太冲安仁發摠學識用兼詩書其文爛焉
要本隱以之顯故託體於物而貴清明也」
碑披文以相質李善曰:「碑以敘德故文質相半」王志:「碑始於廟碑文則始墓道以文
述事而不可以事爲主相質者飾質也」黃先生曰:「碑是頌體而當敘

事故文其表而
誄纏緜而悽愴李善曰:「誄以陳
哀故纏緜悽愴」
銘博約而溫潤李善曰:「博約謂事博文約銘以題勒示後故博約溫潤」
王志:「銘記一類也言欲博與欲約」案二家說博約異旨

以李
爲長
箴頓挫而清壯李善曰:「箴以譏刺得失故頓挫清壯」王志:「箴當從耳聽故尚頓挫」國故論衡辨
曰:「頌以褒述功美以辭爲主故優游彬蔚」呂向曰:「彬蔚華盛貌」王志:「後世之
頌皆應制贊人之文故貴優游不可妄譽」以上有韻之文詩之支流專主華飾
論精微而朗暢李善曰:「論以評議臧否以當爲宗
頌皆應制贊人之文故貴優游不可妄譽」以上有韻之文詩之支流專主華飾
論精微而朗暢故精微朗暢」王志:「是非不決論

以明之故必探其精微使朗然而曉」劉熙載文概:「文賦云:論精微而朗暢」精
微以意言朗暢以辭言精微者不惟其難惟其是朗暢者不惟其易惟其道」
奏平徹以閑雅李善曰:「奏以陳情敘事故平徹閑
雅」王志:「奏施君上故必氣平理徹」

說煒曄而譎誑李善曰:「說以感物爲先故煒曄譎誑」王志:「說當回人之意改已成之事譎誑之吏反於正非尚詐也以上皆無韻之
文單行直敘」案士衡所論惟譎誑一語見讓劉勰餘則無明言王氏謂非尚詐陳義甚精信陸氏功臣也文心雕龍

定勢篇「括糴雜體功在銓別宮商朱紫隨勢各配章表奏議則準的乎典雅賦頌歌詩則羽儀乎清麗符檄書移則楷式於明斷史論序注則師範於嚴要箴銘碑誄則體制於宏深連珠七辭則從事於巧黠此循體而成勢隨變而立功者也」說亦與此相類可為參證

分之在茲亦禁邪而制放黃先生曰「邪指虛言放指辭言禁邪制放諸體所同」隋書文學傳序曰「梁自大同之後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巧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彰詞向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駘蓋亦亡國之音

乎」六代末流之弊數語足以盡之**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李善曰「文類漢書注曰「冗散也」文心雕龍鑄戒篇禁邪制放之論殆亦洞燭機先者也

取冗長之理也于光華注引方氏云「以上十四句承謂有萬殊」按陸雲與兄書云「兄文章之高遠絕異不可復稱言然猶皆欲微多」世說新語文學篇注引文章傳張華謂機曰「一人之作文患於不才至子為文乃患太多也」鑄裁篇亦稱「士衡才優而綴辭尤繁是士衡雖知辭達之理終遺繁冗之譏蓋亦「非知之難

能之難也」本節論文辭體式

其為物也多姿其為體也屢遷李善曰「萬物萬形故曰多姿文非一則故曰屢遷」**其會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貴妍**周書王褒庾信

章之作本乎情性覃思則變化無方形言則條流遂貴雖詩賦與奏議異軫銘誄與書論殊塗而撮其指要舉其大抵莫若以氣為主以文傳意考其殿最定其區域據六經百氏之英華探屈宋軀雲之秘奧其調也尚遠其旨也在深其理也貴當其辭也欲巧然後鑿金鑿播芝蘭文質因

其宜繁約適其變權衡輕重斟酌古今和而能壯麗而能典煥乎若五角之成章紛乎猶八音之繁會夫然則魏文所謂通才足以備體矣士衡所謂難能足以達意矣**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李善曰

迭代而成文章若五色相宣而為繡也爾雅曰「暨及也」又曰「迭更也」論衡曰「學士文章其猶絲帛之有五色之功」杜預左氏傳注曰「宣明也」黃先生云「後來范沈聲律之論皆源觸於此實已盡其要妙也」文心雕龍聲律篇「左礙而尋右未滯而討前則聲轉於吻玲玲如振玉

辭靡於耳擊樂如貫珠矣」黃先生札記云「此與士衡音聲迭代五色相宣之說同指究其治之之術亦用口耳而已無他絕巧也」記室云「清濁通流口吻調利」言亦有尋討之功焉非得之自然也**雖逝止之無常固崎嶇而**

難便李善曰「言難逝止無常唯情所適以其體多變固崎嶇難便也逝止猶去留也崎嶇不安貌」楚辭曰「欽岑崎嶇」黃先生曰「二句必聯下文義乃見言音聲無常惟達變者能識之也」**苟達變而識次猶開流**

以納泉李善曰「言其易也」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者則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辭之內音韻盡殊兩字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此衍達變識次之論者**如失機**

而後會恆操末以續顛李善曰：言失次也。文心雕龍聲律篇：凡聲有飛沈，響有雙疊，聲隔字而每舛，聲韻雜句而必睽。（雜當作離）沈則響發而斷，非則聲颯不還，雖轉輻交往，逆鱗相比，迂其際會，則往來連，其為疾病，亦文家

之吃也。此衍失。後會之說者，**謬玄黃之袂敝**，袂，六臣本作一袂。黃先生曰：未釋袂當本作袂耳。**故洩忍而不鮮**。李善曰：言音韻失宜，類繡之玄黃，謬敝，故認洩濁垢而不鮮明也。禮記曰：朱絲之玄黃之

以爲繡，敝文章，楚辭曰：切諛忍之流俗。王逸曰：洩，濁垢也。一案自文賦而後，聲律之說日盛，及永明中而有四聲八病之條，爲文章者幾乎動輒得咎矣。鍾嶸詩品序嘗評之曰：王元長創其首謝，沈約揚其波，三賢咸貴公子孫，幼有文辨，於是士流慕慕，務爲精密，鑿積細微，轉相

凌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黃先生文心雕龍聲律篇札記亦云：爲文須論聲律，其說始於魏晉之際，而遺文繁然可見者，惟士衡文賦數言，細審其旨，蓋謂文章音節，須令諧調，本之詩序，情發於聲，及文爲音之說，稽之左氏琴瑟專章，誰能聽之之言，故非士衡所擬獲也。其後范蔚宗自

謂識宮商，別清濁，能適艱難，齊輕重，遂乃譏訶古今文人，謂其多不于此處。按見擘獄中與諸甥姪書。沈約作宋書，於謝靈運傳後爲論云：『靈均以來，此秘未都，或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其說勇於自崇，而皆若士衡導其先路，所以來韓柳之譏也。按指陸厥與沈約書。詳文章原於言

語疾徐，高下，本自天倪，宜之於口而順，聽之於耳而調，斯已矣。典樂教胄子以詩歌，成均教國子以樂語，斯並文貴聲音之明證，觀夫虞夏之，姬孔之書，諸子之文，辭人之作，雖高下洪細，判然有殊，至於使翰誦利，稱說者，總歸一揆，亦何必拘拘於浮切，斷斷於宮徵，然後爲貴乎。自聲律

之論興，拘者則留情於四聲八病，矯之者則務欲驟廢之，至於信風寒吃而後已，斯皆未爲中道。善乎鍾記室之言曰：『文製本須識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爲足矣。』斯可謂曉音節之理，鑿聲律之拘。本節論文貴意巧辭妍，而音聲尤當諧適。

或仰逼於先條，或俯侵於後章。李善曰：一條，科條也。凡爲文之體，先後皆須意別，不能者，則有此累。文心雕龍章句篇：一章句在篇如斷之抽絲，原始要終，體必麟次，啓行之辭，逆萌中篇之意，絕筆之言，追殿前句之旨。

故能外文綺交，內義脈注，駢專相銜，首尾一體者，辭失其明，則騁旅而無友，事乖其次，則飄寓而不安，是以插句忌於顛倒，裁章貴於順序，斯固情趣之指歸，文筆之同致也。**或辭害而理比，或言順而義妨**。李善曰：周易曰：比輔也。上二句專論章句之排比，此二句則兼指辭義之權衡。文心雕龍總術篇：或義華而聲悴，或理拙而文深。與此義同。蓋辭義俱榮，內外句稱，斯爲佳文也。

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此謂文章之道，割愛爲難。道割愛爲難。

仰逼俯侵，辭害義妨，非此章句辭義之不佳也，直以首尾未能一貫，內外未能交融，故不妥帖，斯則必當割析方得全美耳。**考殿最於銜銖，定去留於毫芒**。李善曰：漢書音義曰：下功曰殿，上功曰最。鄭玄禮記注曰：八兩爲銜，漢書曰：黃鍾之一，籌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然百黍重一銖也。

苟銓衡之所裁，固應繩其必當。李善曰：聲類答寶戲曰：銳思毫芒之內，音義曰：芒，稍芒，兔毫。按此極言去取之精。

物也。漢書曰：「衡平也，平，輕重也。」尚書曰：「惟木從繩則正。」按此二語總束上文，謂文章苟在銓衡則以至當為主，不可自護其短也。本節論定去留文術一。

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適。黃先生曰：「適，當也，讀為適莫之適。」文心雕龍情采篇：「采濳辭詭，則心理愈弊。」文以意為主，說已見前。

極無兩致，盡不可益。李善曰：「言其理既極而」

無兩致，其言又盡而不可益。

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

李善曰：「以文喻馬也。」言馬四警策而彌駿，以喻文資片言而益明也。論語：「子片言可以折獄。」曹子建應詔詩曰：「僕夫警策。」鄭玄周禮注曰：「警，勅戒也。」

也。劉良曰：「猶以策擊馬，得其警動。」俞正燮文賦注書後曰：「說亦難通。策即文句警策，即指片言。今文意揣摩家所謂提挈警句也。謂之警者，居要能立謂之策者，篇本編冊也。文選傅毅舞賦：「僕夫正策。」曹植應詔詩：「僕夫警策。」潘岳西征賦：「發閭鄉而警策。」合此四策注文選者，同之。不知彼三策道塗僕御之馬鞭，此云一篇之策文策警句，各不相涉。此賦此段無取喻意，忽出一馬鞭於文為不辭矣。」文心雕龍有隱秀篇紀昀評曰：「陸平原云：『一篇之警策，其秀之謂乎。』呂氏童蒙訓：「杜詩云：『語不驚人死不休。』所謂驚人語，即警策也。文章無警策，則不足以傳世，蓋不能疎動世人，但晉宋明人專致力於此，故失於綺靡，而無高古氣味。」

雖衆辭之有條，必待茲而效績。李善曰：「必待警策之言以效其功也。」

亮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雅釋詁：「亮，信也。」黃先生曰：「不易，不可改易也。」篇中有警策語，則功多累寡，功多則言可以足志，文可以足言，累寡則不必易也。本節論立警策文術二。

或藻思綺合，清麗千眠。李善曰：「千眠，光色盛貌。」炳若緝繡，悽若繁絃。李善曰：「緝，繁彩色也。」又：「繡，五色彩。」

必所擬之不殊，乃閤合乎曩篇。曩，舊也。義謂前士之盛藻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江山物色，千古常新，暗合曩篇，蓋有之矣。

雖杼軸於余懷，怵他人之我先。李善曰：「杼，織機也。雖出自己情，懼他人先已也。」毛詩：「杼軸其空。」釋文云：「杼，盛緯器。」軸，本又作軸。

苟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捐。說文：「捐，棄也。」文心雕龍指瑕篇：「製同他文，理宜別革。若排人美辭，排當作掠。」以為己力，寶玉大弓，終非其有，全寫則揭篋，傍采則探囊。」按陳言務去，亦非容易。因革之數，惟去其泰耳。參下模擬篇按語。本節論戒雷同文術三。

或苕發穎豎，離衆絕致。李善曰：「苕，草之苕也。」言作文利害，理難俱美。或有一句同乎苕發穎豎，離於衆辭，絕於致思也。孫卿子曰：「蒙鳩為巢，聚之苕苕。」小雅曰：「禾穗謂之穎。」黃先生補文心雕龍隱秀篇曰：「意有所重，明以單辭超越。」

或苕發穎豎，離衆絕致。李善曰：「苕，草之苕也。」言作文利害，理難俱美。或有一句同乎苕發穎豎，離於衆辭，絕於致思也。孫卿子曰：「蒙鳩為巢，聚之苕苕。」小雅曰：「禾穗謂之穎。」黃先生補文心雕龍隱秀篇曰：「意有所重，明以單辭超越。」

常音獨標君。類則秀生焉。形不可逐，響難爲係。李善曰：「鶴冠子曰：『影之隨形，響之應聲，一言方塊，孤立而特峙，非常音之所』

緯。李善曰：「文之綺麗者，經緯相成，言斯句既佳，塊然立而特峙，非常音之所能緯也。」心牢落而無偶，意徘徊而不能掃。李善曰：「牢落，猶遠落也。言思之心牢落而無偶掃之意徘徊而不能也。」說文曰：

「掃，取也。」洪頤煊讀書叢錄：「掃本摘字，依注當作掃，說文：『掃，摘取也。』與所引說文義合。」語蓋指通篇不稱之苦。」二秀句獨拔篇中，反視餘文，悉成詞費也。故下即論豪華集翠之理。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

媚。李善曰：「雖無佳偶，因而留之，譬若水石之藏珠玉，山川爲之輝媚也。」孫卿子曰：「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彼榛楛之勿剪，亦蒙榮於集翠。廣雅釋木：「木叢生曰榛。」荀子勸學篇：「問楛者勿告

也。」注：「榛，惡也。」詩召南：「勿剪勿伐。」傳：「剪，去也。」說文：「翠，青羽雀也。」榛，楛，惡木。若佳禽來集，則人亦不剪伐之。喻篇有秀句，則餘文亦連類而佳也。以上四句同意。文心雕龍銜裁篇曰：「夫美，錦製衣，修短有度，雖玩其采，不倍領袖，巧猶難繁，況在乎拙而文賦，以爲『榛楛勿剪』。」

唐音足曲，其識非不鑿，乃情苦楚繁也。黃先生札記云：「此段極論文之不宜繁，自是正論。然士衡所云『榛楛勿剪，蒙榮集翠』，亦有此一理。古人文傷繁者，不僅士衡一人，閱之而不以繁爲病者，必由有新意清氣以彌縫之也。」綴下里於白雪，吾

亦濟夫所偉。李善曰：「言以此庸音而偶彼嘉句，譬以下里鄙曲，綴於白雪之高唱，吾雖知美惡不倫，然且以益夫所偉也。」宋玉笛賦曰：「師曠爲白雪之曲。」說文曰：「偉，猶奇也。」宋玉對楚王問：「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阿，雜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是以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本節論濟庸音，文衡四。

或託言於短韻，對窮迹而孤興。李善曰：「短韻，小文也。言文小而事寡，故曰窮迹。迹窮而無偶，故曰孤興。」俯寂寞而無友，仰寥廓而莫承。李善曰：「言累句以成文，猶衆絃之成曲。今短韻孤，譬無友，仰而應之，則寥廓而無所承。」譬偏絃之獨張，含清唱而靡應。李善曰：「言累句以成文，猶衆絃之成曲。今短韻孤，譬無友，仰而應之，則寥廓而無所承。」

則而莫承也。毛萇詩傳曰：「靡，無也。」按自此以下五節皆論行文之病，而以音樂爲喻。本節論文小事寡，則前後失應，文病一。

或寄辭於瘁音，言徒靡而弗華。李善曰：「瘁音，謂惡辭也。靡，美也。言空美而不光華也。」班固漢書贊曰：「纖微憔悴之音作而民思憂。」薛君韓詩章句曰：「靡，好也。」按此當以文心雕龍風骨篇釋之。彼文云：「辭之待骨

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結言端直，則文骨成壽，意氣駿爽，則文風清焉。若豐藻充闕，風骨不飛，則振采失鮮，質實無力，是以藻虛哉。篇務盈守氣剛健，既實輝光乃新。此云痒骨，即風骨不飛。質實無力之謂也。靡言，即豐藻充闕之謂也。弗華，即一振采失鮮之謂也。救

之道，惟在守氣。所謂氣盛則言之長短與聲之高下皆宜也。**混妍蚩而成體，累良質而為瑕。**李善曰：「妍謂言靡，蚩謂瘠音，既混妍蚩以成體，則累良質而為瑕。」禮記曰：「玉瑕不掩瑜。」鄭玄曰：「瑕，玉之病也。」風骨篇又云：「夫羣置備色，而翾翬百步肌豐而力沈也。鷹隼乏采，而翰飛戾天，骨勁而氣猛也。文章才力，有似於此。若風骨之采，則鶯集翰林，交瓦風骨，則雉竄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筆之鳴鳳也。」按士衡但論瘠音靡言之病，而彥和更申徒具氣骨，亦非至文之理。其說尤精，又前云「榛樁勿可蒙茸，集翠者蓋瑜足掩瑕，故相濟無害」，此云妍蚩相混，良實為瑕者，則瑕足累瑜，故必改始佳。此其分別甚微，而至要。學者宜於此察也。**象下管之偏疾，故雖應而不和。**李善曰：「其音既瘠，其聲偏疾，升歌與之間奏，並復相應，而不和諧，杜預左氏傳注曰：「象類也。」禮記曰：「升歌清廟，下管象。」王肅家語注曰：「下管，堂下吹管象，武舞也。」本節論言靡無骨，則辭義不諧，文病二。

或遺理以存異，徒尋虛以逐微。李善曰：「自魏三祖史尚文辭，江左齊梁其弊彌甚，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委盈箱，惟是風雲之狀。」按如謬之說，則士衡此之所指，乃魏晉以來新奇浮靡之文。文心雕龍議對篇云：「支離構辭，穿鑿會巧，空騁其華，固為事實所損，設得其理，亦為浮辭所埋。」風下篇云：「跨略舊規，馳騁新作，雖獲巧意，危敗亦多。」定勢篇云：「自近代辭人，率好說巧，原其為體，詭說所變，厭讀舊式，故穿鑿取新，然密會者以意新得巧，苟異者以失體成怪，舊練之才，則執正以駁奇，新學之銳，則逐奇而失正。」序志篇云：「夫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聲啾，雖本彌甚，將遂訛濫。」說皆與此相發。

言寡情而鮮愛，辭漂浮而不歸。李善曰：「說文曰：「玄，小也。」許慎注附之術。李善曰：「不歸，謂不歸於實也。」猶絃么而徽急，故雖和而不悲。」李善曰：「鼓琴循絃，謂之徽。」李周翰曰：「託思於物，必有至情愛好之者，然後形之於言也。若遺其理要，存於小異，務為畫飾，以逐微細，言而寡情，情復少愛。」按寡情，即是少愛。此注迂曲，則浮辭漂蕩，不歸於事實矣。亦由絃小而調急，雖聲和諧，則躁烈而不悲也。本節論文偏浮詭，則無學至之情文病三。

或奔放以諧合，務嘈囋而妖冶，徒悅目而偶俗，固聲高而曲下。呂延濟曰：「嘈囋，浮詭聲，或有奔馳放縱其目，偶俗而已。」按李善曰：「廣雅曰：「構，諧也。」耦，偶古字通。」此寤防露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呂延濟曰：「寤，覺也。」李善曰：「聲之雖高而曲下者。」按聲高指其調言，曲下指其品言也。

寤防露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呂延濟曰：「寤，覺也。」李善曰：「聲之雖高而曲下者。」按聲高指其調言，曲下指其品言也。

而防露作禮記曰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蓋防露逐臣之曲桑間亡國之音皆哀而且傷不合中道故云悲而不雅雅正也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云一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交北齊書文苑傳論云一江左梁末彌尚輕險始自儲宮利乎流俗雜憑憑以成音故雖悲而不雅此皆是證士衡之說也本節論文傷淫侈則無雅正之德文病四

或清虛以婉約每除煩而去濫評文自有此語除煩去濫者謂翦截浮詞而無蕪穢也 闕太羹之遺味同朱

絃之清汜雖一唱而三歎固既雅而不豔李善曰一作文之體必須文質相半雅豔相資今文少而質多故既雅而不豔比之太羹而闕其餘味方之古樂而同清汜言質之甚也餘味謂樂羹皆

古不能備其五聲五味故曰有餘也禮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太羹不和有遺味者矣鄭玄曰朱絃練朱絃也練則聲濁越瑟底孔畫跡之使聲遲也唱發歌曲也三歎三人從而歎之太羹肉湊不調以鹽菜也遺猶餘也然太羹之有餘味以爲古矣而又闕之甚之辭也一本節論文過質實則無當豔之美文病五

若夫豐約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適變曲有微情豐約指文辭之簡繁俯仰指文辭之位置凡此皆屬極手之變運用存乎一心故曲折而有微妙之情也 或言拙而

喻巧或理朴而辭輕此當加修改之功者文心雕龍神思篇若情數詭雜體變遷質拙辭或孕於巧義庸事或萌於新意視布於麻雖云未費費當作貴杼軸獻功煥然乃珍是其義也 或襲故而彌新

或沿濁而更清此已得通變之道者在子知北游萬物一也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 因故而更新因濁而更清蓋以此理也 或覽之而必察

或研之而後精此總束上文謂其曲變微情有覽即知者有精研乃得者 譬猶舞者赴節以投袂歌者應絃而遣聲李善曰王粲七釋曰邪脫鼓下充音

赴節左氏傳曰投袂而起杜預曰投袂也 張銑曰文入是蓋輪扁所不得言莊子道篇輪扁曰斲輪徐則甘而不妙理譬如善斲者赴節舉袖善歌與絃相應適合其聲如一也 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

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亦非華說之所能精李善曰王充論衡曰徒能華說之效華說猶美言耳前既略陳文術文病諸端本節復申隨手之變其難辭遂之旨蓋示學者以不

可拘牽也。

普辭條與文律，良余膺之所服，辭條即文律，謂為文之法式也。六臣皆以音律說文律，非也。說文：「普，禮記曰：『子曰：回得。』一善則拳拳服膺，不失之矣。」練世情之常

尤，識前修之所淑，李善曰：「纏子董無心曰：『管得事君子，不識世情。』尤，非也。楚辭曰：『塞吾法乎前修兮，非時俗之所服。』淑，善也。」李周翰曰：「簡練時人之常過，乃識前賢之所美也。」按文心雕龍通變篇引桓譚云：「予見新進麗文，美而無採，及見

劉楊言辭，常輒有荷。」與此同意。雖濬發於巧心，或受吹於拙目。李善曰：「言文之難，不能無累，雖復巧心濬發，或於拙目受吹，笑也。吹與黃同。」薛傳均又選古字通疏論：「按阮嗣宗詠懷詩：『噉噉今自出。』說文云：「噉，笑也。噉與黃同。」蓋噉從崇字得聲，故通用也。說文無吹字，當是吹之誤。說文吹字下云：「吹，戲笑也。」噉，蚩皆從虫得聲，故通。今吹字從山者，山字即申字之訛。此謂賞會之難，雖前修不免遭彈射也。」彼瓊敷與玉藻，敷借為璆，與華同。華，古音敷也。

若中原之有菽，李善曰：「毛詩曰：『中原有菽，庶人采之。』毛萇曰：「瓊敷玉藻，以喻文也。」同棗籥之罔窮，與天地

乎並育，李善曰：「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河上公曰：「橐籥中空虛，故能齊聲氣也。」王弼曰：「棗，排棗籥樂器。」按此謂前修所淑，隨手可采，終古無絕。」雖紛藹於此世，嗟不盈於余掬。

李善曰：「毛詩曰：『終朝采綠，不盈一掬。』毛萇曰：「綠，王芻兩手曰掬。」李周翰曰：「紛藹謂繁多也。」黃先生曰：「以上六句言世間自有佳文，而佳者實難也。」患挈瓶之屢空，病昌言之難屬，李善曰：「左傳：『患挈瓶之屢空。』病昌言，病昌言之難屬也。」雖

有挈瓶之智，守不假器，按杜注：「挈瓶，汲者，喻小智。」論語曰：「回也，屢空。」尚書：「帝曰：『禹亦昌言。』王逸楚辭注曰：「屬，續也。」黃先生曰：「挈瓶，自喻昌言謂古之佳文。」故蹠蹠於短垣，放庸音以足曲，李善曰：「莊子曰：『蹠蹠，行爾無如矣。』爾雅曰：「庸，常也。」黃先生曰：「蹠蹠，於短垣，言為才分所限。」

恆遺恨以終篇，豈盈懷而自足？懼蒙塵於叩缶，顧取

笑乎鳴玉。李善曰：「缶，瓦器而不鳴，更蒙之以塵，故取笑乎鳴玉之聲也。文子曰：「蒙塵而欲無味，不可得也。」李斯上書曰：「擊箠叩缶。」按鳴玉猶鳴球，尚書益稷謨：「鼗擊鳴球。」傳：「球，玉磬也。」叩缶，秦人之俗樂，以自喻鳴球。先王之雅奏，以喻前修。黃先生云：「以上八句言古人之文既鮮佳者，已之文亦復然，即此見士衡之嫌虛，前云恆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非知之難，能之難，此節與彼交相應，一木節論文事之既易。」

以上八句言古人之文既鮮佳者，已之文亦復然，即此見士衡之嫌虛，前云恆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非知之難，能之難，此節與彼交相應，一木節論文事之既易。

意不稱物，文不逮意，非知之難，能之難，此節與彼交相應，一木節論文事之既易。

若夫應感之會，通塞之紀。李善曰：「周易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禮記月令法「紀會也」。李善曰：「莊子曰：其來不可御，其去不可止。」藏若

景滅。景影也。本字。行猶響起。論語述而篇「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集解引孔曰：「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善大馬。方天機之駿利，夫

何紛而不理。李善曰：「莊子：蠅曰：今予動吾天機。」司馬彪曰：「天機，自然也。」思風發於胸臆，言泉流於唇齒。論衡超奇篇：「實誠在胸臆，文章著於唇齒。」即此意紛葳蕤

以馶，唯毫素之所擬。李善曰：「葳蕤，盛貌。馶，馶也。」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呂向曰：「徽，微也。溢，目也。泠泠，盈耳也。」文章盛

此上所謂率。及其六情底滯，志往神留。李善曰：「仲長子：言曰：喜、怒、哀、樂，好、惡，謂之六情。」國語曰：「夫人氣縱則底，底則滯。」周南「亦其證」。

兀若枯木，豁若涸流。呂延濟曰：「兀，若枯木，忠不動也。」豁若涸流，思之絕也。謂豁然空虛，涸而無水也。覽營魂以探蹟，頓精爽而自

求。李善曰：「楚辭曰：營魂而升遐。」按營，亦魂也。見老子注。」周易曰：「理翳翳而愈伏，思乙乙其若抽。」李善曰：「方言曰：翳，探也。索隱：鈎深致遠。」左氏傳：「樂禮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

說文曰：「陰氣尚強，其出乙乙然。」胡紹瑛曰：「史記律書：乙者，言萬物生，軋軋也。」禮記月令注：「乙之音軋軋也。」並論乙乙軋軋，蓋古音轉也。或作札。古詩：「札札鳴機杼。」是也。此作乙乙，猶存古音古義。按此上所謂竭情而多悔。

多悔，或率意而寡尤。李善曰：「左氏傳：趙武曰：范宣言於晉國，竭情無私。」淮南子曰：「人輕小害，多悔，或率意而寡尤，至於多悔。」論語子曰：「言寡尤，行寡悔，包曰：尤，過也。」三句總束上文。雖茲物之在我，非余

力之所勦。李善曰：「言文之不來，非子力之所并。」國語曰：「勦力一心。」賈逵曰：「勦，力併力也。」茲物謂文，文思開塞時，繫天機，故或非力之所能及。

故時撫空懷而自惋，吾未識夫開塞之所由。巢韻：「惋，驚歎也。」李善曰：「開謂天機駿利，寒謂六情底滯。」按文心雕龍神思篇云：「思理為妙，神與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氣統其關鍵，物沿耳目，而辭令管其樞機，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關鍵將寒，則神有運心。」亦極論開塞之理。嗣更申言守靜致虛，即

所以調節文心，已見前引，而養氣篇言之尤備。其略云：「思有利鈍，時有通塞，沐則心覆，且或反常，神之方昏，再三愈讀，是以吐納文藝，務在節宣清和其心，調暢其氣，煩而即捨，勿使壅滯，意得則舒懷以命筆，理伏則投筆以卷懷，逍遙以針勞，談笑以藥勸，常弄閑於才鋒，賈餘於文勇，使

刃發如新湊理無滯，雖非胎息之遺術，斯亦肅氣之一方也。二是開塞之由，雖莫識於一時，而虛靜之境，當養之於平日。庶幾臨文效績，可以寬愆矣。本節論文思之通塞。

伊茲文之爲用，固衆理之所因，文心雖龍體性篇「夫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蓋沿隱以至顯，因內而符外者也。」恢萬里而無闕，通億載而爲津；

小爾雅廣言「闕，限也。」說文「津，渡也。」黃先生曰「恢，萬里句言所傳者廣，通億載句言所行者久。」俯貽則於來葉，仰觀象乎古人，貽則來葉，謂垂範後世。觀象古人，謂取法前修。李善曰「葉，世也。幽通賦曰「終保

己而貽則。」奇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濟文武於將墜，宣風聲於不泯，李善曰「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奇書畢命曰「章善癉惡，樹之風聲。」毛詩曰「靡國不泯。」毛萇曰「泯，滅也。」塗

無遠而不彌，理無微而不綸，李善曰「法言曰「彌，綸天地之事，記久明遠者。」莫如書。」周易曰「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王肅曰「彌，綸經裏也。」配霑潤於雲雨，象

變化乎鬼神，李周翰曰「文德可以養人，故配霑潤於雲雨，出幽入微，故象變化乎鬼神。」被金石而德廣，流管絃而日新。李善曰「金，鐘鼎也。石，碑碣也。言文之善者，可被之金石，施之

樂章。吳越春秋：樂師謂惑王曰「君王德可刻之於金石，聲可託之於管絃。」毛詩序曰「漢廣，德廣所及也。」周易曰「日新之謂盛德也。」文心雕龍原道篇「爰自風姓，暨於孔氏，玄聖創典，素王述訓，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設教，取象乎河洛，問數乎蓍龜，觀天文以極變，察人文以成

化，然後絕經緯區宇，彌綸聲靈，發揮事業，彪炳辭義，故知道原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迨旁通而無滯，日用而不匱。」與此略同。本節總贊文用。

謹案晉書陸機傳：機字士衡，吳郡人也。祖遜，吳丞相，抗。吳大司馬，機少有異才，文章冠世，伏膺儒術，非禮不動。抗卒，領父兵爲牙門將，年二十而吳滅，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有十年。至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太傅楊駿辟爲祭酒，惠帝即位，遷太子洗馬，著作郎。歷吳王晏

郎中令，遷尚書兵部郎，轉殿中郎，尋爲趙王倫相國參軍，封關中侯，進中書郎，倫誅，坐徙邊，遇赦。成都王穎表爲平原內史，太安初，穎與河間王顥起兵討長沙王乂，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敗於河橋，孟玖譖於成都王穎，機與弟雲及從弟斌並誅。年四十三，機天才秀逸，辭藻宏

麗，張華嘗謂之曰「人之爲文，當思才少，而子更思其多。」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後葛洪著書稱機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其弘麗妍贍，英銳漂逸，亦一代之絕乎。」其爲人所推服如此。」

隋志載機集十四卷，今通行者有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小萬卷樓叢書本，四部叢刊本，蕭選頗錄機文，文賦亦在焉。今箋以李善注

爲主。參以五臣及諸家之說。劉氏文心。與之筆響同音。故錄其足資參證者尤備云。

臧榮緒晉書曰：「機天才綺練。當時獨絕。妙解情理。心識文體。故爲文賦。」蓋單篇持論。綜核文術。簡要精簡。伊古以來。未有及此者。也。觀其辭鋒所及。凡命意遣辭體式。聲律文術。文病文德。文用。莫不包羅。可謂內須彌於芥子者已。諸端隨文發義。略可瞭然。神而明之。是在學者。惟體式之異。今古攸殊。而臨文必先定體。則爲不易之理。本卷既以製作標目。是宜加之闡發。庶進論文辭之道。更無感焉。

考體式之辨。乃學文始基。吳訥云：「文章以體製爲先。精工次之。失其體製。雖浮聲切響。抽黃對白。不可謂之文矣。」陳洪謨云：「文莫先於辨體。體正而以意爲經。以氣貫之。以辭飾之。體。文之幹也。意。文之帥也。氣。文之翼也。辭。文之華也。」皆重辨體之說。明賢此論。固不可易也。徵之載籍。文體之論。莫先魏文典論。其論文篇云：「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尙實。詩賦欲麗。」事屬草創。辨析尙簡。及士衡此作。已較恢廓。晉擊突文章流別。及梁任昉文章緣起。始有專論文體之書。而擊書今殘。就佚文考見者。惟頌詩。七賦。箴銘誄。碑。哀辭。哀策。圖讖。設論諸體。任書今傳者。或謂唐張讀所補。或疑明陳德仁所僞。要非原文。八十五題之別。蓋未爲先梁之舊也。及劉啻人作文心雕龍。前二十五篇自原道。徵聖。而外。有宗經。正緯。辨騷。明詩。樂府。銓賦。頌贊。祝盟。銘箴。誄碑。哀弔。雜文。諧隱。史傳。諸子。論說。詔策。檄移。封禪。章表。奏啓。議對。書記。諸目。皆闢文體。昭明文選。界義較嚴。至經于史。悉不入錄。而分有賦詩。騷。七。詔。冊。令。教。策。問。表。上書。啓。彈事。賤。奏。記。書。移。書。檄。對。問。設。論。辭。序。頌。贊。符。命。史。論。史。述。贊。論。連。珠。箴。銘。誄。哀。文。碑。文。墓。誌。行。狀。弔。文。祭。文。共。三。十。八。類。又。詳。於。劉。其。制。名。雜。碎。重。疊。世。之。譏。彈。者。不。乏。其。人。然。以。甄。錄。既。佳。流。布。尤。廣。故。後。來。師。厥。成。規。者。亦。代。有。之。若。宋。李。昉。文。苑。英。華。姚。鉉。唐。文。粹。呂。祖。謙。宋。文。鑑。元。蘇。天。爵。元。文。類。明。程。敏。政。明。文。衡。皆。號。爲。善。本。者。也。至。明。吳。訥。爲。文。章。辨。體。徐。師。曾。爲。文。體。明。辨。則。網。目。苛。細。尤。勝。齊。梁。竟。達。百。餘。體。分。析。之。繁。至。是。遂。極。窮。則。變。變。則。通。而。有。清。姚。會。之。法。與。焉。姚。氏。古。文。辭。類。纂。分。類。凡。十。有。三。曰。論。辨。曰。序。跋。曰。奏。議。曰。書。說。曰。贈。序。曰。詔。令。曰。傳。狀。曰。碑。誌。曰。雜。記。曰。箴。銘。曰。贊。頌。曰。辭。賦。曰。哀。祭。曾。氏。經。史。百。家。雜。鈔。分。門。三。曰。著。述。曰。告。語。曰。記。載。門。各。有。類。著。述。三。類。則。論。著。辭。賦。序。跋。是。也。告。語。四。類。則。詔。令。奏。議。書。牘。哀。祭。是。也。記。載。四。類。則。傳。誌。敘。記。典。志。雜。記。是。也。近。世。言。文。者。率。以。二。家。類。例。爲。宗。亦。以。其。軌。簡。取。繁。較。易。考。論。耳。餘。杭。先。生。往。爲。文。學。論。略。篇。病。近。世。言。文。學。者。陳。義。過。奪。乃。本。修。辭。立。誠。之。訓。推。廣。封。域。及。於。無。句。讀。文。嘗。列。爲。左。表。以。言。包。絡。則。廣。於。文。心。以。言。條。秩。則。勝。於。吳。徐。今。之。衡。文。體。者。設。能。折。衷。其。說。亦。庶。幾。近。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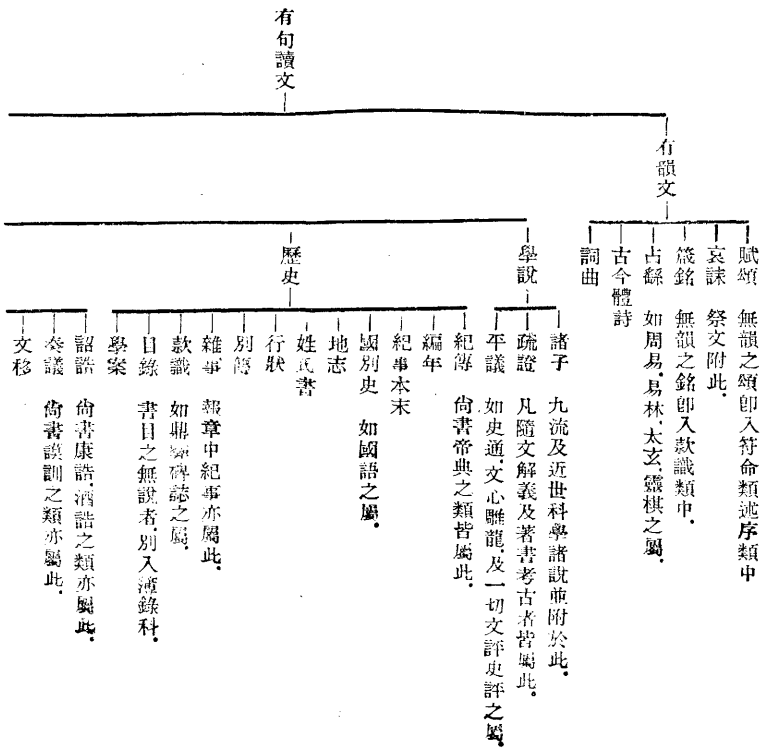
無句讀文

一 關書
一 表譜
一 簿錄
一 算草

簿錄與表譜殊者。以不皆旁行綴繫故。

文

賦



賦頌 無韻之頌即入符命類述序類中

哀誄 祭文附此

箴銘 無韻之銘即入款識類中

占繇 如周易易林太玄靈棋之屬

古今體詩

詞曲

諸子 九流及近世科學諸說並附於此

疏證 凡隨文解義及著書考古者皆屬此

平議 如史通文心雕龍及一切文評史評之屬

紀傳 尚書帝典之類皆屬此

編年

紀事本末

國別史 如國語之屬

地志

姓氏書

行狀

別傳

雜事 報章中紀事亦屬此

款識 如鼎彝碑誌之屬

目錄 書目之無說者別入簿錄科

學案

詔誥 尚書康誥酒誥之類亦屬此

奏議 尚書謨訓之類亦屬此

文移

無韻文

公牘

判批
告示
一切教令皆屬此

訴狀

錄供

履歷

契約

書志

官禮

律例

公法

儀注

符命

論說

對策

雜記

述序

書札

小說——文言俗語諸體均屬之。

如條約、地契、引帖之屬，其私立者即入書札類中。

如正史各志及通典、通考之屬。

如周禮、六典、會典之屬。

如儀禮、江都集禮、書儀之屬，其經學家專門說禮者，即入疏證類中。

如封禪告天制、秦典引之屬，不皆有韻。

連珠之類亦屬此。

私訂契約不關公牘者亦屬此。

文

賦

原夫文體之辨析，蓋有三難：一者體式之孳乳，與日俱新，如詞曲戲劇之屬，先梁所無，則依摯任劉蕭之分類，勢難歸納；二者觀念之錮蔽，賢者不免，如小說背詞之類，或近鄙俚，或近迷妄，前者姚曾不取，後者提要不收，三者體義之混淆，自來即爾，如西清詩話載介甫譏東坡醉白堂記為韓白優劣論，東坡斥介甫慶州學記為學校策，雖相詆訶，要亦實情，即此之故，不惟綜覽前文之不易，抑亦釐定已作而為難，近人乃多有主依西人之法，以一用「代」體，為標準，而區文為說理、記事、抒情之三類者，此在吾國，宋真德秀著文章正宗，分辭令、議論、記事、詩歌四類，宋祁筆記論漢代作家謂「賈誼善言治，鼂鉗善言兵，董仲舒善推天人，司馬遷敘事，相如揚雄文章，劉向父子博洽，」楊

慎丹鉛錄釋之云：「遷者紀事之文，董者說理之文，馬揚者游說諷諫之文。」錢大昕與友人書亦謂文有四用：曰明道，經世，闡幽，正俗，皆大略相近。此雖割奪周浹，無所不包，而其病則過嫌闕疏，使人無從取法。昔張融有文無常體，有體爲常之說，引已見前，而金王若虛溇南遺老集亦云：「或問：文章有體乎？曰：無。又問：無體乎？曰：有。然則果何如？曰：定體則無，大體須有。」二君之論，可謂通方之談。學者苟能多誦名篇，知文章雖無定體，而以有體爲常，則製作之頃，雖神明變化，終合規矩準繩，斯爲善矣。

詩教下 章學誠

或曰：若是乎，三代以後，六藝惟詩教為至廣也。敢問文章之用，莫盛於詩乎？此承上篇所論，設為問答之辭，以更深推闡。

曰：豈特三代以後為然哉？三代以前，詩教未嘗不廣也。夫子曰：「不學詩，無以言。」論語李氏篇

述，未嘗無達衷之言語也。說文：「衷，裏衾衣也。」假借為中。達衷，猶言達胸中之意。惟託於聲音，而不著於文字。文字以代聲氣，故於語言為後起。已詳文學總略篇。

故秦人禁詩書。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弟子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易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敢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書闕有間，史記五帝本紀：「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敢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書闕有間，紀對一書缺

有間矣。正義：「言古文尚書缺失，其間多矣。」漢志六藝略：「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為上斷於堯，下迄於秦，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文也。」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十六篇。」此書闕有間之大略也。

而詩篇無有散失也。漢志六藝略：「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及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

後世竹帛之功，勝於口耳；而古人聲音之傳，勝於文字。則古今時異，而理勢亦殊也。此阮元文言說所本。

古聖王以禮樂治天下，三代文質，出於一也。按出於一者，謂其申政教文質重輕，皆如其分，非謂三代無等差也。虞夏商周各有所勝，則禮記表記詳之矣。世之盛也，

典章存於官守，禮之質也；情志和於聲詩，樂之文也。禮記樂記：「屬中，正無邪，禮之質也。」又「中正無邪，禮之質也。」此用其語。迨其衰也，

典章散，而諸子以術鳴，故專門治術，皆為官禮之變也；情志蕩，而處士以橫議，孟子滕文公篇：「聖王不作，諸侯

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故百家馳說，皆為聲詩之變也。原注：「名法兵農陰陽之類，主實用者，謂之專門治術，其初各有職業，故歸於詩而為樂之變也。」戰國之文章，先王禮樂之變也。原注：「六藝為官禮之遺，其說亦詳外篇校籙略中著錄先明大道論。」按其說已略引於上篇注。然而獨謂

詩教廣於戰國者，專門之業少，而縱橫騰說之言多，後世專門子術之書絕，原注：「偽體子書，不足言也。」江球讀子

厄言論子部之沿革與廢曰：「古人著書，必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卓然一家言，而後可以名曰子書。唐宋以後，諸子道衰，類書繁起，鈔胥是務，勦襲相因，亦驟然列名於子部之中，子書之體不明，先民之緒遂湮，無惑乎諸子百家之學，響沈景絕於後世，而綴學汲古之士，所以忒然懼也。古之

學術，曰道，曰器，道者，形而上者，器者，形而下者，有形，形而上者，無形，諸子百家之學，寄想於無朕，役志於無涯，類之於天下之大際之身心性命之微，皆絕然為無形之學，故曰為道，誠為百學之冠，下視彼紛紛者，均亡足以攀其肩，惟昔在古代，天地秘藏，鑰之未啓，至周秦之際，

諸子乃逐浪奔復，舉石影沙，扶輿旁薄，空然興起，開古今未有之奇觀，然吾國學術之盛，莫過於周秦，而吾國學術之衰，亦自周秦始，蓋盛極難繼，理則然也。」而文集繁，雖有醇駁高下之不同，說文：「醇，不澆酒也。」玉篇：「駁，馬色不純也。」以喻純粹與否。

其究不過自抒其情志，故曰：後世之文體皆備於戰國，而詩教於斯可謂極廣也。學者誠能博覽後世之文集，而想見先王禮樂之初焉，庶幾有立而能言，原注：「學問

有主即是立，不盡如朱子所謂肌膚筋骸之束而已。按論語季伯篇：「立於禮。」朱注：「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束，筋骨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為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章氏所指即此，可以與聞學

可以與聞學

可以與聞學

詩學禮之訓矣。本節論詩教之廣，異世所同，而戰國尤盛之理。

學者惟拘聲韻之爲詩，而不知言情達志，敷陳諷諭，抑揚涵泳之文，皆本於詩教。是以後

世文集繁，而紛紜承用之文，相與沿其體，而莫由知其統要也。文學之事，因物盡志，隨類賦形，辭意參伍，變化至繁，若僅執一而論其流別，則不免

拘虛之見。如詩者，其意主於抒情，其辭必須有韻，然亦有抒情而無韻者，有用韻而不抒情者，是當分別觀之，乃盡其道。自來論文，拘執外形者多，故章氏力矯其失，而昌言詩教之廣焉。至於聲韻之文，古人不盡通於

詩，而後世承用詩賦之屬，亦不盡出六義之教也。六義之教，謂詩教也。詩大序：「詩有六義焉。」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亦見周禮太師。其故

亦備於戰國。是故明於戰國升降之體勢，而後禮樂之分可以明，六藝之教可以別，七略

九流諸子百家之言，可以導源而濬流，兩漢六朝唐宋元明之文，可以畦分而腴別。說文：「田曰畦。」又「腴，稻中畦也。」

官曲術業，禮記儒行：「營道同術。」注：「術業也。」聲詩辭說，口耳竹帛之遷變，可坐而定矣。坐定，言其易也。晉書石季龍載記：「不煩一

旅之師，而坐定梁益。」本節總論論文不拘形貌，乃能明其統要。

演疇皇極訓，誥之韻者也。書洪範：「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僞孔傳：「洪，大範，法也。言天地之大法。」正義：「乃賜禹大法九類。」又「五曰建用皇極。」僞孔傳：「皇，大極中也。凡立事常用大中之道。」正義：「凡所立事，王者所行，皆是

無得過與不及，常用大中之道也。」演疇者，正義云：「此經開源於首，覆更演說，非復一問一答之勢，必是箕子自爲之也。」訓誥者，書體之名，若伊訓大誥之類，洪範是箕子舉天錫大法告之武王，亦其屬也。吾國經籍韻論之研討，自明陳第發其端，厥後顧炎武、毛奇齡、段玉裁諸君著書，皆有

增益修飾，及江有誥氏著詩經韻讀，羣經韻讀，楚辭韻讀，先秦韻讀四書，然後四部古書，悉了然矣。今就章氏舉列於江書中各錄一例，其詳具在原書洪範，而康而色曰：子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爲皇之極。」色德福極同在之部。所以便諷誦，

志不忘也。六象贊言，爻繫之韻者也。六象謂卦之六爻，繫辭云：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蓋八卦始作，每卦三爻，雖有萬物之象，其變通之理，猶自未備，故因此八卦而更重之，卦有

六爻，遂重為六十四，於是發揮旁通，無微不至矣。象象繫辭之屬，則以贊爻卦義，明其吉凶者也。屯卦：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一遭，班同在元部。其象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生，貞盈，寧同在耕部。其象有曰：六二之難乘，剛

也。十年乃字，反常也。剛，常同在陽部。繫辭：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處語同在魚部。

也。十年乃字，反常也。剛，常同在陽部。繫辭：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處語同在魚部。

也。傳記如左國。左傳用韻者，如隱十一：「山有木，工則度之，實有禮，主則擇之。」度擇同在魚部。國語用韻者，如越語：「不亂民功，不適天時，五穀稔熟，民乃蕃滋。」君臣上下，交得其志，時滋志同在之部。著說如老莊，

者，如人間世：「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成，生，刑同在耕部。文逐聲而遂諧，語應節而

者，如人間世：「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成，生，刑同在耕部。文逐聲而遂諧，語應節而

者，如人間世：「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成，生，刑同在耕部。文逐聲而遂諧，語應節而

者，如人間世：「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成，生，刑同在耕部。文逐聲而遂諧，語應節而

者，如人間世：「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成，生，刑同在耕部。文逐聲而遂諧，語應節而

者，如人間世：「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成，生，刑同在耕部。文逐聲而遂諧，語應節而

者，如人間世：「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成，生，刑同在耕部。文逐聲而遂諧，語應節而

志不忘也。六象贊言，爻繫之韻者也。六象謂卦之六爻，繫辭云：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蓋八卦始作，每卦三爻，雖有萬物之象，其變通之理，猶自未備，故因此八卦而更重之，卦有

六爻，遂重為六十四，於是發揮旁通，無微不至矣。象象繫辭之屬，則以贊爻卦義，明其吉凶者也。屯卦：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一遭，班同在元部。其象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生，貞盈，寧同在耕部。其象有曰：六二之難乘，剛

也。十年乃字，反常也。剛，常同在陽部。繫辭：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處語同在魚部。

也。十年乃字，反常也。剛，常同在陽部。繫辭：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處語同在魚部。

也。傳記如左國。左傳用韻者，如隱十一：「山有木，工則度之，實有禮，主則擇之。」度擇同在魚部。國語用韻者，如越語：「不亂民功，不適天時，五穀稔熟，民乃蕃滋。」君臣上下，交得其志，時滋志同在之部。著說如老莊，

者，如人間世：「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成，生，刑同在耕部。文逐聲而遂諧，語應節而

者，如人間世：「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成，生，刑同在耕部。文逐聲而遂諧，語應節而

者，如人間世：「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成，生，刑同在耕部。文逐聲而遂諧，語應節而

者，如人間世：「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成，生，刑同在耕部。文逐聲而遂諧，語應節而

者，如人間世：「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成，生，刑同在耕部。文逐聲而遂諧，語應節而

者，如人間世：「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成，生，刑同在耕部。文逐聲而遂諧，語應節而

者，如人間世：「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成，生，刑同在耕部。文逐聲而遂諧，語應節而

取義近於比興，多或滔滔萬言，少或寥寥片語，不必諧韻和聲，而識者雅賞其爲風騷遺

範也。此論無韻之文，有出詩教者。故善論文者，貴求作者之意指，而不可拘於形貌也。本節承上詳證聲韻之文，古不盡通於詩。

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漢志詩賦略：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按毛詩鄘風定之方中傳云：「故建邦能命龜，田而施命，作器能銘，命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誥，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爲大夫。」無「不歌而誦謂之賦」一句，頗疑漢志傳曰「字當在此句之下」，志首此語，蓋乃引毛傳以明之耳。文心雕龍詮賦篇：「劉向明不歌而頌。」（明上原有云字，今衍，頌誦通）則志文恐是七略引向說也。班氏固曰：「賦

者，古詩之流。」班固兩都賦序：「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劉氏縹曰：「六藝附庸，蔚爲大國。」文心雕龍詮賦篇：「賦也者，受命於詩，入拓字於楚辭也。於是苟況禮智，宋玉風鈞，爰錫名號，與詩畫境，六義附庸，蔚成大國。」六義，章氏引作六藝，洗筆之誤也。蓋長言詠歎之一變，樂記：「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而無韻之文，可通於詩者，亦於是而益廣也。屈氏二十五篇，劉班著錄，以爲屈原賦

也。漢志詩賦略：「屈原賦二十五篇。」云劉班者，班固漢志本於劉歆七略也。漁父之辭，未嘗諧韻，而入於賦，則文體承用之流別，不可不知

其漸也。漁父之辭，非無韻者，特不通篇皆然耳。如「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清醒同耕部。「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移，世人皆濁，何不泥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餽其糈而飲其醪，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爲？移，波，醪爲同，在歌部，是其例也。章氏此說，其意甚定，舉證則非蓋疏於小學耳。

文之敷張而揚厲者，皆賦之變體，不特附庸之爲大國，抑亦陳完之後，離

去宛邱故都，而大啓疆宇於東海之濱也。史記田敬仲完世家：「陳完者，陳厲公佗之子也。完生，周太史過陳，陳厲公使卜完，卦得觀之否，以爲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而在彼，則非蓋疏於小學耳。」

而卒異國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委姓，宣公十一年，殺其太子禦寇，禦寇與完相愛，恐禍及已，完故奔齊，桓公使爲工正，完卒，諡爲敬仲，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爲田氏（其後）行陰德於民，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強，民思田氏（及田）太公乃遷齊，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

奉其先祀與魏文侯曾於濁澤求為諸侯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請立齊相田和為諸侯周天子許之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為齊侯列於周室原注寶書後世百家雜藝亦用賦體為拾誦氏述書

賦吳氏事類賦醫家藥性賦星卜命相術業賦之類四庫提要子部藝術類述書賦二卷唐竇泉撰案張彥遠法書要錄稱泉作述書賦精窮旨要詳辨秘義今觀其賦品題敘述皆極精核又類書類一事類賦三十卷宋吳淑撰併自注類書始於皇覽其聯而為賦者則自淑始淑本徐

鉉之婿學有淵源又須修一平御覽文苑英華兩大書見聞尤博故賦既工雅又註與賦出自一手事無舛誤故傳誦至今蓋與歌訣同出六藝之外矣然而賦家者流猶有

諸子遺意居然自命一家之言者其中又各有其宗旨焉殊非後世詩賦之流拘於文而無其質茫然不可辨其流別也是以劉班詩賦一略區分為五類而屈原陸賈荀卿定為

三家之學也原注說詳外篇校騷略中漢志詩賦論按即今校讎通義漢志詩賦篇漢志詩賦分屈賦荀賦雜賦歌詩五種校讎

問對莊列寓言之遺也恢廓聲勢蘇張縱橫之體也排比諧隱韓非儲說之屬也徵材聚事呂覽類輯之義也雖其文逐聲韻旨存比興而深探本原實能自成一子之學與夫專門之書初無差別故其敘列諸家之所撰述多或數十少僅一篇列於文林義不多讓為此志也然則三種之賦亦如諸子之各別為家而當時不能盡歸一例者耳豈若後世詩賦之家哀然成集使人無從辨別者哉又遺書立言有本篇亦曰史學本於春秋專家著述本於官禮辭章泛應本於風詩天下之文盡於是矣子有雜家雜於衆不雜於己雜而猶成其家者也文有別集集亦雜也雜於

體不雜於指集亦不異於諸子也故諸子雜家與文集中之具本旨者皆著述之事立言之選也馬班二史於相如揚雄諸家之著賦俱詳載於列傳自劉

知幾以還從而抵排非笑者韓愈進學解一賦排異端又答李翊書一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為非笑也蓋不勝其紛紛矣史通載文篇夫觀夫人

風以察興亡是知文之為用遠矣夫矣是以虞帝思理夏后失節尚書載其元首奮究之歌鄧莊至孝晉獻不明春秋錄其大隧狐裘之什其理

識而切其文簡而要足以懲惡勸善觀風察俗者矣若馬卿之子虛上林揚雄之甘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喻過其體詞沒其義繁華而失

實流宕而忘返無裨勸獎有長奸詐而前後史漢皆書諸列傳不其謬乎

要皆不為知言也蓋為後世文苑之權輿而文苑必致文采之

實蹟以視范史而下，標文苑而止，敍文人行略者，爲遠勝也。據今存史經言之，范曄後漢書始著文苑列傳，之日入傳者，間載其文辭，嗣後諸史，則不載

文者多亦以多不勝載耳，然而漢廷之賦，實非苟作，長篇錄入於全傳，足見其人之極思，殆與賈疏董策爲

用不同，而同主以文傳人也。漢書賈誼傳載東事疏，請封建子弟疏，諫封淮南四子疏，董仲舒傳載賢良策三首。是則賦家者流縱橫之派別，而

兼諸子之餘風，此其所以異於後世辭章之士也。劉熙載藝概曰：「古人之志，往往於賦寓之，史記漢書之例，賦可載入列傳，所以使讀其賦者，即知其人也。」又曰：「騷賦爲

賦之變體，按騷賦實誼作，載史漢本傳，即其體而通之，凡能爲子書者，於賦皆足自成一派，此贊成章說者。故論文於戰國而下，貴求作者之意指，而不可拘於

形貌也。本節舉賦爲例，明其演變之繁，以申論文自戰國而下，尤貴求作者意指之理。

論文拘形貌之弊，至後世文集而極矣。蓋編次者之無識，亦緣不知古人之流別，作者之

意指，不得不拘貌而論文也。後世文集，悉用體分，故云然也。集文雖始於建安，原注：「魏文撰徐陳應劉文爲一集，此文集之始，擊虞流別猶其後也。」魏文帝與吳質書：「徐陳應

劉一時俱逝，痛何言邪，頃撰其遺文，都爲一集。」而實盛於齊、梁之際。古學之不可復，蓋至齊、梁而後蕩然矣。原注：「擊虞流別集，乃後人集前人

人自爲集，自齊之王文憲集始，而昭明文選，又爲總集之盛矣。按三國志諸葛亮傳載陳壽所定諸葛氏集目錄，其名雖集，而實是子書，藝文類聚載曹植文章序云：「余少而好賦，所著繁多，刪定別撰爲前錄七十八篇。」自定其文，又不「集名，蓋體式初興，尙無定稱耳。任昉撰王文憲（儉）

集序云：「是用綴輯遺文，永貽世範。」所撰古今集記，今書七志爲「一家言，不列於集。」南史張融傳云：「融文集數十卷，行於世，自名其集爲玉海。」王張同時，蓋其時集部乃大著耳。若夫魏文所撰，初不以名其書，而隋志所載漢集，又皆後人編次，則其事顯於魏晉以來，隋志稱「別集之名，

蓋漢東京之所創也。」此在當日或有所據，今苦不能詳矣。范、陳、晉、宋諸史，所載文人列傳，總其撰著，必云詩、賦、碑、箴、頌、誄若干篇，

而未嘗云文集若干卷。如後漢書張衡傳云：『所著詩賦銘七言靈憲應問七篇巡詣懸圖凡三十二篇。』則古人文字散著篇籍而不強以類

分，可知也。孫武之書，蓋有八十二篇矣。原注：『說詳外篇校讎略中漢志兵書論。』今本校讎通義漢志兵書篇曰：『孫武兵法八十二篇。』注云：『圖九卷。』此兵書權謀之首條也。按史記孫武列傳：『闔閭謂孫

武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此孝緒七錄：『孫子兵法三卷，十三篇為上卷，又有中下二卷。』然則杜牧謂魏武削其數十萬言為十三篇者非也。蓋十三篇為經語，故進之於闔閭，其餘當是法以名數有如形勢、陰陽、技巧之類，不盡適於論論文詞。十三篇之自為一書，在闔閭時已然，而

漢志僅記八十二篇之總數，此亦所以益滋後人之惑矣。』按章氏此說，實本困學紀聞其語略同，不更錄。阮孝緒語，史記孫武傳正義引杜牧語見所撰孫子序。而闔閭以謂子之十三篇，吾既得而見，

是始計以下十三篇，始計，今十三篇之首篇。當日別出獨行，而後世始合之明徵也。韓非之書，今存五十

五篇矣，而秦王見其五蠹、孤憤，恨不得與同時。史記韓非列傳：『作孤憤、五蠹，內外諸說，說林，說難，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

不恨矣。』是五蠹、孤憤，當日別出獨行，而後世始合之明徵也。呂氏春秋自序，以為良人問十

二紀。呂氏春秋序意：『雜秦八年，歲在涒灘秋，甲子朔，朔之日，真人問十二紀。』十二紀者，孟春、仲春紀、季春紀、孟夏紀、仲夏紀、季夏紀、孟秋紀、仲秋紀、季秋紀、孟冬紀、仲冬紀、季冬紀。是八覽、六論未嘗入序次

也。八覽者，有始覽、孝行覽、慎大覽、先識覽、審分覽、審應覽、離俗覽、恃君覽、六論者，開春論、慎行論、貴直論、不苟論、似順論、士容論。董氏清明、玉杯、竹林之篇，班固與繁露並紀

其篇名。漢書董仲舒傳：『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是當日諸篇未入繁露之書也。玉海引中興館開書目：『今繁露中有玉杯、竹林

二篇。』又云：『繁露之名，先儒未有釋者。案逸周書王官解：『天子南面立統，原作絕，據本書校改。』無繁露。』注云：『冕之所垂也，有聯貫之象。』春秋屬辭比事，仲舒立名，或取諸此。』夫諸子專家之書，指無旁及，而

篇次猶不可強繩以類例，況文集所裒，體製非一，命意各殊，不深求其意指之所出，而欲

強以篇題形貌相拘哉？古人著書，始以竹木，繼用縑帛，物既貴重，故皆可單篇別行。觀漢隋兩志之所著錄，略可知矣。後世楷墨之使，遠邁前古，非合多篇爲一書，慮不能傳久行遠。文集熾盛，此亦一因矣。本節論論文拘貌之弊，至後世又極。

賦先於詩。章氏永清縣志文徵序例曰：賦乃六義之一，其體誦而不歌，而劉略所收，篇第倍蓰於詩。騷別於賦，吳子良林下偶談曰：於是賦冠前，詩歌雜體反附於後，以致蕭選以下，奉爲一定章程，可謂失所輕重矣。

騷憂也。難訓讀，騷訓憂，屈原以此命名，其文則賦也。故班固藝文志有屈原賦二十五篇，梁昭明集文選，不併歸賦門，而別名之曰騷，後人沿之，皆以騷稱，可謂無義。按屈宋諸作，初無總稱九歌九章之說，雜章諸字，說者以爲樂章之名是矣。而宋玉風賦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

賦，則皆曰賦。又文中自名其作者，九辯曰：「自壓佞而學誦。」九章悲回風曰：「竊賦詩之所明。」曰誦（頌）曰詩，則與三百篇同名矣。若楚辭之稱，則始見史記酷吏傳，非先秦固有。故漢志直以爲賦要之局言，則楚辭與賦有別。通言則賦亦可賅楚辭，子騷非文體之名，則無可疑者耳。賦

有問答發端，誤爲賦序。蘇軾志林：「宋玉高唐神女賦自『王曰唯唯』以前，皆賦也，而統謂之序，大可笑也。相如賦首有子虛烏有，亡是三人論難，豈亦序邪？」又答劉沔書辭意略同。王勣國學林：「傳武仲舞賦，宋玉高唐賦，神女賦，登徒

子好色賦，本皆無序。昭明編文選，各析其賦首一段爲序，此四賦皆記楚襄王答問之語，蓋借意也。故皆有唯唯之文，昭明誤認唯唯之文爲賦序，遂析其詞，觀國按司馬長卿子虛賦，託烏有先生亡是公爲言，揚子雲長楊賦，託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爲言，二賦皆有唯唯之文，是以知之。傅武仲

宋玉四賦本皆無序，昭明因其賦皆有唯唯之文，遂誤析爲序也。前人議之文選，猶其顯然者也。若夫封禪、美新、典引，皆頌也。稱符命

以頌功德，而別類其體爲符命。文選符命類載司馬相如封禪文，揚雄劇秦美新，班固典引三篇，于光華評注引董景真云：「帝王之興，必有符命，蓋以祥瑞之徵，符于天命也。」三篇之文，文心雕龍歸之封禪一類，故其封禪篇云：「相如封禪，蔚爲唱首，及揚雄劇秦，班固典引，事非鑄石而體因封禪。」

則王子淵以聖主得賢臣而頌嘉會，亦當別類其體爲主臣矣。

班固次韻，乃漢書之自序也。史記自序及漢書敘傳中，皆以數言述其每篇作意，及先後次序。文選載漢書述高紀、成紀、韓彭英廣吳傳者

三篇，而標曰爲史述贊，次韻者，謂史記自序亦開用韻後，以次前也。梁書周興嗣傳：「次韻王羲之千字。」次韻二字出此。其二云：「述高祖紀第一，」述陳項傳第一者，所以自

序撰書之本意。史遷有作於先，故已退居於述爾。

論語述而篇：子曰：述而不作，一那疏：此記仲尼著述之謙也。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

今於史

論之外，文選有史論類。

別出一體為史述贊，則遷書自序，所謂「作五帝紀第一」、「作伯夷傳第

一」者，又當別出一體為史作贊矣。

漢書敘傳師古注曰：「自皇矣漢祖以下諸敘，皆班固自論撰漢書意，此亦依放史記之敘日耳。史遷則云：為某事作某本紀，某列傳，班固謙不言然，而改言述。蓋遵作者之

謂聖而取述者之謂明也，但後之學者，不曉此為漢書敘目，見有述字，因謂此文追述漢書之事，乃呼為漢書述，失之遠矣。擊虞尚有此惑，其餘曷足怪乎？」

漢武詔策賢良，即策問也，今以出於帝

制，遂於策問之外，別名曰詔。文選有詔類及策問類，賢良詔入詔類。然則制策之對，當離諸策而別名為表矣。

蔡邕獨斷二漢

天子正號曰皇帝，其言曰制詔，其命令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西曰成書，又云：凡羣臣上書於天子者，有四名：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駁議。此漢時公文書制之大略。文心雕龍議對篇云：對策者，應詔而陳政，即議之別體也。」以此推之，則策問者，或策之別體，蓋策問之與

對策，其非哉，以為常，故不列於公文之中，而蕭選歸類，遂亦不能得當也。

賈誼過秦，蓋賈子之篇目也。

原注：今傳賈氏新書，首列過秦上下二篇，此為後人辨定，不足為據。漢志：賈誼五十八篇，又賦七篇，此外別無論著。

則過秦乃賈子篇目明矣。按今本新書是後人離析史漢，賈傳為之，不全真，亦不全偽，詳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因陸機辨亡之論，規仿過秦，陸論亦載文選。

遂援左思「著論

準過秦」之說，而標為論體矣。

原注：左思著論之說，須活看，不可泥。按左思語見所撰詠史詩，吳志關澤傳云：孫權問書傳篇賦何者為美，澤欲諷喻以明治亂，因對賈誼過秦論最善。」是以論名過秦，不始晉人，或者此

篇初亦嘗別出獨行，人輒為加顯論字，以便稱說耳。

魏文典論，蓋猶桓子新論，王充論衡之以論名書耳。論文，其篇目也，今

與六代辨亡諸篇同次於論，然則昭明自序所謂「老莊之作，管孟之流，立意為宗，不以

能文為本」其例不收諸子者，豈以有取斯文，即可裁篇題論，而改子為集乎？四部之書，經典與史為近，子與集

爲近，蓋公私之分耳，說詳拙著言公通義，章氏雜說謂曰：「諸子僅工文辭，卽後世文集之濫觴。」過秦典論之入文選，此或亦消息之一端也。

七林之文，皆設問也，今以枚生發問有七，而

遂標爲「七」。

注見上篇

則九歌、九章、九辯，亦可標爲「九」乎。

文選此三篇入騷類

難蜀父老，亦設問也，今以

篇題爲難，而別爲「難」體，則客難當與同編，而解嘲當別爲「嘲」體，賓戲當別爲「戲」體

矣。設問當作設論，文選東方朔客難，揚雄解嘲，班固答賓戲，皆入設論類，司馬相如難蜀父老，舊本在檄類，流俗本有析出此篇別屬難類者，非昭明之傳，章氏誤據俗本爲說，斯其疏也。

文選者，辭章之圭臬，開禮地官大司徒，以土

圭之灋，兩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注：「土圭所以致四時日月之景也。」疏：「案土人職云：『土圭尺有五寸。』又考工記匠人：『置槩以縣，縣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注：「槩，古文臬，假借字，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縣之以其景，將以正四方也。」爾雅曰：「在牆

謂之棧，在地。集部之準繩，漢書律歷志：「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鈞權矣，是爲五則。以揆平取正也，繩者，上下端直，經緯四通也。」而淆亂蕪穢，雜騷：「哀衆芳之蕪穢。」洪興祖補注曰：「蕪，荒也。穢，惡也。」不可殫詰，廣雅釋詁：「殫，盡也。」則古人

流別，作者意指，流覽諸集，孰是深窺，而有得者乎？以上當與文學總略篇論文選者參看集人之文，尙未得其意指，

而自哀所著爲文集者，何紛紛邪？若夫總集別集之類例，編輯撰次之得失，今古詳略之

攸宜，爾雅釋言：「攸，所也。」錄選評鈔之當否，別有專篇討論，不盡述也。本節論文選義例之失，兼致慨後世文集之多。

謹案，文學之事，作者授之，讀者受之，而所資以授受者，則作品也。析論作品，則外形內容兩端可以括之，散文、駢文、韻文、文學之外形也，抒情、敘事、理，文學之內容也，取最適合之內容，表之以最恰當之外形，使作者讀者之授受皆無遺憾，斯盡文學之能事，然其間有未

易言者，一則作者之才性，時有偏長，一則意辭之繁變，難拘成格，如王粲徐幹長於辭賦，陳琳阮瑀長於書疏，此體式之偏長也，應瑒和而

不壯，劉楨壯而不密，此風格之偏長也，凡此利弊，初雖自知，援贖之時，何能盡合，則其未易言明矣，又如史以敘事，而馬遷以抒情憤之情，

詩以抒情；而宋賢每多議論之作，則典論文賦流別雕龍以次，相意以定體者，固不足以盡之。墨守成規，徒形扞格，其未易言益明矣。

夫才性之異同，情辭之變化，既如此其不居，故作者讀者之授受，亦非一往無礙，而文意無定向。文體有定形，論文之家，遂不得不執簡馭繁，以形貌爲準，末流之弊，極於不顧古人之流別，作者之意旨，而立言之道，亦因以不尊。此所以來章氏之譏也。若餘杭先生答人書云：「來書疑僕所論，祇問形式，不論精神，夫文辭之體甚多，而形式各異，非求之形式，則彼此無以爲辨，形式已定，乃問其精神耳，非能脫然於形式也。」則又以近世論家，偏主精神，盡廢形式，馴至文章流別，無可遵循，救僥以忠，因有茲說。二章之言，相反相成，學者所尤當致意。蓋文章之用，因內符外，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故必緣情樹體，卽體成用，以形貌論文雖不可廢，而亦當參稽作者意旨，深窺古人流別，以求折中，庶盡其道，非謂形貌可弗論也。論人之文，且當如此，則自作可知，學者誠知此理，則應酬牽率之作，決科俳優之文，故飾情貌，徒爲塵點者，可以屏而不爲，亦庶幾章氏所謂有立而能言耳。

模擬 劉知幾

夫述者相效，自古而然。故列禦寇之言理也，則憑李叟；劉向別錄，「列子者，鄭人，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

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孟子梁惠王篇趙注：「叟，長老之稱。」文選趙至與嵇茂齊書：「昔李叟入秦，及闕而難。」揚子雲之草玄也，全師孔公；漢書揚雄傳：「時雄方草太玄，有具

易見文學。符朗則比跡於莊周，晉書符堅載記：「符朗字元達，堅之從兄子也。性宏達，神氣爽邁，幼懷遠操，不屑時榮，著符子數十

書載記曰：「蒲洪以其孫堅初生，背有草付臣又土之文，改姓符。」而世說識鑿注引車類秦書曰：「蒲洪詐稱讖文，改姓符，言已當王，應符命也。聖生背赤色，隨起若篆文。」其說與晉書異，愚案：車類言徵符命，背篆，不言何文，而類即前秦時人，則姓當為符，宜可信。晉書後出，草付五字，自

別有本，亦安知非竹付之譌邪？世徒以國史為正，然類書幸留片羽，孝標亦在唐前，詎不足當互證之資邪？附記之，亦足廣異家也。范曄則參蹤於賈誼，范曄獄中與諸甥姪書：「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詩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吾

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管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媿之而已。」況史臣注記，廣雅釋詁：「注，註識也。」字一作註，

杜預春秋序，「諸所記注多違舊章。」其言浩博，若不仰範前哲，何以貽厥後來？詩大雅文王有聲：「貽厥孫謀。」蓋模擬之體，厥

途有二：一曰貌同而心異，二曰貌異而心同。通釋：「貌猶文也，心猶實也。」本節論為文不廢模擬之理及其二途。

何以言之？蓋古者列國命官，卿與大夫為別，必於國史所記，杜預春秋序：「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

有國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則卿亦呼為大夫，此春秋之例也。春秋隱二年：「無駭帥師入極。」杜注：「無駭，魯卿。」孔

無駭是魯卿，諸名書於經，皆是卿也。故於此一注，以下不復言之。又王制云：「上大夫卿，則卿亦大夫也。故注多以大夫言卿。」下注云：「裂藩，經大夫。」如此之類，皆是卿也。其名見於傳，而注云大夫者，則其爵真大夫也。故注

周變諸侯爲帝王，目宰輔爲丞相。目猶稱也。春秋隱元年殺梁傅，以其目君。范注：目君，謂稱鄭伯。而譙周撰

古史考，思欲擯抑馬記，師放孔經。隋志：古史考二十五卷，晉義陽亭侯譙周撰。今佚。有章宗源撰本。蜀志本傳：周字允南，耿古篤學，誦讀典籍，精研六經。凡所著述，撰定五經論古史考書之屬百餘篇。晉書

司馬彪傳：譙周以司馬遷史記書周秦以上，或采俗語百家之書，不專據正經。周於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選舊典，以糾遷之謬誤。故今通作仿。其書李斯之棄市也。釋名釋喪制：市，死曰棄市。市，乃衆所聚，與衆人共棄之也。乃

云：「秦殺其大夫李斯。」史記秦本紀：二世皇帝三年冬，趙高爲丞。相，竟按李斯殺之。其詳在李斯列傳。夫以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

此而擬春秋，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以上貌同心異之例。當春秋之世，列國甚多，每書他邦，皆顯其號，至

於魯國，直云我而已。如春秋隱八年：我入防。桓十八年：葬我君桓公。莊九年：我師敗績。皆其例也。如金行握紀。金行指晉，蓋五行之德，始終相次之說也。晉書五行志：白者金行。文選陸機宣猷堂詩：書五行志。白者金行。文選陸機宣猷堂詩。

「素靈承祐。」李善注：晉金行曰素。程猗說石圖曰：金者，晉之行也。一七略云：「鄒子有五德終始，言土德從所不勝，木德繼之，金德次之，水德次之。」史記秦始皇本紀云：始，始皇推始五德之傳，以爲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以此推之，漢當爲土德，魏當爲木德，晉當爲金德。然史家所記，則漢火德，魏土德，初不盡據五行之次。蓋亦適宜依託，以示天命攸歸耳。握紀謂爲帝也。隋志序曰：先聖據龍圖，拓鳳紀，南面以君天下。李百藥封建論曰：陛下握紀御天，啓期啓聖。海內大同，君靡客主

之殊。隋志：晉紀二十三卷，干寶撰。今佚。晉書本傳：寶字令升，中興草創，未置史官。王導上疏，宜建立國史，撰集帝紀。元帝納焉。寶於是始領以史著

之殊。隋志：晉紀二十三卷，干寶撰。今佚。晉書本傳：寶字令升，中興草創，未置史官。王導上疏，宜建立國史，撰集帝紀。元帝納焉。寶於是始領以史著

晉紀，自宣帝訖於愍帝，五十三年，凡二十卷，奏之。其書前略而能婉，咸稱良史。史通載言篇：「昔干寶撰晉史，以爲宜。准丘明。」又二體篇：「干寶著書，盛舉丘明。」又序例篇：「令升先覺，遠述邱明。」其善蓋效法春秋左傳而失之拘者也。至天子之葬，

必云：「葬我某皇帝。」按文選晉紀總論注引晉紀云：鎮東大將軍諸葛誕或於我。此亦千氏仿春秋稱我之證。且無二君。止一作但，通釋云：疑當作皆。何我之有，以此而

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例三狄滅二國，君死城屠，齊桓行霸，興亡繼絕。論語堯曰篇：興滅繼絕，舉逸民。

天下之民歸心焉。一尚書大傳：古者諸侯始受封，必有采地，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繼絕也。左傳云：「邢遷如歸，衛國忘亡。」春秋閔元年左傳。

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寔安就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又二年傳：狄人伐衛，衛懿公及狄人戰於葵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陸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於曹，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於夷儀，二年封衛於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言上下安堵，史記田單傳：『賴無虜掠吾族家。』不失

舊物也。春秋哀元年左傳：『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注：『物，事也。』如孫皓暴虐，吳志孫皓傳：『皓字元宗，權孫和子也。孫休薨，遂迎立皓，既得志，精暴驕盈，多忌諱，好酒色，大小失望。』人不聊生，國策秦策：『百姓不聊生。』

生，注：『聊，賴也。』晉師是討，後予相怨。尚書仲虺之誥：『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而干寶晉紀云：「吳國既滅，江外忘亡。」外江表。

豈江外安典午之善政，蜀志譙周傳：『周書假示（文）立曰：『典午忽兮，月酉者謂八月也。』』同歸命之未滅乎？吳志孫皓傳：『太康元年詔曰：『孫皓窮迫歸降，前詔待之以不死，今皓垂至，意猶愍之，其賜號為歸命侯。』』

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例三春秋諸國皆用夏正，魯以行天子禮樂，故獨用周家正朔。尚書大傳：『夏以孟春月為正，殷以季冬月為正，周以仲冬月為正。』史記曆書：『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尚書甘誓：『壹棄三正。』釋文引馬融云：『建丑，建寅，建辰，建未，建申，建酉，建戌，建亥，建子，建丑，建寅，建辰，建未，建申，建酉，建戌，建亥，建子。』

寅，三正也。日知錄云：『三正之名，見於甘誓，其來尚矣。微子之命曰：『統承先王，脩其禮物。』則知杞用夏正，宋用殷正，若朝覲會同，則用周之正朔，其於本國自用其先王之正朔也。』案春秋諸國其用三正，參差不一，先儒多有考訂，然古之王者易姓受命，則必改正朔，以示維新，故三王不相襲耳。禮記明堂位：『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至於書「元年春王正月」者，年

則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月。原注：『考竹書紀年始達此義，而自古說春秋者，皆妄為解釋也。』按竹書紀年今本經後人竄亂，不足據信，朱右曾王國維所輯古本，亦叢碎之餘，惟杜預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後序云：『紀年篇起自夏』

模 擬

一一七

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也。唯特紀晉國，起自馮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編年相次。一隋志古史類序略同。今本有稱「元年春正月」者，而無王字，蓋以非用周正，則王字無所附麗，或子亥見本亦是如此。其說蓋以明周時諸國所奉正朔不一其制。若魯者，年則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月。若晉者，年則晉君之年，月則夏王之月。時在周世，則魯可稱王正月，晉不得稱王正月。以此相證成耳。云自古說春秋皆妄釋者，春秋隱元年「元年春，王正月」左傳「元年春，王正月」杜注「言周以別夏殷」通釋云「誤解始此，愚嘗論之，春秋繫正於王者，別魯於天子，非別周於魯令也，是侯國之史法也。」

如曹馬受命，魏曹氏晉司馬氏書咸有一躬為帝王，非是以諸侯守藩。周書職方「一方千里曰王圻，其

外方五百里為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為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為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為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為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為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為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為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為藩服。」注「藩服，屏四境也。」周官職方氏同。

行天子班曆，春秋襄二十六年左傳「班荆相與食」注「班，布也。」今通作頒。而孫盛魏晉一陽秋，隋志「魏氏春秋二十卷，孫盛撰，又晉陽秋三十二卷，袁宏帝

卷著魏氏春秋，晉陽秋，并造詩賦論難復數十篇，晉陽秋詞直而理正，咸稱其史焉。」

每書年首，必云「某年春帝正月。」夫年既編帝紀，而月又列帝名，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例四「五始所作，是曰春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執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殺梁隱元年，統一何休注，公羊取春秋緯黃帝受圖立五始，以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五者同日並見，相須而成。

三傳並興，各釋經義。漢志春秋家序「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而。」

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曆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

翼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說，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范寧穀梁傳序「凡傳以通經為主，經以必當為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安得不棄其所帶，擇善而從乎？左氏黜而富，其失也亟；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若富而不巫，清而不短，裁而俗，則深於其道者也。」

如公羊傳屢云「何以書記某事也。」如隱三年「日有食之，何以書記異也。」又六年「秋七月，此無事，何以書記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首時過則何以書記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為年。」某本作其，從何義門及浦氏通釋後改。

此則先引經語，而繼之

以釋辭勢使之然，非史體也。如吳均齊春秋，請志齊春秋三十卷，梁本朝請吳均撰，今佚。南史文學傳：「吳均字叔庠，好學，有俊才。梁武帝召爲待詔著作，累遷奉朝請。先是均將著史

以自名，欲撰齊書，求借齊起居注及羣臣行狀，武帝不許，遂私撰齊春秋奏之。」每書災變，亦曰：「何以書，記異也。」夫事無他議，言從己出，輒自

問而自答者，豈是敘事之理者邪？以此而擬公羊，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以上例五，通釋：「作議論

且史漢每於列傳首書人名字，至傳內有呼字處，則於傳首不詳。不，本作已。據浦校改。如漢書李陵

傳稱：「隴西任立政至匈奴招陵，以上五字，浦據漢書補。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漢書李廣傳附陵傳：「昭帝立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官

桀輔政，素與陵善，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立政曰：『咄！少卿良苦，霍子孟上官少叔謝女。』隴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立政曰：「咄！少卿良苦，霍子孟上官少叔謝女。」夫上不言立政之

字，而輒言字立政曰少公者，此省文從可知也。至令狐德棻周書，唐經籍志：「後周書五十卷，令狐德棻撰。」今存。於伊婁

穆傳首云：「伊婁穆，字奴干。」既而續云：「太祖字之曰：『奴干，作儀同，面向我也。』」周書伊婁穆傳：「伊婁穆，字奴干。」

字奴干，弱冠爲太祖內親信，以機辭見知，授奉朝請，常侍左右，邱山之役，力戰有功，拜子都督，丞相府參軍事，轉外兵參軍，累遷帥都督，平東將軍，中散大夫，歷中書舍人，尚書駕部郎中，撫軍將軍，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嘗入白事，太祖望見，悅之，字之曰：「奴干，作儀同，而見我矣。」於是

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後漢書鄧騭傳：「延平元年，拜騭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始自騭也。」案三司者，謂太尉，司徒，司空，太尉，古之司馬也。夫上書其字，而下復曰字，豈是事從簡易，文

去重複者邪？以此而擬漢書，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以上例六，通釋云：「此曰字之，卽史家所稱不名之義也，不得云穆。」昔家語有云：

「蒼梧人娶妻而美，以讓其兄，雖爲讓，非讓道也。」孔子家語六本篇：「蒼梧嬖娶妻而美，讓與其兄，讓則讓矣，然非禮之讓矣。」又揚子法言曰：

「士有姓孔字仲尼。其文是也，其質非也。」

法言吾子篇二或曰有人焉曰白字疑涉上而衍云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門升其堂伏其几襲其裳則可謂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質非也

如向之諸子所擬古作，其殆蒼梧之讓，姓孔字仲尼者歟？蓋語曰：「世異則事異，事異則

備異。」二語見韓非子五蠹篇。備異原文作備變。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此韓子所以著五蠹之篇，稱宋人有守

株之說也。五蠹篇又云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為宋國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世之述者，銳志於奇，漢書禮樂志二銳志

武功。師古曰銳利也言一意進求若兵刃之銳利喜編次古文，撰敘今事，而巍然自謂五經再生，三史重出，廣韻魏高大貌二十

郡國志今錄中興以來郡縣改異及春秋三史會同征伐地名三史謂史記漢書東觀記也吳志呂蒙傳注引江表傳備謂蒙曰孤統軍以來三史諸家兵法大有益又孫峻傳注引吳書留贊好讀兵書及三史晉書傅休奕傳撰論三史故事評勳得失隋書經籍志有三史略二

十九卷吳太子太傅凌溫撰皆指此自唐以來東觀記失傳乃以范蔚宗書當三史之一多見其無識者矣。本節論貌同心異之模樣

惟夫明識之士則不然。何則？其所擬者，非如圖畫之寫真，鎔鑄之象物，以此而似也。其所

以為似者，取其道術相會，義理玄同，老子一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左思魏都賦世篤玄同奚邈不能與之踵武而齊其風呂延濟注玄同猶太

也。若斯而已。亦猶孔父賤為匹夫，春秋桓十年左傳匹夫無罪注庶人夫妻相匹其名既定雖單亦匹故通謂匹夫匹婦 栖皇放逐，漢書敘傳是以聖哲之治棲棲皇皇師古

曰不安之意也柄棲同說文放逐也 而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禮記中庸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亦何必居九五之位，易乾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王法

龍德在天則大人之路亨也夫位以德興德以位敘以至德而處盛位萬物之觀不亦宜乎孔疏夫位以德興者位謂王位以聖德之人能興王位也德以位敘者謂有聖德之人得居王位乃能敘其盛德若孔子雖有聖德而无其位是德不能以位敘也 處南面

之尊，論語集注疏一雍也可使南面二何晏集解引包曰：「可使南面者，言任諸侯可使治國政也。」（據皇本）然後謂之連類者哉？蓋左氏爲書，敘事之最。自晉以

降，景慕者多，有類效顰，彌益其醜。莊子天運篇：「西施病心而顰，其里之富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顰，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顰美，而不知顰之所以美。」顰顰之字，

然求諸偶中，亦可言焉。以下貌異心同之例，凡七，皆效法左傳者也。蓋君父見害，臣子所恥，漢書蘇武傳：「臣事君，猶子事父也。」故古者皆以君父臣子連言。義當略

說，不忍斥言。春秋僖五年穀梁傳：「目晉侯，斥殺。」注：「斥，指斥也。」故左傳敘桓公在齊遇害，而云：「彭生乘公，公薨於車。」一公

字，浦據傳文增。春秋桓十八年：「夏四月丙子，公薨於齊。」杜注：「不言戕，諱之也。」傳：「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杜注：「彭生多力，拉公幹而殺之。」如干寶晉紀敘愨

帝歿於平陽，而云：「晉人見者多哭，賊懼，帝崩。」晉書愨帝紀：「四年八月，劉曜逼京師，內外斷絕。十一月，帝出降。五年冬十月，劉曜出獵，令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爲前導，百姓聚而

觀之，故老或歎歎流涕，輿聞而惡之。聽後因大會，使帝行酒洗爵，反而更衣，又使帝執蓋，晉臣在坐者多失聲而泣，尚書郎辛寶抱帝慟哭爲聽所害。十二月戊戌，帝遇弒，崩于平陽。」按史通引書有已佚者，則取今存諸籍比證之，其或今之所無，則闕焉。下放此。以此而

擬左氏，所謂貌異而心同也。以上例。夫當時所記或未盡，則先舉其始，後詳其末，前後相會，

隔越取同。按一事或分在數年，或互見數傳，此編年紀傳二體之短，後來之紀事本末體，卽所以濟其窮也。若左氏成七年，鄭獲楚鍾儀以獻晉，至九年，晉

歸鍾儀於楚以求平，其類是也。左傳成七年：「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汜，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因郟公鍾儀獻諸晉。晉人見者多哭，賊懼，帝崩。」注：「爲九年晉侯見鍾儀張本。」又九年：「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

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范文子曰：「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爲之禮，使歸求成。」注：「爲下十二月晉楚結成張本。」至裴子野宋略，隋志：「宋略二十卷，梁通

書本傳二子野字幾原，初子野曾祖松之，宋元嘉中受詔續修何承天宋史，未及成而卒，子野當欲繼成先業。及齊永明末，沈約所撰宋書既行，子野更刪撰爲宋略二十卷，其敘事詳論多善，約見而歎曰：「吾弗逮也。」敘索虜臨江，北史敘傳：「南

謂北為索虜北書指南為島夷。按太子劭使力士排江湛，萬曆本及浦本江原作徐從何校改。江湛僵仆，於是始與劭有隙。其

後三年，有江湛。江湛，萬曆本作徐湛，浦本作徐江，從何浦二氏校改。為元凶所殺事。未書江湛傳。江湛字徽淵，南史淵作深，避唐諱改。上大舉北

求昏，上召太子劭以下集議，眾謂宜許湛曰：「戎狄無信，許之無益。」劭怒謂湛曰：「今三王在阨，詎宜苟異議？」聲色甚厲，坐放，俱出。劭使班劍及左右推之，殆將側倒，上將廢劭，使湛具詔草，劭之入弑也。湛直上省，聞叫喚之聲，乃匿傍小屋中，劭遣收之，舍吏給云：「不在此。」兵士即殺

舍吏，乃得湛之。湛之上兩之字，並當據南史刪。據窗受害，意色不撓，一並釋。本傳及徐湛之傳俱無同受排仆之文，雖裴略不得見，而歷考時事，知是史通衍文也。按宋書元凶劭傳載劭語曰：「不斬江湛，徐湛之無以謝天下。」又載劭弑文帝事略云：「張超之等數十人拔刀徑上合殿，

上其夜與尚書僕射徐湛之語，至旦，燭猶未滅，超之手行弑逆，並殺湛之，劭進至合殿，太祖已崩，遣人於崇禮閣殺吏部尚書江湛。蓋二人同為劭所惡，又同時見害，其名復同一字，頗易混淆。上引湛傳兩湛之字可證。故後人輒據史述為之，莫易耳。浦氏云：「歷考時事，知是衍文。」然二

人事既相類，時亦相同，說殊未得其實也。以此而擬左氏，亦所謂貌異而心同也。以上例。凡列姓名，罕兼其字，苟前後互

舉，則觀者自知。如左傳上言羊斟，則下曰叔牂。原作子臧，何浦二氏據傳文校改。左傳宣二年：「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御之，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

曰：『疇昔之事，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華元逃歸，見叔牂。注：叔牂，羊斟也。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前稱子產，則次見國僑。左傳襄八年：「鄭子國子耳從蔡，獲蔡司馬公子變，鄭人皆喜，唯

子產不順。」此子產見傳之始，又二十二平，晉人徵朝于鄭，鄭使少正公孫僑對。注：「公孫僑，子產。」此僑見傳之始，其在一篇之中而名字互見者，如昭六年：「楚公子棄孫如晉，過鄭，鄭擊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相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

傳文中類此者尚多，惟但稱「公孫僑」或自名曰「僑」，無稱「國僑」者，困學紀聞云：「古者孫以王父字為氏，成十五年公羊傳文：「子產，子國之子。」襄八年及十年左傳注：「國語謂公孫成子。」左傳謂公孫僑。原注：「子產之子始為國氏。」按名國參，致掌作于產傳曰：「國僑非也。」通釋據

此「疑國字當作曰字，以配下曰叔牂之句。」案左氏昭四年：「子產作邱賦，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後漢書王充傳論：「國子流遺愛之體。」文心雕龍才略篇：「國僑以修辭擢鄭。」皆以子產為國氏。此蓋傳家追言後人沿用。子玄亦從眾為稱耳。參紀聞翁注。浦說非也。其

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略亦然。何者？上書桓玄，則下有敬道。桓玄字敬道，溫之孽子，晉書有傳，惟此事於今無徵。後敘殷鐵，則

先著景仁。宋書劉湛傳：「湛與殷景仁素款，及俱被時遇，猜隙漸生，湛黨劉敬文父或未悟其機，詣景仁求部，敬文遽往謝湛曰：『老父悖』」遂就殷鐵千祿。南史范泰傳：「泰卒，議贈開府殷景仁曰：『泰素望未重，不可。』」王弘撫棺哭曰：「君生平重殷鐵，今以此爲報。」按殷景仁宋書南史並有傳，惟無殷鐵之名。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以上列三，通釋云：「左氏敘一人，名射字諡，傳中錯出，讀者苦之，必謂莊產偽之爲擬，竊謂非是。」文史通義

繁稱篇亦云：「嘗讀左氏春秋，而苦其書人名字不爲成法也，夫功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諡，周道也。」按此見禮記檀弓。此則傳於禮文之書，非史文述事之例也。左氏則隨意雜舉而無義例，且名字諡行以外更及官爵封邑焉。一篇之中，錯出互見，苟非注釋相傳有授，至今不識爲何如人也。是以後世史文莫不鑽仰左氏而獨於此不復相師也。」

左氏與論語有敘人酬對，苟非煩詞積句，但是往復唯諾而已。禮記曲禮唯諾，釋文：「應辭也。」則連續而說，去其「對曰」「問曰」等字。俞樾古書疑義舉例：兩人之辭而省曰字例：一人之辭自爲問答，則用曰字，乃有兩人問答，以語氣相承，誦之易曉，而曰字從省不書者，如論語陽貨篇：「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乃夫子之言，而即承對曰未也之下，無子曰字。『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乃夫子之言，而即承曰安之下，無子曰字。按此例古書恆有，俞君所舉，尚有孟子檀弓，而不及左傳今補一事，如次，宣十二年，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中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曰：『日於魯井而拯之。』若爲芽經，哭井則已。如裴子野宋略云：『李卿何姓？』曰：『姓張。』張長史乎？』南史張邵傳附張暢傳：暢於上與魏尚書李孝伯語，孝伯問：『君何姓？』答云：『姓張。』孝伯曰：『張長史，暢曰：『君何得見識？』孝伯曰：『君聲名遠聞，足使我知。』因言說久之。』宋書暢傳則無問姓之語，均與裴略小異。以此而擬左氏，論語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以上善

人君子，功業不書，見於應對，附彰其美。如左傳稱楚武王欲伐隨。舊作隨，浦浦傳傳校改。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左傳桓六年：「楚武王捷隨，使蘧章求成焉，隨人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言于楚子曰：『少師，請蘧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鬬伯比曰：『以爲後圖。』小師，待其君。』至蕭方等二十國春秋，隋志：「三十國春秋三十一卷，梁湘東世子蕭萬等撰。」姚振宗考證云：「萬嘗爲方，因俗書萬爲方而誤。」今佚梁書本傳，方等字實相世祖長子也。少聰敏，有俊才，注范曄後漢書未就，所撰三十國春秋及靜住子行於世。」方等，諸志或無等字誤。說朝廷聞慕

模 擬 一三三

容儁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在，其憂方大。」

晉書慕容暉載記：慕容恪字玄裴，幼而謹厚，深沈有大度，初建鄴聞慕容恪死，曰：「中原可圖矣。」

桓溫曰：慕容恪尚存，所憂為大耳。」

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以上例

夫將敘其事，必預張其本，彌

縫混說，春秋傳二十六年左傳：彌縫其闕。一注：混合也。

無取睠言。詩大東：睠言顧之。一傳：睠，反顧也。

如左傳稱叔輒聞日蝕而哭，昭子

曰：「子叔其將死乎！」秋八月，叔輒卒。

左傳昭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可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

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於是叔輒輿日食，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

至王劭齊志，隋志：齊志十卷，王劭撰。隋書本傳：劭，字君懋，高祖受禪，授著作佐郎，

使收其書，覽而悅之，於是拜著作郎。初，撰齊志為編年體二十卷，復為齊書紀傳一百卷及平賊記三卷，或文詞鄙野，或不軌不物，駭人視聽，大為有識所嗤鄙。案君懋之書，見非時流，子玄大為不平，略見後敘事篇。

稱張伯德夢山上掛

絲，占者曰：「其為幽州乎？」秋七月，拜為幽州刺史。

北齊書張亮傳：亮，字伯德，武定初，拜太中大夫，薛琠嘗夢亮於山上持絲以告亮，且占之曰：「山上絲，幽字也。君其為幽州

乎。」數月，亮出為幽州刺史，與劭志亮自夢小異，所謂傳聞異辭也。

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以上例

蓋文雖缺略，理甚昭

著，此邱明之體也。至如敘晉敗於郟，先濟者賞，而云：「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

掬。」

左傳宣十二年敘晉楚郟之戰，略云：楚人出陳，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舟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

原上，據傳文校改。

夫不言攀舟，亂以刃斷

指，而但曰舟指可掬，則讀者自觀其事矣。至王劭齊志述高季式破敵於韓陵，追奔逐北，

荀子議兵篇：遇敵處戰則必北。注：北，敗走也。北者，乖背之名，故以敗走為北也。

而云：「夜半方歸，槊血滿袖。」

北齊書神武紀：帝破尔朱兆事云：「乃於韓陵為圍陣，連午，以蹙歸，於是將士皆有死志，合戰大破

之，高季式以七騎追奔，度野馬岡，與兆遇，高昂望之，不見，哭曰：「喪吾弟矣。」夜久，季式還，血滿袖，省製字，說文：「製，才也。」一切經音義引埤蒼：「矛長一丈八尺曰製。」夫不言奮製深入，擊刺甚多，而但稱

論貌異心同之擬

大抵作者自魏以前，多效三史；從晉已降，喜學五經。夫史才文淺而易模，經文意深而難

擬，既難易有別，故得失亦殊。蓋貌異而心同者，模擬之上也；貌同而心異者，模擬之下也。

韓愈答劉正夫書：「或問：爲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爲書，其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可與此參證。然人皆好貌同而心異，不尙貌異而心

同者，何哉？蓋鑑識不明，嗜愛多僻，悅夫似史，而憎夫眞史。此子張所以致譏於魯侯，有葉

公好龍之喻也。文選天監三年策秀才文注引莊子佚文：「子張見魯哀公，哀公不禮，去曰：『君之好士，有異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作五神，無主，是葉公非好眞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也。今君之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袁山松云：「晉書袁瓌傳附山松傳：『山松少有才名，博學有文章，著後漢書百篇。』隋志：「後漢書九十五卷，本一百卷，晉書監袁山松撰。」今佚，有姚之駟輯本。

「書之爲難也有五：書謂史籍，孔穎達尚書正義序：「夫書者，人君辭語之典，右史記言之第。」後世之史自班氏以次多，以書名蓋取法尚書也。」煩而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

二難也；書不實錄，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也。」夫擬古而不類，此乃難

之極者，何爲獨闕其目乎？嗚呼！自子長以還，似皆未覩斯義。後來明達，其鑒之哉！

本節論學古當取心

遺貌而恨昔人於此未詳。

謹案：新唐書本傳，「劉子玄，名知幾，以玄宗諱嫌，故以字行。年十二，父職器爲授古文尙書，業不進。父怒，楚督之，及開爲諸兄講春秋左氏，冒往聽，退輒辨析所疑，歎曰：『書如是，兒何怠！』父奇其意，許授左氏。逾年，遂通覽羣史，擢進士。累遷鳳閣舍人，兼修國史。中宗時，擢太子率更令，會天子西遷，子玄自乞留東都三年，或言子玄身史臣而私著述，驛召至京，領史事，遷祕書監，時宰相韋巨源、紀處訥、楊再思、宗楚客、蕭至忠，皆領監修，子玄病長官多，意尙不一，而至忠數責論次無功，又仕偃蹇，乃奏記求罷去，因爲至忠言五不可。（見史通忤時篇）至忠得書，悵惜不許，楚客等惡其言，詆切謂諸史官曰：『是子作書，欲置吾何地！』始子玄修武后實錄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聽，自以爲見用於時，而志不遂，乃著史通四十九篇，譏評今古，徐堅讀之，歎曰：『爲史氏者，宜置此座右也。』」

四庫提要云：「此書成於景龍四年，凡內篇十卷，三十九篇，外篇十卷，十三篇，其內篇體統，紕繆，弛張三篇，有錄無書，考本傳已稱「著史通四十九篇」，則三篇之亡，在修唐書以前矣。內篇皆論史家體例，辨別是非，外篇則述史籍源流，及雜評古人得失。子玄於史學最深，又領史職幾三十年，更歷書局亦最久，其貫穿今古，洞悉利弊，實非後人之所及。」按是書自明李維禎郭孔延以次爲之評注者，數家，惟浦起龍二田史通通釋後出轉精，盛行於世，然其疏解頗蹈時文家習氣，是一巨累，而所箋注間亦舛誤。近世象山陳君伯弢因復爲補釋二卷，所舉正數百事，今之讀者，庶幾無遺憾焉。

文之將史，源合流分，而史必待文，乃效其績。故子玄此書雖言史法，而權論文術，時有善言，本書擇尤錄其二篇，亦所以令學者通文史之郵，破拘虛之見也。卽如文忌模擬，時彥所譴言，自一二妄庸鉅子倡此不根之談，後生利其便易，競言創造，遂令文學塗地。子玄獨能於數百載之上，分別同異，判剖是非，斯豈非卓絕之識者哉！詳審模擬創造之爭，皆由論者各持一往之見，而不知此二者所施之不同，與夫區別之何在，故今欲加平決，必就三事言之。一者學習之程度，二者事理之異同，三者模擬與創造之界說。三事既明，則庶幾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耳。

所謂學習之程度者，凡人爲文，時有後先，術有深淺，機有利鈍，心有智愚，其在初學，始入文園，回翔歧路，靡所適從，勢非取法前修，無以正其塗轍。故鍊字安章之道，命意取材之方，莫不繩武昔賢，以期膚功克奏，是卽所謂模擬也。及學習既久，成效漸生，不特篇章字句可以操縱自如，卽情思體勢，亦堪積儲自立，而一己之精神而日出焉，是卽所謂創造也。故初學而不事模擬，則不得其門而入，玉海引朱晦庵云：「古人作文，多摹倣前人，學之既久，自然純熟。」王千秋壬志云：「夫神寄於貌，遺貌何由得神，優孟去其衣冠，直一僮孟耳。不學古何能入古乎？古之名篇乃自相襲，由近而遠，正有階梯，譬之臨書，當須池水盡墨，至其渾化，在自運耳。」卽其義也。至若學之既久，而猶不名一家，則又無以自立。宋子京雜記云：「文章必自吾家，然後可傳不朽。若體規畫圓，準矩作方，終爲人之臣僕。」顧亭林日知錄云：「近代文章之病

全在模仿，（按此指明王李之徒，主文必泰漢，詩必盛唐者）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極詣，況遺其神理而得其皮毛乎，楚聲辭者必不如楚辭，辭七發者必不如七發，蓋其意中先有一人在前，既恐失之，而其筆力復不能自遂，此毒陵餘子學步邯鄲之說也，卽其義也，華斯而談，則非模擬不能得爲文之術，非創造不能成一家之言，模擬者，初學之始基，創造者，成學之盛業，姚姬傳劉海峯先生八十壽序云：「爲文章者，有所法而後能，有所變而後大，」曾濂生論文云：「以脫胎之法教初學，以不蹈襲教成人，」可謂通方之談矣，然而文之時候，鑒於才性學力，得失遲速，難可一齊，何時尚是初學，何時已自名家，則雖在作者，亦難臆斷，如士衡有謝華啓秀悻人我先之論，退之有辭必己出陳言務去之說，而二公擬古諸作，有持較前文，悉同短燧者，（如陸氏辨亡論之學過秦篇，擬古詩之學十九首，韓氏進學解之學答客難，送窮文之學逐貧賦，其例孔多，）豈其皆少作歟，抑古人言行之不符邪，此學者所當深思也。

所謂事理之異同者，古今文化，代有遞嬗，後先事物，疊爲損益，其間或古具而今同，或古無而今有，或古之所異，而今則爲常，或古別有義，而今失其旨，如情理關乎人性，物色發於自然，此古具而今同者也，科學發明而機械盛，帝制崩壞而民主興，此古無而今有者也，古者男女之別嚴，若寫怨言情，必稱寄託，今者戀愛之風盛，雖采蘭贈芍，亦若故常，此古之所異，今則爲常者也，昔以書記爲幕府之英，今則以指鈔胥，昔以小姐爲娼家之號，今則以尊淑女，此古別有義，而今失其旨者也，凡此之類，其變甚繁，故爲文之時，道亦不一，黃先生文心雕龍通變篇札記云：「古人之文，有能變者，有不能變者，有須因襲者，有不可因襲者，在人斟酌用之，大氏初學作文，於摹擬昔文，有二事當知，第一，當取古今相同之情事而試序之，第二，當知古今情事有相殊者，須斟酌而爲之，必於古今同異之理，名實分合之源，旁及訓故文律，悉能諳練，然後擬古無僞孟之譏，自作無刻楮之謂，此制文之要術也，」如先師所說，則知古今事理相同者，雖欲創造而不可，古今事理相異者，雖欲模擬而無從，若執一而行，奚能無失，其味然泥古者，劉子玄顯亭林章實齋皆嘗譏之，詳在下二篇，其猶然趨新者，則如丹鉛總錄所言，劉錫云：「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雖後思經千載，將何易奪，」（按此文心物色篇語，）信哉其言，試以灼灼舍桃而移之他花，依依去柳而著之別樹，則不通矣，近日詩流，試舉其一，二，不曰鶯啼，而曰鶯呼，不曰猿啼，而曰猿號，蛇未嘗吟，而曰蛇吟，蟹未嘗嘶，而曰蟹嘶，厭桃葉芙蓉，而改云桃葉抑抑，桃葉可云抑抑乎，厭鴻雁嗷嗷，而強云鴻雁嘈嘈，鴻雁可言嘈嘈乎，升庵此舉，明人好奇之過，聞之令人失笑，裴度與李習之書云：「昔人有見小人之違道者，恥與之同形貌，共衣服，遂思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以異之，不知其倒反之反之非也，雖失於小人，亦異於君子矣，」晉公此書，乃爲唐世爭駢散者而發，而其說圓融，因亦足以針砭世之競今疏古，因噎廢食者，幸無忽焉。

所謂模擬與創造之界說者，今欲平茲爭議，則當先執主其說者而訊之，究竟何謂模擬，何謂創造，所謂模擬，果步趨古昔，一成不變乎，所謂創造，果毫無因襲，皆由中出乎，若然，則模擬之至，蓋字句意義，一切同乎前人，讀者固無需此類作品，卽作者亦不貴乎有之也，創造之至，蓋格律神氣，一切異乎他人，讀者固無從了解，抑且一人之作，常篇篇有殊，時時有異也，凡此揆以恆理，知其不然，是則常人所指，但以今作與古作相較，而第其心貌之離合，合多離少，則曰模擬，合少離多，則曰創造，故非絕對之論也，儀徵劉君文史通義言公篇書後云，

「章學誠文史通義言公篇謂：古人之言所以爲公，未嘗矜於文詞，私爲己有，立說至精，夫論語立言，恆本古語，大戴集禮，半出賈荀，前人論之已詳，又古器銘文，語多相似，起止之詞，述而不作，則又同體之文，沿襲承用，略加竄點，便成新裁，卽詩歌之體，亦復旨別語同，觀柏舟互見於邶鄘，揚水輒賡於周鄭，蓋發端之詞，遞沿成語，故不期其符而自符，厥後孟德作歌，或采鄭風之語，或斷小雅之章，蓋言以明志，義各有當，不必詞盡己出也。」孫德謙六朝麗指則云：「六朝文士引前人成語，必易一二字，不欲有同鈔。」沈休文梁武帝與謝朓敕：「不降其身，不屈其志。」此用論語：「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志身旣互易，而辱又易以屈字矣。梁簡文帝與劉孝綽令：「酒酣耳熱。」此用魏文帝與吳質書：「酒酣耳熱，仰而賦詩。」酣易爲闌，仰而則易言志矣。梁武帝請徵補謝朓何表：「窮則獨善，達以兼濟。」此用孟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其身天下，直爲刪去，而以濟二字，乃以易則善矣。凡若此者，悉數難終，蓋引成語而加以剪裁，以見文之不苟作，「合二君之言以觀，庶遠于區區執一之見，不致爲亡是公所笑矣，蓋文化有持續思想有連類，任何文學作品，不能不受前人之影響，自亦不免與後人以影響，主模擬者，其承受之迹，顯而易見，主創造者，其因襲之況，隱而難知，此又以界說不明，遂使爭議繁興之一因也。」

浦氏云：「此篇所論，前論書法，後論筆法也。六朝著述，率趨模擬，于玄就彼風尚，析出形神兩途，頓使仙凡立判，貌同心異，貌異心同，學古合離，祕方盡此。」案爲文之道，不外心貌二高，于玄論模擬，據此爲說，是矣。然細析之，則外貌復可分爲二點，一者字句，二者篇章，浦氏所謂書法，卽做其字句也，內心復可分爲三點，一者布置，二者風格，三者情思，浦氏所謂筆法，卽做其部署也。文家擬古，率兼數途，若七林之效枚叔，則兼篇章與布置，東坡之和陶公，則兼風格與情思，若師甲之貌，法乙之心，取丙丁之風格，襲戊己之字句，陶冶鈔鑄，自成面目，則又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而不可質言者，士衡忤人我先之語，退之辭必己出之言，世人以爲難，然設學者由此悟入，則思過半矣。」

敘事 劉知幾

夫史之稱美者，以敘事爲先。說文「史，記事者也。」至若書功過，記善惡，文而不麗，法言君子篇「文麗用寡，長卿也。」質而非

野；論語雍也篇「質勝文則野。」使人味其滋旨，史記殷本紀「以滋味就湯致于王。」禮記學記「雖有佳肴，弗食不知其旨也。」注「旨，美也。」懷其德音，詩皇矣「帝度其心，猶其德音。」三復

忘疲，論語先進篇「南容三復白圭。」集解引孔云「南容讀詩至此三反覆之。」百遍無斃，詩葛覃「爲緇爲綌，服之無斃。」毛傳「斃，厭也。」自非作者曰聖，禮記樂記「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其孰能與於此乎？昔聖人之述作也，上自堯典，漢志尚書家序「堯典，漢志尚書家序。」述作之謂聖，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于秦，僞孔安國尚書序「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錯生焉。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卽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觀史籍之煇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證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迄於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今尚書首虞書、義典、疏云「堯典雖曰唐事，本以虞史所錄，未嘗舜登庸由堯，故追堯作典，非唐史所錄，故謂之虞書也。」

下終獲麟，春秋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公羊傳「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麇而角者。」孔子作春秋，至此而絕筆，故曰「至此而絕筆。」

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案春秋經公穀止哀十四年，左氏止哀十六年，傳則公穀亦止哀十四年，左氏止哀二十七年，左氏十四年經西狩獲麟，杜注云「麟者，仁獸，聖王之嘉瑞也。時無明王，出則遇獲，仲尼作周道之不興，與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而修中興之教，絕筆於獲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爲終也。」又十六年經「孔子卒。」注云「孔子作春秋，終於獲麟之一句，公羊穀梁經是也。弟子欲記聖師之卒，故採魯史記以補夫子之經，而終於此。丘明因隨而作傳，終於哀公，從此已下，無復經矣。」

是爲「屬詞比事」之言，「疏通知遠」之旨。禮記經解「疏通知遠，書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疏「疏通知遠，書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者，書錄帝王言，語，舉其大綱，事非繁密，是疏通上知帝皇之世，是知遠也。

昭辭比事春秋致也者，屬合也。比，近也。春秋聚合會同之辭，是屬辭。比，次褒貶之事，是比事也。

子夏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尚書大傳：「子夏會同之辭，是屬辭。比，次褒貶之事，是比事也。」

夫子問焉，曰：「子可爲於書？」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若日月之明，離離若參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商所受於夫子者，志之弗敢忘也。」

揚雄有云：「說事者莫辯乎書，說理者莫辯乎春秋。」經傳釋詞：「則說事者莫辯乎書，說理者莫辯乎春秋。」

辯乎春秋。

法言寡見篇：「或問：『五經有辯乎？』曰：『惟五經爲辯，說天者莫辯乎易，說事者莫辯乎春秋。』」平書說體者莫辯乎禮，說志者莫辯乎詩，說理者莫辯乎春秋，捨斯辯亦小矣。」

然則意復深奧，猶而也。荀子

榮辱篇曰：「夫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則從人之欲，則勢不能容，物不能賤也。」史記封禪書曰：「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法，自此興，然則皆謂然而也。」

誥訓成義。

此二句贊尚書，孔叢子居衛篇載子思曰：「書之意兼復深奧，訓誥成義，古人

所以爲典雅也。」此用其語，按文心雕龍宗經篇：「書，記言，而訓詁茫昧，通乎爾雅，則文意曉然，故子夏歎書，昭昭若日月之明，離離如星辰之行，言昭灼也。」此節亦參用宗經辭意，以下隨文疏之。

微顯闡幽，婉而成章。此二句贊春秋，春秋成十四年左傳：「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杜預春秋序：「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又云：「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二曰志而晦，三曰婉而成章，四曰盡而不汙，五曰懲惡而勸善。」宗經篇亦云：「春秋辨理，一字見義，其婉章志晦，諒以遠矣。」

雖殊途異轍，亦各有美焉。宗經篇：「尚書則覽文如範，而尋理即暢，春秋則觀辭立諒，以師範億載。」法言學行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後漢書楊賜傳：「師範之功，昭於內外。」

規模萬古，爲述者之冠冕，實後來之龜鏡。北史長孫紹遠傳：「揚規，規模萬古，爲述者之冠冕，實後來之龜鏡。」推而言之，足爲龜鏡。」

既而馬遷史記，班固漢書，繼聖而作，抑其次也。故世之學者，皆先曰五經，次云三史。經史之目，於此

分焉。嘗試言之，曰：經猶日也，史猶星也。夫杲日流景，則列星寢耀。廣雅釋詁：「試，試也。」

法言學行篇：「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也。」此與同意。桑榆既夕，而辰象粲然。古以日月星爲三辰，辰又或專指北極，此則通言星宿也。」

史記之文，當乎尚書，春秋之世也，則其言淺俗，涉乎委巷，垂翅不舉。

禮記檀弓：「是委巷之禮也。」注：「委，曲也。曲巷，猶言陋巷。」

後漢書馮異傳「始雖垂翅，終能奮翼，池」注「以鳥爲喻」。**懲籥無聞。**禮記樂記「則無怙懲之音矣」鄭注「怙懲，敝敗不和貌」詩邶風簡兮傳「籥，六孔」後漢書郎顛傳注「透誤傳注同，爾雅釋樂籥文二篇，三孔也」周禮笙師注「禮記少儀注等同是

籥有六孔三孔之別。要之是管樂也。**逮於戰國已降，去聖彌遠，然後能露其鋒穎。**史記平原君列傳「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

倘儻不羈。說文「倘儻，不羈也」廣韻「跌踣行失正」晉書袁耽傳「少有才氣，傲儻不羈」倘儻，傲儻，伏蕩，跌踣並同。**故知人才有殊，相去**

若是，較其優劣，詎可同年？說文「詎，猶豈也」賈誼過秦論「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黎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自漢已降，幾將千載，作者相**

繼，非復一家，求其善者，蓋亦無幾矣。夫班、馬執簡，春秋襄二十五年左傳「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既五經之罪人，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而晉、宋殺青，**後漢書吳祐傳「父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不復蠹，謂之殺青，亦謂汗簡，義見劉向別錄也。」案今傳別錄諸篇多有「以殺青可繕寫之文，御覽文部引風俗通云：『劉向別錄曰：『殺青』者，直治竹作簡書之耳。新竹有汗，善朽蠹，凡作簡者，皆於火上炙乾之，陳楚間謂之汗，汗者，去其汁也。吳越曰殺，殺亦治也。向爲孝成皇帝校書，二十餘年，皆先書竹，爲易刊定，可繕寫者，以上素也。」**又三史之不若，譬夫王、霸有別，粹、駁相懸，**荀子王霸篇「故曰粹由是言之，殺青者，竹，斯爲明矣，今東觀書竹素也。」**而王駁而霸。」**

才難，不其甚乎？論語泰伯篇「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此用其語，以上明經史之遞降。**然則人之著述，雖同自一手，其閒則有善惡不均，**

精粗非類。陸厥與沈約書云「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雁，便成二體之作，孟堅精警，詠史無窮於東主，平子恢富，羽獵不累於西虛，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楊修敏捷，暑賦彌日，不獻率意寡尤，則事促乎一日，醫醫愈伏，而理除於七步，一人之思，遲速天

謂史文工拙，繫於史事之美惡，其說尤進矣。**若史記蘇、秦、張、儀、蔡澤等傳，是其美者，至於三王本紀，日**

者，太倉公、龜策傳，固無所取焉。史記自序「太史公曰：『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大初而訖，百三十篇。』」集解「翻案，漢書音義曰：『十篇缺有錄無書。』」案漢志同「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

者，太倉公、龜策傳，固無所取焉。史記自序「太史公曰：『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大初而訖，百三十篇。』」集解「翻案，漢書音義曰：『十篇缺有錄無書。』」案漢志同「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

者，太倉公、龜策傳，固無所取焉。史記自序「太史公曰：『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大初而訖，百三十篇。』」集解「翻案，漢書音義曰：『十篇缺有錄無書。』」案漢志同「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

者，太倉公、龜策傳，固無所取焉。史記自序「太史公曰：『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大初而訖，百三十篇。』」集解「翻案，漢書音義曰：『十篇缺有錄無書。』」案漢志同「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

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黈列傳，(案史通古今正史篇)「十篇未成，有錄而已，張晏漢書注云，十篇遷殺後亡，此說非也。」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宣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列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案隱「案景紀取書補之，武紀取封禪書，禮書，取荀卿禮論，樂書取禮樂記，兵書亡不補，略述律而言兵，遂分歷述以次之。」三王系家，(按系本，本作世，避唐太宗諱改)空取其策文以續此篇，可率略且重非當也。日者不能記諸國之同異，而論司馬季主，龜策直太卜所得占龜兆雜說，而無筆削功，何其陋也。」又司馬貞補史記三皇本紀，自注云：「太史公作史記，宜應上自開闢下迄當代，以為一家之有尾，今闕三皇，而以五帝本紀為首，然君臣之始，教化之先，既論古史，不合全闕，今作三皇本紀，雖復淺近，聊補闕云。」據此，三皇本紀，日者龜策二傳，皆出補撰，而子玄「以繫之史記而不別白者，亦自有說。」史通鑿識篇云：

「張晏云：遷殺後亡，龜策日者傳，褚先生補其所缺，言辭鄙陋，非遷本意。案遷所撰五帝本紀七十列傳，(案史記稱仲尼弟子列傳)稱虞舜見阨，遂置空而出，宣尼既殂，門人推奉有若，其言之鄙，又甚於茲。安得獨罪褚生，而全宗馬氏也。」是其難舉，惟以明太史公書之瑕瑜不掩，非不知諸篇之補也。」

又漢書之帝紀、陳頌、諸篇，是其最也。至於淮南王、司馬相如、東方朔傳，又安

足道哉？
通釋云：「其中多靡文，故一案其說略見詩教下篇注引史通載文篇傳玄書事篇云：「觀孟堅漢書，實命世奇作，及與陳宗尹敏、杜撫、馬嚴撰中興紀傳，其文曾不足觀，豈拘於時乎，何不類之甚也。」此說亦與子玄之論相發。」 蓋繪事以

丹青成妍，
蓋原作豈，從顧千里校改，論語八佾篇：「繪事後素。」集解引鄭曰：「繪，畫也。凡繪畫先布紫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 帝京以山水為助。
裴松之上三國志注表：「繪事以紫色成文，蜜蜂以兼采為

故言媿者，其史亦拙，事美者，其書亦工。必時乏異聞，世無奇事，英雄不作，賢儁不

生，區區碌碌，
漢書楚元王傳：「豈謂區區之禮哉？」師古曰：「區區，謂小也。」史記酷吏傳：「九卿碌碌奉其官。」本字當作嫁嫁，說文：「隨從也。」 抑惟恆理，而責史臣顯其良直之體，

春秋昭十二年左傳：「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論語衛靈公篇：「子曰：『直哉史魚。』」又史通載文篇亦云：「方駕南董，俱稱良直。」蓋後來稱美古之史官，必以良直為目，亦不限倚相史魚也。申其微婉之才，蓋亦難矣。

故揚子有云：「虞夏之書，渾渾爾，
李軌注：「深大。」 商書灑灑爾，
李注：「夷曠。」 周書噩噩爾，
李注：「不阿信也。」 下周者，

其書憔悴乎！
今法言作「其書譙乎。」李注：「下周者秦，言酷烈也。」音義云：「舊本皆作譙，詩傳云：『譙，初也。』故注云：『酷烈。』」案譙，譙，聲近義通，數語見法言問神篇。 觀丘明之記事也，當桓

文作霸，自虎通號稱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職，會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之義，故聖人與之。又云：霸猶迫也，把也，迫脅諸侯，把持其政。論語憲問篇：管仲相（齊）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周語：虢土十六年，立晉文公，二十一年，以諸侯朝于衡雍，且獻楚捷，遂為踐

土之盟，於是乎始霸也。自餘古籍論桓文霸業者甚多，不悉舉。**晉楚更盟**，春秋襄二十七年，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傳：晉楚爭先（杜注：爭先，欲楚弱也，且晉楚御主諸侯之盟也久矣。注：御，更也。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戶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乃先楚人。）則能飾彼詞句，成其文雅，及王室大壞，事

益縱橫，則春秋美辭幾乎翳矣。左傳：今宜先清府內，且闕略遠縣細微之愆。廣雅釋詁：闕，疏也。闕略，猶言疏略矣。無復體統，自秦漢以下，條貫有倫，則煥炳可觀。論語秦伯篇：換乎其炳明也。有足稱者。史記：至若荀悅漢紀，隋志：漢紀三十卷，荀悅撰。後漢書荀淑傳：子悅，字仲豫，累遷祕書監侍中，（獻

也）說文。炳明也。其才盡於十帝，西漢凡十二世，哀平之時，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以為漢紀三十篇，詔尚書

於三祖。三祖，武帝、明帝、章帝也。詩品：曹古直，甚有悲涼之句，韻不如不，亦稱三祖。文觸類而長，易繫辭：引而伸之，觸

事畢，他皆若斯。夫識寶者稀。尹文子大道篇：魏之田父得玉，徑尺，不知其玉也，以告鄰人，鄰人給之曰：怪石也。歸而置之，廡

大寶，周客附而觀焉，掩口而笑曰：此特瘠石也，與瓦甃不殊。文心雕龍知音篇：魏氏以夜光為怪石，宋客以燕琛為寶珠，形器易徵，諺乃若是，文情難鑒，誰曰易分。知音蓋寡。呂氏春秋水味篇：伯牙鼓琴，鍾子期聽

哉乎。琴，魏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鍾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魏文

帝與吳質書：昔伯牙絕弦於鍾期，痛知音之難遇，文心雕龍知音篇：知音其難哉，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知音，千載其一乎。近有

裴子野宋略，王劭齊志。此二家者，並長於敘事，無愧古人，而世人議者，皆雷同譽裴。禮記曲

敘

事

雷同一鄭注「雷之發聲物無不同時而共詆王氏。夫江左事雅，裴筆所以專工，中原跡穢，王文由其屢

鄙自五馬南遷衣冠文物皆萃於南所以為雅中原穢則下文所謂「雜種稱制充朝神州」是也。且幾原務飾虛辭史記司馬相如傳贊「相如雖多虛辭濫說」君懋志存實錄漢書司馬遷傳

贊「自劉向揚雄皆稱遷有其史之材服其善敘事理辨而不華實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此美惡所以為異也。設使邱明重出，子長再生，記

言於賀六渾之朝北齊書神武紀「齊高祖神武皇帝姓名高歡字賀六渾渤海蓍人也世仕慕容氏慕容敗歸魏神武既累世北邊故習其俗遂同鮮卑」書事於侯尼于之代侯尼于萬曆本

所施其德音而作者安可以今方古一概而論得失以上明史文事之相關若夫文章之道尤貴能徵材聚事取精用弘蓋亦人所習知也夫敘事

之體其流甚多非復片言所能觀縷玉篇「觀縷委曲也」字誤作觀今輒區分類聚易繫辭「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定為三篇列

之於下本節序

夫國史之美者以敘事為工而敘事之工者以簡要為主簡之時義大矣哉易豫象「豫時義大矣哉」

歷觀自古作者權輿尚書發蹤史記蕭相國世家「至如蕭何發蹤指示」所載務於

寡事史通六家篇「原夫尚書之所記也若君臣相對辭旨可稱則一時之言累篇咸載如言無足紀語無可述雖脫略而觀者不以為非」蓋記言之體偶有述事皆以明其所言故曰務於寡事春秋變體變記言為記事也參

其言貴於省文春秋說題辭「孔子作春秋一萬八千字」以此字數述二百四十餘年之行事自非省文不為功矣斯蓋淳澆殊致前後異跡然則文約而

引玉其言貴於省文

事豐，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始自兩漢，迄乎三國，國史之文，日傷煩富。逮晉已降，流宕逾遠。
空同 尋其冗句，摘其煩詞，一行之間，必謬增數字；尺紙之內，恆虛費數行。夫聚蚊成雷，羣

輕折軸，漢書中山靖王勝傳：「夫聚蚊成雷。」又「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案國策淮南均有類似語。況於章句不節，文心雕龍章句篇：「夫設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

言詞莫限，載之兼兩，後漢書吳祐傳：「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書汝督序疏：「風俗通說，車有兩輪，故稱爲兩，猶履有兩隻，亦稱爲兩。」文選西京賦：「鑿者兼竊。」薛綜注：「兼倍也。」曷足道哉？以上論古

簡之利 蓋敘事之體，其別有四：有直紀其才行者，有唯書其事跡者，有因言語而可知者，有

假讚論而自見者。至如古文尙書，隋志：「初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孔安國以今文校之，前依古文，開其篇第，合成五十八篇。」又爲作傳，謂之尙書古文之學，而未得立。後

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尙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亦爲之注，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四庫總目閣若璩古文尙書疏證提要：「古文尙書較今文多十六篇，魏晉以來絕無師說，東晉之初，其書始

出，乃增二十五篇，初猶與今文並立，自陸德明據以作釋文，孔穎達據以作正義，遂與伏生二十九篇混合爲一，唐以來雖疑經惑古，如劉知幾之流，亦以尙書一家列之史通，未言古文之僞，自吳械始有異議，朱子亦稍疑之，吳澄諸人相繼抉摘，其僞益彰，明梅賾始奏考諸書，證其剽竊，而

見聞較狹，蒐采未周，至若璩乃引經據古，一一陳其矛盾之故，古文之僞乃大明。」稱帝堯之德，標以「允恭克讓」，尙書堯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春秋

左傳，言子太叔之狀，目以「美秀而文」，左傳襄三十一年：「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過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按此則乃傳述北宮文子之語，當入下因言語而可知一類。所稱如此，更無他說，所謂直紀其才行者。又如左氏

載申生爲驪姬所譖，自縊而亡，左傳僖四年：「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立之，生奚齊，其姊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申生）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

祭子曲沃，歸胙于公。田姬置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驚，與小臣，小臣亦驚，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辯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於新城。」**班史稱紀信為項籍所圍，代君而死。**漢書高帝紀：「三年夏四月，項羽圍漢榮陽，五月，將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四面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羽見紀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此則不言其節操，而忠孝

自彰，所謂唯書其事跡者。又如尚書稱武王之罪紂也，其誓曰：「焚炙忠良，劓剔孕婦。」見書秦誓疏：「殷本紀云：紂為長夜之飲，昨諸侯或叛，妲己以為罰輕，紂欲重刑，乃為鬻斗，以火燒之，然使人舉，輒爛其手，不能撈，紂怒，乃更為銅柱，以膏塗之，亦加於炭火之上，使有罪者緣之，足滑，跌墜火中，紂與妲己以為大樂，名曰炮烙之刑，是紂焚炙之事也。皇甫謐帝王世紀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即引此為劓剔孕婦也。」**左傳記欒書之論楚也，**欒書各本皆作隨會，據傳改，通釋云：「二人皆稱武子，所以誤也。」此自是子玄之疏，史通類此者尚眾也。**其詞曰：「葦路**

藍縷，以啓山林。」左傳宣十二年：「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忘，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故，婦冒葦路藍縷，以啓山林。』」杜注：「若故，婦冒，皆楚之先君，葦路，柴車，藍縷，敝衣，言此二君勤儉以啓土。」此則才行事跡，莫不闕如，而言有關涉，事便顯露，所謂因言語

而可知者。又如史記衛青傳後，太史公曰：「蘇建常責大將軍不薦賢待士。」史記衛將軍驃騎傳贊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願將軍親占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實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細不肯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驃騎亦放此意，其為將如此。」通釋：「按其文全出蘇建口語，史公運之為贊，事舉而傳文省矣。」**漢書孝文紀末，其讚曰：「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通釋：「此本史記紀中正文，班氏取以為贊，又一運化省筆之法。」此

則傳之與紀，傳紀二字傳倒，萬曆本紀誤記從浦校改。並所不書，而史臣發言，別出其事，所謂假讚論而自見者。按

春

秋三傳間載史氏之論。若左氏稱君子曰者，卽其事也。自太史公書以次，莫不繼軌。其始論贊無別。後則以散錄爲論，韻語爲贊，時或論贊兼施。要皆繫於每篇之後。史通論贊篇云：「史之有論，蓋欲事無重出，文省可知。及後來贊語之作，多錄紀傳之言，其有所異，唯加文飾而已。」此則前

後異迹，失其初意者矣。蓋馬班之論，大率以一二瑣事點綴全篇，卽微知著，而其人之善惡是非，可以概見。後史識此者少，故或複述前文，或空加褒貶，皆無當也。惟唐宋古文家所爲碑志傳狀，尙有用史漢之法者，可參證焉。然則才行，事跡，言語，讚論，凡此四者，皆不相須。詩皇矣箋：「須待也。」若兼而畢書，則其費尤廣。原注：「近史紀傳欲言人臣哀毀，則先云至性純孝，欲言人盡夜觀書，則先云

篤志好學，欲言人赴敵不顧，則先云武藝絕倫，欲言人下筆成篇，則先云文章敏速。此則既述才行，又彰事跡也。如穀梁傳云：「驪姬以釀爲酒，藥脯以毒獻公田來。」公田來，各本作「公田來」。諸家據傳文校改。驪姬曰：「世子已祀，故致福於君，君將食。」君將食，各本作「將食之」。諸家據傳文校改。驪姬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而地墳，以脯與犬，犬斃。驪姬下堂而啼，呼「呼」字據傳增。曰：「天乎，天乎，國（國上各本有「吾君之」三字，諸家據傳文衍）之國也。子何過乎爲君？」又禮記云：「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視宋者，反報於

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此則既書事跡，又載言語也。又近代諸史人有行事美惡，皆已具其紀傳中，繼以讚論，重述前事。此則才行事跡紀傳已書，讚論又載也。但自古經史，通多此類。通釋

「此九字一本混入注中。」按萬曆本亦然。今從浦氏據本。原注：「公羊穀（羊穀）二字，據何顯虛三家校增。」梁傳新序，說苑，戰國策，楚漢春秋，史記，迄於皇家所撰五代史，皆有之。老子：「夷道若類。」釋文引簡文注：「類，疵也。」能獲免者，蓋十無

一一。原注：「唯左丘明，婁子野，王劭無此也。」以上論敘事四體。又敘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如左傳宋華耦

來盟，稱其先人得罪於宋，魯人以爲敏。春秋文十五年左傳：「宋華耦來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存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魯人以爲敏。」夫以鈍

者稱敏。原注：「魯人謂鈍人也，禮記中已有注解。」禮記檀弓：「容居，魯人也。」注：「魯，魯鈍也。」子亥蓋指此左氏文十五年疏亦云：「魯人魯鈍之人。」則明賢達所嗤，此爲省句也。春秋

經曰：「隕石於宋五。」傳十六夫聞之隕，視之石，數之五。公羊傳：「曷爲先言實，而後言石？實石記聞，聞其碩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加以一字太

詳，減其一字太略，求諸折中，簡要合理，此爲省字也。陳騫文則：「文簡而理周，斯得其簡也。讀之有疑，闕焉非簡也。疏也。春秋書曰：『隕石于宋五。』公羊傳曰：『聞其碩然，

也。疏也。春秋書曰：『隕石于宋五。』公羊傳曰：『聞其碩然，

視之則石，察之則五，「公羊之義，經以三字盡之，是簡之難也。」
其有反於是者，若穀梁各本俱作公羊，據引傳文，知穀梁之誤，今據浦校改。稱郟克眇，季孫行父禿，孫

良夫跛，齊使跛者逆跛者，禿者逆禿者，眇者逆眇者。
春秋成元年穀梁傳：「季孫行父禿，晉卻克眇，衛孫良夫跛，齊使跛者逆跛者，使跛者使跛者，使禿者使禿者，禿司媼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說而去，相與立背闕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又成二年公羊傳：「前此晉卻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踊于楮而窺客，則客或跛或眇，於是使跛者逆跛者，使眇者逆眇者，二大夫出，相與踰闕而語，移日，然後相去，齊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參較二傳，公略敘詳，知子玄所引是穀梁，非公羊也。

蓋宜除跛者以下字，但云各以其類逆。
有「者」字，據顯浦校衍。必事加再述，則於文殊費，此為煩句也。漢書張蒼傳云：「年老口中無齒。」蓋於此一句之內去「年」及「口中」可矣。
按漢書云：「蒼免相後口中無齒，食乳。」無「年老」字，史記蒼傳則云：「蒼之免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無「年」字，此或子玄所見漢書不同今本，或偶誤以史記為漢書，而史記古本有「年」字，皆不可考。

夫此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此為煩字也。
魏祜伯子論文：「昔人論史記（當作漢書），張蒼傳有「年」字，宜刪曰：「老無齒。」公羊傳：「齊使跛者逆跛者，禿者逆禿者，眇者逆眇者。」各以其類逆，簡則簡矣，而非公羊史遷之文，又於神情特不生動。」按文章無論敘事，記言，說理，抒情，皆有必須重疊乃盡者，子玄此論，乃以六代史籍之繁複雜沓，有激而言，固不得視為恆規也。

然則省句為易，省字為難，洞識此心，始可言於史矣。
苟句盡餘賸，字皆重複，史之煩蕪，職由於此。
爾雅釋詁：「職，常也。」
蓋餌巨魚者，垂其千鈞，而得之在於一筌。
莊子外物篇：「任公子為大鈞巨網，綳竿東海，且且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鈞，鎔沒而下，驚揚而奮鬣，自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又曰：「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文選江賦注：「筌，捕魚之器，以竹為之。」此與釣不同，特互文以見義耳。

捕高鳥者，張其萬置，而獲之由於一日。
淮南子說山篇：「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日也，今為一日之羅，則無時得鳥矣。」此反用之，爾雅釋器：「兕，謂之置。」此借用為網羅之義。

夫敘事者，或虛

萬置，而獲之由於一日。

捕高鳥者，張其

夫敘事者，或虛

萬置，而獲之由於一日。

捕高鳥者，張其

益散辭，廣加閑說，必取其所要，不過一言一句耳。苟能同夫獵者漁者，鳥魚二字據紀既執，

而置釣必收，其所留者，唯一筌一目而已；則庶幾駢枝諸本作駢枝，據王惟儉校改，盡去莊子駢母篇「駢母枝指」，而

塵垢都捐莊子逍遙遊「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鑿堯舜者也」釋文「塵垢猶染汙」，華逝而實存魏志邢顛傳「采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滓去而瀋在矣說文「滓，穢也。瀋，汁也。」

嗟乎！能損之又損，而玄之又玄老子「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又「慎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輪扁所不能語斤，伊摯所不能言

鼎也文心雕龍神思篇「伊摯不能言鼎，輪扁不能語斤，其微矣乎」輪扁見文賦注：云語斤者，兼用鄆人事，莊子徐無鬼篇「鄆人鑿其鼻端者繩，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鑿而鼻不傷」呂氏春秋木味篇「馮得伊尹，赦之於廟，明日設朝而見之，說湯以

至味曰「鼎中之變，神妙微纖，曰弗能言，素弗能喻」二史記股本紀「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妾，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子王道，或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之，五反然後肯往」索隱「孫子兵書「伊尹名摯」然解者以阿衡爲官名，書曰「惟嗣王弗惠于阿衡」曰保衡，皆伊尹之官號，非名也」本節論敘事尚簡

夫飾言者爲文，編文者爲句，句積而章立，章積而篇成論衡正虛篇「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數以連章，章有體以成篇」又心雕龍情采篇「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

本於情性，又章句篇「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積句而成章，積章而成篇」

篇目既分，而一家之言備矣。古者，行人出境，以詞令爲宗；大夫

應對，以言文爲主春秋襄三十一年左傳「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更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況乎

列以章句，刊之竹帛，安可不勵精雕飾漢書宣帝紀「富精更始」富勳同，文心雕龍情采篇「莊周云「辯雕萬物」謂藻飾也」，傳諸諷誦者哉周禮春官大司樂

自聖賢述作，是日經典，句皆韶夏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鄭注「大磬，舞樂也，言其德能

紹幾之道也。天夏禹樂也。禹治水傳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馨論語樂記並作韶。

言盡琳琅。

尚書禹貢：厥貢惟球琳琅玕。偽孔傳：球琳皆玉名。琅玕，石而似玉。爾雅釋地：西北之美者有珉、璠、璣、珠、琳、琅玕焉。

秩秩德音。詩小

戎厭厭其人，秩秩德音。傳：厭厭，安靜也。秩秩，有知也。洋洋盈耳。論語泰伯篇：子曰：師摯之始，闕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譬夫游滄海者，徒驚其浩曠；登泰山者，

但嗟其峻極。孟子盡心篇：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此用其意。

必摘以尤最。襄二十六年左傳注：尤，甚也。漢書宣帝紀：課殿最以聞。注：最，凡要

之首也。不知何者為先？然章句之言，有顯有晦。顯也者，繁辭縟說，理盡於篇中；晦也者，省字約文，事溢於句外。春秋五例有志晦之說，見前。然則晦之將顯，爾雅釋言：將，齊也。優劣不同，較可知矣。以上明史貴用晦。夫能略

小存大，舉重明輕，一言而巨細咸該，片語而洪纖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古昔本作「昔古」從顧校乙。

文義，務卻浮詞。虞書云：「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虞書舜典：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過密。八音：偽孔傳：殂落，死也。考妣，父母。言百官感德

思慕。夏書云：「啓呱呱而泣，予不子。」虞書益稷：啓呱呱而泣，予不子。惟荒度土功。偽孔傳：啓，禹子也。禹治水過門不入，聞啓泣聲，不暇于名之，以大治度水土之功故。子，玄以爲夏書，當以敘禹事而誤

記也。周書稱：「前徒倒戈，血流漂杵。」周書武成：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甚

之言。孟子盡心篇：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虞書云：「四罪而天下咸服。」舜典：流共工于幽州，放

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偽孔傳：皆服舜用刑當其罪。此皆文如闊略，而語實周贍。故覽之者初疑其易，而爲之者方覺

其難。固非雕蟲小技。法言吾子篇：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彫蟲篆刻。北史李暉傳：嘗謂魏收曰：雕蟲小技，我不如卿。國典朝章卿不如我。所能斥非其說也。斥非一浦氏引莊

其難。固非雕蟲小技。法言吾子篇：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彫蟲篆刻。北史李暉傳：嘗謂魏收曰：雕蟲小技，我不如卿。國典朝章卿不如我。所能斥非其說也。斥非一浦氏引莊

子逸篇「縛疆所生必於斥苦」以為當作「斥苦」絕評乙作「非斥」案後漢書孔融傳「擬斥乘輿」注「斥指也」斥非猶云指責謂後世史家不得指責尙書之闕略耳史通探蹟篇「終不能別有異同忤非其議」斥非其說忤非其議句法意義正同可證以上證尙書之用晦

而丘明受經受本作授師範尼父禮記檀弓魯哀公誅孔子曰天不遺耆老莫用余位焉嗚呼哀哉尼父鄭注「尼父因其字以為之諡」夫經以數字包義而

傳以一句成言杜預春秋序「春秋雖以一字為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為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為斷」此舉其語申其義以明經傳之繁約有別也雖繁約有殊而隱晦無

異故其綱紀而言邦俗也詩賦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則有士會為政「晉國之盜奔秦」左傳宣十六年

「晉侯請於王以獻宛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於是晉國之盜逃」詳模擬其款曲而言人事

也後漢書光武紀「文叔少時謹慎與人不同」則有「使婦人飲之酒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醢

之」此左傳莊十二年記宋萬弑其君閔公而奔陳陳人誘執歸宋之文蕭潰傳此下有「申」師人多寒王傳此下有「巡」撫傳作「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

如挾纊此左傳宣十二年記楚子伐蕭之文杜注「皆如挾纊」云「言悅以忘寒」小爾雅靡服「纊綿也」絜之細者曰纊也挾纊猶云衣綿斯皆言近而旨遠辭淺而義深春秋序「若夫制作之文

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按杜以理言劉以文言略有出入雖發語已殫廣雅釋詁「殫盡也」而含意未盡使夫讀者望表而知

裏捫毛而辯骨觀一事於句中反三隅於字外論語述而篇「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邢疏「凡物有四隅舉一則三隅從可知學者當以三隅及類一隅以思之」晦

之時義不亦大哉以上證左氏洎馬班二史文選東京賦薛注「洎及也」雖多謝五經必求其所長亦時值斯語

至若高祖亡蕭何「如失左右手」史記淮陰侯傳「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卽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有人白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漢兵

敗績，一唯水爲之不流。

史記項羽紀：「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澗泗水，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出，楚又追擊，至雍壁，東睢水上，漢軍卻爲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爲之不流。」春秋莊十一年左傳：「凡師大崩曰敗績。」

董生乘馬三年，不知牝牡。

太平御覽刑法部引漢書：「董生乘馬三年，不知牝牡。」與史通合。杜注：「師徒撓敗，若沮岸崩山，喪其功績，故曰敗績。」

翟公之門，可張雀羅。

漢書汲黯列傳：「下邳翟公爲廷尉，賓客盈門，及廢門外可張雀羅。」

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生一死，迺知交情，一貧一富，迺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以上證史。漢書成帝紀：「帝王之道，日以凌遲，亦言其頹替若丘陵之漸平也。」又曰：「凌遲亦言如丘陵之逶迤稍卑下也。」

作者燕音累句。

宋書謝靈運傳論：「雖清辭麗句，時發乎篇，而燕音累氣，固亦多矣。」

雲蒸泉涌。劉峻廣絕交論：「網緝相懸，霧涌雲蒸。」文選序：「冰釋泉涌。」

其爲文也，大抵編字不隻，捶句皆雙，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應以一言蔽之者。「之」字據浦校。

增論語爲政篇：「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輒足爲二言，應以三句成文者，必分爲四句，彌漫重沓，不知所裁。論語公冶

長篇「子在陳曰：『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是以處道。舊作承詐，淺人妄改，又或誤。祚爲作今，並據浦校改正。

受責於少期。原注：「魏書鄧袁王傳曰：『容貌姿美，斐松之曰：「一類之言，而分以爲三，亦敘屬。」」

之一病也。「虛文」云：「元注：容貌姿美，裴松之以爲一類之言，分爲三句，謂容也，姿也，貌也。」按此文今見三國志魏志鄧袁王傳裴注隋志：「魏書四十八卷，晉司空王沈撰。」今佚。晉書本傳：「王沈字處道，典著作，與荀勗、阮籍、尹撰、魏書，多爲時諱，未者，陳壽之實錄也。」宋書裴松之傳：「松

聞既成，奏上，上善之，曰：「此爲不朽矣。」上謂宋文帝：「子昇取譏於君懋。」

原注：「王劭齊志曰：『時譏恨邢子才不得掌輿，魏之書恨快，溫子昇亦若此，而撰永安記，率是支（支木作六）據浦校改。』

孝莊帝永安三年中，爾朱氏之亂，亦史書之流，故王劭得據以彈射。姚氏隋志考證云：「此三年中，洛下大亂，子昇皆親歷其事，此殆所記事。」

蹟當入雜史，不知本志何以列之於此，其說具也。

非不幸也。以上證近史，之不能用晦。蓋作者言雖簡略，理皆要害，漢書西南夷傳：「大司農豫調穀積要害處。」師古曰：「要害者，在我爲要於敵爲

害也」故能疏而不遺，儉而無闕。譬如用奇兵者，史記田單傳「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裴氏集解引魏武帝曰：「先出合戰，爲正，後出奇兵擊不備。」持一當百，史記蘇秦傳「以韓卒之勇，一人當百，不足言也。」此秦說韓王之詞，亦見國策。能全克敵之功也。若才乏僑穎，思多昏滯，

費詞既甚，禮記曲禮「禮不妄說，人不辭賢。」敘事纔周，亦猶售鐵錢者，後漢書公孫述傳「述廢銅錢，置鐵官鑄。」以兩當一，南史劉

「概爲建安太守，（任）叻以詩贈之，求二彩段云：『鐵錢兩當一，百易代名實，爲惠常及時，無待秋涼日。』蓋當時有此語。」方成買遷之價也。書益稷謨「懋遷有無化居。」漢書食貨志「林遷有無，使之交足。」賈

然則史、漢以前，省要如彼，國、晉已降，原注「國謂三國志晉謂晉書也。」煩碎如此，必定其妍媸，甄其

善惡。夫讀古史者，明其章句，皆可詠歌，此云詠歌，猶前言諷誦變文，遵復耳。觀近史者，悅其緒言，劉峻重答劉秣陵沼書「緒言餘論，善而莫傳。」緒亦餘也。

也。直求事意而已。是則一貴一賤，不言可知。無假推揚，而其理自見矣。本節論敘事用晦。

昔文章既作，比興由生。鳥獸以媿賢愚，草木以方男女。詩人騷客，言之備矣。詳南北文學不同論注。洎乎

中代，謂漢以來。其體稍殊。或擬人必以其倫，禮記曲禮「擬人必於其倫。」或述事多比於古。此謂敘事失真，由於妄飾。上世比興，僅及動植自然之屬，而止於抒情之文。

也。當漢氏之臨天下也，春秋哀七年穀梁傳「春秋有臨天下之言焉。」集解「臨者，撫有之也。」君實稱帝，理異殷、周、子

乃封王，名非魯衛。三代共主皆稱王，其子姓以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封之。及漢承秦制，稱共主爲帝，其子姓乃有封王者。此三代與漢異制之大略也。白虎通號篇「德合天地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別優劣也。禮記諡法曰：『德象天地稱帝，仁義所

生稱王，一公羊成八年何休解詁略同。此皆漢儒訓說，非其本真也。而作者猶謂帝家爲王室，周書微子之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字亦見左傳，皆指周室。漢史用王室者，如漢書敘傳「克伐七國，王室以定。」後漢書鄧禹傳「委

遠時柄，忠勞王室，是其例也，亦有用帝室者，如後漢書袁弘傳「袁公寶氏之間，乃帝室」是也。公輔為王臣，易蹇「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二字，亦見詩經，皆指周臣。漢史用王臣者，如後漢書袁安傳「引義雅正，可謂王臣之烈」，亦有帝室者，如漢書敘傳「蹇

蹇帝臣，匪躬之故」則直用易語，而改王為帝也。公輔者，謂大官，漢書孔光傳「盤石加建侯之言」，孔疏釋「利建侯」云「宜建立諸侯」，云「光凡為御史大夫丞相各再壹為大司徒太傅太師歷三世居公輔位」。

史記文帝紀「高帝封王子弟地，大牙相制，此所謂盤石之宗也」，「素隱」，「言其處如盤石」，荀子富國篇「安於盤石」，注「盤石，盤薄大石也」。帶河申俾侯之誓，誓，舊作稱，據浦校改，詳魯頌閟宮「乃命」。

子東，史記高祖功臣年表載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水密，爰及苗裔」，應劭曰「國家欲使功臣傳祚無窮，帶，衣帶也，厲，砥石也，河當何時如衣帶，山當何時如砥石，言如帶砥國乃絕也」。而史臣撰錄，亦同彼文章，

假託古詞，翻易今語，潤色之濫，萌於此乎。以上論妄師。降及近古，彌見其甚。至於諸子短書，衡論

謝短篇「漢事未載於經，名為尺籍短書」，古者簡策有長短之異，其詳具文學編略篇。雜家小說，漢志雜家序曰「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

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然亦弗滅也，閻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論逆臣則呼為問鼎，春秋宣

傳「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於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重焉」，杜注「示欲偏周取天下」。稱巨寇則日以長鯨，春秋宣十二年左傳「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

之人」，疏引裴淵廣州記云「鯨視長百尺」，邦國初基，皆云草昧，易屯象「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王法「屯者，天地造始之時也，雄曰鯨，雌曰魚」，吳都賦「長鯨吞航」。

也。帝王兆跡，必號龍飛，見模擬。斯並理兼諷諭，言非指斥，異乎游夏措詞，困學紀聞「史記孔子世家

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李善注引史記曰「子游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今本無子游二字，按此云游夏措詞者，即史記所云「可與人共」，子建所云「與人通流」也，論語先進篇

是二人長於文辭，南董顯書之義也。春秋襄二十五年「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傳「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

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注「傳言

齊有直史崔杼之罪所以聞，又宣二年，秋九月乙丑，趙盾弑其君夷皋，傳：「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乎？我之懷矣，自詭伊感，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

如魏收代史，即今魏書也。隋志：「後魏書一百三十卷，後齊史射魏收撰。」梁章鉅浪讀叢談：「魏書魏兼用，猶彼殷商，則與本紀之言不應。今考太武二年始平公造象記云：『暨於大代。』又大和七年孫秋生造象記首亦顯『大代』，而修中獄碑於『大代』，又凡兩見。又延昌三年司馬景和妻慕容紹宗，皆與崔浩傳合，則恐本紀疏矣。」據此：「吳均齊錄，即齊春秋已籠一世，或苞舉一家，自可申不刊之格言。」

弘，揚雄答劉歆求方書書，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魏志：「蓋聞盤至公之正說。」仲長統昌言：「人主臨之以至公。」而收稱劉氏納貢，則曰：「來獻百牢。」春秋哀七年左傳：「夏，公會吳於鄆，吳來獻百牢。」服景伯對曰：「先王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景伯曰：「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乃與之。魏書世祖紀：「太平真君十一年十二月甲申，義隆。」宋文帝使獻百牢，實其方物。又島夷傳：「義隆遣黃延年朝於行宮獻百牢。」

均敘元日，臨軒，晉書禮志：「咸寧注，先正一日，有司各宿設夜漏未盡十刻，羣臣集到，庭燎起火，上賀起謁報，又賀皇后，還從雲龍東華門入，詣東閣下，便坐，漏未盡七刻，百官及受贄，即官以下至計吏皆入，立其次，其階衛者，如臨軒儀，漏未盡五刻，謁者僕射大鴻臚各奏羣臣就位定漏。」

必云：朝會萬國，春秋哀七年左傳：「禹合諸侯於塗。」大鴻臚跪奏請朝賀，歷代禮制頗有因革，齊制未必與晉同，舉此以見其概云爾。

夫以吳徵魯賦，禹計塗山，持彼往事，用為今說，置於文章，則可施於簡冊，則否矣。以上論事，易繫辭：「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警諸昔人，如王隱稱：「晉書八十六卷本九十三卷，今殘缺，晉著作郎征西將軍庾亮，武昌亮，亮供其紙筆，書乃得成，謂闕上之。」諸葛亮挑戰，冀獲曹咎之利，史記項羽紀：「項王謂大司馬曹咎曰：『史後以著作郎虞預謗，免歸於家，貧無資用，書遂不就，乃依。」

諸葛亮挑戰，冀獲曹咎之利，史記項羽紀：「項王謂大司馬曹咎曰：『史後以著作郎虞預謗，免歸於家，貧無資用，書遂不就，乃依。」

諸葛亮挑戰，冀獲曹咎之利，史記項羽紀：「項王謂大司馬曹咎曰：『史後以著作郎虞預謗，免歸於家，貧無資用，書遂不就，乃依。」

諸葛亮挑戰，冀獲曹咎之利，史記項羽紀：「項王謂大司馬曹咎曰：『史後以著作郎虞預謗，免歸於家，貧無資用，書遂不就，乃依。」

諸葛亮挑戰，冀獲曹咎之利，史記項羽紀：「項王謂大司馬曹咎曰：『史後以著作郎虞預謗，免歸於家，貧無資用，書遂不就，乃依。」

諸葛亮挑戰，冀獲曹咎之利，史記項羽紀：「項王謂大司馬曹咎曰：『史後以著作郎虞預謗，免歸於家，貧無資用，書遂不就，乃依。」

諸葛亮挑戰，冀獲曹咎之利，史記項羽紀：「項王謂大司馬曹咎曰：『史後以著作郎虞預謗，免歸於家，貧無資用，書遂不就，乃依。」

諸葛亮挑戰，冀獲曹咎之利，史記項羽紀：「項王謂大司馬曹咎曰：『史後以著作郎虞預謗，免歸於家，貧無資用，書遂不就，乃依。」

諸葛亮挑戰，冀獲曹咎之利，史記項羽紀：「項王謂大司馬曹咎曰：『史後以著作郎虞預謗，免歸於家，貧無資用，書遂不就，乃依。」

果數挑或楚軍不出使人辱之。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皆自剄。案王隱書。今無考。而魏志注及世說新語。方正篇注。並引孫盛晉陽秋云。諸葛亮寇於鄴。據滑水南。亮挑戰。遣高祖中嗣。欲以激怒。冀獲曹叅之利。隱盛並時。或同據故記也。

崔鴻稱

隋志。十六國春秋。一百卷。魏崔鴻撰。魏書崔光傳。從子鴻。字彥鸞。弱冠。便有著述之意。以劉涓子。石勒。慕容儼。符健。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屈子。張軌。李雄。呂光。乞伏國仁。禿髮烏孤。李嵩。沮渠蒙遜。馮跋等。並因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國書。未有統一。乃撰十六國春秋。因其舊記。時

有增損。褒貶焉。慕容冲見幸。為有龍陽之姿。龍陽見詩。教上注。四庫總目。史部載記類。有十六國春秋百卷。又別本十六卷。皆出後人。綴拾。非鴻之舊。辨詳提要。百卷本未見。十六卷本無此文。惟湯球十六國春秋補前秦

錄云。初。堅之滅燕。二十五年。原注。當作太和五年。稱晉年也。二十。乃太和之誤。冲姊為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廢燕之。龍冠後。庭。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原注。一作美。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中歌之曰。一雌復一雌。雙飛入紫宮。威懼為亂。王猛切

諫。堅乃出冲。原注。此節亦見御覽五百七十。又三百八十八。晉書載記亦云。符堅滅燕。慕容冲姊為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龍冠後宮。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雌。雙飛入紫宮。蓋即據崔書也。其事相

符言之讎矣。文選典引注。讎。直言也。又東。而盧思道稱。盧思道。字子行。隋書有傳。不言其撰史。惟隋志載其。知已傳一卷。今。都賦注引字林。讎。美言也。佚史通雜述篇曰。晉天率士。人物弘多。求其行事。寧能周悉。則有獨

舉所知。編為短部。若戴逵。竹林名士。王粲。漢末英雄。蕭世誠。懷舊志。虛子行。知已傳。此之謂小錄者也。據此。則下文或在知已傳中也。邢邵喪子不慟。自東門吳以來。未之有也。戰國策。秦策。

梁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子愛子也。死而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與無子時同也。奚憂焉。北齊書邢邵傳亦云。邢邵字子才。養孤子。怨慈愛特深。在兗州。有郡信云。疾疫。便憂之。顏色貶損。及卒。痛悼難甚。不再哭。其高情達識。聞遺滯

累。東門吳以還。所未有。李百藥稱。唐志。北齊書五十卷。李百藥撰。舊唐書本傳。百藥。字重規。為兒童。時多疾病。故以百藥為名。貞觀元年。受詔。作定五禮及律令。撰齊書。王琳雅得人心。雖

李將軍恂善誘。無以加也。論語子罕篇。顏淵喟然歎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漢書李廣傳贊。李將軍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流涕。彼其中誠信於士大夫也。譔曰。桃李不言。下自成

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又傳載程不識語曰。李將軍極簡易。其士亦快樂。甘為之死。北齊書王琳傳。琳。字子珩。刑罰不濫。輕財愛士。得將。卒之心。少任將帥。屢經喪亂。雅有忠義之節。及敗。為陳軍所執。吳明徹欲全之。而其下將領多琳故吏。爭來致請。明徹由是忌之。故及

於難當時。田夫野老。知與不知。莫不為之歎歎流泣。觀。斯則虛引古事。妄足庸音。文賦。放庸音。以足曲。苟矜其學。必辨而非

其誠信感物。雖李將軍之恂善誘。殆無以加焉。

當者矣。郭孔延評云：子才愛孤不慟，何異於吳王琳會葬千人（案亦見本傳）李廣不實豈為虛引故事？以上論人之妄飾。**昔禮記檀弓，工言物始。**友人楊明照云：「梁書處士何胤困學紀聞：『禮記於禮之變，皆曰始。』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士之有諫自此始也；邦妻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涇始也；魯婦人之髮而甲也，自敗於臺始也；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按以上見檀弓）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下殯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以上見檀弓）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養，由魯文子始也；大夫饋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以上見郊特牲）元冠紫綬，自魯桓公始也；朝服之以納也，自季康子始也。（以上見玉藻）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宦於大夫者之為之服也，自魯仲始也。（以上見雜記）左氏傳始用六佾（見隱五年）魯於是始器（見僖三十二年）始厚葬始用殉（以上見成二年）魯於是乎始鬚（見襄四年）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見襄十一年）始用人于臺社（見昭十年）魯於是始尚蒸（見定八年）亦記禮之變也。孔子憲始作俑者，始之不謹，未流不勝其弊，劉惔撰器物造作之始為物神，劉孝孫房德懋集經史為事始（原注：馮繼禮事始朱繪撰事原高承增益為事物紀原）然所載乃事物之始，不足以垂訓戒。按據此，則工言物始不止檀弓矣。禮以制表，制以物顯，故記物之始，即示禮之變也。」

夫自我作故。國語魯語：哀姜至，公使大夫宗婦觀用幣，宗人夏父展曰：「首刲新儀。」通作制，廣雅釋詁：「創始也。」國語周語注：「創造也。」前史所刊，後來取證，是以漢初立鞮。廣雅釋器：「鞮，楫也。」又「鞮，鞮也。」方言注：「鞮，車軸頭也。」二字本義各別。文選：顏延年陽給事，詠一路無蹄鞮。」李善注：「漢書：王恢傳曰：『鞮車相望。』又高祖令曰：『士卒從軍死者為鞮蹄。』其縣：應劭曰：『鞮，小楫也。』服虔曰：『鞮與鞮古字。』通：浦校改鞮為鞮，蓋但持本義未審通假也。」孟堅木作子長，據浦校改。所書漢書高帝紀：八年十一月，令七卒從軍死者為鞮蹄。縣給衣裳棺葬具。」史記無此文，故浦改子長為孟堅。魯始為鬚，邱明是記。春秋襄四年左傳：『邾莒伐郟，臧紇敗於狐鮪。』狐，禮弓作臺，音孤。國人從喪者皆鬚。魯於是乎始鬚。」注：鬚，麻髮合結也，喪多不能備凶服。左傳：男女合言鞮弓，但云婦人鬚，小異。河橋可作，元凱取驗於毛詩。晉書杜預傳：『預，字元凱，以孟津渡險，請建河橋於富平津，議者以為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帝從百僚臨賀，舉觴屬預，詩大雅大明：『造舟為梁，不顯其光。』傳：『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疏：『天子造舟，至特舟皆釋水。』李巡曰：『比其舟而渡曰造舟，中央左右相維持曰維舟，併兩船曰方舟。』一舟曰特舟，孫炎曰：『造舟，比舟為梁也。維舟，連四舟也。』然則造舟者比船於水，加板於上，即今之浮橋故杜預云：『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維舟以下，則水上浮而行之，但船有

男子有筭，伯支遠徵於內則。魏書劉芳傳：『芳字伯文，文，北史作支。』北徒通直常侍，王肅之來奔也，髮多少為等差耳。

敘事

一四七

「冠尊故尊其鋒也。非男子無鋒。禮內則稱子事父母。雞初鳴。櫛纒。笄總。男子有鋒明矣。」蕭以爲然。時人號爲劉石經。內則鄭注。笄。今簪也。卽其事也。案裴景仁秦記稱。隋志。秦記十一卷。宋

今佚。宋書沈曇慶傳。曇慶爲徐州刺史。景仁助成彭城。木僧人。多悉戎荒事。曇慶使撰秦記十卷。敘苻氏僭僞木末。苻堅方食。撫盤而詬。廣雅釋詁。詬。罵也。詬。詬同。王劭齊志述洛干萬曆

「洛干」上有「父統」二字。一本父作受。茲據浦校刪。感恩脫帽而謝。及彥鸞撰以新史。重規刪其舊錄。乃易撫盤以推案。說文

「案。几屬。一方言。案。陳楚宋魏之間謂之榻。自關東西謂之案。禮記禮器注。禁。如今方案。隋長局足高三寸。一說文。槃。承槃也。一今作盤。俗作柈。廣雅釋器。孟謂之槃。顏師古急就篇注。有足曰案。無足曰槃。此二者之別也。案。食盛行于兩漢。漢書外戚傳。許后親奉案上食。後漢書逸民梁鴻傳。妻爲具食。舉案齊眉。鹽論取下篇。垂拱持案而食。一皆其證。盤則行于魏晉以來。晉書樂志。杯柈舞。按太康中。天下爲晉世。舞舞。矜手以桮柈。反覆之。周處陽羨風土記。元日造五子盤。齊書崔祖思傳。祖思啓陳政事曰。宋武節逾過人。聖妃五。潘鑿桃花米飯。一皆其證。湯球十六國春秋。補前秦錄云。堅率步騎二萬討姚萇於北地。萇衆危懼。人有渴死者。俄而雨降於萇營。營中水三尺。周營百步之外。寸餘而已。於是萇軍大振。擊方食。去案怒曰。天其無心。何故降澤。賊營。原注。此段亦詳見於御覽三十七。晉書苻堅載記亦云。堅討姚萇。萇軍渴。有死者。俄而降雨。萇營三尺。營外寸餘而已。萇軍大振。擊方食。去案怒曰。天何故降澤。賊營。蓋卽據崔書也。

變脫帽爲免冠。說文。冠。祭也。所參髮。弁冕之總名也。春秋昭元年。左大振。擊方食。去案怒曰。天何故降澤。賊營。蓋卽據崔書也。變脫帽爲免冠。傳。二弁冕冠也。疏。冠者首服之總名。說文。向小兒鬢。頭衣也。一今作帽。又作冒。漢書楊不疑傳注。冒所以覆其首。此二者之別也。華族以冠爲常服。戰國策。秦策。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耳。漢書張釋之傳。文帝免冠謝。又賈誼傳。爲河南令。以職事爲府官。賈免冠謝。皆其證。單族則以帽爲常服。後漢書耿秉傳。秉出白山。擊車師。車師有後王。前王。後王。安得惶恐。走出門。脫帽抱馬足降。魏志。裴潛傳。潛爲代郡太守。時烏丸王及其大人凡三人。各自稱單于。專制郡事。潛單車入郡。撫之以靜。單于以下。脫帽稽顙。皆其證。今則華族亦戴帽。而冠制廢矣。王氏齊志。語今無考。惟北齊書。萬俟普傳。亦云。于洛字。受洛干。有戰功。高祖親扶上馬。洛干免冠謝曰。願出死力。或本君懋也。

夫近世通無案食。胡俗不施冠冕。直以事不類古。改從雅言。論語述而篇。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唯言也。一集解引孔曰。雅言。正言也。一又引鄭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是雅言。本指音。說子玄。此則推而及於事制耳。欲令學者何以考時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異。

餘。梳。章。君。文。學。說。例。云。天。惟。官。號。地。望。著。于。標。顯。施。于。傳。誌。證。錄。者。必。用。今。名。而。廢。舊。外。來。新。造。之。語。皆。不。得。代。故。崔。鴻。易。撫。盤。以。推。案。百。藥。變。脫。帽。爲。免。冠。物。非。所。有。師。從。雅。言。見。禮。子。子。玄。矣。今。之。言。者。非。擁。旄。削。符。之。輩。而。亟。言。擊。節。展。髻。首。纒。髮。之。

今之有異。餘。梳。章。君。文。學。說。例。云。天。惟。官。號。地。望。著。于。標。顯。施。于。傳。誌。證。錄。者。必。用。今。名。而。廢。舊。外。來。新。造。之。語。皆。不。得。代。故。崔。鴻。易。撫。盤。以。推。案。百。藥。變。脫。帽。爲。免。冠。物。非。所。有。師。從。雅。言。見。禮。子。子。玄。矣。今。之。言。者。非。擁。旄。削。符。之。輩。而。亟。言。擊。節。展。髻。首。纒。髮。之。

今之有異。餘。梳。章。君。文。學。說。例。云。天。惟。官。號。地。望。著。于。標。顯。施。于。傳。誌。證。錄。者。必。用。今。名。而。廢。舊。外。來。新。造。之。語。皆。不。得。代。故。崔。鴻。易。撫。盤。以。推。案。百。藥。變。脫。帽。爲。免。冠。物。非。所。有。師。從。雅。言。見。禮。子。子。玄。矣。今。之。言。者。非。擁。旄。削。符。之。輩。而。亟。言。擊。節。展。髻。首。纒。髮。之。

今之有異。餘。梳。章。君。文。學。說。例。云。天。惟。官。號。地。望。著。于。標。顯。施。于。傳。誌。證。錄。者。必。用。今。名。而。廢。舊。外。來。新。造。之。語。皆。不。得。代。故。崔。鴻。易。撫。盤。以。推。案。百。藥。變。脫。帽。爲。免。冠。物。非。所。有。師。從。雅。言。見。禮。子。子。玄。矣。今。之。言。者。非。擁。旄。削。符。之。輩。而。亟。言。擊。節。展。髻。首。纒。髮。之。

今之有異。餘。梳。章。君。文。學。說。例。云。天。惟。官。號。地。望。著。于。標。顯。施。于。傳。誌。證。錄。者。必。用。今。名。而。廢。舊。外。來。新。造。之。語。皆。不。得。代。故。崔。鴻。易。撫。盤。以。推。案。百。藥。變。脫。帽。爲。免。冠。物。非。所。有。師。從。雅。言。見。禮。子。子。玄。矣。今。之。言。者。非。擁。旄。削。符。之。輩。而。亟。言。擊。節。展。髻。首。纒。髮。之。

今之有異。餘。梳。章。君。文。學。說。例。云。天。惟。官。號。地。望。著。于。標。顯。施。于。傳。誌。證。錄。者。必。用。今。名。而。廢。舊。外。來。新。造。之。語。皆。不。得。代。故。崔。鴻。易。撫。盤。以。推。案。百。藥。變。脫。帽。爲。免。冠。物。非。所。有。師。從。雅。言。見。禮。子。子。玄。矣。今。之。言。者。非。擁。旄。削。符。之。輩。而。亟。言。擊。節。展。髻。首。纒。髮。之。

俗而自述抽簪此之宜絕亦文辭之恆例也若乃雅俗稱名新故雜用景靈有馮禁邪一案此說視子玄爲勝矣以上論物之妄飾

又自雜種稱制後漢書度尚傳「雜種諸蠻」又馬融傳「雜種諸羌」丘遲與陳伯之書「姬漢舊邦無取雜種」漢書王陵

傳「今太后稱制」又淮南厲王傳「出入警蹕稱制」**充牣神州**顏延年始自馬賦「知函夏之充初」李注引蘇林曰「充牣喻多也」如淳曰「牣滿也」

夏蠻猶「馮孔傳」冕服采章曰華大國曰夏孔疏「冕服采章對披髮左衽則爲有光華也」釋詁云「夏大也」故大國曰夏華夏謂中國也左傳襄四年「諸華必叛」閔元年「諸夏親睦」**言多醜俗至如翼健魏昭成**

原諱昭成本作道武據魏書改原本作所據浦校改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以刀去陰曰捷」是命名之至醜者矣按今吾鄉猶有此語轉讀若線如閩雞曰線雞是也**黑獺周文本名而伯起革以他**

語**德棻闕而不載**按魏書序紀「帝諱什翼犍」道武帝則諱拜子玄偶誤記耳閱書文帝紀「帝字文氏諱泰字黑獺」是二史皆無所按公雖死字文諱尙存者本當作字文黑獺耳**蓋彪降**彪本作彪據左傳校改按說文「厓石大也」義別此以同聲通用**崩隕**彪降高陽氏才子八體之一見左傳文十八年「崩隕」

衛莊公名大誤又古劍七名見史記刺客傳案彪降崩隕皆疊韻字古人制名多有雙聲疊韻者**字之蚩也**坤蒼「降肚腹脹也」廣韻「脹大也」韓愈贈張籍詩「形軀頽條壯」彪降蓋錢氏大昕曰「春秋戰國人名有崩隕疑卽此蔽類」是彪降訓腹大崩隕訓頭癡故云蚩也

重耳黑臀重耳晉文公名屨見左傳及史記晉世家黑臀晉成公名見左傳宣三年及史記晉世家國語周語「單襄公曰吾聞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墨曰

使有晉國」**名之鄙也**春秋桓六年左傳「九月丁卯子同生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爲信以德命爲義以類命爲象取於物爲假取於交爲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

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

以大物不可以命疏引鄭玄云「隱疾不中之疾也謂若黑臀黑肱矣疾在外者雖不得言尙可指攝此則無時可辟俗語云「隱疾難爲醫」孔則舉詩「如有隱憂」以隱爲痛謂「以疾痛爲名則不祥之甚故以爲辟不祥」今不從前引周語「黑臀注「臀尻也」黑臀今人亦有之蓋皮膚色素過多之所致疑成公生而黑臀其母諱之故託諸夢以解之也古稱目有二瞳子曰重明淮南子曰「重瞳」史記「顛豐下垂曰重瞳

有疣贅之屬以此制名故云鄙也**舊皆列以三史傳諸五經未聞後進談講**論語先進篇「子曰先達於禮樂者吾皆列以三史傳諸五經未聞後進談講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別加**

刊定。況齊丘之

齊丘之，舊訛。愁山，浦據下原注改。

犢，彰於載識。

原注：「杜臺輔齊記載識云：『昔牛西入谷，適轅上齊丘』也。二余嘉錫云：「按此謂異說。」胡應麟四部正譌：「世率以載犢並論。二書雖相表裏而實不

同。緯之名所以配經，識皆託古聖賢以名其書，與緯體制迥別。蓋其說尤妄誕，故隋禁之後永絕。」隋書杜臺卿傳：「臺卿字少山，撰齊記二十卷，行於世。」隋志缺載。

河邊之狗，著於謠詠。

原注：「王劭齊志載謠云：『續續頭團團，河中狗子破

爾楚」也。二余嘉錫云：「按此謂黑類。」按亦見言語篇原注。謠詠亦類預言。諸史五行志多載之。

明如日月，難為蓋藏。此而不書，何以示後？亦有氏姓本複，滅

省從單。

魏書官氏志：「自古天子立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則以家與諡，官有世功，則有宦族，邑亦如之。姓則表其所由生，氏則記族所自出。其大略然也。至於或自所居，或以國號，或用官爵，或用事物，雖緣時不同，俱其義矣。」（案以上胙本王符潛夫論志氏

姓篇通志氏族略序亦云：「三代之前，姓氏分而為二，男子稱氏，婦人稱姓。氏所以別貴賤，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古之諸侯，諡辭多曰墜命亡氏，路其國家以明亡氏，則與尊爵失國同。可知其為賤也。故姓可呼為氏，氏不可呼為姓。姓所以別婚姻，故有同姓，異姓庶姓之別。氏同姓不

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三代以後，姓氏合而為一，皆所以別婚姻，而以地望明貴賤，可相參證也。」魏氏本居朔壤，地遠俗殊，賜性命氏，其事不一。初，安帝統國諸部，有九十九姓，至獻帝時，七分國人，使諸兄弟各攝領之，乃分其氏。自後兼併他國，各有本部，部中別族

為內姓，為年世稍久，互以改易，興衰存滅，蓋有之矣。此氏姓源流及北朝制度之大概也。通鑑釋例：「魏之羣臣出代北者，皆複姓。孝文遷洛，改為單姓。史患其煩，皆從後姓。」案北朝氏姓有改有不改，其改者具詳魏書官氏志。

「于」

此句舊譌作「去方級而留千」或「去萬而留千」。浦據史改。魏書官氏志：「勿怛于氏後改為于氏。」陳毅疏證曰：「唐書宰相世系表有萬俚醜奴也。萬當依廣韻讀如曼與，正韻勿讀為沒之聲相近。」或止存「狄」而除「庫」

有萬紐于，萬紐于之為萬怛于，猶孝莊紀方侯醜奴，歐陽國傳作萬俚醜奴也。萬當依廣韻讀如曼與，正韻勿讀為沒之聲相近。或止存「狄」而除「庫」

浦云：「如作存扶而除乞亦可，舊作存扶氏。」疏證曰：「余朱榮傳有乞扶莫于，案扶當為伏音之輕重也。晉書乞伏國仁載記云：「有一小兒，乞伏部老父養為子，年十歲，號曰乞伏可汗。」國仁本書亦有傳。又高宗紀有乞佛成龍，乞佛亦乞伏聲之變。陸真傳正作乞伏成龍。」志又云：「庫狄氏後改為狄氏。」疏證曰：「姓解三庫作庫。」

廣韻四十碼亦有庫字，音昌合切，能改齊錄記事，籍庫庫二字，謂北朝復姓庫狄之庫音敎。引庫狄時，庫狄伏連及廣韻庫始夜切，因謂本無庫字，後人除一點以為庫別，其說是也。」

求諸自古罕聞茲例。以上論名氏謬

昔夫子有云：「文勝質則史。」

見論語雍也篇集解引包云：「史者，文多而質少。」邢疏言文多勝於質，則如史官也。」

故知史之為務，必藉於文。自五

經以降三史而往，以文敘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有異於是。其立言也，或虛加練飾，輕

事雕彩。文心雕龍採篇註云：「辭雖萬物，謂藻飾也。雖非云：「豔采」采，據韓子當作「豔采」。」辭說謂綺麗也。綺麗以豔說，藻飾以綺雕。文辭之變於斯極矣。此用其意。或體兼賦頌，辭類俳優。漢書枚

舉不通經術，談笑類俳優，為賦頌好嫚戲，自言為賦不如相如，又言為賦遇俳，見規如倡，自悔類倡也。又東方朔傳贊：「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該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儂，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穠德似隱，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文非文史，非

史，譬夫龜茲。龜茲各本均作烏孫，陳君據漢書西域傳校改。造室，雜以漢儀。漢書西域傳：「龜茲王治宮室，作激道，周衛如漢家，備外國，胡人皆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驢也。』」子玄以為烏孫者，非上言烏孫公主

而誤，而刻鵠不成，反類於鶩者也。後漢書馬援傳載其誡子姪書曰：「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劭伯高不得，猶為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劭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本節論敘事貴真。

謹案：誦習此篇，先有二事當知：一者，子玄雖以敘事題篇，而所舉三條，實修辭之要道，即說理抒情之作，亦當以是為衡，初不限於敘事一體也。二者，書為心畫，心總要術，約句準章，其法孔多，非此三者，即足盡之。茲則但舉成文，以資隅反也。（下舉古文十篇，篇篇以概行文之病，義亦同此。）若夫文中持論，或有漏略，昔賢之說，可相發明者，並舉而辯之，如次，亦鄭君箋詩，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之義也。

甲、尚簡。六代史籍，雲蒸泉涌，殺亂無穢，不可殫詰。故子玄於此，首標簡要之談，其砭俗之義深矣。文賦論十體而總云：「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是前修行文貴簡，又不恃史籍為然。顧加之權度，尚有可商論者二端：其一，則文有繁簡，其理非一，表記曰：「虞夏之文，不勝其質，商周之質，不勝其文。」質文之變，涉及文字，故上世多簡，而後世多繁。文則云：「劉向載泄治之言曰：『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為之靡。』」此用三十二言，而意方顯，及觀論語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此滅泄治之言半，而意亦顯，又觀書曰：「爾維風下，民維草。」此復滅論語九言，而意愈顯。此繁簡之繫乎時者也。至於文章取裁，有小有大，為繁為簡，亦或於此區分。方苞答孫以寧書云：「古之晰於文律者，所載之事，必與其人之規模相稱。太史公傳陸賈，其分奴婢裝，寶瑣瑣者皆載焉，若蕭曹世家，而條舉其治績，則文字雖增十倍，不可得而備矣。故管見義於留侯世家曰：『留侯所從容，與上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此明示後世綴文之士，以詳略虛實之權度也。」此繁簡之繫乎題材者也。又若人之性分，稟受不齊，或強弱殊形，或剛柔異氣，則其為文也，亦各有差焉。文心雕龍龍裁篇云：「精論要語，極略之體，游心寡句，極繁之體，謂繁與略，隨分所好，士衡才優，

敘

而綴辭尤繁，士龍思劣，而推好清省。」此繁簡之繫乎性分者也。是故不可以多寡而第高下。其二則一意求簡，不能無失。日知錄云：「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鑿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鑿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鬪良人之所之也。」有餽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悠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乎？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此必須重疊，情事乃盡。此孟子文章之妙，使入新唐書，於齊人，則必曰：「其妻疑而嚼之。」於子產，則必曰：「校人出而笑之。」兩言而已矣。」此太簡則有欠生動之失也。（參明法引伯子論文評子玄讓公羊漢書一節）容齋隨筆云：「史記衛青傳：『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各三從大將軍，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戎，為從平侯。』漢書但云：『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各三從大將軍，封朔為涉軹侯，不虞為隨成侯，戎為從平侯。』比於史記五十八字中省二十三字，然不若史記標賸可喜。」洪氏所論是矣。而以省文略得侯所由，及封侯戶數，致乖情實，尤為巨愆。此太簡則有遺事實之失也。文章精義云：「唐代宗時，有晉州男子郇謨者，上三十字條陳利害，一字是一件事，如團字是團練使之類，謨自知他人不知也。」此太簡則有難清晰之失也。黃氏日鈔云：「蘇子由古史改史記多有不當，如樛里子傳，史記曰：『母韓女也。』樛里子滑稽多智，古史曰：『母韓女也，滑稽多智。』似以母為滑稽矣；然則樛里子三字，其可省乎，甘茂傳，史記曰：『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舉學百家之說，古史曰：『下蔡史舉學百家之說。』似史舉自學百家矣；然則事之一字，其可省乎？以是知文不可以省字為工，字而可省，太史公省之久矣。」此太簡則有不通順之失也。明此二者，庶知文傷煩無固屬一病，刻意求簡，亦非必佳。綴文之徒，折中至當，要須斟酌題材，審定性分，秉左傳「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之說，論語「辭達而已」之言，為之準的，則自能左右逢源，豐約適度，而不至如日知錄所譏「繁簡之論與而文亡」矣。

乙、用晦 詳本篇所論用晦之義，乃承尚簡而來，故其斥庸史之不能用晦，仍以有傷煩蕪為說。審所彈射，略可瞭然。蓋自子玄視之，用晦不啻為致簡之一術，顧就文辭之全而論，則用晦之道，猶有勝義，非特有裨於簡要已也。夫心智感通，厥端有二：在作者曰表見，在讀者曰欣賞。表見而無微弗至，欣賞而無遠弗彌，斯盡其能事矣。然無微弗至，非繁而不殺之謂也；無遠弗彌，非繁而無當之謂也。蓋詩之六義，其用有三，直陳曰賦，曲喻曰比，興雖並行不悖，而法式不同，故文或以詳盡為貴，或以宛約為能。讀者亦必隨分領會，乃盡其妙。孟子所謂以意逆志也，既知文有曲直之異，則可明晦之為用。舍致文於簡括之途外，尤可達意以含蓄之語焉。劉彥和之言曰：「情在詞外曰隱。」（張戒歲寒堂詩話引文心雕龍隱秀篇，今本此篇殘闕，後人竄補無此語）以文心靈妙變化無方，其限於書語，有不得盡言者，則必藉表象以出之。易傳所謂「曲中肆隱」者是也。其揆之事理，有不欲盡言者，則必類曲指以明之。莊生所謂「謬悠荒唐」者是也。故此與之體，昔人以為最尊，以其尤足達至深之情，傳不盡之意也。楊慎譚苑醍醐云：「辭達而已矣。」恐人溺於辭而忘躬行也。淺陋者借之，易傳春秋，孔子之特筆，其言玩之若近，尋之益遠，陳之若肆，研之益深，天下之至文也。豈止達而已哉。夫豈有淺言之而不達，深言之乃達者，詳言之而不

遠略言之乃達者，正言之而不達，旁言之乃達者，俚言之而不達，雅言之乃達者，故東周西漢之文最古，而其能道人意，中事最激，今以淺陋爲達，是烏知達哉！斯言於文家用晦之理，可謂明其真諦，近人不知其理，故於用事稍多，造語較約者，則羣起而非之，不知此正其善於表見之處也。且作者讀者，各有職責，作者之職責，在求表見之充分與完整，其方術時直時曲，或顯或隱，固非讀者所能干預，讀者之職責，在求欣賞之正確與精密，其程度有深有淺，見知見仁，亦非作者所能指點，必欲鑿舟膠柱，以齊不齊，斯曲士之見矣。若夫胸無真宰，意本平庸，徒文淺陋以艱深，施虎皮於羊質，格以用晦之例，則必在繩之外，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

丙 貴真，論文貴真，當先辨情理之真，事理之真，亦猶用晦必明，致曲存誠，不侔於索隱行怪也。何謂情理之真，由心生想，由想生象，故實感有所不至，則緣幻舉出之常情，有所不然，則以假設表之，此雖於事或闕，而於情則通，文辭有此，斯可以達不達之心，傳不傳之意，錫以嘉名，是爲夸飾，如世說之「枕流漱石」，別賦之「心折骨驚」，此用字之詭異也。詩言「會不容刀」，書稱「懷山襄陵」，此表象之甚泰也。畏恨之傳，則太真登仙，還魂之記，則麗娘復活，此述事之恢奇也。然世之善讀書者，未聞以其不實爲病也。昔孟子之論詩也，謂「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萬章篇）王弼之論易也，亦稱「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是故存言者非得意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易略例明象章）鑒此兩賢之言，所施雖不同哉，其揆則一。至於湯若士之序還魂曰：「自非通人，恆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無，安知情之所必有邪？」則抉發文心，直抒妙義，尤爲深切明白矣。若事理之真，則以人事比擬，必於其倫，詞語引申，必衷其義，又凡名物制度，古今有異，夷夏不同，施於文辭，自非人所共喻，必以此時此地，從宜從俗爲主，其悖於此者，是曰妄飾，以格之文律，亦違於立誠也。蓋情理屬於形上，能知其旨意，自可恢萬里而無礙，通億載而爲津，事理屬於形下，不加之銓別，奚以考形名之不同，審古今之有異，是二者之所由分矣。閻譽衡覽前修之論妄飾，尚有可補史通所未及者，數事茲分述之。六叔以降，代語猥多，呼仲尼以龍躡，席高祖以降，雖近詭異，亦避熟俗，偶然用之，尚無不可，至如魏伯子論文有云：「人以文字就實於人，稱曰正之，忽念「政者正也」，改稱曰政，又念正者必須剗削，乃曰削政，又念斧斤所以剗也，轉曰斧政，又念善斧斤者莫如郢人，易曰郢政，且或卑稱曰郢，而最奇者，以爲孔子筆削春秋，而春秋絕筆於獲麟，遂曰麟郢，愈文而愈不通，令人絕倒。」此則匪夷所思矣。是代語之不可妄飾一也。又官名地名，代有因革，或實同而名異，或實異而名同，令典昭彰，未可妄易，文士以求雅避熟，偶於吟詠，施以古名，理固非宜，而累向小，至碑志史傳，所以徵信後世者，必從今制，不爾則於理甚乖，餘冬序錄云：「今人稱人姓，必易以世望稱官，必用前代職名，稱府州縣，必用前代郡邑名，欲以爲異，不知文字間著此，何益於工拙？李姓者稱隴西，杜曰京兆，王曰琅琊，鄭曰滎陽，以一姓之望而概衆人，可乎？官職郡邑之建置，代有沿革，今必用前代名號而稱之，後將何所考焉？此所謂於理無取而事復有礙者也。」日知錄亦云：「以今日之地爲不古，而借古地名以今日之官爲不古，而借古官名，皆文人所以自蓋其淺陋也。」是專名之不可妄飾二也。再如文章體製，與時遞變，官府文書之屬，尤多今古之殊，筆札所施，最忌模古，昔東坡爲表忠觀碑，取趙清獻公請修表忠觀原奏，施以點竄，文史通義古文公式篇評之曰：「史家記事記言，因襲成文，原有點

竄塗改之法。蘇氏此碑雖似鈔繕成文，實費經營裁制也。第文辭可以點竄，而制度則必從時。此碑首「臣卦言」三字，篇末「制曰可」三字，悉非宋時奏議上陳詔旨下達之體，而蘇氏意中揣摩秦本紀「丞相臣斯昧死言」及「制曰可」等語太熟，則不免如劉知幾之所譏「貌同而心異」也。夫不察文辭義例，而惟以古雅爲尙，則「臣卦言」三字，何如「岳曰於」三字之更古，「制曰可」三字，何如「帝曰俞」三字之更古，舍唐虞而法秦漢，未見其能好古也。是體式之不可妄飾三也。至若圓顛方趾，率土所同，而種姓既殊，則文教亦異，凡民族之自尊自貴者，於其言語文學風俗政教，無不寶之重之。既相侵伐凌虐，則有優劣勝敗居今而猶能立國宇宙者，則必其自尊自重有以致之，其在吾華，始夫千之制春秋，卽內諸夏而外夷狄，子姓率教以維清寧之紀，故歷諸禍亂而不亡，姬漢舊邦，無取雜種，此萬世不刊之理也。百祀以還，華胄凌遲，僂薄之徒，甘爲降虜，舉謂全盤西化，乃可圖強，推其居心，蓋欲深目高鼻，以自躋於彼所謂文明人之列，卽小喻大，則其制名也，亦男曰約翰，馬太，女曰瑪利露西，夫繩以子玄之言，則 Bernhard Karlgren 自稱高本漢，Maspéro 自稱馬伯樂者，猶當屏棄，況自甘賈下若是哉。昔者魏收代史，王通元經，文飾竄言，爲虜張目，餘杭先生討滿州檄謂「由是言之，非虜之能盜我中華，顧華人之耽於媚虜也」。今日國脈不絕如縷，而耽於媚虜者，乃日以滋，有志之士，云胡不痛，此亦妄飾之一端，古之賢者所不及知，而今之髦士所不欲言者也。總上所論，文辭貴真，固爲不易之理，然必知有情事二者之異，情理之中，雖有若無稽者，而實不害其爲真，事理之中，雖或有據者，而亦可定其爲妄，明乎此，則其去取亦斷可知矣。

古文十弊 章學誠

余論古文辭義例

杜預春秋序「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發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

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卽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蓋義者先

聖制法以垂世例者先賢依義以發凡亦或變文言義法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云「孔子明王道千七十餘君莫能用姑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訖哀公之獲麟約其文辭治其繁重以制義法」是也後世古文家以爲文章本於經術故喜言之方苞書史記貨

殖列傳後云「春秋之制義法自太史公發之而後之深於文者亦具焉義卽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卽易之所謂言有序也義以爲經而法律之然後爲成體之文」則論之最著者也

自與知好諸君書凡數十通筆

爲論著又有文德文理質性點陋俗嫌俗忌諸篇

論文書具詳遺書文集篇多不悉舉文德以下五篇見文史通義惟俗忌篇今不傳或卽破俗之原名

亦詳

哉其言之矣然多論古人鮮及近世茲見近日作者所有言論與其撰著頗有不安於心

按實齋於同時作者少所許可以下所條十事必皆確有其人今苦不能悉也

因取最淺近者條爲十通思與同志諸君

後漢書班超傳「平陵人徐幹素與超同志」又劉陶傳「所與交友必也同

志「此漢時恆語至今沿用之

相爲講明若他篇所已及者不複述此不足以盡文之隱爾雅釋詁「隱微也」漢書杜周傳贊注「微謂微妙」然

一隅三反

隅反見敘事篇注引論語亦庶幾近之矣本節序

一曰凡爲古文辭者必先識古人大體而文辭工拙又其次焉不知大體則胸中是非不

可以憑其所論次，史記五帝紀贊「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楚詞九歌苦思篇王注「次，第也。」文選東京賦薛注「次，比也。」未必俱當事理，而事理本無病者，彼

反見為不然，而補救之，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矣。淮南子時則篇「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注「率，使也。」有名士投其母

氏行述，行述或併行狀，古文辭類纂序云「傳狀雖原於史氏，而義不同。」劉先生「海峯」云古之為達官名人傳者，史官職之，其人既稍顯，即不當為之傳，為之行狀，上史氏而已。」古之婦德，載在彤史，故女子亦得有行述也。請大興朱先

生作誌，實齋朱先生墓誌銘「先生諱筠，字竹君，一字美叔，學者稱為笥河先生，乾隆癸酉舉人，甲戌進士，歷官翰林編修，侍讀學士，安徽福建學政。」古文辭類纂序「誌者，識也，或立石墓上，或埋之壙中，古人皆曰誌，為之銘者，所以識之之辭也，然恐人觀之不詳，故又為序，世或以石立墓上曰碑，曰表，埋乃曰誌。」及分誌銘二之，獨呼前序曰誌者，皆失其義。」敘其母之節孝，則謂乃祖衰年病廢臥牀，經傳釋詞「乃，猶其也。」書多士曰「爾乃尚有爾士，爾乃尚寧」

除止，爾乃爾其也。」周禮小司徒注「廢疾，謂癱病也。」洩便無時，素問奇病論「有瘵者，一日家無次丁。」史記曆書「丁者，言萬物之丁壯也。」文選李陵答蘇式書注「丁，年謂丁壯之年也。」故男子成年亦云成

丁家無次丁，謂其家男子惟乃祖一人。」乃母不避穢褻，躬親薰濯，爾雅釋詁「躬，身也。」儀禮十昏禮注「躬，猶親也。」漢書劉向傳「躬親節儉。」其事既已美矣，又述乃

祖於時蹙然不安，蹙，通作戚，感也。孟子梁惠王篇「疾首蹙額。」注「蹙，愁貌。」乃母肅然對曰：「婦年五十，今事八十老翁，廣雅釋義「翁，親一翁。」

何嫌何疑？」古者男女授受不親，八歲則異席而坐，異坐而食，命士之禮，父子異宮，故此引乃母語以自解。禮記曲禮「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漢光武帝報馮異詔曰「將軍之於國家，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

嗚呼！母行可嘉，而子文不肖甚矣。不肖，放訓有二，論衡自然篇「至德純渥之人，稟天氣多，故能則天，自然無為，稟氣薄少，不遵道德，不似天地，故曰不肖，不肖者不似也。」此一說也。說文「肖，骨肉相似也，不似其先，故曰不肖。」意林引風俗通「生子鄙陋，不似父母，故曰不肖。」此又一說也。本無芥蒂，漢書賈誼傳「細故芥蒂，何足以疑。」師古曰「帶芥小艱也。」疊韻連

節母既明大義，定知無是言也。此公無故自生嫌疑，特添注以斡旋其事，楚辭天問「斡，旋也。」

楚辭天問「斡，旋也。」

斡，旋也。

也。廣雅釋詁：幹轉也。淮南子：天文訓：帝張四維，運之以斗。漢書：天文志：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秦見書彙典：斗為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海，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蓋北斗七星，柄隨四時，以斡旋其象最著，故借以喻人事周旋也。

方自以謂得體，而不知道如冰雪肌膚。莊子：道遠遊：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綉約若處子。剡成瘡瘡。西京賦：所好生毛羽，所惡成瘡瘡。漢書：薛宣傳注引

三贅一瘡，不免愈濯愈痕癢矣。癢，今俗書，譌作癢。人苟不解文辭，如遇此等，但須據事直書，不可無故妄

加雕飾。妄加雕飾，謂之剡肉為瘡。蘇夷中閱農詩：醫得眼前瘡，剡卻心頭肉。此借用之。此文人之通弊也。本節論剡肉為瘡之弊。

二曰：春秋書內不諱小惡。春秋隱十年公羊傳：春秋錄內而略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何氏解詁：於內，大惡諱，於外，大惡書者，明上者起當先自正，內無大惡，然後乃可治諸夏大惡，因見臣子之義當先

為君父諱大惡也。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者，內有小惡，適可治諸夏大惡，未可治諸夏小惡，明當先自正，然後正人，小惡不諱者，罪薄恥輕。歲寒知松柏之後彫。論語子罕篇：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彫，本作凋。然則

欲表松柏之貞，必明霜雪之厲，理勢之必然也。自世多嫌疑，將表松柏，而又恐霜雪懷慚，則觸手皆荆棘矣。方言：草木刺人，江湖之間謂之棘。後漢書：馮異傳注：荆棘，棘梗之謂。但大惡諱，小惡不諱，春秋之書內事，自有其權

衡也。權衡，詳詩教下篇。注引漢書：歷律志：周代也。按周禮：小史：奠世系，辨昭穆。是譜學之起于周無疑。漢高祖起布衣，故不重氏族。然漢鄧氏已有官譜，應劭有氏族一有羣從先

周代也。按周禮：小史：奠世系，辨昭穆。是譜學之起于周無疑。漢高祖起布衣，故不重氏族。然漢鄧氏已有官譜，應劭有氏族一

世，爾雅釋親：父之世父，叔父為從祖祖父，父之世母，叔母為從祖祖母。注：從祖而別，世統異故。疏：解所以稱從之理也。從祖而別，繼世

分宗，其統各異。按左傳：昭五年注：從順也。又廿八年注：從隨也。祖之兄弟，配偶順隨，祖父母以得名，故曰從祖祖父。從祖祖母，下及

父輩，平輩子輩，皆然。禮記喪服小記云：一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為子聘某氏女。禮記內則：聘則為妻。注：聘，問也。荀子：富國篇注：五世而遷，親疏遞降。故云：從正，此言羣從，當是指從兄弟輩。

士某者，解詁「某者，本有姓氏，記傳者失之。」後以道遠家貧，力不能婚，恐失婚時，毛詩召南標有梅序疏「禮記云：二十曰弱冠，又曰：冠成

殤，禮子不殤父，明男二十為初娶之端，又禮記曰：「女年十五許嫁而笄，以十五為成人，許嫁不為殤，明女十五為初昏之始矣。」王肅述毛曰：「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子十五不敢不事人。」譙周亦云：是故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十五以至二十，皆得以嫁娶，先是則速後是

則晚。偽報子殤，儀禮喪服注「殤，男女未冠笄而死，可哀傷者。」傷本作殤，據校勘記改。俾女別聘，其女遂不食死，不知其子故在，是則守

貞殉烈，兩無所處，守貞謂夫死不嫁，殉烈謂夫死自盡，盡今皆非其情，故曰兩無所處。而女之行事，實不愧於貞烈，不忍泯也。廣雅釋詁「據

事直書，於翁誠不能無歉然矣。」第周官媒氏禁嫁殤，周禮地官媒氏「禁嫁殤者，鄭注：殤，十九以下未嫁而死，殤者，謂嫁死人也，今時娶會是也。」賈疏：「不言殤娶者，舉女男可知也。」按

殤嫁之俗，後世鮮聞，殤娶則抱主成婚，守門寡者是此皆陋俗，故禮禁之。是女本無死法也。曾子問：娶女有日，而

其父母死，使人致命女氏。注謂恐失人嘉會之時。禮記曾子問：「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某爾釋釋親，婦之黨為

婚兄弟，壻之黨為姻兄弟。」郭注：「古者皆謂婚姻為兄弟。」邢疏即引記此文為證。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喪，女之父母使人

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注：「必致命者，不敢以累年之喪，使人失嘉會之時。」是古有辭昏之禮也。今儀禮士昏禮疏引鄭玄三禮目錄云：「昏禮於五禮屬嘉禮。」故此云嘉會也。嘉會字出周易，見詩教下注。是古有辭昏之禮也。今

制壻遠游三年無聞，聽婦告官別嫁。大清律例：「期約已過五年，無過不娶，及夫逃亡，三年不還者，並聽經官告給執照，別行改嫁。」是律有遠絕離昏之

條也。是則某翁詭託子殤，比例原情，尚不足為大惡，而必須諱也。而其族人動色相戒，必

不容於直書，則匿其辭曰：「書報幼子之殤，而女家誤聞以為壻也。」夫千萬里外無故報

幼子殤，而又不道及男女昏期，明者知其無是理也。則文章病矣。人非聖人，安能無失。古

人敘一人之行事，尚不嫌於得失互見也。如漢書司馬遷傳贊曰：「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

抵牾，亦其非微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年間，斯已動矣。又其是非頗總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

進英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實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

美，不隱善，故謂之實錄。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師古曰：「言其報任安書，自陳已志，信不謬。」迹

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唯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難矣哉！」此據遷之行事著書以論其人，其得失不稍諱者也。自餘史傳類，此者衆

蓋古之君子，其論人也，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善，荀子正名篇所謂以仁

心說，以學心聽，以公心辨者，往往於故書雅記遇之。今則民鮮能久矣。

今敘一人之事，而欲顧其上下左右前後

之人皆無小疵，難矣！是之謂八面求圓，又文人之通弊也。本節論八面求圓之弊

三曰：文欲如其事，未聞事欲如其文也。嘗見名士爲人撰誌，其人蓋有朋友氣誼，誌文乃

做韓昌黎之誌柳州也。韓愈柳子厚墓誌銘，載本集，子厚嘗爲柳州刺史，故稱柳州。 一步一趨，莊子田子方篇：「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瞻若乎後

矣。」惟恐其或失也。中間感歎世情反覆，已覺無病費呻吟矣。詩大雅板：「民之方殿屎。」傳：「殿屎，呻吟聲也。」云無病費呻吟者，柳州誌有云：「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天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謂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擠之下石者，皆是也。」此退之以子厚篤於友道，力爲劉夢得流播州一事道地，夢得遂得改刺連州，故臨文感發，若無其情事，而妄作感歎之言，則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者矣。末敘喪費出於貴人，及內親竭勞其事。古者男

女子主內，故諸侯稱夫人曰內主。春秋昭三年左傳：「卿大夫稱嬀，妻曰內子。」春秋僖二十四年左傳注：「或兼妻妾皆曰內人。」禮記檀弓注：「妻之戚屬，因亦稱內親，即爾雅釋親之妻黨也。」 詢之其家，則貴人贈賻稍厚，

儀禮既夕：「知死者贈，知生者賻。」又「既賻」注：「賻之言補也，助也。貨財曰賻。」非能任喪費也。而內親則僅一臨穴而已。詩秦風黃鳥：「臨其穴。」蓋一穴謂塚壙中也。臨視其壙也。亦

並未任其事也。且其子俱長成，非若柳州之幼子孤露。稽康與山巨源絕交書：「少孤露，母兄見騎。」孟子梁惠王篇：「幼而無父曰孤。」楚辭涉江注：「露，暴也。」

幼而喪父，無所庇，必待為經理者也。荀子正名篇：「道也者，治之經理也。」後世假作紀綱處分之義云。柳州幼子孤露，必待經理者，誌云：「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詰

其何為失實至此？則曰：「倣韓誌柳墓有云：『歸葬費出觀察使裴君行立。』」又：「舅弟盧遵，

既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附紀二人，文情深厚，今誌欲似之耳。」余嘗舉以語人，人多笑

之。不知臨文模古，遷就重輕，又往往似之矣。是之謂削趾適履。魏志明帝紀注引魏略載帝露布曰：「別趾適履，刻骨傷肌。」廣雅釋器：「履，履也。」

又文人之通弊也。本節論削趾適履之弊。

四曰：仁智為聖，夫子不敢自居。論語述而篇：「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孟子公孫丑篇：「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

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瑚璉名器，子貢安能自定？論語公冶長篇：「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何器也？曰：「瑚璉也。」集解引包氏曰：「瑚璉，黍稷之器。夏曰瑚，殷曰璉。」

稱人之善，尚恐不得其實，自作品題。李白上韓荊州書：「一經品題，便作佳士。」品題猶世說云：「題目今云評論矣。」豈宜誇耀成

風邪？嘗見名士為人作傳，自言：「吾鄉學者，鮮知根本。惟余與某甲，目知錄：「史記萬石君傳：「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甲乙非名也。失其名而假以名之也。韓安國傳：「蒙獄吏田甲。」張湯傳：「湯之客田甲。」漢高五王傳：「齊宦者徐甲。」嚴助傳：「閩賊王弟甲。」疑亦同此任安傳：「某子甲何不來乎？」三國志注：「許攸呼魏太祖小字曰：「某甲，卿不得我，不得冀州也。」左傳文十四年：「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為政也終。」

也。夫其名而假以名之也。韓安國傳：「蒙獄吏田甲。」張湯傳：「湯之客田甲。」漢高五王傳：「齊宦者徐甲。」嚴助傳：「閩賊王弟甲。」疑亦同此任安傳：「某子甲何不來乎？」三國志注：「許攸呼魏太祖小字曰：「某甲，卿不得我，不得冀州也。」左傳文十四年：「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為政也終。」

不曰公曰夫已氏注猶言某甲二原注一文選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表一諱附某官某甲本表以開一宣德皇后令一今遺某位某甲等二爲功於經術耳一新尊修經術二經術猶言經學耳一所謂某

甲固有時名亦未見必長經術也作者乃欲援附爲名高自標榜後漢書黨綱列傳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注一標榜猶相稱揚也一

與榜古字通案標亦通標惠氏補注引胡三省曰立表以示人曰標揭書以示人曰榜標榜猶言表揚也惡矣說文惡慚也又有江湖游士江湖一詞本指隱逸而言後來則以斥叔世下流貌爲高雅而奔走權門以謀衣食者亦猶

風流本謂言止之高華而後來乃以目浪子之淫嫖也漢書禮樂志注以詩著名實亦未足相副也副稱也然有名實遠出其人下者爲人

作詩集序述人請序之言曰君與某甲齊名某甲既已弁言弁冠冕之屬弁載人首亦猶序置書前也君烏得無題

品夫齊名本無其說則請者必無是言而自詡齊名說文詡大言也藉人炫已顏頰不復知忸怩

矣國語晉語晉平公欲殺醫囊叔而曰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君忸怩乃惡教之一注忸怩慚貌實齋點爾篇云觀後世文集他人請而爲傳誌則多敘其請之之人且詳述其請之之語偶然爲之固無傷也點於好名而陋於知意者序人請乞之辭故爲數張揚厲以諷

己也二則曰吾子道德高深言爲世惜不得吾子爲文死者日不暇焉再則曰吾子文章學問當代宗師苟得吾子一言後世所徵信焉已則多方辭讓入又搏顛固求凡斯等類皆入文辭於事毫無補益而借人炫已何其厚顏之甚邪可與此條參證且經援

服後漢書儒林傳服虔字子慎河南梁陽人也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學受業有雅才善著文論作春秋左氏傳解又以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條又鄭玄傳二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九章算術又

從同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尙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事扶風馬融在門下三年不得見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乃召見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及黨事起被禁錮遂隱脩經業閉

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代我乎詩攀李杜元儂杜子美墓誌銘二子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大小之

氣吞曹劉掩顏尉之孤高維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文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子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詞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

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濬翰，況堂奧乎？唐書文苑傳云：「自後屬文者以稠論爲是。」案自唐以來，李杜並稱，韓退之詩云：「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又云：「勃興得李杜，萬類困凌。」初無軒輊也。蓋李極高明，而杜道中庸，極高明，故難攀道中庸，則易學，後人之抑李揚杜，理或在斯，然二公之詩，甄微立極，一也。覆之所論，豈其然歟？猶曰高山景仰。詩小雅車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古人有高德者，則慕仰之，有明行者，則行之。」若某甲之經，某甲

之詩，本非可恃，而猶藉爲名，是之謂私署頭銜。封演聞見記：「官銜之名，蓋興近代，當是選曹補受，須存資歷，開奏制其首，前馬已進，後馬續來，相次不絕者，古人謂之銜尾相屬，卽其義也。」又文人之通弊也。本節論私署頭銜之弊。

五曰物以少爲貴，人亦宜然也。天下皆聖賢，孔孟亦弗尊尙矣。清言自可破俗，然在典午，

則滔滔皆是也。後漢書鄭太傳載太語曰：「孔公緒清談高論，嘯枯吹生。」魏志鍾繇傳注引魏略載曹丕報繇書曰：「至於荀公之清談，孫權之妖媚，執書嗚嗚，不能離手。」是則清談實起建安，及正始中，何晏王弼之徒，主持風會，蕩經術而尙玄言，蔑禮法而崇放達，自是以後，士林以此相高，故及晉而大盛焉。其詳具在世說新語及國志晉書，亦稱清言，晉書樂廣傳：「廣善清言」是其例也。典午見模擬篇注。論語微子篇：「滔滔者天下皆是也。」集解引孔曰：「滔滔，周流之貌。」前人譏晉書列傳

同於小說。史通採撰篇：「晉世雜書，諒非一疾，若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之徒，其所載或諛諧小辯，或神鬼怪物，其事非聖，揚雄所不觀，其言亂神，宣尼所不語，皇朝新撰晉史，多採以爲書，夫以干鄧之所棄除，王處之所糠粃，持爲逸史，用補前傳，此何異魏朝之擬皇覽，梁世之修通略，務多爲美，聚博爲功，雖取悅于小人，終見嗤于君子矣。」正以採掇清言，詩周南采芣：「薄言采之。」傳：「采，取也。」又：「薄言擷之。」傳：「擷，拾也。」採，采俗字。多而少擇也。立朝

風節，論語公冶長篇：「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魏志王凌傳：「凌宣爲洛陽令，湖陽公主嘗頭白，評：「王凌風節格尙。」魏書高允傳：「高生所乏者矯矯風節耳。」強項敢言，後漢書酷吏傳：「董宣爲洛陽令，湖陽公主嘗頭白，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勅強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前史侈爲美談。南齊書王儉傳：「子房之遇漢后，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勅強項令出，賜錢三十萬。」

君子稱其高義。管子明法篇：「治國無法，則民朋黨。」離騷王注：「朋，猶黨也。」又：「黨，朋也。」聲

明中葉後，詩長發：「昔在中葉，傳：「葉，世也。」門戶朋黨。管子明法篇：「治國無法，則民朋黨。」離騷王注：「朋，猶黨也。」又：「黨，朋也。」聲

御覽引六韜：「友之友謂之朋，朋之朋謂之黨。」蓋通言則同，對言則異也。

聲

聲

氣相激，誰非敢言之士？四章總目次定明臣奏議提要「有明一代，惟太祖以大略雄才，混一海內，一再傳後，風氣漸靡，朝廷所禮之體，小人舍公事而爭朋黨，一事或至數十疏，全為計訟之詞，迨其未流，彌增醜薄，非惟小人牟利，即君子亦不過爭名，臺諫關於朝道，學諱於野，人知其兵防吏治之日壞，不知其所以壞者，由閣臣奄豎為之與援，人知閣臣奄豎之日訂，不知其所以訂者，由門戶朋黨為之煽搆，蓋宋人之弊，猶不過議論多而成功少，明人之弊，則直以議論亡國而已矣。」此當時一門戶朋黨聲氣相激之概略也。觀人於此，君子必有辨矣。不得因其強項申威。史通辨職篇「強項申威，所不能。」

便標風烈。漢書元帝紀贊「號令溫雅有古之風烈。」理固然也。我憲皇帝清世宗愛親覺羅胤禛澄清吏治。世說新語德行篇「陳仲舉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裁

革陋規，整飭官方。春秋成十八年左傳「官不易方。」國語晉語「官方猶為官之典常矣。」懲治貪墨。春秋昭十四年左傳「貪以敗實為千載。」

一時。袁宏三國名臣序贊「夫萬載一期，有生之通途，千載一遇，賢智之嘉會。」彼時居官，大法小廉。禮記禮運「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殆成風俗。貪冒之徒，

左傳襄四年文十八年傳注並云「冒，貪也。」按貪冒即貪墨，冒墨一聲之轉，故味冒一作味墨。莫不望風革面。阮籍為鄭沖勸管王賡「望風震服」易革，小人革面。」王注「小人變面以順上。」時勢然也。孟子公孫丑篇「雖有知

慧，不如乘勢，雖有鐵基，不如待時。」時勢連文本此考清世宗御字之初，即迭頒嚴旨，整飭吏治，杜絕賄賂，其先六部皆有陋規，名曰部費，凡各省題奏，部費不入，不能結案，至世宗亦下詔嚴禁，官方為之一整，其他懲治貪墨諸詔諭，東華錄亦多載之，四庫全書收世宗憲皇帝聖訓三十六卷，上諭內閣一百五十九卷，殊錄諭旨三百六十卷，其聖訓提要云「世宗憲皇帝勤精圖治，日昃不遑，為萬世永賴之計，故理繁治劇，而不避其煩，厘一夫不獲之心，故慮遠防微，而不遺於細，且癸卯踐祚以前，侍聖祖仁皇帝之日長，上則政教之條制，刑賞之權衡，聞之最悉，下則百度之利弊，萬物之情偽，知之最深。」

今觀傳誌、碑、狀之文，敘雍正年府州縣官，雍正世宗年號盛稱杜絕餽遺。小爾雅廣雅「餽，遺也。」周禮玉府注「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餽，通行曰餽。」案餽遺是饋字。」搜除積弊，清苦自守，革除例外供支。其文洵不愧於循吏傳矣。詩靜女箋「洵，信也。」史記始有循吏傳，後史多沿之。索隱云「謂秦法循理之吏也。」不知彼時逼於功令，史記儒林傳序「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索隱「一學者課功著之於

也。廣雅釋詁「餽，遺也。」周禮玉府注「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餽，通行曰餽。」案餽遺是饋字。

也。廣雅釋詁「餽，遺也。」周禮玉府注「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餽，通行曰餽。」案餽遺是饋字。

也。廣雅釋詁「餽，遺也。」周禮玉府注「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餽，通行曰餽。」案餽遺是饋字。

也。廣雅釋詁「餽，遺也。」周禮玉府注「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餽，通行曰餽。」案餽遺是饋字。

也。廣雅釋詁「餽，遺也。」周禮玉府注「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餽，通行曰餽。」案餽遺是饋字。

令即今之學令是也。今以通指政教號令矣。不得不然。千萬人之所同，不足以爲盛節。豈可見奄寺而頌其不好色哉？

詩巷伯序箋：「寺人內小臣也。」疏：「寺人亦奄人。」匡謬正俗：「寺人者內小臣在臺閣庭寺之中，謂闈人耳。」廣韻：「闈，男無勢精明者。」古有宮刑，犯者即以爲內臣，所以防淫佚也。稽康與山巨源絕交書：「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黃門，亦奄寺也。此襲其語意。山居而

貴薪木，涉水而寶魚蝦，人知無是理也。而稱人者乃獨不然。是之謂不達時勢，又文人之

通弊也。本節論不達時勢之弊

六曰：史既成家，文存互見。成家謂立言有本，非徒以剽竊爲功。有如管晏列傳，史記伯夷列傳索隱：「列傳者謂敘列人臣事跡，令可傳於後世，故曰列傳。」互見謂詳略相殊，期能盡事理之實。

而勳詳於齊世家，史記管晏列傳贊：「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然管相桓公、晏相景公春秋時齊國之政，以此二君爲最

難故齊太公世家仍詳著管晏之勳烈焉。張耳分題，而事總於陳餘傳。史記張耳陳餘同傳：耳傳在前，僅敘其娶外黃富人女事；百餘言而已。以下卽入餘傳，凡耳餘起兵、叛秦、降漢、背漢諸事，皆在焉。此緣二人始末牽涉極多，不易分敘耳。而其後陳餘既爲漢斬，耳降漢，立爲趙王，耳震子放嗣尚魯元公主，被譖謀反，其各貴高爲之辯書諸端，亦敘之餘傳中，則以牽連所及，不暇更張，故云事總於陳餘傳也。史通列傳篇：「傳之爲體，大抵相同，而述者多方，有時而異，如二人行事，首尾相隨，則有一傳兼書，包括

令盡，若陳餘張耳，合體成篇是也。」此實齋所本。非惟命意有殊，抑亦詳略之體所宜然也。命意謂視其事理之重輕，與夫於其人關係之深淺，以爲鈐配也。論語憲問篇：「其然豈其然乎？」

皇疏：「然如此也。」史通二體篇論史漢紀傳之體云：「若乃同爲一事，分在數篇，斷續相離，前後屢出，於高紀則云語在項傳，於項傳則云事具高紀，此其所以爲短也。」實齋史學別錄例議則曰：「紀傳之書，類例易求，而大勢難貫，而知幾謂一事分出，或者事詳某傳，或標互見某篇，不勝繁瑣以爲弊也。不知馬班叔例，已不能周，後史相沿，皆其類而易見者耳。倘使通數全書，悉用其例，則不至於紀傳互殊，前後矛盾，如校勘諸家所糾駁者矣。」攬二說足以明互見之用矣。若夫文集之中，單行傳記，文史通

篇，專記之書，其流已久，蓋與六藝先後雜出，古人文無定體，經史亦無分科，春秋三家之傳，各記所聞，依經起義，雖謂之記可也。禮經二戴之記，各傳其說，附經而行，雖謂之傳可也。其後支分派別，至於近代，始以錄人物者，區之爲傳，敘事蹟者，區之爲記，然如虞預始記襄陽耆舊記之

篇，專記之書，其流已久，蓋與六藝先後雜出，古人文無定體，經史亦無分科，春秋三家之傳，各記所聞，依經起義，雖謂之記可也。禮經二戴之記，各傳其說，附經而行，雖謂之傳可也。其後支分派別，至於近代，始以錄人物者，區之爲傳，敘事蹟者，區之爲記，然如虞預始記襄陽耆舊記之

篇，專記之書，其流已久，蓋與六藝先後雜出，古人文無定體，經史亦無分科，春秋三家之傳，各記所聞，依經起義，雖謂之記可也。禮經二戴之記，各傳其說，附經而行，雖謂之傳可也。其後支分派別，至於近代，始以錄人物者，區之爲傳，敘事蹟者，區之爲記，然如虞預始記襄陽耆舊記之

類敘人何嘗不稱記。龜策西域諸傳述事何嘗不稱傳。故此以傳記連言。案隋志襄陽耆舊記。唐志作襄陽耆舊傳。是亦二字同義之證。凡遇牽聯所及，更無互著之篇。校讎通義互著篇。班馬者，則詳略互載之。如子貢在仲尼弟子爲正傳，其入貨殖則互見也。儒林傳之董仲舒，王吉、韋賢，既次於經師之篇，而別有專傳，蓋以事義標篇，人名離合其間，取其發明而已。此傳記互著之義也。勢必加詳，亦其理也。但必

權其事理，禮記月令注：「稱錘曰權。」墨子大取：「於所體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權。」足以副乎其入，乃不病其繁重耳。如唐平淮西，韓碑歸

功裴度，可謂當矣。唐淮西蔡州地，自吳少誠割據，歷少陽及其子元濟，三十餘年。至憲宗元和十年，丞相裴度始討平之。事詳唐書憲宗紀。裴度吳少誠等傳。韓愈平淮西碑敘諸人勳勞，以度爲主帥，故尤致意。姚範評其文曰：「自元和九年用兵淮蔡，

至十年而始平，其間命將出師，攻城降卒，俱非一時事，亦非盡命裴度後事也。而序皆類之若一時事者，蓋序所以聲唐憲誓武誓功，申命伐叛之威，裴度以宰相宣慰，君臣協謀，亦應特書著度之威，而主威益隆。此江漢常武之義也。於以見保大定功，綏馭震盪之謀者，詳著入蔡，獨一叛臣，其於唐宗威德替矣。此公表所云「詩書之文，各有品章條貫」者也。此可與實齋之意相發明。

後中讒毀，改命於段文昌。唐書韓愈傳：「元和十二年八月，宰相裴度爲淮西宣慰使，兼彰義軍節度使，請愈爲行軍司馬。淮蔡

平，十二月還朝，以功授刑部侍郎，仍詔愈撰平淮西碑。其辭多敘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擒吳元濟，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出入禁中，因訴碑辭不實，詔令磨愈文。憲宗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案段碑今載唐文粹。韓碑亦本不沒愬功，特以體制所關，敘屬略與諸將等，未特著之耳。以其時情事論之，自以愬功居首，其詳具見通鑑憲宗紀。文繁不錄。

千古爲之歎惜。如李商隱韓碑詩云：「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湯盤孔鼎有述作，今無

驗矣。不知世有段文昌，皆足略見後人之論者也。

但文昌徇於李愬。春秋文十一年左傳：「國人弗徇。」注：「徇，順也。」愬功本不可沒，其失猶未甚也。假令

當日無名偏裨。漢書馮奉世傳：「典屬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昌爲偏裨。」春秋襄三十年左傳：「令尹之偏。」注：「偏，佐也。」漢書項籍傳：「籍爲裨將。」注：「裨，相輔助也。」不關得失之人，身後表阡

說文新附：「路，東西爲陌，南北爲阡。」漢書成帝紀注：「阡陌田間道也。」後人立石墓道，亦曰表阡。歐陽修瀧岡阡表：「惟我皇孝崇公卜吉於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

侈陳淮西功績，則無是理矣。朱

先生嘗爲編修蔣君撰誌，中敘國家前後平定準回要略，則以蔣君總修方略，獨力勤勞

書成身死，而不得敍功故也。

四庫總目御定平定準噶爾方略提要「乾隆卅七年大學士傅恆等恭摺奏進凡分三編考準噶爾

爵道噶爾丹肆其家心，侵擾喀爾喀諸部，聖祖仁皇帝親討平之。其姪策妄阿拉布坦先與噶爾丹構讎，跳而西遊，駐伏伊犁，後生息漸蕃，稍為邊患。由我聖祖仁皇帝，世宗憲皇帝屢申誅伐，薄旺阿布坦之子噶爾丹策凌始戢鋒受命。後達瓦齊叛，噶爾丹策凌之子喇嘛達爾札屬擁衆自立，部曲不附，準噶爾遂大亂。是書前編五十四卷，所記自康熙三十九年七月乙未至乾隆十七年九月壬申，即詳述其源起也。嗣杜爾伯特台吉策凌策凌烏巴什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等，先後來歸，讞請大討，特命六師分行兩道，五月而定伊犁，俘達瓦齊於圖爾滿，既而阿睦爾撒納豺狼反噬，旋見函巔，波羅尼都霍集占梟獍齊鳴，亦隨獻馘。天山南北，桴鼓不鳴，是書正編八十五卷，所紀自乾隆十八年十一月甲戌至二十五年三月戊申，即備錄其始末也。至續編三十三卷，則乾隆二十五年三月庚戌以後，至三十年八月乙亥，凡一切列戍開屯，設居定賦，規畫久遠之制，與討定烏什及絕域諸蕃，占風納變者，咸載焉。『簡河文集編修蔣君墓誌銘』：『君諱雅植，字秦樹，辛巳以二甲第一人賜進士，改庶吉士，充平定準噶爾方略館纂修官，總裁諸公皆倚重之，令總辦方略一書，君早起坐書室，夕燭宵以繼，書成而君之精殆銷亡於此矣。』書既上，同修者皆得優叙，而君名以卒不與，館中諸公議欲如故侍讀楊公述曾贈銜例為之請，已而未果。』然誌文雅健，學者慕之，後見某中書舍人死，有為作家傳者。隋志

載漢魏六朝家傳二十九部，謝靈運由居賦「國史以載前紀家傳以申世模」，今宗譜中傳記亦稱家傳。

銜名者耳，其實於書未寓目也。春秋傳二十八左傳「得臣與寓目焉」注「寓寄也」。是與無名偏裨居淮西功，又何以異？而

文人喜於撫事，小爾雅廣詁「撫，拾也」。幾等軍吏攘功，周禮大司馬「軍吏載旗」注「軍吏，諸軍帥也」春秋穀梁成五年傳注「攘，盜也」。何可訓也！是之謂同里

銘旌。吾學錄「周禮春官司常「大喪共銘旌」近代用絲帛粉書，借銜題寫，曰某官某公之柩，另紙書題者，姓名黏於旌下，大斂後縣以竹杠，依靈石葬時去杠及題姓名，以旌加於柩上」。昔有夸夫，終身未膺一命，

楚辭天問「鹿何齊之」注「齊受也」論語先進篇「賜不受命」皇疏引王弼云「二命，爵命也」。

好襲頭銜，將死，遍召所知，籌計銘旌題字，或徇其意，假藉

例封，待贈，修職，登仕諸階。大清會典吏部「凡覃恩予封者，辨其官之任與其級，列其懇封者之名氏存故而題焉，本身為授，曾祖父母祖父母及妻，存者為封，歿者為贈，若題封，各以其情請焉，得旨，則停其妻與身之封，而予

之二此例封之義，又「凡官事死者，皆贈以銜，凡贈銜之等，十有八，皆視其官之職以爲差，此待贈之義，又則例「願治初年，定章恩及三年考滿，例統封贈，一品至五品皆授以誥命，六品至七品皆授以敕命，正八品修職郎，從八品修職佐郎，正九品登仕郎，從九品登仕佐郎」，此修職發仕之義，階官階也。

彼皆掉頭不悅。最後有善諧者，取其鄉之貴顯，大書勳階，師保，殿閣，部院，某國，某

封，某公同里某人之柩，師保者，若太師少師，太保少保是也。殿閣者，若武英殿文淵閣之大學士是也。部院者，若吏部戶部之尚書，侍郎，翰林院都察院之侍讀御史是也。某國某封者，若某國公某國侯是也。皆高官也。吳喬園《詩話》云：「今人作詩，動稱盛唐，曾在蘇州見一家舉，其銘旌曰：『皇明少師文淵閣大學士申公問壁豆腐店王阿奶之靈柩』，可以移贈諸公。蓋當時有此笑談也。

里銘旌，不謂文人亦效之也。是又文人之通弊也。本節論同里銘旌之弊。

七日：陳平佐漢，志見社肉；史記陳丞相世家：「陳丞相平者，陽武戶牖鄉人也。里中社，平爲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

李斯亡秦，兆史記李斯列傳：「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爲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忘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騫之秋也，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爲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強行者耳，故誦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爲，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

推微知著，魏志臧洪傳：「又不能原始見終，觀微知著。」

固相士之元機，荀子非相篇：「相人，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漢志有相人二十四卷，是其外爲近而成遠，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見其爲之，不知其所以爲。」

搜閱傳神，爾雅釋詁：「閱，隨也。」

亦文家之妙用也。但必得其神志所在，則如圖畫名家，頰上妙於增毫。世說新語巧藝篇：「顧長康畫裴叔則，頰上益三毛，人問其故，顧曰：『裴楷俊，期有識具，正此是其識具，看畫者尋之，定覺益三毛，如有神明，殊勝未安時。』」荀徒慕前人文辭之佳，強尋猥瑣以求其似，

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委瑣離解，索隱引孔文祥云：『委瑣細碎，猥委同。』

則如見桃花而有悟，五燈會元：「志勤禪師初在揚山，因見桃花悟道，有偈曰：三十年

來尋劍客，幾回落葉，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到如今更不疑。其後王安石詩云：「若見桃花生聖解，不疑還有疑心。」近世李慈銘別署桃花聖解庵，皆用此事。遂取桃花作飯，蘇軾東坡志林：「世人見古德見桃，飯五十年，其中豈復有神妙哉？」本節分兩層，以上論搜開傳神，非可濫用以下論考古據逸與文殊途。又近來學者，喜求徵實，每見殘碑，斷

石，餘文，贖字，不關於正義者，往往藉以考古制度，補史闕遺，斯固善矣。因是行文貪多務

得，韓愈進學解「貪多務得，細大不捐」，明知贅餘非要，卻為有益後世，推求不憚辭費。漢書賈誼傳：「誰憚而久不為此。」注：「憚畏難也。」辭費見敘事篇注，案自乾嘉考據之學

風行而文章亦受其影響，一者如實齋此之所舉，以考據所得闕入文章，而文章弊其體格，二者以為精考據即能文章，而文章遂若附庸，彼時為然，於今尤烈，不知考據重知則能寓於知，故涉覽愈博者其斟酌愈精，文章重能則知寓於能，故才力愈高者其識見愈遠，此事固非一途也。

是不特文無體要，體要見文學總略篇注。抑思居今日而欲備後世考徵，正如董澤矢材，可勝既乎？春秋宣十二年

左傳：「楚熊負鸞囚知罃，知莊子以其疾反之，罃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拔納諸罃子之房。」注：「葢好箭房，箭舍。」罃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注：「蒲，楊柳，可以為箭。」董澤之蒲，可勝既乎？」注：「董澤，澤名，既盡也。」疏：「言用之不盡也。」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還。」夫傳人者，文如其人，述事者，文如其事，足矣。其或有關考徵，

要必本質所具，即或閒情逸出，正為阿堵傳神。世說新語巧藝篇：「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睛，人問其故，顧曰：「四顧妍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焦竑焦氏筆

乘續集：「史官王衍曰：不言錢，家人欲試之，以錢繞牀，不能行，但云：『舉卻阿堵物。』」世遂以阿堵為錢矣，然顧禮之云：「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殷浩見佛經云：「理亦應在阿堵上。」桓溫止新亭，大陳兵衛，呼謝安，王坦之欲於坐書之，謝目衛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間

置阿堵輩？」以為眼，一以為經，一以為兵士，豈可指定言之，自是當時諺語，如今所謂此物云耳。」不此之務，但知買菜求增，皇甫謐高士傳：「司徒侯霸遣殿子道奉書殿，光字道求，書光口授之，嫌少，光曰：「買菜乎？求益

也。」是之謂畫蛇添足，戰國策齊策：「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遍，請畫地為蛇，蛇先成者獨飲之。』」

之是是非非
蛇也。又文人之通弊也。本節論盡此
添足之弊

八曰：文人固能文矣，文人所書之人，不必盡能文也。敘事之文，作者之言也，爲文爲質，惟其所欲，期如其事而已矣。記言之文，則非作者之言也，爲文爲質，期於適如其人之言，非作者所能自主也。貞烈婦女，明詩習禮，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揭詩守禮終不過差。」固有之矣。其有未嘗學問，孟子滕文公篇：「吾他日

未嘗學問，斥或出鄉曲委巷，莊子扶儻篇：「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又秋水篇：「曲士不可以語於道。」釋文引司馬注：「曲士，鄉曲之士也。」鄉曲猶言鄉里，唐長安有章曲杜曲，宋人稱巷陌或曰坊曲，皆以爲分別界域之名也。委巷見敘事篇注。甚至傭嫗鬻婢，貞節孝義，皆出天性之優。是其質雖不愧古人，文則難期於儒雅

也。孔安國尚書序：「漢室龍興，旁求儒雅。」荀子榮辱篇：「君子安雅。」注：「雅，正也。正而有美德者謂之雅。」每見此等傳記，述其言辭，原本論語、孝經，出入毛詩、

內則。漢志詩類序云：「又有毛公之學，自謂于夏所傳。」漢書儒林列傳：「毛公，趙人，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今本詩經，即毛公之傳也。內則，小戴禮記之一篇，疏引鄭目錄云：「內則者，以其記男女居室，事父母舅姑之法，闔門之內，軌儀可則，故曰內則。」劉向之

傳，漢志儒家：「劉向所序六十七篇。」內有列女傳，隋志：「列女傳十五卷，劉向撰。」曹大家注：「漢書向傳：「向以爲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與國顯家，可法則及擊壁亂亡者，序次爲列女傳八篇，以戒天子。」曹昭之誠，隋志：「曹大家

家女誡一卷，後漢書列女傳：「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學高才。」不啻自其口出，尚書秦誓：「人之彥世叔早卒，有節行法度，和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作女誡七篇，看助內訓。」不啻自其口出，聖其心好之，不啻

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一切經音義引蒼頡云：「不啻多也。」可謂文矣。抑思善相夫者，漢書百官公卿表注引應劭曰：「相者，助也。」何必盡識鹿車鴻案？後漢書列女傳：「勃海鮑

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

布裘與宜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鄰邦稱之。又逸民傳「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曰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屨織作筐緝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復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妻耦之人可與隱深山者耳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爲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名孟光居有頃至吳依大家卓伯通居廡下爲人賃春每歸妻爲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備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方舍之於家。善教子者豈皆熟記畫荻丸

熊？宋史歐陽修傳「修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誓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新唐書柳仲郢傳「仲郢字詭蒙母韓善訓子仲郢幼嗜學嘗丸熊膽使夜咄嚙以助勤」自文人胸有成竹蘇軾畫竹記述文同與可之言曰「畫竹必先

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晁冲之贈楊克一學文與可畫竹求詩「與可畫竹時胸中有成竹」遂致閨修皆如板印。爾雅釋宮「宮中之門小者謂之閨」文

選思玄賦舊注「修善也」與其文而失實何如質以傳真也由是推之名將起於卒伍周禮小司徒「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

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禮記燕義「合其卒伍」義俠或奮閭閻史記游俠列傳「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張衡西京賦「便旋閭閻」薛注「閭里門也閭里中門也」言辭不必經

生記述貴於宛肖吳昌瑩經詞衍釋「宛猶若也宛與若義相同或言宛然或言若然或言宛若其義一也詩「宛其死矣他人是愉」言若其死也」而世有作者於斯多不致思

是之謂優伶演劇國語齊語注「優笑俳倡也春秋襄六年左傳注「優調戲也」國語周語注「伶可樂官」說文「戲三軍之偏也」國語晉語注「戲角力也」爾雅釋詁「戲詭也」荀子非十二子篇注「劇繁多也」又解蔽篇注「劇數煩也」漢書揚雄傳注「劇亦疾也」古者優伶之爲以調笑歌舞爲主其事紛紜揮霍戲劇之義當由此引中蓋優伶歌曲雖耕氓役隸史記秦始皇本紀引賈誼過秦論「壯隸之

皆叶宮商法言五百篇「聖人矢口而成言」注「矢正也」廣雅釋詁「矢直也」叶同協書藝典爲孔傳「協合也」是以謂之戲也而記傳之筆從而效之又文

人之通弊也曾國藩若何文編敘曰「敘述朋舊狀其事蹟動稱卓絕若合古來名德至行備於一身譽之

畫師寫真衆美畢具而於其所圖之人固不肖也其論是與此相發本節論優伶演劇之弊

九曰：古人文成法立，未嘗有定格也。傳人適如其人，述事適如其事，無定之中，有一定焉。

知其意者，日暮遇之。莊子齊物論：「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日暮遇之也。」史記五帝本紀贊：「深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

肖也。隋深金鑿紀開引元人郝經與友論文法書曰：「古之為文，法在文成之後，辭由理出，文自辭生，法以文著，相因而成者也。非先求法而作之也。後世之為文也，則不然。先求法度，然後措辭以求理。若握杼軸，求人之絲枲而織之，經營比次，絡繹接續，以求端緒，未措一辭，鈞

制天闕，惟恐其不工，而無法。故法在文成之前，以理從辭，以辭從文，以文從法，資於人而無我，是以愈工而愈不工，愈有法而愈無法。」

往余撰和州故給事成性志傳，今載遺書本性以建言著稱，故采錄其奏議。傳之所載有陳海寇鄒成功形勢等八疏，並云：「然性少遭亂離，傳：「離憂也。」全家被

害。明崇禎乙亥流寇陷和州，性全家被害，亦見志傳。追悼先世，每見文辭，而猛省之篇，尤沈痛可以教孝，故於終篇全錄其

文。其鄉有知名士賞余文，曰：「前載如許奏章，若無猛省之篇，譬如行船，鷁首重而舵樓

輕矣。淮南子本經篇：「龍舟鷁首，浮吹以燥，此適於水也。」注：「鷁，大鳥也，畫其象於船頭也。」方今此婪尾，蘇軾仇池筆記：「蘇鶚云，以

白酒律謂酒巡匝，未座者連飲三杯，為婪尾酒。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引綱素雜記云：「蘇鶚演義云：「今人以酒巡匝為婪尾，即再命其爵也。云南朝有異國進貢藍牛，其尾長三丈。」云：「蘇鶚水牛，其尾三丈，時人做之，以為酒令，今兩藩從其簡也。此皆非正。行酒巡匝，即重其藩，蓋慰

勞其得酒在後也。又琳云者，資也，謂處於座末，得酒最晚，腹癢於酒，既得酒巡匝，更貪婪之，故曰琳尾。琳字從口，是明貪婪之意，此說近之。余觀宋景文公守歲詩云：「迎新送故只如此，且盡燈前婪尾杯。」又云：「稍倦持螯手，猶殘婪尾觴。」又東坡寒食詩云：「藍尾忽驚新火後，遽頭要及

院花前。」樂天寒食詩云：「三杯藍尾酒，一櫂膠牙餠。」乃用藍字蓋婪藍一也。洪邁容齋四筆略同不具引。方言：「尾，梢也。盡也。」廣雅釋詁：「尾，後也。」此猶今云結尾耳。可謂善謀篇也。」余戲詰云：「說文：「詰，

「設成君本無此篇，此船終不行邪？」蓋塾師講授四書文義，爾雅釋宮：「門側之堂謂之塾，禮記學記：「古

里之內二十五家爲闕，同共一卷，卷首有門，門邊有塾，謂民在家之時朝夕出入，恆受教於塾。」**謂之時文**，四庫提要四書類序曰：「論語孟子，舊各爲帙，大學中庸，齊禮記之二篇，其編後案曰：『案四書至元延祐中，用以取士，而闡明理道之書，遂漸爲弋取功名之路。至明永樂中，大全出而捷徑開。』（案指明成祖命翰林學士纂修之四書大全，有明一代尊爲取士之制者。）八比盛而俗學熾，科舉之文，名爲發揮經義，實則發揮註意，不問經義何如也。且所謂註意，又不甚究其理，而惟揣測其虛字語氣，以備臨文之摹擬，併不問註意何如也。」顧炎武生員論略曰：「國家之所以取生員而考之，以經義論策表判者，欲其明六經之旨，通當世之務也。今以書坊所刻之義，謂之時文，五尺童子，能誦數十篇，而小變其文，卽可以取功名，而鈍者至白首而不得遇，老成之士，既以有用之歲月，銷磨於場屋之中，而少年捷得之者，又易視天下國家之事，以爲人生之所以爲功名者，惟此而已，故敗壞天下之人才，夫然後寇賊奸宄得而乘之，敵國外侮得而勝之，苟以時文之功用之于經史及當世之務，則必有聰明俊傑，通達治體之士，起于其間矣。」覽此可知前代以時文取士之大略。**必有法度以合程式**。尚書大禹謨：「罔失法度。」管子明法解：「法者，天下之程式也。」此謂時文作法，固有定制，學者必遵行之。而法度難以空言，則往

往取譬以示蒙學。論語雍也篇：「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易序：「擬於房室，則有所謂間架，結構，擬於身

體，則有所謂眉目，筋節。素問至真要大論注：「大關節，膝也。」**擬於繪畫，則有所謂點睛，添毫**。擬於形家，則有所謂

來龍，結穴。操相宅相墓之術者，世稱形家。漢志術數略，形法序云：「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

同異，當知其大關鍵，來龍何處，結局何處，手中有手，眼中有眼。」**隨時取譬，習陋成風**。然爲初學示法，亦自不得不

然，無庸責也。惟時文結習深，錮腸腑，進窺一切古書古文，皆此時文見解，動操塾師啓蒙

議論，則如用象棋枰布圍棋子，必不合矣。是之謂井底天文。經書治要引尸子明堂篇：「一日之能燭遠勢高也，使日在井中，則不能燭十步矣。」又廣篇

「自井中視星，所見（見字本作視，孫星衍據類聚御覽引改，下望字同）不過數星，自丘上以望，則見其始出也。」也字孫據類聚御覽增。又見其入，非明益也，勢使然也。並此所本。**又又人之通弊也**。案此弊亦始明人，包

書云：「自前明諸君子泥于瞻」文起八代之衰之言遂下選學爲別裁爲體，真以應德順甫熙甫諸君心力粹於八股，一切誦讀皆爲舉業之資，遂取八家下乘橫空起議，照應鈎勒之篇，以爲準的小儒昧目前，那後許而精深闕反在屏棄，可見八股之流毒矣。本節論井底天文之弊。

十曰：時文可以評選，古文經世之業，謂古文爲經世之業，蓋指其推本六經足以明道而言，不可以評選也。虞

撰文章流別有集有志有論是評選兼施之祖，其評而不選者，如詩品是選而不評者，如文選是此徵之見存，其體例較然可知者也。時文可評選者，其用在功名名選之可示人以風會，古文不可評選者，其志在成家言，選之恐失厥面目是以有別也。前人業評

選之，則亦就文論文可耳。但評選之人，多非深知古文之人。夫古人之書，今不盡傳。其文

見於史傳。如文選所錄載正史者有百二十餘首，蓋古之史書有文以傳人，評選之家，多從史傳采錄。而史傳之

例，往往刪節原文，以就隱括。荀子大略篇「示諸鑿括」注「鑿括，矯揉木之器也。」亦作隱括，何休公羊序「故遂隱括使就繩

道其刪節載文也。故於文體所具，不盡全也。此就選家取材史傳而言，若其所據與史傳不同，則參稽之際，亦復詳略互見，且選家亦自

有甄別增刪，其本有視他增多者，西都賦視漢書多「衆流之隈，泝流其西」東都賦詩視漢書多「嘉祥阜兮集皇都」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視漢

書多「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十二字，東方朔答客難視漢書多「傳曰天下無害災」二十七字，蓋昭明得他本增入者，景福殿賦注引薛綜

東京賦注曰「高昌建成二觀名也」有注而賦文無此二觀，今所得後漢宮殿圖亦無此二觀，則賦文昭明刪之，九章涉江刪去「亂曰」以下五十

九字，鍾士季檄蜀文魏志亦無及也，其詳擇利害，自求多福，今文選亦無及也，下刪「其詳擇」九字，任彦昇爲檄蔡讓代兄襲封表注云「此

表與集詳略不同，疑是稿本，詞多冗長，「秦彈劉整注云「昭明刪此文太略，故詳引之，令與彈相應也。」是亦昭明刪之，而李崇賢復補，唐僧辨正

論九箴篇引古詩曰「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執與素，寄與世上人。」道士慎莫作「文選古詩十九首無「寄語」十字，亦昭明

錄事者取舍有詳略矣。錄有取舍，選亦必有取舍。校者詳其異同，以見古人之趣，非有彼此是非之見。凡書皆然。況其為文辭選集本邪？

評選之家，不察其故，誤謂原文如是，又從而

為之辭焉。於引端不具，荀子非相篇注：「端首也。」

而截中徑起者，詡謂發軔之離奇。離騷：「朝發軔於蒼梧兮。」洪氏補注：「戰國策：「陛下警軔車於趙矣。」

輒止車之木，將行則發之。漢書鄒陽傳：「輪困離奇。」注：「離奇，委曲盤反貌。」

於刊削餘文，而遽入正傳者，詫為篇終之嶮峭。嶮同峻，峭同隨，廣雅釋詁：「高也。」

於

是好奇而寡識者，轉相歎賞，刻意追摹。殆如左氏所云：「非子之求，而蒲之覺」矣。「覺」據傳當作「愛」。

有明中葉以來，一種不情不理，自命為古文者，起不知所自來，收不知所自往，專以此等

出人思議，誇為奇特。往開某短書載明季一士人上時相書，其起四句云：「尚何言哉！天下能文者莫如我，知文者莫如星下，尚何言哉！」王季末流之弊，蓋至如此，惜忘其書名。

於是坦蕩之途生

荆棘矣。論語述而篇：「子曰：『君子坦蕩蕩。』」集解：「鄭氏曰：『坦蕩蕩，寬廣貌。』」

夫文章變化，侔於鬼神，斗然而來，後漢書竇融傳注：「斗，峻絕也。」

戛然而止，尚

益稷謨：「戛擊鳴球。」馬鄭注：「擊，擊也。」後漢書馬融傳注：「戛，戛也。形如伏礮，背上有二十七刻，以木，長尺，稜之所以止樂。」

何嘗無此景象？何嘗不為奇特？但如山之巖峭，

水之波瀾，氣積勢盛，發於自然，必欲作而致之，無是理矣。

陳師道後山詩話：「揚子雲之文，好奇而卒不能奇也。故思苦而詞艱，善為文者，因事以出奇。」

河之行，順下而已。至其觸山赴谷，風搏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子雲惟好奇，故不能奇也。可與此相參證。

文人好奇，易於受惑，是之謂誤學邯鄲，莊子秋水篇：「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

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

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

又文人之通弊也。本節論誤學邯鄲之弊。

謹案：荀子勸學篇曰：「詩書故而不切，春秋約而不速，禮樂法而不說。」此論五經之利鈍也。范曄梁穀傳序曰：「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其論三傳之得失也。經傳之書，不以能文為本，而後來專則其效，尚有長短進退於其間，況

平綴翰裁篇，以情信詞，巧爲事者，故自典論文賦以下，詮品作者，標舉篇章，優劣既分，瑕瑜不掩，逮及六朝，彥和立指瑕之篇，休文著八病之說，則爲文之道，以免疵累爲先，理亦大昭於世矣。唐宋以降，短書繁興，小則一字之微，大則立言之體，瑣點所及，無間賢愚。若源南辨惑，遍彈四部，汪文糾謬，專摘一家，是其尤著者也。今論行文之病，仍當準外內二端說之，其外則篇章句字，其內則才學識德，作者諒能挺其才，勉其學，鍊其識，審其德，以斟酌乎句字，鏘鏘乎篇章，則周旋文律，庶保無咎。然此非可託之空談，亦自有其方術，請言其略。

今世恆以識字者，文字之學，造句者，文法之學，謀篇安章者，修辭之學，此判學術之界域，則信然矣。（修辭之學，自亦兼包字句，然其論字句，但就其在全篇中之地位，及所能表見之程度而論，與文字之學，專明一字意義，文法之學，專論一句之結構者，異趣，故三者於文，各具其用也。）而其所以爲文辭之始末者，則又有其次第焉。文心雕龍章句篇云：「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積句而成章，積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無疵也，章之明靡，句無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未從，知一而萬舉矣。」是知欲免累害，當以通小學爲先。餘杭先生文學說例序曰：「文學之始，蓋權輿於言語，自書契既作，遞有接構，則二者殊流尚矣。漢世相如，雄固之屬，皆嘗暴凡，將訓纂著，頌故其文辭幽雅，知言之選，唐時樂文采者，猶云宜略識字。（案此謂韓退之。）至賦詩言糕，矜慎不舉。（案此謂劉夢得。）兩宋以降，斯道漸替，然有所述作，猶號曰古文辭，其稱謂不能無取於墳籍，既昧推訓，則譌謬狂舉者衆。昔王仲任有言：『能說一經者爲儒生，博覽古今者爲通人，采綴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爲文人，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爲鴻儒，故儒生過俗人，通人勝儒生，文人踰通人，鴻儒超文人。』夫漢人自史籍蒼頡，醜齒以上，大抵從師受誦，述其成立，劣能守文，則曰儒，草創述作，則曰文，誠其次第當如是也。今則文墨辭說之士，乃往往不逮經儒遠甚，姚姬傳欲事東原，猶被謝斥，何有其錄錄者，校其功實，非通小學與不通小學之效歟。夫炎蚩而上，結繩以治，則吐言爲章可也，既有符號，斯殺雜異語，非通古今字如先代絕言者無能往來，況夫審別流變邪，世有精練小學，拙於文辭者矣，未有不知小學而可言文者也。」蓋文學之始，積名身以爲句身，擇字不精，則句將安託，此所以文學之士，於文字之學，當首通其要也。其次積字成句，句司數字，虛實不同，相接爲用，今人所謂文法之學，而清儒則以詞例爲稱，自高郵王氏經傳釋詞出，而虛字之用，明德清俞氏古書疑義舉例出，而文詞之例顯，自丹徒馬氏文通出，而詞品之式析，於是昔人以爲難知者，今則皆有軌則可尋，誠能就以研求，琢句亦可免於無玷矣。願有當分別觀之者，王俞二作，皆取姬漢舊籍，比勘歸納，審爲凡例，故觸類而長，無不可通。馬氏之爲，則先取西洋文法爲規矩，而隱括禹域舊言，是以雖條理秩然，而亦時有扞格，蓋各民族之語言文字，雖其理若一，而事難盡同，強甲就乙，未見其可章。章句漢開語云：「讀古書須明辭例，此謂位置相同，辭性若一，如同爲名物之辭，或同爲動作之辭，是也，然尚有不可執者，論語發端云：『不亦說乎？』不亦樂乎？』不亦君子乎？』君子與說樂辭性，豈得同耶？』蓋說之與樂，同屬業詞，君子則爲實字，三句位置若一，揆以西文，必不可通，而在吾華，則固文從字順，以此知其難相合矣。故學者於此，必慎所擇，若夫近世文人，留學東西洋者，每用異邦文法，以自矜夸，有類效顰，彌益其醜，是又當引爲深戒者也。其次謀篇安章，修飾潤色，求其首尾圓合，條貫有序，今日修辭之學，變化尤繁，蓋其事非若句字之用，有定程者，故自昔知者不言，而強爲繩墨者，則蹈井底

天文之失，惟文心雕龍銛裁篇有云：「草創鴻筆，先標三準，履端於始，則設情以位體，舉正於中，則酌事以取類，歸餘於終，則撮辭以舉要。」於篇章之道，略申要旨，更不拘牽，斯可謂闕通之識也。據上可知治文章者，欲求免於用字之失，則當習文字之學，求免於造句之失，則當習文法之學，求免於謀篇安章之失，則當習修辭之學，而其中尤以文字之學，最爲切要。文法之學，次之，至修辭一道，則文無定格，難可實言，至於訓詁詞例，研之已精，古人佳章妙製，習之已熟，則自能從容合度，蓋行文之病，屬之形式者，冀其不犯，術止於斯矣。

至若意義之舛誤，則或緣才短而學疏，或緣識陋而德薄，其爲負累，視篇章句字之失，又不可同日而言。實齋所舉多屬此種，如削趾適屢，誤學邯鄲，則才之短也；八面求圓，非底天文，則學之疎也；剜肉爲瘡，識之陋也；私著頭銜，德之薄也；四者於文，乃屬至要。文德一篇言之已精，茲加析論，則學者才之主，德爲識所歸，何則？性分智愚，木乎自然，學問淺深，存於人力，或優游而自得，或驅勉以程功，其難易既殊，斯高下有別，故才學俱全者，固爲雙美，若不能兼，寧使之才，不可廢學，蓋無才而勉於學者，刻鵠不成，尚類乎鶩，無學而徒恃才者，畫虎不成，反類乎犬，高明多爲鬼瞰，而大器可以晚成，故曰：學者才之主也。識生於心，所以甄疑似，別同異，事義昭晰，涇渭分明，斯於文也，和理在中，孚尹旁達，足以去瑕類矣。然識之爲務，斷制居先，苟其不慎，必流偏頗，實齋謂不知古人大體，則胸中是非，不可以憑，若申言之，則雖識大體，明是非，而無德以輔之，則轉足陷於「言僞而堅」之境，如古之神龜，巨憨，智足以拒諫，辨足以飾非，假夷惠之名，行桀跖之實者，其識度要非恆人所及，斯其明證。荀子正名篇云：「以仁心說，以公心辯。」豈非示人以雖具卓識，必有明德以濟之哉。故曰：德爲識所歸也。學以御才，德以董識，意義之失，或者可免，是以合外內言之，欲求免於文病小，而檢點字句，大而淬厲身心，必先豫之以學以德，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舉重明輕，斯言不我欺矣。

復次，士衡論天機利鈍，謂：「或竭情而多悔，或華意而寡尤。」率意寡尤，則不煩繩削而自合，竭情多悔，勢必待刊改而後工，文章天成，妙手偶得，自非上智，孰能語斯，是則常人之爲，必待雕琢，亦理之固然也。文心雕龍論神思曰：「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關鍵將塞，則神有遁心，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瀹五臟，澡雪精神，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釋辭，此蓋取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又繼論修飾曰：「拙辭或孕於巧義，庸事或萌於新意，視布於麻，雖云未貴，貴原作費，此從張松孫本。」杼軸獻功，煥然乃珍，斯明示學者爲文，事前當有修養，事後尤貴點畫也，故有一字之易，化臭腐爲神奇，一事之訛，變康莊爲荆棘，書記所載，難免數，其間又或出一己之尋究，或出友朋之切磋，杜公偶題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準此而言，則增損改刪，似當以己所權量，爲最適當，然亦有情之方昏，再三愈讀，亦有敝帚自珍，不知其惡者，則借鏡他人，不可廢焉。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云：「世人之著述，不能無病，僕嘗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以爲美談。」曹丁之言，可謂有兼聽之聰，兼覆之懷者，益以少陵之說，則知改文之事，由人由己，之二途者，殆互爲勝劣，未可偏執，故介甫之春風又綠，永叔之環滁皆山，齊己拜一字之師，無本定推敲之句，皆藥府之美談，後來所景慕矣。

後序

程會昌既撰文論要詮竟，乃書其末簡曰：辛巳壬午之間，余承乏武漢大學講席，始與諸生傳治文學者接談。其言之凌雜浮淺，往往出意度外。知近世短書，累害郢深，因取前哲雅言授之，俾典於學。期年，稍稍解悟。旋移教金陵大學，從游所病，亦與嚮等，輒仍舊貫，相共講論，徵材聚事，經歲遂成此書。其中條指，迥不猶人。要之，以遵信舊聞而不穿鑿者，近是。若夫人選諸篇，有子玄史通、實齋文史通義，是二家者，閒或爲人掎摭，顧其精練廉悍，解紛蔽，破調欺，居今尤不可廢。自餘平原文賦、餘杭儀徵二論，則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誠能奉爲繩準，以進窺文術之全，庶乎有倫有脊，雖不中不遠矣。然余少讀莊生書，知在昔君子所以賊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孫卿亦云：「狂生者，不胥時而落。」今是天步艱難，炎黃苗裔，岌岌不獲自保。所謂魁傑巨子者，筆不點牘，辭不辯心，方妄私其一察之術，以更故常，以蕩凡民，以易天下。此其所爲，未知視古之君子與狂生者奚若？竊不自揆，

獨於抹死不贍之日，冒大不韙，從而進退之，寧足以矯末俗，起衰勦。是亦師其蓬心，聊以自熏勞耳。老子曰：「多言數窮。」又曰：「信言不美。」假我數年而躋於道，出入風議之過，吾其免夫。民國三十二年，歲在癸未，秋八月，成都客次。

文論要詮識語

(附錄)

張滌華

丁亥春，千帆先生以所撰文論要詮初印本見誥。華受而讀之，見其繁稱博引，曲摺旁通，深歎其精湛不苟。先生尋以書來，諄諄以有無異同爲問。夫以先生之才之學之識，取先士茂製爲之疏通證明，可云「毫髮無遺憾」。乃不恥下問，如恐不及，抑何其懷之虛而語之謙也。自難敷淺，雖於洛誦之餘間有所疏記，然拘墟之見，未必有涓埃之補，兼之迫於賤事，無從容遂緣之暇，故矧然久未以報。頃復得擊友李晦之兄書，知此書行再付梓，先生亟欲一觀。曩日所記，予不敢復臆拙，乃重寫一過，付之郵筒。薄植謏聞，蓋深愧無以仰副諮度之雅云。所記如千條，謹列如次：

文學總略

傳曰：「博學於文。」（葉第二）

案論衡正說篇云：「論語者……宣帝下太常博士時，尙稱書難曉，名之曰傳。」又漢書平帝紀云：「傳不云乎：『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師古注：「以論語傳聖賢之言，故爲之傳。」（案爲謂通用字。）此皆釋論語所以名傳之故，然猶未盡。考論語與孝經、孟子、爾雅皆漢代學校誦習之書，文帝時嘗立傳記博士，（見趙岐 孟子題辭。）故當時通謂之傳。孝經等三書姑不論。茲就稱論語爲傳者，更舉數例如次：漢書宣帝紀：「傳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又元帝紀：「傳不云乎：『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又劉歆傳：「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又東方朔傳：「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此並引論語而皆謂之傳。（漢人徵引論語直稱書名者爲數反極少。）知章君此處，蓋用漢人舊稱，注中似當說明之。

是故推論文學（葉第四）

案推與較同，故推舉或作較舉，揚推或作揚較。（亦作揚校。）推較皆即約略之意。文選蜀都賦：「請爲左右揚推而陳之。」善注引許慎注：「揚推，粗略也。」又養生論：「較而論之。」王念孫謂猶言約略論之。據此知莊子徐無鬼篇之大揚推，謂大略也。舊注釋爲發揮商量，殊誤。注文不當引之。此可參讀書雜誌。

有如唐子高、谷子雲之吏。

注：據史，蓋二人皆善奏記。（葉第四）

案唐林漢書無傳。其事迹屢附見鮑宣、夏侯勝、王莽諸傳，而皆未言其善奏記。谷永本傳亦無善奏記之文。（唯游俠樓護傳有谷子雲筆札爲人信用之語，注亦失引。）故注所謂據史云云，似覺不根。考論衡效力篇云：「谷子雲，唐子高，高章奏百上，筆有餘力，極言不諱，文不折之，非夫才知之人不能爲也。」又別通篇云：「若董仲舒、唐子高、谷子雲、丁伯玉策既中實，文說美善，博覽膏腴之所生也。」此則真唐、谷善奏記之證，似可補入。

序卦、說卦爲目錄箋疏（葉第一二）

案李治敬齋古今雜卷一云：「歐陽公不信周易繫辭，而於序卦則未嘗置論。此蓋孔子見古之易書其諸卦前後相連悉已如是，因而次第之以爲目錄云耳。」又清盧文弼鍾山札記卷四云：「吾以爲易之序卦傳非即六十四卦之目錄歟？史、漢諸序殆昉於此。」李、盧並謂序卦爲目錄，說與此同，或即章君所本。

若從其本以爲部署（葉第一五）

案漢書項籍傳云：「部署蒙樂」師古注：「分部而署置之也。」高帝紀：「部署諸將」句下注略同。注引兒寬傳：「塵釋字，不如引顏氏此注，蓋部署爲連縣字也。」

凡排比鋪張。（葉第二二）

案元好問論詩絕句云：「排比鋪張特一途。」語意與元橫文同，而字面與本篇合。章君蓋用此。

知文辭始於表譜簿錄。（葉第二三）

案文辭之興，始於韻語，此中外所同。表譜簿錄之體，雖旁行邪上，三代已有，然未必早於遠古歌謠。章君此論，實有未安。注家之例，雖不破本，然本書亦不甚拘此例。（如文德簡注即嘗駁正實齋。）則此等處似當附記數言。

文選之興，蓋依乎摯虞文章流別，謂之總集。（葉第二四）

案魏文帝撰徐、陳、應、劉諸人遺文爲一集。（見文選與吳質書。）杜預亦有善文五十卷。（見隋志。兩唐志作四十九卷。）並在摯氏之先。則總集非始於文章流別也。章君偶未照注，中似可補出。

更相關入者多矣。（葉第二五）

案漢書成帝紀云：「麗上小女陳持弓聞大水至，走入橫城門，關入尙方掖門。」應劭云：「無符籍妄入宮曰關。」章君用關入字，似可徵引此紀以明之。若注所引汲黯傳則曰關出，不曰關入也。

詩教上

騰說以取富貴。

注玉篇：「騰，奔也。」騰說猶馳說矣。（葉第三）

案史記司馬相如傳：「騰茂實。」索隱：「騰馳茂盛之實也。」漢書敘傳：「諸子相騰。」師古注：「騰，馳也。」此皆直訓騰爲馳。無煩徵引玉篇，蓋玉篇訓奔不訓馳也。

論語記夫子之微言。（葉第三九）

案文選劉歆讓太常博士書善注引論語微言：「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則論語卽仲尼之微言。以釋實齋此句，語意尤顯。

南北文學不同論

崔浩高允之文，咸礪确自雄。（葉第五六）

案「礪确自雄」張溥百三家集溥侍讀集題詞中語。劉君蓋用此。

溫子昇長於碑版。（葉第五六）

案魏書北史子昇本傳載子昇作侯山祠堂碑文，時稱大才士。亦其長於碑版之證。

盧思道長於歌詞。（葉第五七）

案隋書北史思道本傳：「齊文宣帝崩，當時文士各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而用之。魏收、陽休之、祖孝徵等不過得一二首，惟思道獨有八篇，故時人稱爲八米盧郎。」會昌謹案：困學紀聞雜識篇云：「或謂米當爲采。」何注云：「見猗覺寮雜記。」後以事免歸，嘗於薊北悵然感慨，爲五言詩見意，世以爲工。周武帝平齊，追赴長安，與同輩陽休之等數人作聽蟬鳴篇。思道所爲詞意深切，爲時人所重。新野庾信備嘗諸同。」

作者而深歎美之。」又張溥百三家集盧武陽集題詞：「子行詩兼工七言。唐玄宗自蜀回，登勤政樓歌曰：『庭前琪樹已堪攀，寒北征人夫未還。』即盧薊北歌詞也。唐風近隋，庶靡諸體，世尤宗尚。」此並思道長於歌詞之證。原注但言：「如薊北歌詞諸作是也。」初學或未及知，似當更爲疏通。

子才伯起亦工記事之文。（葉第五七）

案史通敘事篇自注引王劭齊志：「時議恨邢子才不得掌輿魏之書恨快。」是子才工記事文之證。伯起有後魏書，李延壽論之曰：「勅成魏書，婉而有章，繁而不蕪，志存實錄。」是伯起工記事文之證。

又初明子淵……習爲北鄙之聲。（葉第五七）

案張溥百三家集沈侍中集題詞：「勸進三表，長聲慷慨，絕類劉越石……爲陳太傅讓表，義正辭壯，卽阮嗣宗上晉王賸曷加焉……江南文體，入陳更衰，非徐漢射、沈侍中，代無作者。」又周書、北史、王褒傳：「褒曾作燕歌，行妙盡闕寒寒苦之狀。元帝及諸文士並和之。」又百三家集王司空集題詞：「今觀子淵詩文，多燕歌類，建章樓閣，長安陵樹，傷心久矣。」此並可證劉君之言。注中似可采入。

文賦

耽思旁訊。（葉第五八）

案耽與湛通，小雅常棣：「和樂且湛。」釋文：「湛又作耽。」中庸：「湛亦作耽。」漢書成帝紀贊：「湛子酒色。」師古注：「湛讀曰耽。」文選答賓戲：「湛道德。」善注：「湛讀曰耽。」並其證。湛、沈古今字，段玉裁謂耽、湛皆假借字，本字當作媿。漢書司馬相如傳：「湛思厲洪。」師古

注：「漭讀曰沈，沈，深也。」故耽又與沈通。文選西京賦：「大廈耽耽。」薛綜注：「耽耽，深邃之貌也。」史記陳涉世家：「涉之爲王沈沈者。」集解引應劭曰：「沈沈，宮室深邃之貌也。」是其證。據此，知耽思卽沈思，猶言深思也。注所引李注、毛傳，釋耽字皆未明切。

或龍見而鳥瀾。

(葉第八七)

先師 衡陽劉君 (黎龍) 云：「善注：『大波曰瀾。如鳥在波瀾之中。』按上變擾，見三字皆動詞，則瀾不應爲名詞。釋名釋水：『風行水波成文曰瀾。瀾，連也。波體轉流，相及連也。』此言如鳥之相連，方與上三字例解相合。」案瀾或作漣。說文：「漣，瀾或從連。」詩魏風伐檀：「河水清且漣漪。」爾雅釋水注引作漣。毛傳云：「風行水成文曰漣。」一段玉裁云：「古瀾連同音，故瀾漣同字。」據此則鳥瀾卽鳥漣，風行水文曰漣，亦卽謂其文相連也。諸舊解皆未諦。(會昌謹案：子本胡紹煥說釋瀾爲散，蓋亦以爲動詞。)

雖離方而遞員。

(葉第八八)

案士衡言離方遞員，實謂游於方員之外，不拘泥乎規矩，以期文之窮形盡相。善注未合。

或辭害而理比。

(葉第九一)

案漢書劉歆傳：「比意合力。」師古注：「比，合也。」此謂有理合而辭有疵病者。善注釋比爲輔，亦未合。

意徘徊而不能掃。

(葉第九三)

案掃訓取訓去，意並可通。蓋言意徘徊而不能掃捨或采取也。善注及五臣注似可錄存。

寤防露與桑間。

(葉第九四)

案楊慎丹鉛錄卷十云：「文賦：『寤防露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注引東方朔七諫部：「楚客放而防露作。」會昌譚案：李注引謝靈運山居賦此句，用修以爲七諫，蓋誤記耳。」此說謬矣。若指楚客卽爲屈原，屈原忠諫放逐，其辭何得云不雅防露與桑間爲對，則爲淫曲可知。謝莊月賦：「徘徊房露，惆悵陽阿。」注：「房露，古曲名。」房與防通。以房露對陽阿，又可證其非雅曲也。拾翠集引王彪之竹賦云：「上承霄而防露，下滴月而來風。庇清談於幕下，影耀歌於帷中。」蓋楚人男女相悅之曲，有防露，有雞鳴，如今之竹枝。東坡志林亦云然。則竹枝之來亦古矣。詩云：「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以此推之，防露之意可知。善注實甚牽強。用修此說足以糾之，可采入。

雖濬發於巧心，或受吹於拙目。

（葉第九六）

案蕪春黃君（季剛）云：「濬發二句，言有文實巧而不爲世俗所重者。」李注未諦。本篇注錄黃君說略備。此獨未及，可補入。

彼瓊敷與玉藻，若中原之有菽。

（葉第九六）

案晉書京武昭王傳云：「經史道德，若采菽中原，動者多獲。」知采菽之語，六朝人習用。此二句言瓊敷玉藻之文，勤學者本不難致，亦猶中原有菽，庶人皆易采得之也。注文似欠昭晰。此可參朱珣文選集釋。

兀若枯木。

（葉第九七）

案文選游天台山賦：「兀同體於自然。」注：「兀，無知之貌也。」善注此篇未釋兀字，五臣亦未之及，似可補入。

詩教下

賈誼過秦，蓋賈子之篇目也……而標爲論體矣。（葉第一二二）

案魏文帝典論云：「余觀賈誼過秦論，發周秦之得失，通古今之滯義，洽以三代之風，潤以聖人之化，斯可謂作者矣。」此與吳志闕澤傳所云「過秦論最善」，並在左思之前。則知論字決非齋選所加，亦非授詠史詩而標爲論體矣。漢書賈誼傳贊及文選班固典引亦稱過秦爲論。實齋蓋未之深考也。

模擬

言上下安堵。（葉第一一七）

案漢書帝紀云：「吏民皆按堵如故。」應劭曰：「按，次第堵，牆堵。」師古曰：「言不遷動也。」按堵，漢紀作安堵，史記作案堵，並通。蓋卽安居之義。注塵釋堵字，恐初學未易瞭。

敘事

晦之將顯。（葉第一四〇）

孫經世補經傳釋詞云：「將猶與也。說他辨物篇：『賜欲知死人有知將無知也。』言有知與無知也。漢書施驪傳：『迺遣子臨分將門人張禹等從驪間。』言遣子臨分與門人張禹等也。案孫說是。注引爾雅訓爲齊，似未安。

處道受責於少期。（葉第一四二）



A541 212 0008 6205B

案裴松之本字世期此唐八避太宗諱改

而盧思道稱邢邵喪子不慟

注引北齊書邢邵傳所載此事云當是本思道知已傳

(葉第一四六)

案章宗源讀書記考證引胡應麟甲乙臆言云：「余從都下得隋盧思道知已傳二卷，上自伊尹，下至六代。由君相父子妻子友朋，以及鬼神禽畜，涉於知已者皆錄。」據此，知已傳所包甚廣，不限於友朋。尤可證邵事當即在傳內。

右各條並管闡醫說，未敢信其爲是。所居儼左，得書蔡難。凡所徵引，亦未皇徧考原作也。聊貢其愚，用當芹曝。唯高明擇之。戊子寒食，蔭華記。

會昌謹案拙著識語三十條，吾友國立安徽大學教授 張滌華先生之所作也。詞氣安雅，考索精博，拾遺糾謬，活益實多。以本書排版將畢，不及增入。用特附錄卷末，俾供覽者之參證，並贖舊作之愆尤焉。民國三十七年夏四月，識於武昌落迦山寓舍。

上海圖書館

5827

1917



售價 3000,